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博士班博士論文

指 導 教 授：蘇奕彰 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張光裕 教授

論文題目

趙開美本《傷寒論》及其後續版本

流傳演變之研究

Study on the Zhao Kaimei's Edition of the "Shang Han Lun" and it'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研究生：游文仁

中華民國一〇〇年七月二十日

中國醫藥大學博士班研究生
論文指導教授推薦書

中醫學系博士班，游文仁君所提之論文
趙開美本《傷寒論》及其後續版本流傳演變之
研究

(題目)，係由本人指導撰述，同意提付審查。

指導教授 游文仁 (簽章)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中國醫藥大學博士班研究生
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

中醫學系博士班，游文仁君所提之論文
趙開美本《傷寒論》及其後續版本流傳演變
之研究

(題目)，經本委員會審議，認為符合博士資格
標準。

論文口試委員會

委員 黃義重 (簽章)

李世瑤

林富士

李德茂

系真行

主任 系真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目 錄

第一章 前言	1
第二章 清代以前《傷寒論》版本綜論	4
第一節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傷寒論》版本	4
第二節 隋唐時期的《傷寒論》版本	5
第三節 宋金元時期的《傷寒論》版本	6
第四節 明朝的《傷寒論》版本	7
第三章 近代學者對趙開美本《傷寒論》及其後續版本的研究回顧	8
第一節 趙開美的生平	8
第二節 趙開美所得是否為宋版《傷寒論》之爭議	9
第三節 現存趙開美本《仲景全書》數量	12
第四節 現存趙開美本《仲景全書》的版本問題	13
第五節 趙開美本《傷寒論》後續版本的研究	16
第六節 和刻本、清刻本、民國本《仲景全書》的版本情況	28
第七節 小結	30
第四章 研究材料與研究方法	31
第一節 研究材料	31
一、趙開美所得是否為宋本《傷寒論》之研究	31
二、趙開美本《傷寒論》版本之研究	31
三、《故宮本》護頁題記之研究	31
四、趙開美本《傷寒論》後續版本之研究	31
五、其他各種《仲景全書》版本之研究	34
六、此次研究尚無法涉及的版本	35
第二節 研究方法	35
第五章 結果	36
第一節 趙開美本《傷寒論》所據底本是否為宋版之考證結果	36
第二節 趙開美本《傷寒論》版本研究結果	38
第三節 故宮館藏《仲景全書》護頁矩庵題記考證結果	44

一、題記的發現	44
二、題記的內容與考證	46
第四節 各種趙開美本《傷寒論》後續版本的研究結果	54
一、本文類	54
(一) 全文本	54
1. 重刊本	54
(1)《岡嶋本》	54
(2)《山本本》	55
(3)《京都本》	56
2. 影印、翻刻或影抄本	57
(1)《堀川本》	57
(2)《影抄本》	59
(3)《醫館本》	61
(4)《商務本》	62
(5)《上海中醫本》	62
(6)《燎原本2》	63
(7)《古籍本》	64
(8)《本草本》	65
(二) 刪節本	65
(1)《新輯本》	65
二、注釋類	66
(一) 簡注本	66
(1)《淺野本》	66
(2)《稻葉本》	68
(3)《校注本》	69
(二) 集注本	70
(1)《金鑑本》	70
(2)《集成本》	71
(3)《輯義本》	73
(4)《今釋本》	74

三、其他與趙本略有關係者	75
(1)《汪琬本》	75
(2)《文字考本》與《文字考續本》	76
四、與趙本無關者	77
(1)《和訓本》	77
(2)《訂字本》	78
(3)《神州本》	79
(4)《台聯本》	80
(5)《集文本》	80
(6)《寬文本》與《寶曆本》	80
第五節 數種《仲景全書》的考察結果	82
一、和刻本《仲景全書》	82
二、清刻本	86
三、民國本	88
四、韓國本	90
第六章 討論	92
第一節 存世趙開美本《仲景全書》遞藏狀況討論	92
一、故宮博物院藏本	93
二、中國中醫科學院藏本	95
三、上海圖書館藏本	97
四、中國醫科大學藏本	99
五、上海中醫藥大學本	101
第二節 《傷寒論》大字本與小字本間有可能有異的原因之探討	101
第三節 《治平官刊大字景寫本傷寒論》的去向初探	103
一、書肆方面	104
二、藏書家方面	105
三、徐坊的親人方面	109
第四節 趙開美本《傷寒論》版本系統的鑑別法則	112
一、趙本與成本的鑑別要點	113
二、趙本初刻本與修刻本的鑑別要點	120

三、初刻本與影刻本的鑑別要點	120
四、修刻本與《校注本》的鑑別要點	122
五、影刻本與《岡嶋本》的鑑別要點	123
六、影刻本與《堀川本》的鑑別要點	124
七、《堀川本》與《新輯本》的鑑別要點	125
第五節 趙開美本《傷寒論》與成無己《注解傷寒論》之初步比較	126
第六節 《影北宋本傷寒論》偽造者之探討	127
一、關於楊守敬	128
二、《影抄本》原件考察	129
三、幾個《影抄本》相關問題的考證	129
(一)《影抄本》書名考證	129
(二)《影抄本》的遞藏歷史考證	130
(三)《影抄本》與《留真譜》書影的比較	131
(四)《影抄本》與《醫館本》關係考證	132
(五)《影抄本》題記與《日本訪書志》題記比較	134
(六)《影抄本》拖裱紙為中國紙考證	135
(七)《影抄本》是否由楊氏偽造之探討	135
第七節 本研究的限制所可能造成的影響	144
第七章 結論	146
參考文獻	148
英文摘要	152
謝 辭	154

圖目錄

圖 3-1	小曾戶洋的論點	17
圖 3-2	馬繼興的論點	18
圖 3-3	劉渡舟的論點	19
圖 3-4	真柳誠的論點	20
圖 3-5	歐陽兵的論點	21
圖 3-6	李順保的論點	22
圖 3-7	錢超塵的論點	25
圖 5-1	《中科本》首卷首頁書影	43
圖 5-2	《滬圖本》首卷首頁書影	43
圖 5-3	《滬醫本》首卷首頁書影	43
圖 5-4	《故宮本》首卷首頁書影	43
圖 5-5	《瀋醫本》首卷首頁書影	44
圖 5-6	《內閣本》首卷首頁書影	44
圖 5-7	《故宮本》護頁題記之一	53
圖 5-8	《故宮本》護頁題記之二	53
圖 5-9	徐坊手跡之一	53
圖 5-10	徐坊手跡之二	53
圖 5-11	《岡嶋本》首卷首頁書影	55
圖 5-12	《山本本》首卷首頁書影	56
圖 5-13	《京都本》首卷首頁書影	57
圖 5-14	《堀川本》首卷首頁書影	57
圖 5-15	《影抄本》首卷首頁書影	59
圖 5-16	《醫館本》首卷首頁書影	61
圖 5-17	《商務本》首卷首頁書影	62
圖 5-18	《上海中醫本》首卷首頁書影	63
圖 5-19	《燎原本 2》首卷首頁書影	63
圖 5-20	《古籍本》首卷首頁書影	64

圖 5-21	《本草本》首卷首頁書影	65
圖 5-22	《淺野本》首卷首頁書影	67
圖 5-23	《稻葉本》首卷首頁書影	68
圖 5-24	《金鑑本》首卷首頁書影	70
圖 5-25	《集成本》首卷首頁書影	72
圖 5-26	《輯義本》首卷首頁書影	73
圖 5-27	《汪琥本》卷三首頁書影	75
圖 5-28	《文字考本》卷之上首頁書影	76
圖 5-29	《和訓本》首卷首頁書影	77
圖 5-30	《訂字本》首卷首頁書影	78
圖 5-31	《神州本》正文首頁書影	79
圖 5-32	趙開美本《傷寒論》及後續版本源流圖	81
圖 5-33	《寬文本》首卷首頁書影	82
圖 5-34	《寶曆本》首卷首頁書影	83
圖 5-35	張卿子《傷寒論》首卷首頁書影	83
圖 5-36	張卿子《傷寒論》護頁版記	85
圖 5-37	《萬治本》護頁版記	85
圖 5-38	《寶曆本》護頁版記	85
圖 5-39	《寬文本》護頁版記	85
圖 5-40	《崇文齋本》首卷首頁書影	87
圖 5-41	《文陞閣本》首卷首頁書影	87
圖 5-42	《千頃堂本》首卷首頁書影	88
圖 5-43	《東方本》首卷首頁書影	88
圖 5-44	《集文本》首卷首頁書影	89
圖 5-45	《光田本》首卷首頁書影	89
圖 5-46	《台聯本》首卷首頁書影	90
圖 5-47	《受古本》首卷首頁書影	90
圖 5-48	《裕昌德本》首卷首頁書影	90
圖 5-49	各種《仲景全書》間的源流關係圖	91
圖 6-1	趙開美本《傷寒論》版本系統的鑑別法則示意圖	113

表 目 錄

表 3—1	各種《傷寒論》版本全名、收藏地點與簡稱對照表	26
表 5—1	六種趙開美本《仲景全書》比較表	42



摘要

北宋「校正醫書局」所刊行的《傷寒論》，終結了宋以前傳本歧出的狀況，同時也開啟了傷寒的研究風潮，是為最重要的《傷寒論》版本。其有大字本與小字本二種，可惜皆早已不存於世。宋版小字本的面貌因明朝趙開美的翻刻而得以為世人所識，然而，時至今日，趙開美《傷寒論》原刊本亦已稀如星鳳，因此，研究其版本狀況與後續傳本流傳演變的情形，是一項重要的工作。

經由搜集或提閱各種版本的原刻本、影印本或是照片檔，一方面從形式上進行版式行款、欄框高廣及欄線續斷等的比較研究；另一方面從內容上進行對校與理校。並且廣泛參閱各種相關的文獻資料後，得到了許多重要的結果。

在趙開美《傷寒論》的底本的研究方面，可以肯定為宋刊本。在現存的趙本中，確認了《中科本》、《滬圖本》、《滬醫本》皆屬於初刻本，《故宮本》及《瀋醫本》屬於修刻本，《內閣本》則為影刻本。影刻本的底本屬於初刻本。

在趙本後繼版本的種類及源流的研究方面，在 29 種版本中，確認了屬於趙本系統的共有 19 種，以他本為主，僅少量引用趙本者有 3 種，與趙本無關者則有 7 種。屬於趙本系統的 19 種版本中，源自修刻本者僅有 1 種，直接源自初刻本者亦僅有 1 種，源自影刻本者則多達 16 種，另有 1 種疑亦源自影刻本；本研究復將屬於趙本系統者，區分為「本文類」及「注釋類」兩種，其中本文類又有一些較細微的區別，包括分為「全文本」及「刪節本」兩部份，以及全文本可再分為「重刊本」和「影印、翻刻或影抄本」二類，而注釋類則可區分為「簡注本」及「集注本」兩種。這樣的區分可以使版本的屬性清晰易辨，應有利於學術或臨床上的應用，或可作為學界未來對相關版本描述方面的參考。本研究又進一步發展出一套可用以鑑別趙開美本《傷寒論》版本系統的法則。此法則包含了 4 項原則以及 7 種鑑別要點，除了可用以鑑別出屬於成本，或是趙本外，對於屬趙本系統者，則可鑑別出是屬於初刻本、修刻本抑或是影刻本，更可進一步鑑別出是屬於《校注本》、《岡嶋本》、《堀川本》或是《新輯本》那一支系。提供了相關的版本研究一項快速而便捷的工具。

對於各種非趙本的《仲景全書》，包括和刻本、清刻本、民國本、韓國本等，本研究亦作了一些探討，除了分析歸納各種版本間的關係外，除了釐清各種版本間的關係外，也糾正了如和刻本中的上村次郎右衛門本應早於秋田屋總兵衛本、清刻本

的眉註係翻刻自和刻本中之出雲寺和泉等十書坊共印本，而非清末成都何如經根據趙本所為之誤解。同時也指出韓國本與東方書局印本完全相同，皆為千頃堂本之影印本。

在研究過程中，有兩項與《傷寒論》版本有關的重要議題，本研究也加以關注，其一是對於「治平官刊大字景寫《傷寒論》」收藏者，矩菴身份的考證，本研究確認了其身份為清末民初的徐坊，然而在繼續就其藏書的流向進行考察，希望能找到該藏本的可能下落時，可惜尚未有進一步的發現；其二是對於許多學者所認為的《影抄本》是由楊守敬所偽造一事的考證，經過詳細研究後所得的結果，並不認為《影抄本》是由楊氏所偽作，而可能是由具有崇古、復古之心的江戶時期日人所為。

關鍵詞：傷寒論 趙開美 版本研究 文獻研究



第一章 前言

張仲景千百年來備受我國中醫學界的尊崇，對於其人，我們稱之為「醫聖」；對於其方，我們稱之為「經方」；對於其證治的原則，我們則認為是「辨證論治」以及「辨病論治」理論基石的奠定者。

然而，在《後漢書》、《三國志》等正史中，卻無張仲景的任何記錄，名聲顯然不如皆有傳記記載事跡，而且約為同時期的華佗。史界如此，醫界亦然，晉朝陳延之在《小品方》自序中寫道：「觀歷代相紹醫聖，雖異軌殊跡，治化同源，療病之理，其教亦然。是以神農使於草石，黃帝施於針灸，扁鵲徹見臟腑，華佗剝割腸胃，所為各異，而治病則同，是以為異軌同源者也。」¹可見在當時，所謂的醫聖指的神農、黃帝、扁鵲、華佗等四位。隋朝巢元方在《諸病源候論》亦言：「仲景雖精，不及於佗。至於審方物之候，論草石之宜，亦妙絕眾醫。」²孫思邈則將張仲景與扁鵲、秦和及華佗並稱：「若其業濟含靈，命懸茲乎，則有越人徹視於腑臟，秦和動達於膏肓，仲景候色而驗眉，元化剝腸而瀉胃，斯皆方軌疊跡，思韞入神之妙；極變探幽，精超絕代之巧。」³但真正將張仲景譽為「醫聖」，則主要是宋朝以後的事了⁴。到現在，張仲景所擬定或使用的醫理與方劑的相關研究與論述，在質與量上都遠勝於歷代的任何一位醫家，而且對於現代中醫藥的臨床應用與研究，仍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

張仲景的醫聖稱譽來得如此漫長而艱辛，而其著作《傷寒雜病論》也是命運多舛。因逢東漢末年的連年戰亂，以致此書在成書不久後即散失不全，後經魏晉時期的王叔和加以蒐集整理成冊，以《張仲景方》之名行於世；仲景的著作遂在歷史長河中以多種面貌出現，書名、卷數皆不盡相同，而且其內容亦被多種醫書所引用，包括《脈經》、《小品方》、《千金方》、《千金翼方》、《外臺秘要方》以及《太平聖惠方》等，所以版本的狀況是紛亂而歧出的。

到了北宋時期，在雕版印刷技術的成熟此一重要因素的條件支持之下，書籍的刊行活動十分活躍。而張仲景的著作，亦由官方「校正醫書局」蒐集傳本，加以校勘整理，分別以《傷寒論》、《金匱要略》以及《金匱玉函經》等三種書籍為名行世，可視為集宋以前仲景著作的大成。其中以《傷寒論》對後世的影響最深遠，在其刊

¹ [晉]陳延之撰，高文柱輯，《小品方·自序》（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頁2。

²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6），頁177。

³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序》（臺北：中國醫藥研究所，1990），頁2。

⁴ 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頁48。

行之後掀起研究的熱潮，據《宋以前醫籍考》⁵所載書目初步統計，從治平二年（1065AD）以後到南宋滅亡（1279AD）的二百餘年間，即有七十種左右的傷寒著作刊行，包括《傷寒微旨論》（韓祇和，1086AD），《傷寒總病論》（龐安時，1100AD），《南陽活人書》（朱肱，1108AD），《傷寒百證歌》、《傷寒發微論》、《傷寒九十論》（許叔微，約 1132 AD），《注解傷寒論》、《傷寒明理論》（成無己，約 1140 AD），《傷寒補亡論》（郭雍，1181 AD），《傷寒直格》、《傷寒標本心法類萃》（劉完素，約 1186 AD）等重要著作。

宋版《傷寒論》的重要性可見一般。然而，這樣的一部典籍，經南宋、元至明末葉的 500 年間，小曾戶洋認為竟連一次覆刻的跡證也沒有⁶，馬繼興則認為雖然金元時期可能均有過刊本，惟流傳不廣⁷，可見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其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林億等人只做版本的整理校勘，注解之處甚少，經文義理深奧難懂，對於學習造成困難，所以當各種派生著作以及注本出現時，自然受到習醫者的歡迎，並逐漸取代了官刊本。特別是成無己以經注論的《注解傷寒論》於金代刊行（1144 AD）時，即使在宋金時期忽戰忽和，邊防軍務緊張的狀況下，仍能在兩國之間流通，而且很快成為最受重視的《傷寒論》研習材料，據初步的統計，《注解傷寒論》的版本從初刊至今，即有 40 餘種，而且還不包括以其為底本，再加以發揮論述的上百種醫籍，可見其受到重視的程度。⁸

以往《注解傷寒論》的祖本都被認為是林億等校定的宋版《傷寒論》，然而亦有學者持成注本所據者，有可能與林億校本屬同一祖本，但非同一版本的主張⁹。宋版《傷寒論》直到 500 年後，在幾乎亡佚的狀況下，才於明朝萬曆二十七年（1599 AD）由趙開美再予以翻刻，並收錄於《仲景全書》之中，而保存下來。

從趙開美刊行《仲景全書》至今已 400 餘年，《仲景全書》之於我們，竟也如同宋版《傷寒論》之於趙開美一般，都是極為珍貴而稀少，而且深藏於圖書館的善本室，幾不為人所識。近二十年來，由於馬繼興、錢超塵、小曾戶洋、真柳誠等多位中日本文獻學者的投入，《傷寒論》的版本研究逐漸受到中醫學界的重視，也陸續發現趙本《傷寒論》及其後續版本所存在的一些問題。然而由於目前所知存世的《仲

⁵ [日] 岡西為人：《宋以前醫籍考》（臺北：進學書局，1969），頁 395-493。

⁶ [日] 小曾戶洋：〈《傷寒論》《金匱玉函經》解題〉（見於《元鄧珍本 金匱要略》，東京：燎原書店，1988），頁 179。

⁷ 馬繼興：《中醫文獻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頁 124。

⁸ 李玉清，張燦理：〈試論成注《傷寒論》版本對後世的影響〉，《中醫文獻雜誌》2（2004），頁 6。

⁹ 李玉清：〈《注解傷寒論》所據祖本考〉，《中華醫史雜誌》29.2（1999），頁 104-108。

景全書》及各種相關的《傷寒論》版本皆珍藏於臺灣、大陸以及日本三地數個不同的圖書館中，而且許多都尚未再公開出版，使得全面性研究的難度較高。

2005年筆者進行《傷寒論》脈法研究的時候，受到香港中文大學張光裕教授，以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袁國華教授的啟發與鼓勵，指示可從事《傷寒論》的版本研究。在得知臺灣的故宮博物院收藏了一部《仲景全書》之後，本著地利之便，因而展開了相關的研究。



第二章 清代以前《傷寒論》版本綜論

根據相關史料，典籍與研究進行整理，或許能大略呈現出仲景著作的流傳脈絡，只是目前所能憑藉的資料仍甚少，所以必然有很多的疏漏。以下依據朝代，分為四節進行陳述。

第一節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傷寒論》版本

根據《傷寒論·傷寒卒病論集》，張仲景的著作原名為《傷寒卒病論》，共 16 卷。因東漢末年遭逢亂世，在成書後不久即已散佚，後經晉朝王叔和「編次張仲景方論，編為 36 卷」，¹⁰王叔和的另一著作《脈經》中亦收錄了大量的仲景條文內容。

葛洪《肘後備急方》曾載「張仲景諸要方」(見〈卷一·救卒中惡死方第一〉、〈卷一·救客忤死方第三〉)，亦提及「仲景方神效」(〈卷四·治卒患胸痹痛方第二十九〉)，可以推測葛洪所見的可能即是《張仲景方》。

《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中曾記錄齊梁時期陶弘景所言：「外感天行，經方之治，有二旦、四神、大小等湯。昔南陽張機，依此諸方，撰為《傷寒論》一部，療治明悉，後學咸尊奉之。」¹¹又曰：「張機撰《傷寒論》，避道家之稱，故其方皆非正名，但以某藥名之，亦推主為識之義耳。」¹²《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是敦煌出古的古卷，原物已毀，目前所傳者為抄本。依該文獻，陶弘景是首位將張仲景著作稱為《傷寒論》。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可找到的記載尚有《隋書·經籍志》的《張仲景方》15 卷、《張仲景評病要方》1 卷 亡、《張仲景療婦人方》2 卷 亡；《秘閣四部書目》(431AD) 有《張仲景辨傷寒并方》9 卷、《張仲景雜方》8 卷；《七錄》(523 AD) 有《張仲景辨傷寒》10 卷、《張仲景評病要方》1 卷、《張仲景療婦人方》2 卷。¹³

以及陳延之《小品方》引書中有《張仲景辨傷寒并方》9 卷。此外，葛洪《肘後備急方·自序》及《玉函方·自序》二文引述張仲景等人著作時，亦提到《金匱》一書的名稱，但缺乏具體說明。¹⁴

¹⁰ [宋]李昉撰：《太平御覽》卷 722，頁 3 (上海：上海書店，1985，第 16 冊)

¹¹ 馬繼興主編：《敦煌古醫籍考釋》(江西：江西科學科技出版社，1988)，頁 132。

¹² 馬繼興主編：《敦煌古醫籍考釋》，頁 135。

¹³ 錢超塵：〈傷寒雜病論六朝流傳考〉，《中國醫藥學報》18.2 (2003)，頁 68-70。

¹⁴ 馬繼興：《中醫文獻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頁 121。

除了上述可確認與仲景有關的著作外，其他與傷寒有關的醫籍，尚有《七錄》所著錄的王珉《傷寒身驗方》（《隋志》作《療傷寒身驗方》三卷 佚）；徐文伯《辨傷寒》一卷 佚；《傷寒總要》 佚。

第二節 隋唐時期的《傷寒論》版本

從傳世史籍文獻中收錄的《傷寒論》相關版本有《隋書·經籍志》載有《張仲景方》15卷、《張仲景療婦人方》2卷。《舊唐書·經籍志》載有《張仲景藥方》15卷。《新唐書·藝文志》另載有《傷寒卒病論》10卷。

唐初賈公彥氏（約650-655 AD 前後）曾引用張仲景《金匱》的佚文：「按：張仲景《金匱》云：『神農嚐百藥，則炎帝者也。』」（見《周禮注疏》卷五，冢宰下，賈氏疏文）¹⁵孫思邈《千金要方》中有「仲景要方」之稱，而且收錄了傷寒病和雜病兩部份的少量內容；《千金翼方》所保存的條文雖然較為完整，但只限於傷寒病部份。¹⁶

王焘《外臺秘要》（752 AD）中稱仲景著作為《仲景傷寒論》或《張仲景傷寒論》，卷數至少有18卷，內容包含了傷寒病與雜病，所以應為《傷寒雜病論》的另一古傳本。¹⁷《外臺秘要》除了直接引用仲景著作，更從其他多種醫書中轉引仲景的醫論及方藥，包括《肘後方》8條、《范汪方》6條、《小品方》2條、《深師方》6條、《集驗方》4條、《刪繁方》1條、《諸病源候論》10條、《古今錄驗方》16條、《千金要方》32條、《千金翼方》14條、《崔氏纂要方》6條、《延年秘錄》1條、《備急》2條、《張文仲》6條、《救急方》1條、《必效方》2條。¹⁸而《唐會要》更提到了「……乾元三年（760 AD）正月十日，右金吾長史王淑奏：醫術請同明法選人，自今已後，各試醫經方術策十道、本草二道、脈經二道、張仲景傷寒論二道，諸雜經方二道，通七以上者留。」¹⁹這顯示《張仲景傷寒論》在當時已成為官方考試的重點科目之一。可見得仲景的醫論、方藥在當時是為許多醫家所熟悉並收錄，可惜的是，上述的醫籍大部份已不傳於世。

¹⁵ 馬繼興：《中醫文獻學》，頁121。

¹⁶ 馬繼興：《中醫文獻學》，頁118。

¹⁷ 馬繼興：《中醫文獻學》，頁118。

¹⁸ 張秀琴：《外臺秘要方中有關仲景條文的整理研究》（河北：河北醫科大學碩士論文，2002），頁124-129。

¹⁹ 錢超塵、溫長路：〈張仲景生平暨傷寒論版本流傳考略續2〉，《河南中醫》25.3（2005），頁5。

馬繼興曾考據：日本丹波康賴根據唐以前醫籍所撰寫的《醫心方》（日本永觀二年，984 AD）一書，共引錄《張仲景方》的佚文 19 條。其內容主要為論灸法部分及內科雜病（咳、疳腫、解散等），但無傷寒病部分。²⁰

除了上述可確認與仲景有關的著作外，其他與傷寒有關的醫籍，尚有《正理傷寒論》一書，丹波元胤曾指出此書「諸家簿錄失載，唯王冰素問次註，成無已傷寒論註解引之」。²¹

第三節 宋金元時期的《傷寒論》版本

在宋朝，《傷寒論》的相關版本包括開寶年間（968-973 AD）高繼沖所獻的《傷寒論》；北宋太宗淳化三年（992 AD）官方編訂《太平聖惠方》時，曾收錄了不少仲景醫論及條文，學界常以《淳化本》稱之；《宋志》載《張仲景脈經》1 卷；《崇文總目》載《傷寒論》10 卷（張仲景撰，王叔和編）、《張仲景口齒論》1 卷（1041 AD）；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 AD）設立「校正醫書局」，林億等人將三種仲景著作的古傳本分別加以整理校定，並鑄版刊行，即《傷寒論》10 卷、《金匱要略》3 卷、《金匱玉函經》8 卷。是為自王叔和整理撰次後，史載第一次的官方校刊行動，基本上結束了仲景著作傳本歧出，書名或內容履有變易的狀況。依據明趙開美《仲景全書·傷寒論》中所收錄的〈國子監牒文〉內容，可以知道當時有三種版本，包括「校正醫書局」於治平二年（1065 AD）所刊行冊數重大之本（以下簡稱為「大字本」），於元祐三年（1088 AD）所刊行之「別作小字雕印」之本（以下簡稱為「小字本」）；以及所謂的「浙路小字本」。

在日本方面，《日本國見在書目》曾載《張仲景方》9 卷；此外，尚有丹波雅忠手抄本，目前稱為《康平本傷寒論》，以及沙門了純抄本，目前稱為《康治本傷寒論》的二種版本。

除了上述與仲景有關的著作外，在宋金元時期，傷寒的研究活動相當活絡，依據《中國醫籍通考》所收之書目初步統計，即有 123 種²²，其中包括許多著名醫家的相關著作，如韓祇和的《傷寒微旨論》、龐安時的《傷寒總病論》、朱肱的《南陽活人書》、許叔微的《傷寒百證歌》、《傷寒發微論》、《傷寒九十論》、《仲景三十六種

²⁰ 馬繼興：《中醫文獻學》，頁 123。

²¹ 〔日〕丹波元胤：《中國醫籍考·卷二十九·方論七》（見於陳存仁編校：《皇漢醫學叢書》第三冊，上海：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1993），頁 483-484。

²² 嚴世芸主編：《中國醫籍通考》（上海：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1990），頁 246-332。

脈法圖》、《傷寒類論》、《傷寒治法八十一篇》，以及成無已於金皇統四年（1144 AD），以經注論所撰成，廣受重視的《注解傷寒論》。

第四節 明朝的《傷寒論》版本

在明朝，最受重視的《傷寒論》版本仍為《注解傷寒論》，曾版行多次²³。另一重要的版本則是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1599 AD），趙開美翻刻宋版《傷寒論》，並將之與《注解傷寒論》（按·趙本作「註解」而非「注解」）、《金匱要略》以及《傷寒類證》三書以《仲景全書》之名合刊。除此之外，與傷寒有關的醫籍，依據《中國醫籍通考》所收之書目初步統計，約有 106 種。²⁴



²³ 馬繼興：《中醫文獻學》，頁 128。

²⁴ 嚴世芸主編：《中國醫籍通考》（上海：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1990），頁 333-393。

第三章 近代學者對趙開美本《傷寒論》 及其後續版本的研究回顧

趙開美本《傷寒論》是目前被認為最貼近宋本的刊本，學界對於該版本的研究近十餘年來相當的熱烈，除了對於原刊本存世的數量、版本本身的問題、後續版本的狀況以及存世各種《仲景全書》間的異同及相關性等問題有許多的探討外，對於趙開美本《傷寒論》是不是真的宋本，也有不同的見解。以下在對趙開美的背景作一概略性的簡介之後，將就相關的研究分節敘述。必須說明的是，由於各版本研究學者對於各版本的簡稱並不一致，而且各度藏地點許多都因應時代需要而更名，所以在文獻中往往出現與現在不同的名稱。為尊重原作者，文中仍依該作者的原文摘錄，僅在各文字第一次出現時以括號出註說明之。

第一節 趙開美的生平

明朝後期，江蘇常熟一帶收藏圖書的風氣興盛，出現了許多著名的藏書家，趙用賢及趙開美即為其中為人所稱道的父子檔²⁵。趙用賢，字汝師，號定宇。江蘇常熟人，隆慶五年（1571AD）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卒謚文毅²⁶。趙氏勤於讀書、藏書、校書及刊書。所藏之書據《趙定宇書目》所載多達二千餘種，有萬餘冊。所刻之書如《五經》、《管子》、《韓非子》、《玉海》等，品質皆佳，後人咸認為是善本。

趙開美（1563-1624AD）為趙用賢的長子，後改名趙琦美，其字為仲朗，又字如白，號玄度或元度^{27、28}，又號清常道人。趙氏青年時曾就學於國子監，後以父蔭官南京都察照磨、太常寺典簿、都察院都事及刑部郎中等職務²⁹。趙開美雖出身於官宦世家，但「布衣惡食，無綺紈膏粱之色」，並在父親的薰陶之下，畢生醉心於書籍的藏、抄、校、刊，對於文化的傳承，有著重要的貢獻。³⁰

趙氏精於藏書、校讎以及刊書。據《脈望館書目》著錄，其藏書有近五千種，

²⁵ 鄭傳章：《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北京：書目文獻，1986），頁 40。

²⁶ 李玉安、陳傳藝編著：《中國藏書家辭典》，頁 140。

²⁷ 李玉安、陳傳藝編著：《中國藏書家辭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頁 147-148。

²⁸ [清]葉昌熾著：《藏書紀事詩》（附補正）（見於《藏書紀事詩》（附補正）《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附校補）合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 255-256。

²⁹ 王桂平：《家刻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頁 122。

³⁰ 李玉安、陳傳藝編著：《中國藏書家辭典》，頁 147-148。

兩萬多冊。辛勤校讎的事跡，甚為人所稱道，例如其曾得李誠《營造法式》一書，中缺十餘卷，於是遍訪藏書家，又借閣本參考，先後經歷了二十年，始成完書；又如《洛陽伽藍記》一書，因所得版本不佳，漏誤較多，於是多方求得各種抄本及刻本，辛勤校勘，改正了近千處的錯誤，歷經了八年，而成為完善的本子。趙氏撰有《脈望館書目》、《脈望館和禪集》、《洪武聖政記》、《容臺小草》、《偽吳雜記》等書。補輯有《鐵網珊瑚》。所刻之書種類繁多，包括了醫書、史書、文集、雜記、天文曆算等，如《仲景全書》、《華佗方》、《新唐書糾謬》、《東坡雜著》六種、《陳眉工雜錄》、《太史升菴文集》、《酉陽雜俎前集》、《酉陽雜俎續集》、《周髀算經》、《音義》……等，以及其父所著的《松石齋集》。據初步統計，所刊刻的圖書有 36 種³¹。明末清初著名的藏書家錢謙益與趙氏交情甚好，其在〈刑部郎中趙君墓表〉對趙氏所下的評論是「君天性穎發，博聞彊記。欲網羅古今載籍，甲乙銓次，以待後之學者。損衣削食，假借繕寫三館之秘本，兔園之殘冊。刊編鬻翰，斷碑殘甃，梯航訪求，朱黃讎校，移日分夜，窮老盡氣。好之之篤摯，與讀之之專勤，近古所未有也。」另一位著名藏書家錢曾亦云：「元度收藏二酉五車，斯架塞屋，臨老仍發無書之歎。」³²

此外，從其藏書樓的命名，亦可見主人嗜書的程度，據《仙經》所載，蠹魚只要啃食了書中神仙兩字三次，即可化為「脈望」，人遇之可以成仙³³。趙氏以蠹書之蟲自擬，故將其藏書樓名為「脈望館」。趙氏對書癡狂如此，以致於有傳聞在其死後，子孫鬻其所遺藏書，還於「武康山中，白晝鬼哭」。³⁴

第二節 趙開美所得是否為宋版《傷寒論》之爭議

趙開美所得到的是否真的是宋版《傷寒論》，在學界是有些爭議的。對此有疑點的論述包括：

張家駿³⁵從幾個角度認為趙氏所得之《傷寒論》，並非真宋版。首先從《本草綱目》所引文獻：〈草部·人參〉：「人蔘年深，浸漸長成者也。根如人形，有神，故謂

³¹ 王桂平：《家刻本》，頁 124。

³² [清]葉昌熾著：《藏書紀事詩》（附補正），頁 255-256。

³³ [唐]段成式：《正續酉陽雜俎》，續集，支諾皋中，（上海：掃葉山房，1931），頁 220。

³⁴ [清]葉昌熾著：《藏書紀事詩》（附補正），頁 256。

³⁵ 張家駿：〈雜談《傷寒卒病論》及其序一暨與劉渡舟先生商榷〉，《中醫藥學刊》23.9（2005），頁 1577-1578。

之人蔘，神草。蔘字從蔘，亦浸漸之義，蔘即浸字，後世因字義繁，遂以參、星之字代之，從簡便爾。然承誤日久，亦不能變矣，惟張仲景《傷寒論》尚作蔘字。」³⁶又引〈柴胡〉：「蔘字，有柴、紫二音，蔘薑、蔘草之蔘，皆音紫；蔘胡之蔘，音柴。柴胡生山中，嫩則可茹，老則采而為柴。……古本張仲景《傷寒論》尚作蔘字也。」³⁷趙刻宋本均見不到古本《傷寒論》中的「蔘」、「蔘」等古體字，惟成無己《注解傷寒論》卷三篇末釋音曰：「人蔘下音參；蔘，音柴」。若書中無此二字，則無須釋音，可見成注本是依古本《傷寒論》而注，而所謂保留「宋本」原貌的趙刻本卻見不到這字，推論為坊本之誤也，決非宋本之誤。其次引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果人之字，自宋元以前，本草、方書、詩歌記載無不作『人』。自明成化重刻本草，乃盡改為『仁』字」³⁸。而趙開美的宋版，『杏仁』、『杏子』同出一書，是以趙開美所謂的宋版，實為成化朝以後之坊本³⁹。接著又從歷史文獻記錄，趙本林億序「有一百一十二方」，與趙希弁、朱肱、朱丹溪、徐忠可、程衍道等所說的「一百一十三方」不符，推論趙刻「宋本」有篡改之嫌。最後則對牒文提出質疑，認為牒文中時序混亂，同時出現元祐三年與治平二年；口氣混亂，又是「奉聖旨」、又是「勅」，又是「牒」，又是「降旨」，又是「指揮」，一會兒「奉」、一會兒「乞」、一會兒「令」、一會兒「勅」；又是「付」、又是「降」……，治平年間一般都稱「劄子」，這裏卻獨獨不見；校勘者混亂，認為校勘醫書不需要那麼多宰相與大臣，許多大臣不是同年代、同輩份之人，職稱頭銜與史料不符，而且其中的高保衡也無法查到是什麼時代的人，所以推論牒文是偽造的。⁴⁰

馬繼興（1990年）以《此事難知·評熱論藏字·卷上·太陽六傳·傷暑有二》中「黃帝問傷寒或愈或死……故仲景曰：已入于府者可下。新校正云府字當作藏字。」，趙開美本《傷寒論·傷寒例第三》：「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也。當六七日發。以其脈循陰器。絡于於肝。故煩滿而囊縮。此三經皆受病。已入於府。可下而已。」該條下未見「新校正」內容，認為「趙氏所據宋本是否北宋原本不詳，其所

³⁶ [明]李時珍著：《本草綱目·卷十二上·草部·人參》，（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頁604。

³⁷ [明]李時珍著：《本草綱目·卷十三·草部·蔘胡》，（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頁119-1204。

³⁸ [清]段玉裁著：《說文解字注·第八篇上》，（見於《說文解字四種》，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265。

³⁹ 張家駿：〈雜談《傷寒卒病論》及其序一暨與劉渡舟先生商榷（4）〉，《中醫藥學刊》23.12（2005），頁2156-2158。

⁴⁰ 張家駿：〈傷寒論版本探索〉，《遼寧中醫雜誌》21.6。（1994），頁242。

影刻之本也可能有個別文字上的脫失」⁴¹。但馬氏亦指出「由於這種影刊本的存在，我們今天仍能對北宋本的原貌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清代版本名家黃丕烈曾有「宋刻方書都諱丸為圓」的論述⁴²，此與趙本中「理中丸」、「抵當丸」、「烏梅丸」等方仍作「丸」字的情況有所不同。

此外，趙開美自身的藏書目錄《脈望館書目》，只著錄：「《傷寒論》二本」⁴³，對於版本及卷帙情況並未有清楚的描述，不若同書〈餘字號全舊宋元板書〉中對於《千金要方》的詳細描述：「宋大板《千金要方》四本（存八卷、九卷、十一卷、十二卷、二十四卷。）宋小板《千金要方》（欠一之四、六上，九之十、十四、二十九、三十，內十五之廿八。）」⁴⁴

至於肯定趙開美所得為真宋版者，則有：

李順保（2000年）⁴⁵則指出明代著名醫藥學繆希雍（1546-1627AD），字仲淳，亦是常熟虞山鎮人，在所著的《神農本草經疏》一書中，曾記載：「從敝邑見趙少宰家藏宋板仲景《傷寒論》，皆北宋善板，始終詳檢。」⁴⁶趙開美之父趙用賢，官至吏部侍郎，一般尊稱為少宰，是以此處的趙少宰所指即是趙用賢。繆希雍曾於趙開美家親見而且留下記錄，是以應是宋版無疑。

付中學（2010AD）等曾針對張家駿所質疑的趙本牒文進行詳細考證。首先指出宋代刻書，無論官版還是坊刻，均有附以牒文的習慣。北宋校正醫書所校醫書除《傷寒論》外，至今還可以找到其他醫書亦附有牒文者，如《醫林清話》即收錄之《王氏脈經》牒文；其次詳細解讀分析牒文，以說明時序與內容的合理性；最後對於牒文所附官員詳加考據，指出嘉祐二年（1057AD）樞密使韓琦諫言於編修院置校正醫書局，編修院則歸於史館，由時任宰相統領。先後由歐陽修、范鎮等人負責校正醫書事務，並由直賢院掌禹錫、林億校理，張洞校勘，蘇頌等并為校正。後又命孫奇、高保衡、孫兆同校正，每一書畢，即奏上，億等皆為之序，下國子監板行。高保衡為高若納之次子，林億則為高若納之二女婿。高若納（997-1055AD）歷官龍圖閣直學士、史館修撰、觀文殿學兼學士、尚書右丞等，為當時頗有醫名的朝廷大臣。胡

⁴¹ 馬繼興：《中醫文獻學》，頁 124。

⁴² [清]莫伯驥：《五十萬卷樓羣書跋文》（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頁 265。

⁴³ 李茂如、胡天福、李若鈞編：《歷代史志書目著錄醫籍匯考》（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頁 489。

⁴⁴ 李茂如、胡天福、李若鈞編：《歷代史志書目著錄醫籍匯考》，頁 493。

⁴⁵ 李順保：《傷寒論版本大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頁 537。

⁴⁶ 繆希雍：《神農本草經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頁 198。

宗愈於治平四年為集賢校理，郭直卿等人於元祐年間在國子監任職。是以在牒文中有許多大小官員名列其中。⁴⁷

繆氏的親見舉證以及付氏的研究雖然頗為有力，但是對於諸如李時珍《本草綱目》之「人蔘」、「苳胡」，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之「果人」、「杏人」，黃丕烈之「諱丸為圓」、王好古《此事難知》之「新校正云府字當作藏字」，以及趙開美對《傷寒論》著錄之粗略等疑點仍無法有合理的解釋。

第三節 現存趙開美本《仲景全書》數量

趙開美本《仲景全書》目前的存世狀況，除了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及臺灣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來自北平圖書館）各確定有一部，以及北京圖書館藏有一套縮微膠卷（原北平圖書館藏本）外，中國境內到底有幾部，有幾種不同的說法，依時序先後有：日本學者小曾戶洋（1988AD）根據《中醫圖書聯合目錄》（1961AD）記述了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中醫研究院圖書館、瀋陽醫學院圖書館及廣州的中山醫學院圖書館等四處⁴⁸；馬繼興（1990AD）指出「北京、中研、中國科學院、瀋醫」等四處⁴⁹；《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1991AD）記載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北京中醫學院圖書館，瀋陽的中國醫科大學圖書館，以及上海中醫學院圖書館等五處⁵⁰；《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1996AD）則記載了中醫科學院、上海圖書館、上海中醫學院圖書館以及中國醫科大學圖書館等四處⁵¹（目前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網站亦有網路版「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聯合導航系統」可供搜尋）。錢超塵在《張仲景研究集成》（2004AD）中指出「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瀋陽醫學院圖書館、中山醫學院圖書館。」等三處⁵²。周益新（2006AD）⁵³則綜合各種圖書館目錄、內部資料以及學者的意見應有6部，即中國中醫研究院應有兩部，加上中國醫科大學、中國科學院、北京中醫學院、上海中醫學院等。

以上所說的中國中醫研究院現已更名為中國中醫科學院；北京中醫學院已更名為北京中醫藥大學；上海中醫學院已更名為上海中醫藥大學；瀋陽醫學院已更名為中

⁴⁷ 付中學、李俊德：〈趙開美本《傷寒論》所附牒文考〉，《世界中西醫結合雜誌》4.5（2009），頁305。

⁴⁸ [日]小曾戶洋：〈《傷寒論》《金匱玉函經》解題〉，頁181。

⁴⁹ 馬繼興：《中醫文獻學》，頁124。

⁵⁰ 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編：《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1），頁42。

⁵¹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上海古籍線裝書局，1996），頁1941。

⁵² 錢超塵、溫長路：《張仲景研究集成上冊》（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4），頁114。

⁵³ 周益新：〈關於宋本《傷寒論》之研究〉，河南中醫26.8（2006），頁2。

國醫科大學；中山醫學院則已併入中山大學。

中國科學院所藏根據該館所編之善本書目的記載：「仲景全書四種二十八卷，日本寬文八年（1668AD）京師書坊秋田屋總兵衛刻本，七冊一函，存三種十八卷，集註傷寒論……金匱要略方論……傷寒類證……」⁵⁴，可以確知為和刻本；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本經錢超塵實地調查證實亦為和刻本；中山大學圖書館本亦經真柳氏2007年的實地調查證實為光緒丙申年刊本，三者都不是真的明刊本。真柳氏在2007年的意見為中國中醫科學院、上海圖書館、上海中醫藥大學、中國醫科大學等四處，共四部。錢超塵在2008年以後亦從之。

至此眾多學者的觀點已趨於一致，即大陸共藏有四部。然而，前言中國中醫研究院應有兩部是錢超塵在2002年的推測⁵⁵，起因於范行準曾自言購得一套《仲景全書》，范氏於1984年將所有的藏書全部捐給中醫研究院，是以中醫研究院應有兩套。但經查證《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館藏中醫線裝書目·附錄》中的〈范行準獻書目錄〉中並無著錄此書（只有一部名為《張仲景全書六種》，顯然不同），筆者亦曾當面請教過中國中醫科學院的圖書館裘儉主任，其肯定的答覆中醫科學院只有一部。范行準的該部藏書到底去向如何？是否還在世間？是第五部？還是四部中的其中一部？相信這是《傷寒論》版本研究者心中一個難以抹滅的疑問。

第四節 現存趙開美本《仲景全書》的版本問題

馬繼興（1990AD）曾指出：趙開美曾先後三次刊刻了《傷寒論》一書。第一次是1599年以前刊刻的金·成無己《注解傷寒論》，在刊印為成注本以後，趙氏獲見了宋版《傷寒論》。遂於1599年將「宋本」影刻，並一併與其所刻的《注解傷寒論》、《金匱要略方論》……等合輯成《仲景全書》行世。此外，趙氏本人尚撰有《集注傷寒論》十卷，刊年不詳（今佚）。⁵⁶

現今傳世且分散於臺灣、日本、大陸等多個圖書館的明刻本《仲景全書》，都著錄為趙開美所校刊，其所包含的四種書籍以及卷數也都無異，所以理應是完全相同的版本。但是錢超塵（2002AD）在校讀北京圖書館所藏縮微膠卷（按·原刊本目前由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代管，北京圖書館僅藏該本之縮微膠卷）還原影印本（以下

⁵⁴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目》（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頁238。

⁵⁵ 錢超塵：〈宋本《傷寒論》校讀錄異〉，《中醫文獻雜誌》20.1（2002），頁1-2。

⁵⁶ 馬繼興：《中醫文獻學》，頁125。

簡稱為《北圖本》），以及燎原出版社於 1988 年所出版的內閣文庫影印本（以下簡稱為《內閣本》）時，卻發現兩者的內容在許多方面，包括文字、牌記、書口等都有不同之處，因而發出了「百思不得其解，願就教於通人賢達」之嘆⁵⁷。錢氏隨後（2004AD）認為《內閣本》曾經過日本著名學者森立之的鑒定，與《北圖本》都是確切無疑的趙開美本《傷寒論》，兩者為同一版本，並不存在偽本的問題。從存於《北圖本》，而《內閣本》缺少的牌記：「世讓堂翻刻宋板趙氏家藏印」、「趙應期獨刻」，以及《北圖本》〈卷一·平脈法第二〉中的「腎為脾所勝」字義較《內閣本》「腎謂所勝脾」合理，錢氏進而推論《內閣本》為初刻本，《北圖本》為補刻本，過程可能為《內閣本》因初刻時品質欠佳，出現錯字、墨釘，魚尾黑白交錯等狀況，疏漏頗多，於是趙開美將家藏宋板《傷寒論》版木借與「世讓堂」，由技藝優良的刻工—趙應期進行補刻，因而留下了兩種版記⁵⁸。錢氏（2005AD）接著又發現非但「初刻本」與「補刻本」不同，就連同屬於「補刻本」的《內閣本》及中醫研究院藏本（以下簡稱《中研本》）之間，文字亦有少部份不同⁵⁹。所以後來（2008AD）分別稱《中研本》屬於「第一次修刻本」，瀋陽醫科大學本（以下簡稱為《瀋醫本》）屬於「第二次修刻本」⁶⁰。2010 年 1 月總結《內閣本》為初刻本，中國中醫科學院本（以下簡稱《中科本》，即前之《中研本》）、上海中醫藥大學本（以下簡稱為《滬醫本》）、上海圖書館本（以下簡稱為《滬圖本》）為趙開美第一次修訂本，臺灣藏本、《瀋醫本》為第二次修訂本。第一次修訂本，修訂了初刻本的大量訛衍倒奪；第二次修訂本，則修訂第一次修訂本的個別訛字⁶¹。但 2010 年 11 月又更正為《中科本》、《滬醫本》、《滬圖本》屬於初刻本，《故宮本》、《瀋醫本》屬於修訂本，至於《內閣本》則為日本翻刻本，而且認為「世讓堂」為趙開美的家堂號。⁶²

周益新（2006AD）從牌記的意義、文字的脫佚狀況推論：三種藏本（《北圖本》、《中研本》及《內閣本》）都不是趙氏原刻本⁶³。《北圖本》與《中研本》由「世讓堂翻刻宋版趙氏家藏版」的牌記，可知是「世讓堂」主人借用趙開美家藏宋版《傷寒論》版本再行翻刻的，並非趙氏原刊本。趙應期則為《仲景全書》原來的刻工，

⁵⁷ 錢超塵：〈宋本《傷寒論》校讀錄異〉，頁 1-2。

⁵⁸ 錢超塵：〈宋本《傷寒論》刊行後流傳演變簡史（二）〉，《醫古文知識》3（2004），頁 31。

⁵⁹ 錢超塵：〈宋本《傷寒論》版本考辨〉，《中華醫史雜誌》35.3（2005），頁 145。

⁶⁰ 錢超塵、傅海燕：〈中國醫科大學圖書館館藏《仲景全書》版本考證〉，《世界中西醫結合雜誌》3.3（2008），頁 125-128。

⁶¹ 錢超塵：〈宋本《傷寒論》版本簡考〉，《河南中醫》30.1（2010），頁 5-6。

⁶² 錢超塵：〈日本內閣本《傷寒論》不是趙開美本原刻本〉，《中華醫史雜誌》40.6（2010），頁 346-350。

⁶³ 周益新：〈關於宋本《傷寒論》之研究〉，頁 2-3。

曾長期為趙開美刻書，其姓名在《東坡先生志林》、《新唐書糾謬》等書都出現過。趙開美在《仲景全書》的刊刻過程，是先刻《注解傷寒論》後，才獲得宋本《傷寒論》，所以在《注解傷寒論》亦可發現趙應期的姓名，如卷三末行有「吳門趙應其刻」之字，卷四首頁版心下白口處有「趙應期刻」字，卷三第3、4、9、10、15頁版心下白口處有「其」字。趙應期因「世讓堂」翻刻趙本時，而同時傳流下來。至於《內閣本》，因無牌記，而且文字的脫佚挖補現象嚴重，出現後世才有的簡體字，顯然是日本版商，為引起崇尚宋本的重視，刪去有關題款，輾轉翻刻而造成的。

日本學者真柳誠則有不一樣的意見，真柳氏（2006AD）指出《中研本》、《瀋醫本》、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本（以下簡稱《故宮本》）以及《內閣本》分屬於三種版本，《中研本》屬於A版，《瀋醫本》及《故宮本》屬於B版，而《內閣本》屬於C版。A版或B版皆是趙開美版無疑，兩版的文字雖有數處不同，但此外無論版本乃至於框線的裂痕方式都是一致的，所以是同一版的先刻本與修刻本。《故宮本》與《瀋陽本》因〈卷一·平脈法第二〉中的「腎為脾所勝」字義較《中研本》的「腎謂所勝脾」合理，所以A版為先刻，B版為修刻，《瀋醫本》為B版的先印本，而《故宮本》則為後印本。至於《內閣本》的刻字雖與A、B版相似，但整部書和A、B版有百處以上的差異，是完全不同的版本。但因C版的「腎謂所勝脾」相同於《中研本》，故認為C版是以A版為底本翻刻的版本。《內閣本》係於承應元年（1652AD）編入紅葉山文庫的，所以它應是明末清初刊行的本子⁶⁴。隨後真柳氏（2008AD）更進一步指出A版有《中研本》、《滬圖本》、《滬醫本》；B版有《故宮本》、《瀋醫本》；C版則只有東京的《內閣本》屬之。⁶⁵

諸位學者的論點似乎都言之有理，是以關於《仲景全書》的版本問題，至今仍有爭議。

此外，數位學者，包括王重民、真柳誠以及錢超塵等人，在研究故宮本《傷寒論》時都曾注意到護頁有兩則手書題記。王重民將之轉錄於《善本醫籍經眼錄》，真柳誠與錢超塵則認識到其中蘊涵了重要的學術訊息。該題記提到有署名為矩庵之人，自述從廠賈魏子敏處得到此部《仲景全書》，與本身原本收藏的《北宋治平官刊大字景寫本》同為僅存的《傷寒論》善本。然而因不知矩庵為何許人？後嗣如何？

⁶⁴ [日]真柳誠：〈趙開美の《仲景全書》と《宋板傷寒論》〉，《日本醫史學雜誌》52.1（2006），頁144-145。

⁶⁵ [日]真柳誠：〈《宋板傷寒論》系諸版的検討〉，《日本醫史學雜誌》54.2（2008），頁157。

難以追查治平大字本的下落，錢氏為文深切的盼望中國醫史研究者多加留意⁶⁶。真柳誠也表達對此大字本的出現充滿期待⁶⁷。事實上不只是錢氏或是真柳氏，凡是研究或關心《傷寒論》版本的人，對此都應該十分重視與關注的。

第五節 趙開美本《傷寒論》後續版本的研究

此處所謂的「後續版本」指的是源於趙開美本《傷寒論》的版本，包括影印本、影刻本、影抄本、翻刻本，校正本、注釋本，或其他派生著作皆屬之。以下將數位中日學者的論點略陳於後。因版本的種類較多，為免文章過於冗長繁瑣，凡各版本第一次出現時，使用全名，再次出現即使用簡稱。全名與簡稱之對照表（表3-1）則置於本節之末，以便檢閱。

一、小曾戶洋

小曾戶洋（1988AD）曾指出與趙本相關的日本刻本（此下簡稱為和刻本）有四種，第一種為寬文八年（1668AD）岡嶋玄亭付訓的《宋板傷寒論》（以下簡稱為《岡嶋本》），此版本同時還有無跋本及文政十年後印本傳世，此版本訛誤較多，不能算是善本。第二種為寬政九年（1797AD）淺野元甫的《校正宋板傷寒論》（以下簡稱為《淺野本》）；第三種為弘化元年（1844AD）稻葉元熙的《新校宋板傷寒論》（以下簡稱為《稻葉本》），是稻葉元熙依丹波元堅的指示所校訂出版的，底本自述為據趙開美本而來。岡西為人認為即《經籍訪古誌》裏所載的《翻雕秘府本》，此乃因岡西為人未曾見到下一版本所產生的誤解；第四種為安政三年（1856AD）堀川濟（未濟，舟庵）的《翻刻宋版傷寒論》（以下簡稱為《堀川本》），此為丹波元昕於嘉永四年（1851AD）首次親睹紅葉山文庫趙開美本，借出製作影模本，再加上元堅考定返點後，由堀川濟模刊的版本。堀川濟本似乎只有少量印刷，至今已是稀有的本子，岡西為人、大塚敬節及石原明等人似乎都未親睹該書。

此外，小曾戶氏又提出數種影印本、影抄本及覆刊本⁶⁸。影印本於1968年經石原明推薦，由燎原書店出版的《影印明刊趙開美本傷寒論》（以下簡稱《燎原本1》），此書曾再版數次。此書其實是1923年商務印書館的《影印傷寒論（趙開美本影印本）》（以下簡稱為《商務本》）的再影印本，岡西為人亦受到該書名「趙開美本影印本」

⁶⁶ 錢超塵：〈宋本《傷寒論》刊行後流傳演變簡史〉，《江西中醫學院學報》16.1（2004），頁23-25。

⁶⁷ [日]真柳誠：〈（宋板）傷寒論書誌〉（見於《（善本翻刻）傷寒論·金匱要略》，東京：日本東洋醫學會·傷寒金匱編刊委員會，2009），頁428。

⁶⁸ [日]小曾戶洋：〈《傷寒論》《金匱玉函經》解題〉，頁183-187。

的炫惑，誤認該書亦是趙開美本的覆刻本。影抄本則為楊守敬所得到的《影北宋本傷寒論》（以下簡稱為《影抄本》），該書現藏於臺灣的國立中央圖書館（目前已改為國家圖書館），還有 1911 年（按·應為 1912 年）據以再製版印刷的武昌醫館本《傷寒論》（以下簡稱為《醫館本》）。

關於小曾戶氏的論點，整理如圖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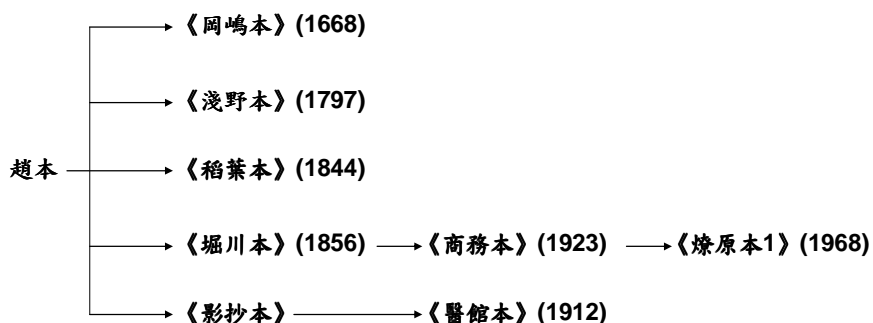


圖3-1 小曾戶洋的論點（1988）

二、馬繼興

馬繼興（1990AD）⁶⁹將趙本《傷寒論》的後續版本區分為影刻、影印本，影寫重刊本以及覆刻本三個種類。影刻、影印本中包涵了《堀川本》，不論款式、行格、字數均依趙本，但刪去「仲景全書」等字樣，另增入日本的「返點」標誌（即為日本人讀古代漢語而標注原文語詞讀法次序的記號）⁷⁰。此後有 1923 年憚鐵樵影印趙開美本（按·即前述之《商務本》）；1931 年上海中醫書局也據日本影本再影印（以下簡稱《上海中醫本》）；1968—1977 年日本燎原書店據《商務本》再影印。影寫重刊本包涵了 1880—1884 年楊守敬出使日本時所蒐集到《影抄論》，惟據日本小曾戶洋的研究，事實上是影寫自趙開美本。1912 年柯逢時氏刊印《醫館本》時，即據楊氏日本影寫本內容，仍仿宋版形式重新加以寫刻印行。

至於趙本的覆刻本，馬氏將之分為日本及中國兩方面。日本方面，最早的是寬文八年（1668AD）刊《仲景全書》本（題「翻刻宋本」）；其次有寶曆六年（1756AD）覆刊《仲景全書》本；寬政九年（1797AD）《淺野本》；寬政十二年（1800AD）順受居藏版（以下簡稱為《順受居本》）；文化三年（1816AD）（按·應為文化十三年）

⁶⁹ 馬繼興：《中醫文獻學》，頁 125-127。

⁷⁰ 馬繼興：《中醫文獻學》，頁 124。

刊《傷寒論》(靜嘉堂文庫藏)(以下簡稱為《文化本》);文政十年(1827AD)京都書林風月庄左衛門覆刊淺野徽本,附假名旁注(以下簡稱為《京都本》);天保十年(1839AD)《和訓傷寒論》(以下簡稱為《和訓本》);天保十一年(1840AD)小原蘭峽校訂《訂字標注傷寒論》(以下簡稱為《訂字本》)(此書另有1847及1848年覆刊本);弘化元年(1844AD)《(縮刻明復宋本)傷寒論》(大連市圖書館藏)(以下簡稱為《弘化本》);明治二十年(1887AD)刊本(協和醫學院藏)(以下簡稱為《明治本》);年代不詳的日本刊活字本(內閣文庫藏)(以下簡稱為《活字本》)、山本長兵衛刊本(以下簡稱為《山本本》)等。中國方面,主要有1915年神州醫藥書報社鉛印本(以下簡稱為《神州本》);1926—1927年上海復古書局石印本(以下簡稱為《上海復古本》)及1955年重慶市中醫學會鉛印的《(新輯宋本)傷寒論》(以下簡稱為《新輯本》)。

關於馬氏的論點,整理如圖3-2。



圖3-2 馬繼興的論點 (1990)

三、劉渡舟

劉渡舟等(1991AD)⁷¹曾指出有一些注釋家曾採用趙開美《仲景全書》中的《傷寒論》作為底本進行校注,如日本丹波元簡《傷寒論輯義》(以下簡稱為《輯義本》)、山田正珍《傷寒論集成》(以下簡稱為《集成本》)、陸淵雷《傷寒論今釋》(以下簡稱為《今釋本》)、《新輯本》等,但大都只取其中三陰三陽篇進行注釋闡發,對於辨

⁷¹ 劉渡舟,錢超塵:《傷寒論校注·校注說明》(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頁6。

脈法、平脈法、傷寒例、辨瘧濕喝脈證并治及諸可諸不可等篇，均予刪去。

關於劉氏的論點，整理如圖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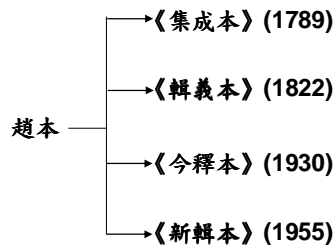


圖3-3 劉渡舟的論點 (1991)

四、真柳誠

真柳誠 (1992AD)⁷²根據小曾戶氏及馬氏的資料，加上本身的研究，依版本年代整理出 12 種與趙開美本有關的刊本：包括寬文八年 (1668AD)《岡嶋本》(和其後印本)；寬政九年 (1797AD)《淺野本》；弘化元年 (1844AD)《稻葉本》；安政三年 (1856AD)《堀川本》；民國元年 (1912AD)《醫館本》；民國十二年 (1923AD)《商務本》；民國二十年 (1931AD)《上海中醫本》；1955 年的《新輯本》；昭和四十三年 (1968AD)《燎原本 1》；昭和五十九年 (1984AD)廣川書店影印本 (以下簡稱為《廣川本》)；昭和六十三年 (1988AD)燎原書店影印本 (以下簡稱為《燎原本 2》)；平成三年 (1991)自然與科學社影印本 (以下簡稱為《自然本》)。其中的《岡嶋本》、《淺野本》、《稻葉本》、《醫館本》、《新輯本》與趙本的原貌差異較大；《堀川本》除加入返點符號後，忠實影刻趙本；《廣川本》、《自然本》為《堀川本》的影印本；《商務本》為《堀川本》的去返點符號後的影印本；《上海中醫本》、《燎原本 1》為《商務本》的再影印本；《燎原本 2》為《內閣本》的影印本。真柳氏稍後 (2008 年)⁷³又指出《岡嶋本》是基於《內閣本》的覆刻本；《淺野本》似乎將格式進行大規模的改變與節略；《稻葉本》也有很多的節略，也失去了趙開美本的版式，內容基於《岡嶋本》，另外也參閱了集注傷寒論；《堀川本》是基於《內閣本》。至於《醫館本》也幾乎基於《內閣本》，其底本來源為：安政二年 (1855AD) 11 月以前由任幕府醫官的小島尚真請人模寫《內閣本》的影寫本，楊守敬在任清國公使館出使日本

⁷² [日] 真柳誠：《仲景全書》解題。取自：<http://mayanagi.hum.ibaraki.ac.jp/paper01/chukei.html>

⁷³ [日] 真柳誠：《宋板傷寒論》系諸版の検討，頁 157。

時於明治 14 年 (1881AD) 2 月~3 月時購入，守敬歸國後，光緒 27 年 (1901AD) 將小島影寫的《宋板傷寒論》中趙開美部份的裁切，並且取用小島影寫《注解傷寒論》的目錄，互相黏合而成的《影抄本》。《醫館本》在校刊時參考了《岡嶋本》及《堀川本》加以改變，並請武漢陶子麟以宋版風的字體刻板。

真柳氏的論點整理如圖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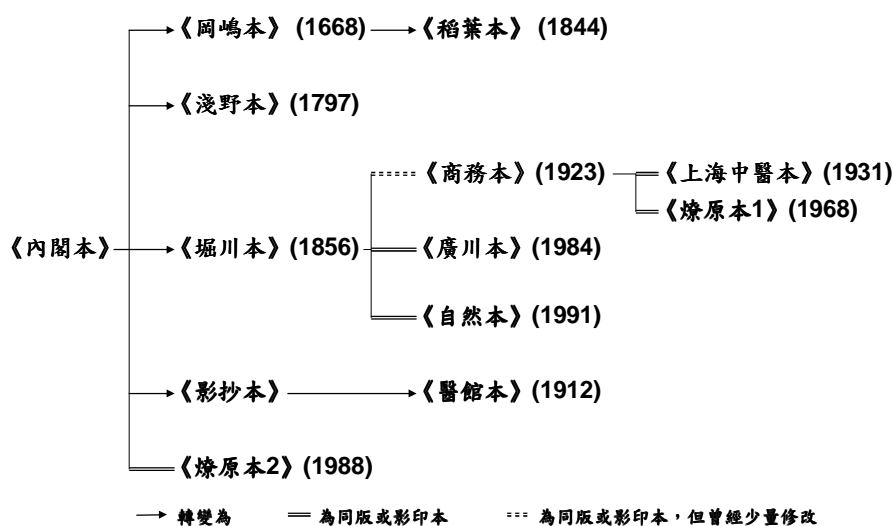


圖3-4 真柳誠的論點 (1992,2008)

五、歐陽兵

歐陽兵 (1995AD)⁷⁴指出清代吳謙編纂的《醫宗金鑑·傷寒論注》(以下簡稱為《金鑑本》)是自北宋校定整理《傷寒論》後，具有官方性質的第二次整理。吳氏對《傷寒論》之修訂，條文訂正主要是依據趙開美的《仲景全書》，但在篇次上受到方有執重訂錯簡觀念的影響，仍予以重編。其他還有丹波元簡的《輯義本》，這是以趙本與《外台秘要》、《千金》、《金匱玉函經》互證，考其異同，實為一部《傷寒論》早期傳本的對校本。山田正珍《集成本》既重文字之訓詁，又及醫理之闡發，凡自一字一語之義，至於各章全篇之旨，必正其出處，探其意蘊。伊藤子德《傷寒論文字考》(以下簡稱為《文字考本》)、《傷寒論文字考續》(以下簡稱為《文字考續本》)則專於《傷寒論》文字之訓詁及語法研究，旁徵博引，議論精深。此類校勘訓詁成果的取得，大多得力於明人校刻《傷寒論》。

關於歐陽氏的論點，整理如簡圖 3-5。

⁷⁴ 歐陽兵：〈明代《傷寒論》研究對後世的影響〉，《中華醫史雜誌》25.2 (1995)，頁 92-94。



圖3-5 歐陽兵的論點 (1995)

六、李順保

李順保 (2001AD)⁷⁵ 在「《宋本傷寒論》覆刻本簡況」中首先提及國內有：1915年《神州本》；1926年《上海復古本》；1955年《新輯本》；1973年臺灣台聯國風書局鉛印本（以下簡稱為《台聯本》）；1976年上海人民衛生出版社（按·實為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下稱為《上海人民本》）；1982年臺灣集文書局排印本（以下簡稱為《集文本》）；1991年人民衛生出版社鉛印劉渡舟主編《傷寒論校注》本（以下簡稱為《校注本》）；2000年學苑出版社出版李順保編著《傷寒論版本大全》本（按·實為2001年出版，以下簡稱為《大本》）。其次提及日本有：1668年《岡嶋本》；1756年（寶曆六年）出雲寺刊本；1797年《淺野本》，1854年再版；1800年（寬政十二年）順受居刊本；1816年（文化十三年）刊本；1824年（文政六年）刊本（以下簡稱為《文政本》）；1827年京都書林再版淺野徽氏刻本（《京都本》）；1839年《和訓本》；1840年《訂字本》；1844年《稻葉本》；1856年《堀川本》；1887年（明治十二年）刊本（按·實為明治二十年）。

此外，在書末「《傷寒論》類著作存世書目」⁷⁶中附於趙開美本之後的尚有：1912年湖北柯逢時《醫館本》；1923年《商務本》及1931年《上海中醫本》等數種。

關於李氏的論點，整理如簡圖3-6。

⁷⁵ 李順保：《傷寒論版本大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頁542-543。

⁷⁶ 李順保：《傷寒論版本大全》，頁725。



圖3-6 李順保的論點 (2001)

七、錢超塵

錢超塵 (2004AD)⁷⁷對趙本後續版本流傳與演變的探討區分為日本及中國兩個部份。首先在日本可分為四個系統，第一是寬文本系統，首先是寬文八年(1668AD)的《岡嶋本》，因訛字較多，一般認為不是好版本，但其實它的價值卻不能忽視，因其為《仲景全書》刊行後，中日兩國第一個刊刻趙本《傷寒論》者，對傳播仲景學說、培養人才方面，實功不可沒。《岡嶋本》後，依此本刊刻者有《淺野本》(1797AD)；《文化本》(1816AD)，附片假名，一冊；《文政本》(1823AD)，一冊；《京都本》(1827AD)；《稻葉本》(1844AD)，十卷二冊。以上諸刻，皆未按宋版原式摹刻，其中以《稻葉本》較佳。

第二是安政本系統，即安政三年 (1856AD) 刊行的《堀川本》，此為日本翻刻《仲景全書·傷寒論》最佳版本，也是最逼近趙本舊貌之本，對中國的影響亦最大。《堀川本》有如下特點：(1) 以趙開美首刻本為底本翻刻。(2) 由丹波元堅先生撰寫《影刻宋本傷寒論序》並考定句讀與增加返點標誌。(3) 摹寫翻刻，不另寫版，每頁行數、每行字數、字體大小、行款格式諸端，均與趙開美首刻本同，以接近原貌，故深受學林所重。(4) 《堀川本》對首刻本黑白魚尾交錯的現象加以糾正，並對底本之訛誤進行校改。

第三是燎原本系統，1988年10月日本燎原出版社影印出版《燎原本2》、清陳

⁷⁷ 錢超塵、溫長路：《張仲景研究集成上冊》，頁114。

世傑本《金匱玉函經》、元鄧珍本《金匱要略》三書，一函，精裝。《燎原本2》以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明萬曆二十七年趙開美刊《仲景全書》為底本而影印發行。書號：「楓。10冊。子四五函。十三號。」其中1—4冊為《傷寒論》。將原書每半頁改為一頁。框高17.9cm，寬13.0cm。

第四為東洋學術出版社系統，1981年4月日本東洋學術出版社電腦排印的趙開美本《傷寒論》（以下簡稱為《東洋本》）及《仲景全書》中的《金匱要略》出版發行，至2000年1月已經印刷5次。

其次，在中國的流傳與演變的部份⁷⁸，錢氏並未作出系統性陳述，而是舉出十二項與趙開美本《傷寒論》相關版本的事項，加以陳述並考證。包括了第一，張卿子《仲景全書》不是真正的《仲景全書》：以1983年臺灣集文書局影印清光緒年間鄧少如刊本中的《集注傷寒論》進行考察，並與趙開美本《傷寒論》進行對校，認為此書即《張卿子參注傷寒論》，不同於趙氏刊本，相關的內容將在下一節進行闡述；第二，楊守敬偽造〈影抄北宋本傷寒論〉揭秘：錢氏經過一番考證，作出了所謂的《影抄本》千真萬確是楊守敬所偽造的結論，相關的內容將在第六章第七節進行闡述；第三，矩庵發現的《傷寒論》大字本與小字本：錢氏根據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仲景全書》縮微膠卷中書於卷首的手書題記內容，指出了清末有一署名為坊，又名矩庵者，明確承認他藏有北宋治平年間所刻的大字本《傷寒論》，錢氏認為這具有極大的學術價值；第四，武昌醫館翻刻楊守敬的偽造本考證：錢氏將民國元年十二月柯繼文於武昌醫館所刊印之影宋本《傷寒論》與趙開美本進行對校，並且參考了楊守敬〈影抄北宋本傷寒論〉的書影首頁後，作出了柯繼文本不同於趙開美本，是依照楊守敬提供的偽造本翻刻的，這正是柯繼文不說明底本來源、翻刻緣起的原因；第五，惲鐵樵據《堀川本》影刻《傷寒論》考證：指出了最早提出《商務本》源於日本安政三年《堀川本》的是近60年前著名中醫文獻學家葉橘泉，其在《康平本傷寒論序》中云：「至民國初年，惲鐵樵氏影印《傷寒論》，號稱明趙開美本，實則原本為日本安政間堀川濟氏據秘府藏本所覆刻者，惲氏固未見趙刻原書耳」，錢氏認為《商務本》以《堀川本》為底本而影刻，逼真《堀川本》，對於惲氏謊稱「影印趙開美本」，騙取許多人的信任，錢氏十分不以為然；第六，《新輯本》底本考察：錢氏以趙開美本進行對校，認為該書所據底本斷然不是趙本，而是源於《商務本》；第七，

⁷⁸ 錢超塵：〈宋本《傷寒論》刊行後流傳演變簡史〉（見於：王慶國主編：《仲景學術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187-204。

南京中醫學院《傷寒論語釋》(以下稱為《語釋本》)所據底本考察：錢氏以《古籍本》、北京圖書館珍藏本複印件、《商務本》以及《語釋本》進行校讀，作出《語釋本》是以《商務本》為底本確切無疑；第八，北京中醫藥大學劉渡舟《校注本》底本述實：錢氏身為該書之副主編，明確指出該書的底本為北京圖書館所藏縮微膠卷還原放大影印本，並對出版後的訛脫之處一一列舉出；第九，中醫古籍出版社第一次影印宋本《傷寒論》：指出 1997 年 6 月及 2001 年 5 月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先後二次影印趙開美本《傷寒論》(以下簡稱為《古籍本》)出版，其底本實為《中研本》；第十，《北圖本》與《故宮本》對比考察：除了指出兩者確實完全相同，亦指出《故宮本》護頁手書題記第二則末鈐有名章一枚，但字迹漫漶；第十一，《古籍本》與《故宮本》、《北圖本》對比考察：發現《古籍本》與《故宮本》、《北圖本》大同而小異，然而既然都是趙開美原刻本，就不該有異，令人費解；第十二，《古籍本》、《故宮本》、《北圖本》與日本《內閣本》的對比考察：認為《故宮本》、《北圖本》、《古籍本》在文字、內容方面勝於日本《內閣本》，在使用影印本時應參照《故宮本》或《北圖本》。

以上的文字是錢氏於 2003 年所發表者，依第十、十一、十二之文義，錢氏似乎是以《故宮本》進行考察。錢氏曾親至故宮考察該本，時間是在 2009 年 4 月 10 日⁷⁹，前述所謂「字迹漫漶」的名章，在此時已可辨為「大徐」，所以可見前文中考察所依據者，必然不是原件，但因錢氏未對此加以交代，所以只能暫時存疑。

此外，錢氏對於《影抄本》的考證頗費功夫，而且以大量的篇章文字在期刊及書籍發表，其內容歸納於下。

由於《影抄本》現藏於臺灣，錢氏無法親見，是以根據真柳氏的信件內容⁸⁰：「楊守敬捏造的《影抄北宋版傷寒論》抄本收藏於臺北國家(舊稱中央)圖書館，這是將摹刻趙開美版剪貼後，貼在中國紙上製作的。楊守敬在日本使人摹寫，回到中國製作。其書式與柯逢時的《武昌醫學館叢書》所收的《傷寒論》完全相同。小曾戶洋發表論文時不知道存在有《武昌醫學館叢書》中的《傷寒論》，故未提及。也就是說，整個過程是這樣的：在日本以趙開美本進行摹寫→將其剪貼後在中國紙上偽造了《影抄北宋版傷寒論》→轉交給柯逢時刻入《武昌醫學館叢書》中→作為剪貼本

⁷⁹ 錢超塵：〈宋本《傷寒論》版本簡考〉，頁 6-7。

⁸⁰ 錢超塵，梁永宣：〈《傷寒論》日本內閣本與中國北圖本互勘研究〉，《中華醫史雜誌》34.1 (2004)，頁 4-5。

《影抄北宋版傷寒論》出售給吳興張氏適園，書前附有題記「此影北宋傷寒論」→此題記收錄於楊氏《日本訪書志》。我在調查中發現，楊守敬為了誇耀自己的藏書，同時意欲出售高價，作了一些元版、明版、宋版的偽題記。他的《日本訪書志》虛偽之處很多，不能盡信」。然後考察《留真譜》、《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迹》、《日本訪書誌》中的書影、題記及說明文字⁸¹，指出守敬出使日本尋到趙本，請日本書手摹寫，故臺灣國家圖書館關於此本的題記與《留真譜》皆云「日本抄本」，楊氏回國後加以剪貼推移造假。由於抄寫者是日本書手，所以書法、字型與趙本有異。最後並做出所謂的《影抄本》千真萬確是楊守敬所偽造的結論。

至於《醫館本》，錢氏另有〈武昌醫館翻刻影抄北宋本《傷寒論》考〉⁸²一文，其中以《醫館本》與《北圖本》進行互勘（而不是《醫館本》與《影抄本》互勘），發現兩者差異頗多，進而做出《醫館本》是柯繼文依照楊守敬提供的《影抄本》翻刻，而不是據趙開美翻刻的結論。

關於錢氏的論點，整理如簡圖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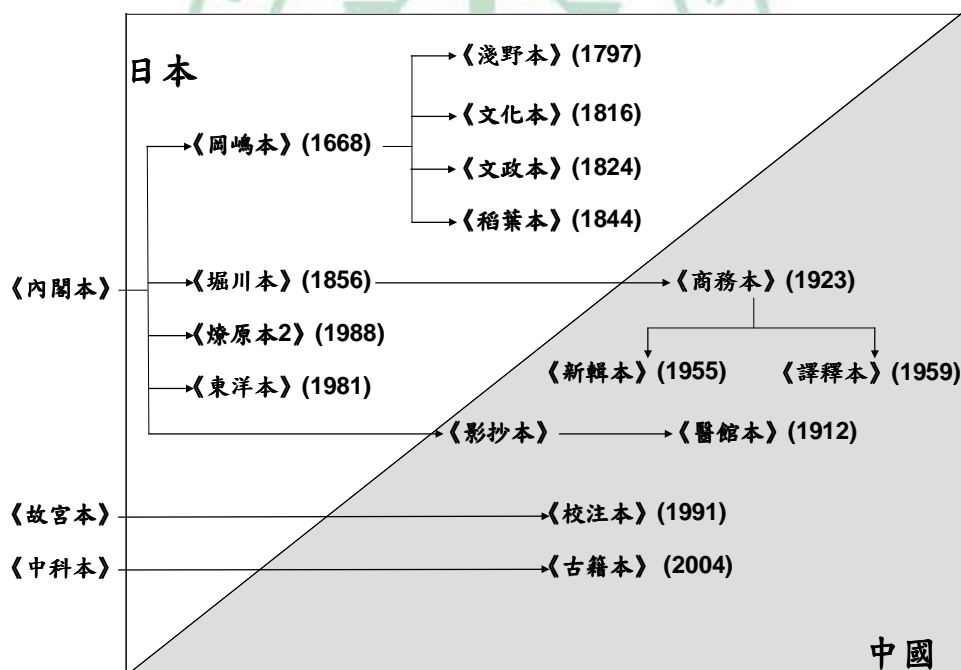


圖3-7 錢超塵的論點（2004）

諸位學者的陳述或繁或簡，不一而定。有些論點可以互相補充，有些則有相互矛盾之處，尤其，有些考證的邏輯似乎不甚合理。而筆者在閱覽其他典籍文獻之時，

⁸¹ 錢超塵：〈宋本《傷寒論》刊行後流傳演變簡史（三）〉，頁 29。

⁸² 錢超塵：〈20 世紀四本《傷寒論》所據底本揭秘〉，《河南中醫》26.11（2006），頁 1-2。

也曾發現一些與趙本相關者，如清初醫家汪琥在其著作《傷寒論辯證廣注》（以下稱為《廣注本》）中多次提及《仲景全書》，並引用其中文字；又如華夏出版社於1999年曾出版一套由中國文化研究會編纂的《中國本草全書》，其中第162—163冊收錄了《傷寒論》（以下稱為《本草本》），並在〈解題〉中指出「今據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AD）趙開美刻《仲景全書》本影印」等。這些都未曾引起學界的關注，以致未見相關的版本鑑定文章。顯示了此一範疇有重新檢視及深入研究之必要。

表 3-1 各種《傷寒論》版本全名、收藏地點與簡稱對照表

版本全名及年份	簡稱
趙開美《仲景全書·傷寒論》(1599AD) 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本	《故宮本》
趙開美《仲景全書·傷寒論》(1599AD) 中國中醫科學院藏本	《中科本》
趙開美《仲景全書·傷寒論》(1599AD) 上海中醫藥大學藏本	《滬醫本》
趙開美《仲景全書·傷寒論》(1599AD) 上海圖書館藏本	《滬圖本》
趙開美《仲景全書·傷寒論》(1599AD) 中國醫科大學藏本	《瀋醫本》
趙開美《仲景全書·傷寒論》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本	《內閣本》
《宋板傷寒論》寬文八年(1668AD) 岡嶋玄亭刻本	《岡嶋本》
汪琥《傷寒論辯證廣註》康熙十九(1680AD), 康熙間(1680-1686AD) 平陽季東璧刻本 1958年上海衛生出版社影印本	《汪琥本》
《醫宗金鑑·訂正仲景全書·傷寒論注》乾隆七年(1742AD) 版	《金鑑本》
山田正珍《傷寒論集成》(1789AD) 享和二年(1802AD) 刊本 天 保三年(1832AD) 補刻本 杏花園藏板	《集成本》
淺野元甫《校正宋板傷寒論》寬政九年(1797AD) 江戶須原屋茂兵 衛等刊本	《淺野本》
《傷寒論》寬政十二年(1800AD) 順受居藏版	《順受居本》
丹波元簡《傷寒論輯義》(1801AD) 文政五年(1822AD) 聿修堂藏 版萬笈堂刊本	《輯義本》
《傷寒論》文化十三年(1816AD) (靜嘉堂文庫藏) 刊本	《文化本》
《傷寒論》文政六年(1824AD) 刊本	《文政本》
《傷寒論》文政十年(1827AD) 京都書林風月庄左衛門刻本	《京都本》

董齋正祐《和訓傷寒論》天保十年（1839AD）皇都書林刻本	《和訓本》
稻葉元熙《新校宋板傷寒論》天保十五（1844AD）存誠藥室刻本	《稻葉本》
《（縮刻明復宋本）傷寒論》弘化元年（1844AD）刊本	《弘化本》
小原蘭峽《訂字標注傷寒論》嘉永元年（1848AD）群芳軒藏板重刊本	《訂字本》
伊藤子德《傷寒論文字考》嘉永二年（1850AD）熙熙室藏板刊本	《文字考本》
伊藤子德《傷寒論文字考續》嘉永六年（1853AD）熙熙室藏板刊本	《文字考續本》
《翻刻宋版傷寒論》安政三年（1856AD）堀川濟刊本	《堀川本》
《傷寒論》明治二十年（1887AD）刊本	《明治本》
日本刊活字本，內閣文庫藏本	《活字本》
《傷寒論》山本長兵衛刊本	《山本本》
《影北宋本傷寒論》（楊守敬得自日本江戶時期抄本）	《影抄本》
《傷寒論》民國元年（1912AD）武昌醫學館刊本	《醫館本》
《傷寒論》民國四年（1915AD）年神州醫藥書報社鉛印本	《神州本》
《影印傷寒論（趙開美刻本）》民國十二年（1923AD）年商務印書館刊本	《商務本》
《影印宋本傷寒論》民國二十年（1931AD）上海中醫書局影印本	《上海中醫本》
陸淵雷《傷寒論今釋》1955年人民衛生出版社排印本	《今釋本》
《（新輯宋本）傷寒論》1955年重慶人民出版社排印本	《新輯本》
《影印明刊趙開美本傷寒論》昭和四十三年（1968AD）燎原書店影印本	《燎原本1》
《傷寒論》民國六十二年（1973AD）台聯國風書局影印本	《台聯本》
《傷寒論》1981年東洋學術出版社排印本	《東洋本》
《傷寒論》1982年集文書局影印本	《集文本》
《傷寒論》昭和五十九年（1984AD）廣川書店影印本	《廣川本》
《傷寒論》昭和六十三年（1988AD）燎原書店影印本	《燎原本2》
《傷寒論》平成三年（1991AD）自然與科學社影印本	《自然本》
劉渡舟《傷寒論校注》1991年人民衛生出版社排印本	《校注本》
魯軍主編《中國本草全書》第162—163冊，1999年華夏出版社影印本	《本草本》
《仲景全書·傷寒論》2004年中醫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古籍本》

第六節 和刻本、清刻本、民國本《仲景全書》的版本情況

《仲景全書》自清朝順治九年，日本承應元年（1652AD）⁸³傳入日本後，旋即在萬治二年（1659AD）起，同樣以《仲景全書》為名，翻刻出版多次。然而其內容，不僅組成的書籍不同，卷次也不同。和刻本在清朝傳入中國，在光緒年間又同樣以《仲景全書》為名翻刻出版，而且書籍種類與卷次又再次更動。民國以後，《仲景全書》亦曾再版刊行數次。《仲景全書》於是有了明刻、和刻、清刻以及民國等不同的版本，頗為複雜紛亂，明刻趙本前已述及，以下就其餘諸種的相關版本研究，回顧於下。

堀川濟在《翻刻宋版傷寒論·跋》（1856AD）即已指出「今世所傳《仲景全書》者，除此本（註·指宋版《傷寒論》）及《成氏注解》，換以張卿子《集注傷寒論》，乃流俗私改，而非趙氏之舊也」。

森立之《經籍訪古志》（1886AD）亦指出楓山秘府藏本「首云翻刻宋版傷寒論全文、次成無己《注解傷寒論》、次《傷寒類證》、次《金匱要略方論》，蓋以此四種合刻而名《仲景全書》者。開美父某所命，序中詳言之。世更有除此經全文及《成氏注解》換以張卿子《集注傷寒論》而仍冒以《仲景全書》者，非趙氏之舊也。」

真柳誠（1988、1992、2007AD）指出了和刻版《仲景全書》有五種印本，包括①萬治二年（1659AD）寺町彌兵衛刻本（以下簡稱為《萬治本》）；②寬文八年（1668AD）秋田屋總兵衛印本；③寬文八年（1668AD）上村次郎右衛門印本（聖濟堂藏板）（以下簡稱為《寬文本》）；④寶曆六年（1756AD）出雲寺和泉等十書坊共印本（再校本）（以下簡稱為《寶曆本》）；⑤寬政元年（1789AD）林權兵衛印本（芳蘭榭藏版）等皆屬於相同版本。

依①的刊記，為和刻本的第一版。②③為①的後印本。④為①的補刻本。⑤為④的後印本。版本上①～⑤字元和內容沒有本質的區別。和刻版《仲景全書》保留了《金匱要略方論》與《傷寒類證》，但刪除《宋板傷寒論》和《注解傷寒論》，而以綜合諸家注釋的《集注傷寒論》代之，於是變成由三書所構成。

在和刻版《集注傷寒論》的護頁，第②到第⑤有「張卿子手定仲景全書云云」；

⁸³ [日]上野正芳：〈關於江戶幕府紅葉山文庫舊藏書唐本醫書的輸入時期〉，《史泉》51（1977），頁66。

第①有「張卿子手定傷寒論、成無己註附諸名家、聖濟堂藏版」，此與現存清初聖濟堂所刊的《張卿子傷寒論》七卷本護頁相同。《集注傷寒論》有十卷，《張卿子傷寒論》只有七卷，兩者相比較，卷一至卷六兩者相同，《集注傷寒論》卷七至卷九是由《張卿子傷寒論》的卷七所分出，至於卷十則轉錄自《注解傷寒論》的卷十。在《集注傷寒論》的經文中，和刻版還獨自添加了與《宋板傷寒論》校異的頭注。除此之外，亦轉錄了《注解傷寒論》的序、目錄及運氣圖。

清初張卿子《集注傷寒論》是包含了《注解傷寒論》的成無己注加上張卿子等共 26 家的注解集合而成。經文是基於 B 版《宋板傷寒論》與《注解傷寒論》。本書成書於 1644 年，清初的聖濟堂版仍存於世。本書於萬治二年（1659AD）初版的和刻《仲景全書》已經取代趙開美版《宋板傷寒論》及《注解傷寒論》。和刻初版的《集注傷寒論》護頁仍模刻清·聖濟堂版。同時在眉註刻入「宋板」和「成本」的經文校異內容，從之可判斷為 C 版。⁸⁴

清末及民國版《仲景全書》有五種：⁸⁵

①光緒二十年（1894AD）崇文齋鄧氏刊本（以下簡稱為《崇文齋本》），中山大學圖書館為此修刻本「丙申（光緒 22 年，1896AD）二月羊城／文陞閣校刊」本（以下簡稱為《文陞閣本》）

②民國五年（1916AD）千頃堂書局石印本（以下簡稱為《千頃堂本》）

③民國十八年（1929AD）受古·中一書店石印本（以下簡稱為《受古本》）

④民國二十一二年（1934AD）千頃堂書局再印②本

⑤民國六十一年（1972AD）臺灣集文書局影印②本（以下簡稱為《集文本》）

每種都有《集注傷寒論》、《金匱要略方論》、《傷寒類證》，再加上和刻版所沒有的《傷寒明理論》、《運氣掌訣錄》，共五部書，而且三種版本的《傷寒類證》卷末，都忠實的翻印④的刊記。

錢超塵（2004 年）亦曾對清刊本及民國刊本進行考證，擇要摘錄於下：光緒二十年（1894AD）四川成都鄧少如崇文齋刊刻的《仲景全書》所收之《傷寒論》，以《堀川本》為底本。胡乾元請抄手所抄錄者為張卿子《仲景全書》，抄稿交鄧少如刊刻。鄧少如崇文齋於光緒二十年（1894AD）刻畢竣事。此書 1983 年 6 月臺灣省集文書局影印發行，書口刻「仲景全書」四字，下為粗黑魚尾，魚尾下為卷某及「傷

⁸⁴ [日]真柳誠：《〈宋板傷寒論〉系諸版的の検討》，頁 157。

⁸⁵ [日]真柳誠：《〈仲景全書〉解題》，頁 8-18。

寒論」三字。《傷寒論》總目錄標題上及每標籤題上均有空心圓圈圖案，這是明代刻書習慣，鄧少如本保留著明本特點，此尤可見此本在版本學上具有較高價值。鄧少如據抄寫本刊刻，必須詳加校勘。校字者為何如經。全書多處刻有「南海何如經校字」字樣。何氏詳引趙開美本《傷寒論》仔細校勘張卿子《仲景全書》之《傷寒論》，觀其書眉，有大量引用趙開美本《傷寒論》以校正張卿子本《傷寒論》原文處。如張卿子《傷寒論》太陽上標題作「辨太陽病脈證並治法上第五」，書眉小注云：「宋版無法字。宋版注合十六法方一十四首」；又如第 13 條張卿子本作「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書眉小注云：「宋版無者字。宋版注用前第一方。」經考，書眉小注與趙開美本完全相合。這類書眉校勘俯拾皆是，不勝枚舉。這有力證明：何如經所據校本為趙開美本《傷寒論》，此本在光緒末年尚存于成都。乾隆年間四庫館修四庫全書時，只著錄成無己本《注解傷寒論》，未收錄趙開美本《傷寒論》，有人借此證明趙開美本《傷寒論》在乾隆年間已經失傳，此說非也，這只證明當時四庫館館臣對蒐集醫書草率而已。在張卿子本《傷寒論》書眉上發現的，以趙開美本《仲景全書·傷寒論》為校本這一事實，對考證趙開美本《仲景全書·傷寒論》在 19 世紀 90 年代尚在成都流傳，這在版本流傳史上是很有價值的。

諸位學者對於各種《仲景全書》的來源以及相互之間的關聯性，已做了許多的研究，但有些仍互相矛盾，頗有疑義。此外，筆者又發現尚有臺灣東方書店（以下簡稱為《東方本》）及韓國裕昌德書店（以下簡稱為《裕昌德本》）皆於 1960 年出版的《仲景全書》，但未見學者論及，故在此部份的研究似未完善。

第七節 小結

關於趙開美本《傷寒論》，雖然研究已頗為豐富，但仍存在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包括趙本之底本是否真的是宋版《傷寒論》；現存原刊本的數量以及版本爭議；故宮本護頁矩庵題記之謎；各種趙本後續版本的狀況與底本來源確認；以及和刻本、清刻本、民國本以及韓國本《仲景全書》的版本問題等，這些在學術研究上應加以釐清的問題。

第四章 研究材料與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材料

材料的正確性對於版本研究的進行以及結果，有著極為重大的影響，所以本研究在版本取材方面所採取的原則是：儘可能提閱各原收藏館的藏本原件，或是他館相同版本的原件。但若無法取得原件時，則以原件影印本或是照片檔代之。

由於版式及文字對於版本研究的關係甚大，因此凡改成橫式以及簡體文字的出版品，均暫不納入本研究之中。

一、趙開美所得是否為宋本《傷寒論》之研究

廣泛蒐集各種相關的歷史文獻以及版本研究成果。

二、趙開美本《傷寒論》版本之研究

本研究所使用的趙開美本《傷寒論》版本材料包括：

- (一) 故宮博物院(臺灣)圖書文獻館藏本原件及其縮微膠片還原影印本。
- (二) 中國中醫科學院(北京)圖書館藏本原件。
- (三) 中國醫科大學(瀋陽)圖書館藏本原件。
- (四) 上海圖書館藏本之照片檔。
- (五) 上海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本原件。
- (六) 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日本)藏本之影印本(東京:燎原出版社,1988)。

三、《故宮本》護頁題記之研究

- (一)《故宮本》題記之影印本。
- (二) 其他各種相關的文獻資料。

四、趙開美本《傷寒論》後續版本之研究

(一) 日本《傷寒論》版本

1. 《岡嶋本》：原刊本為岡嶋玄亭於寬文八年(1668AD)所刊行，本次研究所取用者則為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本之縮微膠卷放大還原件，該藏本之書箋在版本項標為：日本覆刊明趙開美本，雖然全書無年份以及何人刊行的說明，但

經真柳誠的比對研究，已確認為《岡嶋本》的後印本⁸⁶，故採用之。

2. 《集成本》：本書為山田正珍所著，於享和二年（1802AD）刊行。本次研究所取用者為日本早稻田大學所藏，天保三年（1832AD）補刻本（杏花園藏板）之照片檔；以及陳存仁編校，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於1993所出版之《皇漢醫學叢書》第六冊。
3. 《淺野本》：本書為淺野元甫所校注，於寬政九年（1797AD）刊行。本次研究所取用者為上海中醫藥大學藏本原件及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之影印本。
4. 《輯義本》：本書為丹波元簡所著，提序於享和元年（1801AD），但至文政五年（1822AD）始刊行（萬笈堂刊本，聿修堂藏版）。本次研究所取用者為日本早稻田大學藏本之照片檔；以及陳存仁編校，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於1993所出版之《皇漢醫學叢書》第六冊。
5. 《京都本》：版本為文政十年（1827AD）京都書林風月庄左衛門刻本。本次研究所取用的版本為中國中醫科學院藏本原件。
6. 《和訓本》：本書為董齋正祐於天保十年（1839AD）所校注之本。本次研究所取用的版本為皇都書林文昌堂永田調兵衛刻本，為中國中醫科學院藏本原件及其影印本。
7. 《稻葉本》：本書是存誠藥室稻葉元熙於弘化元年（或天保十五年，1844AD）所校，由江戶和泉屋半兵衛等刊行者。本次研究所取用為中國中醫科學院藏本原件及日本早稻田大學藏本之照片檔影印本。
8. 《訂字本》：本書為小原良直於天保十一年（1840AD）所校注者。本次研究所取用者為嘉永元年（1848AD）若山阪本屋喜市郎等重刊本，為中國中醫科學院藏本原件及日本早稻田大學藏本之照片檔影印本。
9. 《文字考》及《文字考續》：此二書為伊藤子德分別於1850及1853年所著，作者針對《傷寒論》中所出現的一些字辭進行考證。所徵引之書包羅甚廣，有六經類，如《周禮》、《尚書》、《詩經》、《公羊傳》；史書類，如《史記》、《戰國策》；文字類，如《方言》、《說文》；哲學類，如《韓非子》、《抱朴子》；更有醫經類，如《素問》、《靈樞》、《金匱要略》、《景岳全書》等，許多見解

⁸⁶ [日]真柳誠：〈台灣訪書志Ⅱ 國家圖書館〔臺北〕所藏の醫藥古典籍 醫理之屬 書號05890〉，取自：<http://mayanagi.hum.ibaraki.ac.jp/paper01/TwKokka.html#iri>。

與諸注家有很大的差異，頗值得研究者加以關注。本研究所採用者為早稻田大學藏本照片檔以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本之縮印本。

10. 《堀川本》：本書為堀川濟於 1856 年所著者。本次研究所採用者為中國中醫科學院藏本原件及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本原件。
11. 《燎原本 2》：本書為燎原出版社於 1988 年所影印出版的套書之一。本次研究所採用者為筆者自藏本。
12. 《影抄本》：本書為楊守敬於 1880 至 1884 年出使日本時所購得並攜回者。本研究所採用者為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本原件及中國醫藥大學所藏之影印本。
13. 《山本本》：本書為無出版年份之《傷寒論》刊本。本研究所採用者為中國中醫科學院藏本原件。

(二) 中國《傷寒論》版本

1. 《汪琥本》：本書為汪琥於康熙十九年（1680 AD）所著作刊行者。本研究所採用者為超星圖書館所藏，上海衛生出版社於 1958 年所出版之康熙間平陽季東璧刻本影印本之照片檔。
2. 《金鑑本》：本書為吳謙等人於乾隆四年（1739 AD）奉命編纂，並於乾隆七年完成者。本研究所採用者為日本早稻田大學所藏武英殿版（1742 AD）之照片檔。
3. 《醫館本》：本書為柯逢時於 1912 年所刊行者。本研究所採用者為中央研究院文史哲研究所所藏北京中國書店於 1986 年發行之影印本的複印件。
4. 《神州本》：本書為神州醫藥書報社於 1915 年所出版者。本研究所採用者為上海圖書館所藏本原件。
5. 《商務本》：本書為惲鐵樵於 1923 年藉由商務印書館所出版者。本研究所採用者為中國中醫科學院藏本原件。
6. 《上海中醫本》：本書為上海中醫書局於 1931 年所出版者。本研究所採用者為中國中醫科學院藏本原件。
7. 《今釋本》：本書為陸淵雷於 1930 年所著作者。本研究所採用者為超星圖書館所藏，1955 年人民衛生出版社刊本之照片檔。
8. 《新輯本》：本書為重慶中醫學會所編注，由重慶人民出版社於 1955 年所出版者。本研究所採用者為超星圖書館藏本照片檔之影印本。
9. 《台聯本》：本書為台聯國風出版社於 1973 年所出版者。本研究所採用者為

中國醫藥大學藏本原件。

10. 《集文本》：本書為集文書局於 1982 年所出版者。本研究所採用者為筆者自藏本。
11. 《校注本》：本書為劉渡舟主編，由人民衛生出版社於 1991 所出版者。本研究所採用者為該本之影印件。
12. 《本草本》：本書為中國文化研究會編纂，華夏出版社於 1999 年所出版《中國本草全書》第 162（463 頁起）—163 冊（至 113 頁）的《傷寒論》部份。本研究所採用者為中國醫藥大學藏本之影印件。
13. 《古籍本》：本書為中醫古籍出版社於 2001 年所出版《仲景全書》線裝書的《傷寒論》部份。本研究所採用者為筆者自藏本。

五、其他各種《仲景全書》版本之研究

其他數種《仲景全書》版本，將納入本研究者包括：

（一）和刻本《仲景全書》

1. 《寬文本》：本研究所採用者為中國中醫科學院所藏，日本寬文八年（1668 AD）上村次郎右衛門刻本原件。
2. 《寶曆本》：本研究所採用者為上海中醫藥大學所藏，日本寶曆六年（1756 AD）出雲寺和泉等刻本原件，以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本之影印本。

（二）清刻本

1. 《崇文齋本》：本研究所採用者為中國中醫科學院所藏，清光緒二十年（1894 AD）成都鄧氏崇文齋刻本原件。

（三）民國本

1. 《千頃堂本》：本研究所採用者為上海中醫藥大學所藏民國五年（1916AD）上海千頃堂書局石印本原件。
- 2.《受古本》：：本研究所採用者為中國中醫科學院所藏民國十四年（1929AD）上海受古書店中一書店石印本原件。
- 3.《東方本》：：本研究所採用者為中國醫藥大學所藏民國四十九年（1960AD）臺灣東方書店印本原件。
- 4.《集文本》：本研究所採用者為中國醫藥大學所藏民國七十二年（1983AD）

集文書局印本原件。

(四) 韓國本

1. 《裕昌德本》：本研究所採用者為臺灣國家圖書館所藏 1960 年裕昌德書店印本原件。

六、此次研究尚無法涉及的版本

雖然已竭力蒐集各種相關資料，但仍有一些《傷寒論》版本暫時無法取得，茲暫列於後，以待未來進一步的研究與考察。

首先是馬繼興、李順保所提之《順受居本》、《文化本》、《弘化本》、《明治本》、《上海復古本》以及《活字本》等本；其次是真柳誠所提之《燎原 1 本》、《廣川本》及《自然本》等本；最後則是錢超塵所提的《文政本》及《東洋本》。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從形式和內容兩方面進行版本的研究。在形式上，主要是比較版本間版式行款風格，欄框高廣，及欄線續斷的差異，用以辨識同版、影刻、覆刻及重刻本的不同。在內容上，則主要採用對校的方法，校出各版本間相異之文字，配合相關的出版年代以明其源流或相關性，少數未能闡明者，則兼採理校的方法。

對於各學者的論點，亦廣泛搜集各種相關的資料或文獻加以驗證。

第五章 結果

第一節 趙開美本《傷寒論》所據底本是否為宋版之考證結果

對於「趙本的底本為宋版」這樣的論述，前面章節曾敘述一些不利的證據或意見，本來最好的證明方式是追蹤該底本的收藏軌跡，如果能夠實際找到該書加以考證自然是最理想的狀況，否則若能由此途徑，找到後續收藏者對該本的一些評註，也應是很好的參考資料。然而，實際執行覓蹤研究時，卻發現盡收趙氏《脈望館》藏書的錢謙益，（錢氏富於藏書），在其所著的《絳雲樓書目》中竟不見《傷寒論》的蹤跡，考其原因後發現，原來絳雲樓遭到回祿之災，所藏珍本盡毀，《絳雲樓書目》是錢氏之後以追憶的方式所著成的，是以內容並無法反映其收藏的全部。尤其原書已佚，所以須從相關的文獻資料進行考察，期待對於事實能有效的發掘。現在就一些疑點，考證於下：

一、《脈望館書目》著錄《傷寒論》不若《千金要方》清楚

經考察《脈望館書目》後發現，該書目所錄，絕大部份都相當的簡略，僅記錄書名及本數，並不記載卷數及撰寫者的姓名，只有在收藏宋元本殘卷的「餘字號」才對卷次的存佚有些記錄，而其中的醫籍部份，也只有《千金要方》有較詳細的版本著錄，這可以解釋《書目》中何以對《傷寒論》著錄如此的簡略。

二、「宋刻方書都諱丸為圓」之論

考現存江戶醫學影北宋本《備急千金要方》諸丸亦作「丸」，而非「圓」，可見以這樣的論點並不全面。其實避諱「丸」字主要因為北宋欽宗趙桓，其初名為亶，又名桓、丸……等。然而欽宗為北宋末代皇帝，如《備急千金要方》、《傷寒論》、《金匱要略方論》等若為治平或元祐出版者，自然不會有此避諱了。

三、「果人之『人』字，自明成化重刻本草，乃盡改為『仁』字」之論。

考現存元朝鄧珍版的《新編金匱方論》中仍作「杏仁」而非「杏人」，可見「自明成化重刻本草，乃盡改為『仁』字」之說法並不全面。

四、趙本為何與李時珍及王好古所見不同？

張家駿所提出的《本草綱目》證據，其實是引用了丹波元簡《傷寒論輯義》(1801

AD) 的論點，其在凡例中指出「李時珍《本草綱目》，人參柴胡，惟張仲景《傷寒論》作人蔞芘胡，今世未見此本。唯成注釋音，載蔞音參，芘音柴，的知古本如此」。李時珍所謂的古本，因未指明為宋版，所以尚難以作為趙本非源於宋版之有力證據。但王好古所指出的「新校正」，必然為宋版，則是不容懷疑的。對於此點，目前有一項研究結果，或許有助於理解何以趙本與王好古或是李時珍所見之版本不同。

關於宋版醫書大字本與小字本間差異，以往的認知是僅侷限於版式及字型大小而已，至於章節及文字內容則應完全相同。然而，真柳誠⁸⁷在研究《金匱要略》大字本與小字本時，卻發現二種版本之間竟存在著大量的不同處，其指出「有諸多改變、補充及削除，體現於條文、方名、藥量、方後文、宋臣注文等多處」。

連宋臣注文都可遭到改動，文字繁俗體的變更，自然只是小事了。這樣的情形若也出現在宋版《傷寒論》的大字本與小字本版本，趙本依〈國子監牒文〉屬於小字本，若是王好古及李時珍所見皆為大字本，則諸賢的懷疑都可得到解釋。只是這項假設仍必須期待未來大字本的出現，方能得到驗證。

參考目前可見的趙氏刊行書籍，《東坡雜著六種》(1602 AD)(臺灣國家圖書館藏)中趙氏為《艾子雜說》作跋，為《漁樵閒話》和《雜纂》作序，《仇池筆記》於卷2後刻有「海虞趙開美梓」一行字；《酉陽雜俎前集》(1606 AD)(臺灣故宮藏)有趙氏作序，《新唐書糾謬》(臺灣故宮藏)則於每卷後作「海虞趙開美校刊」。只有《周髀算經》在正文卷端題有「明 趙開美校」等字，但不若《仲景全書》既有序及卷端題字，其中的《傷寒論》又有「沈琳仝校」，由此似可看出趙氏對於此書之重視。趙氏為著名的藏書家，刻書並非營利，其所言應可信，況且繆希雍亦曾親見，可見應是宋版無疑。

在研究的過程並發現馬繼興所提出的「趙氏本人尚撰有《集注傷寒論》10卷，刊年不詳(今佚)」的說法其實有誤的，馬氏《中醫文獻學》有許多的資料援引自丹波元胤的《中國醫籍考》，該書有「趙氏開美集註傷寒論 十卷 存」條，並指出「是書所採，成氏註解之外，凡二十有二家，輯者頗為詳博。若沈亮宸、王文祿、唐不巖、張卿子說，世從不見別為採載者。考沈名晉垣，張名遂辰，同錢塘人，王字世廉，號沂陽生，海鹽人，著有醫先一卷，其事履並見縣志。特唐不巖一人，未詳里

⁸⁷ [日]真柳誠、梁永宣、段逸山、鄒西禮：〈《金匱要略》的成書與現存版本問題〉，《中華醫史雜誌》36.6(2009)：頁357-363。

貫，想亦係明季人，蓋開美輯書之時，各為參訂者，故附入其說也。」⁸⁸張遂辰為明末清初之人，趙氏自不可能收錄其註解於書中。事實上張遂辰《傷寒論》傳入日本後，被加入眉註，並更名為《集註傷寒論》，編入和刻《仲景全書》之中，取代原來的《宋板傷寒論》及《註解傷寒論》，丹波氏未能辨明兩種《仲景全書》，是以有所誤解，馮氏亦因失考而誤引之。

第二節 趙開美本《傷寒論》版本研究結果

《中科本》、《滬醫本》、《故宮本》及《瀋醫本》等4種趙本，皆實際提閱原本，逐頁進行檢視，唯《滬圖本》因已數位化，館方不許提閱，所以以電腦照片檔進行考察；至於《內閣本》，因在日本，雖暫時無法取得原件，但該版本已影印出版，故暫以影印本—《燎原本2》代之。茲謹將考察結果簡要整理於表4-1。

在比較各藏本時，首先可以發現冊數的差異很大，如《故宮本》為5冊，《滬圖本》為8冊，《中科本》、《滬醫本》及《內閣本》為10冊，《瀋醫本》為12冊。發現除了冊數有所不同外，其序文的順序亦有些不同。《滬圖本》、《滬醫本》及《瀋醫本》在《註解傷寒論》本文前的順序，皆依次為：①〈刻仲景全書序〉②〈傷寒論序〉③〈牒文序〉④〈傷寒卒病論集〉⑤〈醫林列傳〉⑥〈仲景全書目錄〉⑦《傷寒論》本文⑧〈傷寒論後序〉⑨〈註解傷寒論序〉；《中科本》的順序為：①②④⑤③⑥⑦⑧⑨；《故宮本》的順序為①②⑤③⑥⑦⑧⑨④；《內閣本》的順序則為②①③⑤⑥⑦（其餘不詳）。

古書的裝禱型式幾乎皆為線裝，若有破舊損傷時，皆可拆開重裝，是以在出版後，冊數和內文的順序上是有可能變動的。不過以現存6種藏本中有3種的冊數皆為10冊，而且有3種的內文順序是一致的狀況，或可推論此應即為趙本原版的樣貌。

表4-1中顯示版框的大小亦有所不同，何以會有如此的狀況呢？原來古時雕版印刷所用的版片材料為木質，有吸水脹大的特性，乾燥久而乍印之，版框會較小，若再刷印，版片為墨水所浸透，則版框又會脹大，是以即使同一書版，其版框仍會有大小不等的狀況。⁸⁹

由書口魚尾的顏色、牌記的存闕、版框欄線續斷裂痕以及文字字型的比較（參見圖5-1~4-6），可以輕易的看出《內閣本》顯然與其他藏本並不同，完全是屬

⁸⁸ [日]丹波元胤：《中國醫籍考·方論四》，頁429。

⁸⁹ 屈萬里：《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目·童世綱序》（臺北：藝文出版社，1975）。

於另一種版本，容後再繼續討論。其餘五種確實屬於同一版木所印，若再從文字內容仔細比對，可發現此版本又可區分為《中科本》、《滬圖本》、《滬醫本》以及《故宮本》、《瀋醫本》等兩種版本，顯然曾經修補過，考量兩種版本版面皆清朗，文字字劃也甚清晰，而且修補的字數很少，所以必然不是因版本年久朽壞所進行的修補，而是版行後再次校勘，發現錯誤所進行的修版工作。關於各本的首卷首頁書影，《中科本》見圖 5-1，《滬圖本》見圖 5-2，《滬醫本》見圖 5-3，《故宮本》見圖 5-4，《瀋醫本》見圖 5-5，《內閣本》見圖 5-6。從文字的字義來看，〈平脈法第二〉「問曰經說脈有三菽……」條下的小註，前者作「腎謂所勝脾」，後者作「脾為腎所勝」，後者為勝；〈辨瘧濕喝脈證第四〉「問曰風濕相搏……」條，前者作「一身盡疼病法當汗出」，後者作「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成注本與後者同；〈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第五〉「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桂枝湯方主之」條後用法，前者「如水流離」，後者作「如水流瀉」，成注本與後者同，後者勝。由以上這幾條異文的比較，可以推知後者應為前本之修刻本。

前已證明《內閣本》為一完全不同的版本，然而該版是否可能為趙開美的初刻本，因質量不佳，才請趙應期重刻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如下：趙氏得到宋版《傷寒論》後，除了由自己校訂外，又有沈琳同校，這在其他趙氏所刊刻的書籍中是非常少見的，可見其珍愛及重視之情。古人刊行書籍的過程通常可大致分為校稿、寫樣、上版、刻版、校對、補修、刊印發行等步驟，即校者對書籍或稿件進行校正後，會請書法優美的書手寫出樣本，連同版框、版線、書口、魚尾等也在寫樣時同時畫好，然後逐一反面貼覆在版木上，由刻工雕出反字、版框欄絲及書口魚尾，一版刻完後，再把版木翻面，接著刻下一葉。刻完會刷印出樣張，進行文字的校對，若有錯誤，再對版木加以補修，最後才刊印發行。前面曾言及趙開美的刊刻屬於家刻本，是為傳世，而非為營利所刻，所以更重視雕版印刷的品質，對於自己如此珍視的書籍，自然會委請最好的刻書坊及刻工進行工作。

由〈刻仲景全書序〉可知，《註解傷寒論》刻完後，趙氏才得到宋版《傷寒論》，因此從《仲景全書·註解傷寒論》書口下方刻工之署名，可以考察在《傷寒論》雕版之前，為趙氏刻書的工匠。其中可識別者有趙應期（或作趙應其、其）及姚甫（或作甫）二人。其中趙應期所佔的比刻最多，在其署名之上，有時冠以吳門，有時冠以長洲，提示了其為蘇州府長洲縣人，因蘇州為古吳都城，所以亦有吳門之謂。考趙應期其人在《中國古籍版刻辭典》有載：「趙應麒，或署趙其、趙應其趙應期。明

嘉靖間蘇州地區刻字工人。嘉靖四十三年（1564 AD）參加刻過《宋史新編》。萬曆間參加刻過《東坡先生志林》（脈望館本）、《兩漢雋言》（桂芝館本）、《文林綺繡》（桂芝館本）、《新唐書糾謬》（脈望館本）……等。⁹⁰顯然是位經驗老到，技術優良的刻字師傅，趙本由其獨刻自然屬於理所當然者。

周益新所提出之的「《北圖本》、《中研本》不是趙氏原刻本，是『世讓堂』主人借用趙開美家藏宋版《傷寒論》版本再行翻刻，而趙應期則因『世讓堂』翻刻趙本而同時傳流下來」的論點，目前並無憑據佐證。

至於《內閣本》的來歷為何呢？從表 4-1 的文字比較中，可以發現《內閣本》與初刻本較為接近，再取其以透明投影片複印之影印件與《中科本》重疊比對後，發現兩者版面，不論是欄線位置、文字大小以及文字間距，彼此都非常吻合，因此可以判定為影刻本，而且極可能是直接取初刻本原書，拆開線裝後，上版進行刻版，也就是省略了前面校訂及寫樣的部份。然而以影刻竟會發生如此多的訛誤，這是令人驚異的。分析《內閣本》的訛誤模式大致可分為兩種情形。第一種是辨識或粗心的失誤，可能因素是底本污損、蟲蛀或脫墨使字型改變，或是刻工粗心大意所致，諸如：魚尾黑白不定，「脈緊」誤作「脈陰」，「觀之」誤作「覲之」，「叉手」誤作「又手」，「八味」誤作「大味」，「四兩」誤作「四」，「四逆」誤作「四近」，「豬膽汁」誤作「豬膽計」，「蜜煎方」誤作「家煎方」，「捻」誤作「撿」，「秤」誤作「科」等皆屬之。第二種是參校修補的失誤，導因於底本污損、蟲蛀或脫墨，字型已無法辨識，進行參校修補所時產生的。試想在當時，一個不諳醫理的刻工，面對一個或數個無法辨識的文字時，該如何處理呢？最簡便的方式自然是參考身旁《仲景全書·註解傷寒論》中同篇章中的條文，因此影抄本有了：「病」作「痛」，「得裏和」作「裏未和」，「陰易」作「陰陽易」等與底本不同，但與《註解傷寒論》相同的情形產生；然而《註解傷寒論》中並無小目、重出之方劑以及宋臣的注解，遇到該處有無法辨識之字時，就只能取材自附近的條文，如「治之」作「杵之」（同葉「白散方」即作「杵之」），「心下痛」作「心下鞭」（六葉前的「小柴胡湯」作「脅下鞭滿」），或是直接以墨釘表示了。第二種情況因是刻工自行補入佚字，所以在字型、字體與大小上與鄰近的字差別甚大，非常容易辨識出，這點亦可作為影刻本並無書手寫樣的佐證。從以上的分析，可約略顯示出當初作為影刻本底本的趙本，保存狀況應不甚佳，再加上刻工素質參差，以致產生了這麼多的訛誤。影刻本在清初（日本承應元年，

⁹⁰ 瞿冕良：《中國古籍版刻辭典》（山東：齊魯書社，1999），頁 421。

1652 AD)被載入《御文庫目錄》⁹¹之中，顯示影刻本出版時間必然在明末清初之際。

另外，有一個版本學上的問題必須在此加以說明。趙本經常被一些學者稱為是影宋刊本，這固然是學者前輩們為表達崇敬寶重之意的說法，然而，在用詞上仍應遵循版本學上規範較為合宜。所謂的影刻本，是指以某一版本為底本，逐葉覆紙，將原底本的邊欄界行，書口魚尾，字體字數等，毫不改變照樣描摹或雙鈎下來，然後將描摹好的書葉逐一上版鐫雕，這樣雕印出來的書，因為版樣是影摹下來的，對於原底本而言，就稱為影刻本；重刻本則是指重新雕版印行之版本，其行款版式可與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至於翻刻本，也是重刻本的一種，不過是依底本原樣照翻，除了可以改變字體之外，其它如行款字數、版框大小、邊欄界行、版口魚尾等，都不能隨意改變，甚至諱字刻工姓氏也照樣翻雕，是以在沒有原底本對照審定的情況下，不能輕易著錄為翻刻本⁹²。趙本首先從每卷卷首題字中有「明 趙開美校刻 沈琳同校」等字就已證明並非影刻，其次從趙本的字體，與同書中的《註解傷寒論》、《金匱要略方論》、《傷寒類證》，甚至其他趙開美刻之書，如《周髀算經》、《東坡先生艾子雜說》、《新唐書糾謬》等皆極相近，這表示這種字體是趙氏的偏好，而未必是宋版原來的樣式。這也就是趙氏為何以「翻刻宋板傷寒論全文」稱之，而不僭越稱為「影刻」的原因了。不過由趙氏所稱的「翻刻」亦可了解到趙本的「行款字數、版框大小、邊欄界行、書口魚尾等」仍是依循宋版《傷寒論》的，所以藉由趙本仍有助於了解宋版的原貌。

最後，對於趙本版本的狀況，嘗試將真相還原如下：趙氏在刊刻完《註解傷寒論》及《金匱要略方論》之後，得到了宋版《傷寒論》，在經仔細校訂後，委請當時的刻書坊—「世讓堂」進行雕版工作，由當時的優秀刻工—趙應期負責並獨力完成。因宋版《傷寒論》甚為寶重，「世讓堂」及趙應期對於參與翻刻皆與有榮焉，是以皆留下了牌記及姓名，於是有了初刻本。但在版行以後，卻發現有少許的訛誤，因而加以修版，再次印行，於是產生了修刻本。

在明末清初之際，有某書坊得到初刻本，並加以影刊，但因刻工素質參差且疏於校對，以致訛誤較多。其後影刻本隨書商出口至日本，為幕府楓山秘府所收藏，成為現今之《內閣本》。

⁹¹ [日]上野正芳：〈關於江戶幕府紅葉山文庫舊藏書唐本醫書的輸入時期〉，頁 66。

⁹² 李致忠：《古書版本學概論》，（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頁 257-258。

表 5-1 六種趙開美本《仲景全書》比較表

仲景全書	中科院本	滄園本	滄醫本	故宮本	瀋醫本	內閣本
冊數	2函10冊	8冊	2函10冊	1函5冊	2函12冊	10冊
版框高廣	18.6×12.8	18.5×12.7	18.8×13.1	19×13.11	188×13.1	17.9×13.0
牌記	卷4末:「世讓堂翻刻宋板趙氏家藏印」、卷5-10末:「世讓堂翻宋板」;卷10卷末:「長洲趙應期獨刻」	存	存	卷4末闕損;卷5末字不清,卷7末闕損	卷5、8末闕損	闕
版式	單欄/版心白口/白單魚尾;中縫記「仲景全書」、卷次與葉次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單欄/版心白口/單魚尾,黑白不定;中縫記「仲景全書」、卷次與葉次
行款	十行,行十九字。小字雙行,行亦十九字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註解傷寒論前順序	刻仲景全書序→傷寒論序→傷寒卒病論集→醫林列傳→牒文序→仲景全書目錄→傷寒論正文→傷寒論後序→註解傷寒論序	刻仲景全書序→傷寒論序→牒文序→傷寒卒病論集→醫林列傳→仲景全書目錄→傷寒論正文→傷寒論後序→註解傷寒論序	刻仲景全書序→傷寒論序→牒文序→傷寒卒病論集→醫林列傳→仲景全書目錄→傷寒論正文→傷寒論後序→註解傷寒論序	刻仲景全書序→傷寒論序→醫林列傳→牒文序→仲景全書目錄→傷寒論正文→傷寒論後序→註解傷寒論序	刻仲景全書序→傷寒論序→牒文序→傷寒卒病論集→醫林列傳→仲景全書目錄→傷寒論正文→傷寒論後序→註解傷寒論序	傷寒論序→刻仲景全書序→牒文序→醫林列傳→仲景全書目錄→傷寒論正文
收藏印記	「郭印元極」朱方、「志剛藏書」朱方、「柏心堂」白方、「津沽張氏藏善本醫書」朱方、「中央衛生研究院圖書館藏」朱長;「享元亟」朱長、「張志剛印」朱方、「張印劍銜」朱方	「湯裕范氏栖芬室所備醫史參考圖書」朱長、「范適」白方、「行淮」朱方、「栖芬室圖書」朱長、「上海圖書館藏」朱方	「上海中醫學院圖書館藏書章」朱方、「效南」朱長	「槩翁」白方、「大徐」白方、「務本堂」朱長、「神農遺業」朱長、「姜問崎印」白方、「秋農」朱長、「東海仙蠹室藏」朱長	「中國醫科大學圖書館藏書 1954.9.20」朱圓、「東亞」朱長、「滿洲醫科大學」朱長、英文:「M.M.C LIBRARY/ 6170/ 10.11.8/昭和」藍橢圓、「滿洲醫科大學圖書」朱方	情況不明
題記及批校	無	朱筆句讀,批注	墨筆、朱筆句讀。卷2末條朱筆:王起明記	徐坊題記兩則;墨筆圈校,朱筆句讀	墨筆眉註,朱筆句讀改正	情況不明
書本保持狀況	傷寒論書口裂開情形嚴重。	傷寒論之刻仲景全序及註解傷寒論之序、卷3、卷5破損多。	傷寒論之刻仲景全序破損,餘則保持尚好。	書口裂開情形較為嚴重,未再修裱視紙。	傷寒論之刻仲景全序註解傷寒論略有破損。	情況不明
版框版線裂痕	五種藏本的版框版線裂痕相符					與其他藏本的裂痕不相符
文字字型	五種藏本的文字字型完全一致					與其他藏本的字型多有輕微不同之處
辨脈法	「脈浮而緊者名曰弦」條:「脈緊者,如轉索無常也」中之「緊」				作「陰」	
平脈法	「問曰經說脈有三菽……」條下的小註「腎謂所勝脾」			作「脾為腎所勝」	作「腎謂所勝脾」	
辨瘧濕喝	「問曰風濕相搏……」條中「一身盡疼病法當汗出」中之「病」			作「痛」	作「病」	
辨太陽上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桂枝湯方主之」條後用法「如水流離」			作「如水流滴」	作「如水流離」	
辨太陽上	同上條用法「周時觀之」				作「周時觀之」	
辨太陽中	「發汗過多……桂枝甘草湯主之」條中「又手自冒心」				作「又手自冒心」	
辨太陽中	「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然而復下之」條中「得裏和然後復下之」			作「裏未和然後復下之」		
辨太陽下	小目「傷寒十餘日……大柴胡湯」條後小註「八味。水結附」				作「八味。水結附」	
辨太陽下	五苓散方中「更於白中治之」				作「更於白中枅之」	
辨陽明病	小承氣方中「大黃四兩」				作「大黃四」	
辨陽明病	「病人小便不利……宜大承氣湯。二十八」條:「喘冒」後小註「一作佛鬱」				作「一作■■」	
辨少陰病	小目「少陰病自利清水……宜大承氣湯第二十」條中「心下痛」				作「心下鞞」	
辨霍亂病	「惡寒脈微……四逆加人參湯主之。方一」條中小註「一作緩」				作「一作■」	
辨陰陽易	首條「傷寒陰易之為病」之「陰易」				作「陰陽易」	
辨可發汗	小目「下利腹脹滿身疼痛……宜桂枝湯」條中小註的「四逆湯二味」				作「四逆湯二味」	
辨發汗後	「陽明病自汗出……大豬膽汁皆為導。二十一」中「大豬膽汁」				作「大豬膽計」	
辨發汗後	「陽明病自汗出……大豬膽汁皆為導。二十一」條後「蜜煎方」之「蜜」及「併手捻作挺」之「捻」				作「家」及「檢」	
辨可下病	「太陽病中風下利……屬十裏湯。方三十」條後「右三味各異搗篩秤」之「秤」				作「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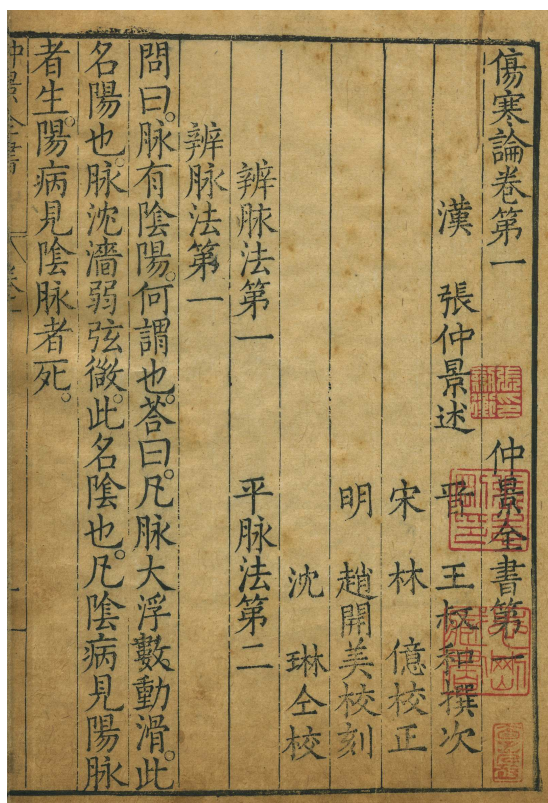


圖 5-1 《傷寒論》中國中醫科學院藏本
首卷首頁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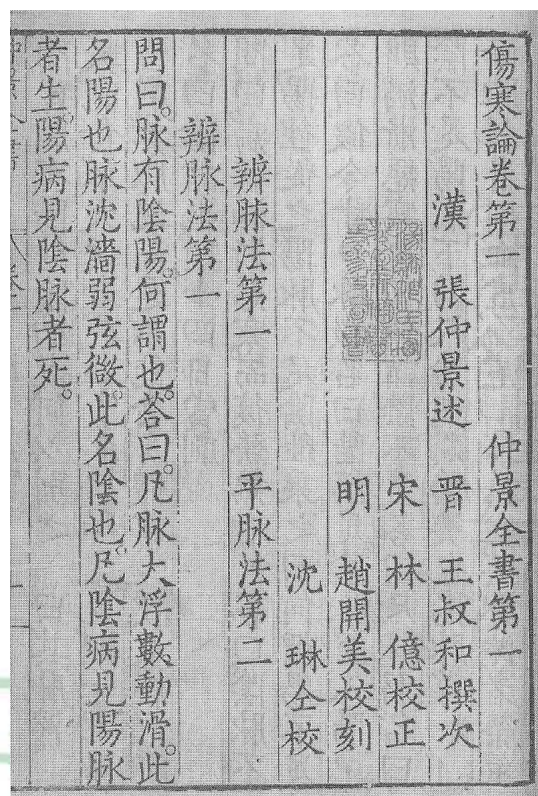


圖 5-2 《傷寒論》上海圖書館藏本
首卷首頁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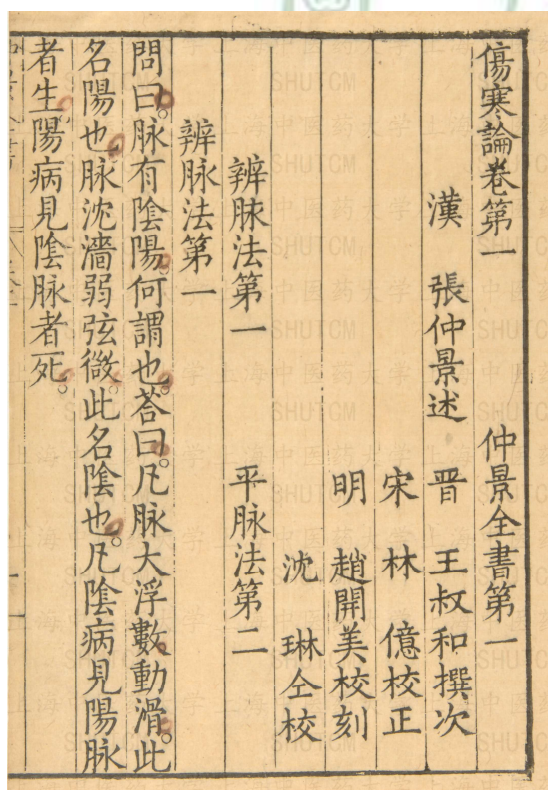


圖 5-3 《傷寒論》上海中醫藥大學藏本
首卷首頁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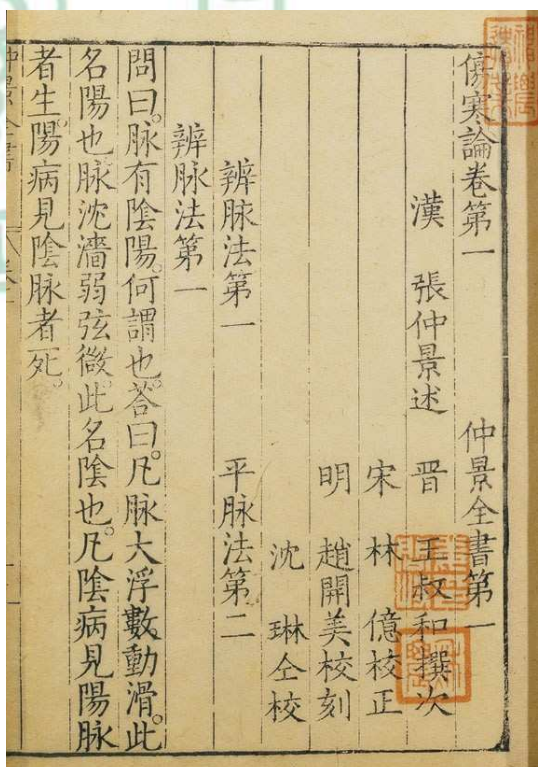


圖 5-4 《傷寒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首卷首頁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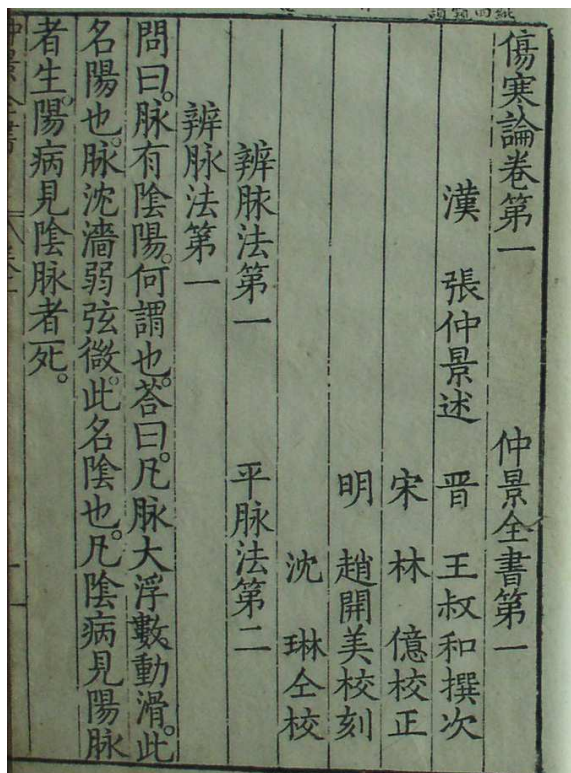


圖 5-5 《傷寒論》中國醫科大學藏本
首卷首頁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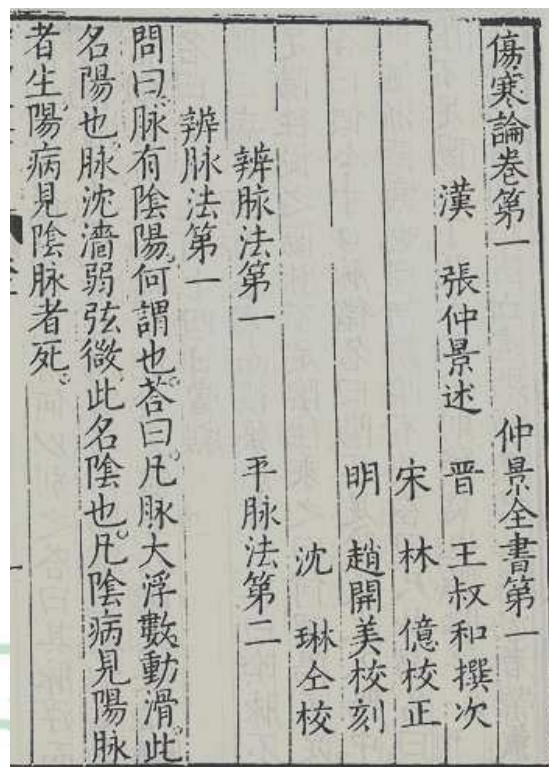


圖 5-6 《傷寒論》日本內閣文庫藏本
首卷首頁書影

第三節 故宮館藏《仲景全書》護頁矩庵題記考證 結果

一、題記的發現

《仲景全書》護頁的手書題記曾被收錄在王重民的《善本醫籍經眼錄》之中，王氏在書中寫下了這樣的提要：「《仲景全書》二十六卷，明萬曆間刻本，十行，十九字。漢張機撰，明趙開美輯刻。輯刻旨意，均詳序文。全書凡四種：張仲景傷寒論十卷、成無己註解傷寒論十卷，又傷寒類證，金匱要略方論各三卷。其傷寒論據宋本翻刻，尤足寶貴，卷端有矩庵題記兩則，專論宋本之善。」⁹³隨後錄出了二則題記釋文。這是目前所知最早注意到題記的記載。

王重民所看到的這部《仲景全書》，即是目前臺灣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的善本室所收藏者。但是，王氏是在何時何地看到這部《仲景全書》，然後寫下提要呢？王

⁹³ 丁福保、周雲青：《四部總錄醫藥編》（見於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類編·附錄二》，臺北：鼎文書局，1979），頁3。

氏並未說明，不過可以從幾個方向推知：

首先，《善本醫籍經眼錄》一文是附於《四部總錄—醫藥編》之後，由書中〈編者的話〉可知：王氏得知周雲青欲將丁福保所編之《四部總錄》提出醫家類刊行後，將《善本醫籍經眼錄》稿本相贈，周氏將之附於卷末並於 1955 年出版。由此可知題要撰寫時間不晚於 1955 年。

其次，臺灣故宮的這部《仲景全書》來自於臺灣的國家圖書館善本室，臺灣國家圖書館取自於美國國會圖書館，而國會圖書館則得自於北平圖書館。原來，在對日抗戰期間，為了保護國萃，北平圖書館在 1941 年起將所藏的甲庫善本精品近三千種從上海運往美國國會圖書館寄存。後來於 1965 年運抵臺灣，由中央圖書館（1996 年 1 月更名為「國家圖書館」）代為保管⁹⁴，1985 年再轉由故宮博物院代管。《仲景全書》即屬於這批精品之一。這批善本寄存美國期間，曾允許國會圖書館攝製縮微膠卷作為酬答，這種拍攝的技術和設備是當時國內所沒有的⁹⁵。自 1942 至 1946 年共費時五年，攝製完成膠卷 1070 卷，長 11920 呎。底片存於國會圖書館，並另製正片三套贈送中國⁹⁶，受贈單位據稱為北平圖書館、中央圖書館以及中央研究院⁹⁷。世界各重要圖書館不下一二百處均有收藏。1969 年臺灣中央圖書館曾應各國圖書館之請，編印了一部《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將各善本分類排列，並附有膠卷號碼以及著者、書名索引，方便研究者檢閱。其中《仲景全書》的號碼為 1499 652（440-1059）⁹⁸。

當時在上海負責挑選善本並運送至美國⁹⁹，以及之後在國會圖書館攝製膠卷期間，負責典守、提取善本，並撰寫提要的正是王重民^{100,101}，王氏於 1947 年回到中國，所以此篇題記當成於 1942 至 1946 年的留美期間。真柳誠與錢超塵都曾先後注意到王重民所錄出的釋文。錢氏同時撰文提醒大家應當加以留意¹⁰²，但是可惜的是，題記的內容有許多部份仍未為學者所識。

⁹⁴ 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序》（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9）。

⁹⁵ 張秀氏：〈袁同禮先生與國立北平圖書館〉，《北京圖書館館刊》3(1997)，頁 53-59, 92。

⁹⁶ 錢存訓：〈袁同禮先生對國際文化交流的貢獻〉（見於：中國圖書館學會輯印：《袁同禮先生百齡冥誕紀念專輯》，臺北：中國圖書館學會，1995），頁 13。

⁹⁷ 傅璇琮、謝灼華：《中國藏書通史·下冊》（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頁 1111。

⁹⁸ 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頁 131。

⁹⁹ 劉脩業：〈後記〉（見於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補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¹⁰⁰ 張秀氏：〈袁同禮先生與國立北平圖書館〉，頁 56。

¹⁰¹ 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序》。

¹⁰² 錢超塵：〈宋本《傷寒論》刊行後流傳演變簡史〉，193。

傅振倫曾指出，王氏自美返國（1947）時，曾攜回一套國會圖書館所拍攝的縮微膠卷，現藏於北京圖書館的善本室¹⁰³。錢超塵曾撰文提及「抗日戰爭前將北圖本《仲景全書》拍為縮微膠卷，原書轉移至臺灣」¹⁰⁴，並指出該縮微膠卷的館藏書號為：NO1499。然而根據前述拍攝技術與設備的不足、膠卷號碼之符合以及傅氏的說明，可知北京圖書館所存者應是抗日戰爭結束後才受贈或是購買自美國的，並非錢氏所言於戰前所製作。

故宮博物院代管北平善本後，曾為整批善本攝製縮微膠片，並於1997年出版。臺灣國家圖書館亦收藏一套，其中的《仲景全書》，索書號為5892，共有10張膠片，膠片大小為11×15公分，每片至多有63面的書影，全書共有615張書影。

二、題記的內容與考證

前面曾提及王重民曾將題記釋文摘錄於《善本醫籍經眼錄》一文中，而錢超塵亦曾摘錄發表¹⁰⁵，因錢氏的釋文有誤且稱「兩枚名章模糊難見」，是以在此附上相關書影及釋文，並加注標點錄於後，以供學者參考：

《傷寒論》世無善本，余所藏治平官刊大字景寫本而外，惟此趙清常本耳。亡友宗室伯兮祭酒曾懸重金購此本，不可得，僅得日本安政丙辰覆刻本。（近蜀中又有刻本，亦從日本本出）。今夏從廠賈魏子敏得此本，完好無缺，惜伯兮不及見矣！坊記，時戊申中秋日戊辰。（按·下有「槩翁」白方一枚）（見圖5-7）

北宋人官刻經注皆大字，單疏皆小字，所以別尊卑也。治平官本傷寒論乃大字，經也。《千金方》《外臺秘要》皆小字，疏也。林億諸人深於醫矣。南宋已後，烏足知此。矩菴又記。（按·下有「大徐」白方一枚）（見圖5-8）

這兩段題記透露出許多重要訊息，包括了時間、版本以及人物等三方面。

首先，在時間方面，有日本安政丙辰年，及題記時間戊申年。安政丙辰年為1856年，其後至民國之間只有一個戊申年，即1908年，所以可以確認題記的時間即此。

其次，在版本方面，共提到了四種《傷寒論》版本：

1. 《仲景全書·傷寒論》

如前述，即趙開美在萬曆二十七所刊行的《仲景全書》，其中包含一部源自元祐三年的《傷寒論》版本。

¹⁰³ 傅振倫：〈前言〉（見於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補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¹⁰⁴ 錢超塵、溫長路：《張仲景研究集成上冊》，頁136。

¹⁰⁵ 錢超塵、梁永宣：〈《傷寒論》日本內閣本與中國北圖本互勘研究〉，頁4。

2. 《治平官刊大字景寫本傷寒論》

《治平官刊大字本傷寒論》是指治平二年由北宋校正醫書局第一次刊行的《傷寒論》版本，因字體較大，冊數較多，所以稱為大字本。這是目前所知唯一透露出有所謂的《治平官刊大字景寫本傷寒論》（以下簡稱《治平本》）存世的重要訊息。趙開美《仲景全書·傷寒論》在近代之所以受到中日兩國學術界的重視，正是因為其翻刻自宋板，但是除了其源於小字本外，由每卷首皆有「明 趙開美校刊／沈琳全校」二行文字可以確知其並非影刻本，再加上前述一些學者對其內容的完整以及版本仍有些疑義，所以如果有《治平本》的存在，對於《傷寒論》文獻學及版本學方面而言，將是非常有價值的。

3. 日本安政丙辰覆刻本

即前述之《堀川本》。

4. 近年從日本本出的蜀中刻本

經查，未見 1908 年之前的四川地區曾有《傷寒論》單論本刊行之記載，不過在光緒二十年（1894AD），胡乾元曾透過成都鄧氏崇文齋覆刻和刻本《仲景全書》（如前述），其中即輯有張卿子《集註傷寒論》一書，所以此極有可能就是作者所謂之蜀中刻本。

最後，在人物方面，共有作者、亡友及廠賈共三個人：

1. 作者：坊、矩菴。

根據第一篇題記署名「坊」，「渠翁」白文方；以及第二篇署名「矩菴」，「大徐」白文方等線索，並將時代定為清朝末年進行搜尋，果然找到了「徐坊」其人。徐坊，山東臨清人，後移居定興。生於同治三年（1864AD），字士言，又字梧生，號矩庵（亦作矩菴），34 歲（光緒廿三年，1897AD）後號蒿庵，後二年又號別畫漁師、芷園居士、樓亭樵客。藏書樓名為「歸樸堂」¹⁰⁶。除了前述二方藏印外，目前所知道的尚有「徐坊」、「徐坊之印」、「徐坊印信」、「國子先生」、「臨清徐坊士言藏書印」、「臨清徐坊卅四歲後號曰蒿庵」等六種。¹⁰⁷

《歷史文獻研究》¹⁰⁸一書在書首目錄之前，附有徐坊為其女及其婿所書的詩箋（見圖 5-9 及 5-10），其字跡與落款均與本題記相符，可以更加確定題記即為徐坊所寫。

¹⁰⁶ 劉乃和：〈藏書最好的歸宿－陳垣書的捐獻與徐坊書的散失〉，《北京圖書館館刊》3（1997），頁 60。

¹⁰⁷ 沙嘉孫：〈徐坊和他的歸樸堂藏書〉，《文獻》31.3（1987），頁 184。

¹⁰⁸ 劉乃和主編，歷史文獻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然而，王重民為中國近代非常著名的目錄版本學家，其正確無誤的辨識了釋文，但為何未進一步說明矩菴的身份呢？其原因有可能是王氏「知而未言」，但是更可能的是其對於徐坊並不十分熟悉。王氏在《中國善本書提要》之《重彫足本鑒誠錄十卷》條下針對該書藏印之一的「徐坊之印」提到：「徐坊一印，在余為初見，殆即近人徐梧生歟？」¹⁰⁹顯然王氏略知道徐梧生為清末民初之人，但卻不是很肯定其名即為徐坊。由目前所掌握的一些資料顯示，在民國時期，一般學者提到徐坊時，多以「徐梧生」、「徐午生」或「徐監丞」稱之，加上徐氏行事低調，很少在自己的藏書上鈐蓋名章¹¹⁰，而且在這兩篇題記僅以「坊」及「矩菴」自稱，這可能是王重民未能辨識徐坊的主要原因。

由《清史稿》¹¹¹以及柯邵忞所寫的《墓志銘》¹¹²可以知道，徐氏出身於官宦世家，曾祖徐學來，官至廣東肇慶府知府；祖父徐維清，官至甘肅寧夏府知府；父徐延旭，官至廣西巡撫。光緒十年（1884AD），法越之役以失機被逮論斬，徐坊至京師「入則慰母，出則省延旭於獄」，其父後改戍新疆，但未出都即病卒。徐坊以父蔭任戶部江南司主事，也約在此時開始了藏書活動。光緒二十六年（1900AD）庚子之亂，徐坊扈從兩宮至西安，並扈駕返京。隨後由尚書榮慶的推薦，超擢為國子監丞。宣統元年（1909AD）被任命為京師圖書館副監督¹¹³。辛亥革命（1911）後棄官，以清朝遺民自居；不久又被召為毓清宮行走，成為溥儀的漢文師傅，但不幸於民國五年（1916）病逝。溥儀追贈為太子少保，謚忠勤。其作品由其子結集為《徐忠勤公遺集》（或云《徐忠勤公遺詩》），但流傳未廣。《清史稿》有傳，附於梁鼎芬之後¹¹⁴。徐氏之妻為大學士定興鹿傳霖之女。育有一子三女，其子名徐鍾葳，曾因父蔭，受溥儀賜為乾清門三等侍衛。長女適史寶安，寶安字吉甫，河南人，嘗官翰林院編修，民初曾任參議院議員。次女適劉毓瑤，毓瑤字貢揚，天津人，嘗任郵傳部主事，為著名的書法家。三女適赫舍里錫瓚，滿洲人，為大門侍衛。劉毓瑤有一女名劉乃和¹¹⁵（1918-1998），為前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與著名書法家啟功同為著名史學學

¹⁰⁹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389。

¹¹⁰ 沙嘉孫：《徐坊和他的歸樸堂藏書》，頁180-192。

¹¹¹ 趙爾巽等著：《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12823。

¹¹² 柯邵忞：〈皇清誥授資政大夫贈太子少保徐忠勤公墓志銘〉（見於：閔爾昌輯：《碑傳集補編第四冊》，臺北：大化書局，1984），頁3140-3141。

¹¹³ 傅金柱：〈晚清地方督撫與近代圖書館建〉，《圖書館理論與實踐》3（2003），頁87。

¹¹⁴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第四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3449。

¹¹⁵ 劉乃和：〈藏書最好的歸宿—陳垣書的捐獻與徐坊書的散失〉，頁60。

者陳垣的得意門生。¹¹⁶

徐坊自稱擁有《治平本》，可不可能是過溢之詞呢？其答案應該是否定的。清末著名的金石目錄學家以及藏書家繆荃孫(1844-1919AD)曾言：「通籍後供職十六年，搜羅群籍，考訂版片，邇時談收藏者：潘吳縣師，翁常熟師，張南皮師，文治庵丈，汪邨亭前輩，蔡松夫、黃再同兩同年，盛伯羲、王廉生兩祭酒，周蒼生編修，王芾卿、徐梧生兩戶部，陸純伯中翰，互出所藏，以相考訂。」¹¹⁷徐坊能與潘祖蔭、翁同龢、張之洞、繆荃孫、黃國瑾、盛昱、王懿榮……等諸名家一起研究、考訂藏書，可見其收藏斷非泛泛之品。民初著名的版本學家及藏書家倫明(1875-1944AD)甚至直指徐坊為「光緒中葉後，故都言收藏者首數之」¹¹⁸。就以其所藏《張說之文集》三十卷抄本及北宋本《周易正義》單疏本為例。被倫明譽為近代無論在藏書、校書方面，還是目錄學、版本學方面堪稱為一代宗主的傅增湘(1872-1949AD)，嘗謂《張說之文集》為「數百年來，上自秘府，下至藏家，窮搜渴想而不可得者。」¹¹⁹而《周易正義》單疏本則更是「北宋本經部第一，海內無第二本」。近代版本、教育、出版、藏書等方面都有重大貢獻的張元濟(1867-1959AD)，得知此本尚在人間的反應是「《周易單疏》其書竟存，聞之極喜」¹²⁰，傅增湘則稱其「思之廿年」，在見到此書後，「驚為曠世奇寶」，最後經借貸，以一萬餘元的破天荒價格買下，自謂「雖古人之割一莊，以易漢書無此豪舉也」¹²¹。除了這兩部名震杏壇的精品外，其他如宋本《唐文粹》、宋本《樓攻愧集》、宋本《韓文學要》、宋本《六臣注文選》及舊抄本《宋真宗御制玉京集》等等也都是十分珍貴的海內孤本¹²²。徐坊擁有如此多的宋元槧本及抄本，若說其擁有《治平本》也是可以理解的。其子徐鍾巖在〈徐忠勤公遺集識後〉¹²³一文曾稱「公又邃於醫學，貧窶不能得醫藥者多所矜恤。每疫作，得公方服之立效，活人甚眾」。由此便可理解徐氏為何要蒐集醫書，以及為何對醫書的版本如此明瞭了。可惜的是徐氏自身並未留下藏書書目¹²⁴，不過在1927年徐家曾刊刻藏書

¹¹⁶ 王慶祥：《溥儀交往錄》（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頁139-140。

¹¹⁷ 繆荃孫：《藝風藏書記》（臺北：廣文書局，1967），頁1。

¹¹⁸ 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附校補）（見於《藏書紀事詩》（附補正）《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附校補）合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21。

¹¹⁹ 王紹曾、沙嘉孫：《山東藏書家史略》（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1992），頁310。

¹²⁰ 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頁268。

¹²¹ 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臺北，廣文書局，1988，678。

¹²² 王紹曾、沙嘉孫：《山東藏書家史略》，頁310。

¹²³ 王雲、崔建利：〈《徐忠勤公遺集識後》及其文獻價值〉，《文獻》4（2006），頁94。

¹²⁴ 沙嘉孫：《徐坊和他的歸樸堂藏書》，頁184。

書目，進行書籍販售，傅增湘曾目睹並稱之為《徐氏全目》¹²⁵，惜無法得見，不知是否尚存於世？

傅增湘曾有「歷觀近代勝流，若盛意園、端甸齋、徐梧生諸公，當其盛時，家富萬簽，聲名烜赫，駸駸與南瞿北楊齊驅方駕；而鼎革未幾，楹書咸佚，求其家藏簿籍，渺不可得，未嘗不歎風流之易歇。」¹²⁶之言，感歎盛昱、端方、徐坊等清末藏書名家，在辛亥革命後不久，藏書都散盡而難以踪跡。《治平本》的下落相信是許多中醫同道關心的問題，相關的內容將於後面篇章略加探討。

2. 亡友：宗室伯兮祭酒。

宗室伯兮祭酒，即宗室盛昱。依據《清史稿》¹²⁷及《藏書紀事詩》¹²⁸的記載可知宗室盛昱，字伯熙（亦作伯義、伯希或伯兮），隸滿洲鑲白旗，光緒二年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光緒二十五年（1899AD）去逝，為徐坊題記前9年，符合徐氏所言。

如前所言，盛昱藏書亦富，室名為「意園」。題記中言及盛昱曾重金求購趙開美本《仲景全書》，由目前所蒐集到的文獻來看，未見盛昱與中醫學之間有密切的相關，對於其何以要懸重金求購的確切原因尚無法得知，然而由於日人堀川濟《翻刻宋版傷寒論·跋》¹²⁹曾提及楓山秘府所藏之趙本《仲景全書》為「人間絕無僅有之秘帙」；日人森立之《經籍訪古志》亦稱「《傷寒論》莫善於此本，然流傳絕少，僅見秘府所貯。」¹³⁰《仲景全書》雖成於明朝趙開美，然而在清末幾乎已絕跡於中國，反而在日本仍有保存，並受到相當的重視。或許盛昱是發自於民族自尊的因素而希望能蒐集到，也是有可能的。

3. 廠賈：魏子敏。

由題記之文義可知魏子敏必然是一位書商，而何以稱為廠賈呢？原來，從清初以來，北京琉璃廠即是許多舊書肆聚集的地方，其書肆一般俗稱為「廠肆」，所以所謂的「廠賈」即是專指琉璃廠的書商。根據這樣的線索，開始蒐集、過濾相關的文獻資料。有關於廠肆的專著從清初到近代主要有三種，即清初李文藻的《琉璃廠書肆記》、清末繆荃孫的《琉璃廠書肆後記》以及近代孫殿起的《琉璃廠小志》。其中《琉璃廠書肆記》記錄的是乾隆時期的情況，與本題記的年代不符，所以予以排除。

¹²⁵ 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頁170。

¹²⁶ 傅增湘：《雙鑑樓善本書目》（臺北，廣文書局，1969），頁2。

¹²⁷ 趙爾巽等著：《清史稿》，頁3340。

¹²⁸ [清]葉昌熾：《藏書紀事詩》（附補正），頁713-716。

¹²⁹ [日]堀川濟刊：《翻刻宋版傷寒論》，日本安政三年（1856），跋。

¹³⁰ [日]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見於賈貴榮輯：《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一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457。

《琉璃廠書肆後記》的作者為繆荃孫，其在京為官十九年，時常到琉璃廠購書，因有感於舊友與廠肆皆因戰亂而變遷或凋零，遂作此記，著作的時間為辛亥年（1911）及甲寅年（1914），與本題記的年代甚為相符。經檢視，未發現與魏子敏相關的內容，不過文中提到了「舊友日日來廠者，朱子清、孫銓伯、黃再同、沈子培、子封、徐梧生；若盛伯希、王廉生，間或一至。」¹³¹其中徐梧生即徐坊，盛伯希即宗室盛昱，由此可更確認二者為書友的關係。

《琉璃廠小志》一書的作者為孫殿起，本身即是琉璃廠書肆「通學齋」的主人，孫氏雖然是書商，但學養俱優，所以頗受到一些知名學者，如葉德輝、倫明、傅增湘等人的推崇。孫氏除了本書以外，另著有《販書偶記》一書，素為目錄學及版本學的重要參考資料。琉璃廠的書肆由北直冀縣人經營者頗多，每年在文昌誕辰時，都在北直文昌會館聚會，並有拈香獻戲等熱烈活動。同業死亡者，列有譜牒，並於該日修譜一次。後來譜牒漸有漫漶的現象，孫氏不忍令其湮滅，於是「旁搜斷爛之文，採而補之」，對於每一家書鋪的鋪主姓名籍貫、開業地點、師承關係，甚至何時開業、何時易主，或改變經營業務，或某年停業，都非常留心並加以記錄，收載於《琉璃廠小志》一書之中。記錄時間最多可上溯至道光、咸豐時期，下限則直到民國三十五年¹³²，是目前對於晚清到民初琉璃廠書肆的記載最詳備的著作。

經過仔細查閱，果然在〈書業傳薪記〉一文中見到：「來鹿堂 王永田，深縣人。弟子 魏富泰（岱波） 喬廣玉 魏文（子敏）…… 魏文智」¹³³，此處指出了來鹿堂的一名學徒名為魏文，字子敏。在〈琉璃廠書肆三記〉一文中對於王永田其人有着這樣的記載：「來鹿堂，王永田，深縣人，於咸豐末年開設」。咸豐末年約為 1860 年左右，距離徐坊買書的 1908 年，已有約五十年的時間，若其弟子魏文即為賣書給徐坊的廠賈魏子敏，則在當時應已是一位歷練很深的書商。此外，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兩冊題為《傳增湘手札》¹³⁴的書札，主要為傅增湘、吳慈培、繆荃孫、徐森玉、惲毓鼎李等人致文友堂手札。文友堂書店位於北京琉璃廠，創設於光緒八年（1882AD），店主為河北冀縣人魏占良、魏占雲兄弟。民國初年，魏占良子魏文傳、魏占雲子魏文厚繼承父業。文友堂開設歷六十年，是當時北京經營古籍規模最大也

¹³¹ 繆荃孫：《琉璃廠書肆後記》（見於歷代學人撰：《筆記小說大觀叢刊》九編第 8 冊，臺北：新興書局，1988），頁 5152。

¹³² 王冶秋：《琉璃廠史話》（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79），頁 50。

¹³³ 孫殿起：《琉璃廠小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頁 198。

¹³⁴ 李小文：〈文友堂藏傅增湘手札〉，《文獻》4（2007），頁 154-157。

最有影響力的書店之一。在這些與文友堂往來書札當中，傅氏居大半，約寫於 1916 至 1926 年之間，大都文字簡略，有些僅為便條，但真實反映了傅增湘與文友堂間交往的細節，其中有一封亦提及了魏子敏，依文義其確為書賈。據李小文的考證，魏子敏，冀縣人，於光緒二十某年開設毓文堂，在琉璃廠文昌館內，經營十餘年歇。民國十某年，赴天津，設文在堂，至二十年歇。著名藏書家周叔弢即曾於 1931 從文在堂魏子敏處購得一部宋本《南華真經》¹³⁵。李氏根據魏文忠纂修，民國十七年刻印的《魏氏家譜》（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指出：魏文智，字子敏。此與前述《琉璃廠小志》中的記載有所不同，應為孫殿起誤記，魏文與魏文智當為同一人。所以，當 1908 年魏文智賣書給徐坊時，其身份當為琉璃廠毓文堂的主人。

以上是分別針對題記中相關的時間、版本及人物進行考證，所得到的結果。另外還必須說明的是：徐坊在第二段題記中有「北宋人官刻經注皆大字，單疏皆小字，所以別尊卑也。治平官本傷寒論乃大字，經也。《千金方》《外臺秘要》皆小字，疏也。」這樣一段是說明北宋官方校刊醫書時，為區別經與注的尊卑地位，分別以大字本和小字本刊行。然而，這樣的說法未見於其他文獻之中，而且如前所述，趙開美所本即是小字本《傷寒論》，趙開美又同時藏有大字本和小字本的《千金要方》，所以徐坊的論點應該是有誤的。

在考證臺灣故宮博物館所藏《仲景全書》護頁上的題記及印記後，確認了題記的時間為 1908 年，題記的作者為清末的徐坊；宗室伯兮祭酒即為宗室盛昱；廠賈魏子敏則是北京琉璃廠毓文堂書店的主人魏文智。在確認題記作者身份後，或將有助於探尋《治平官刊大字景寫本傷寒論》此一珍貴版本的踪跡。

¹³⁵ 王紹曾：〈周叔弢與海源閣遺書〉，《文獻》4（1996），頁 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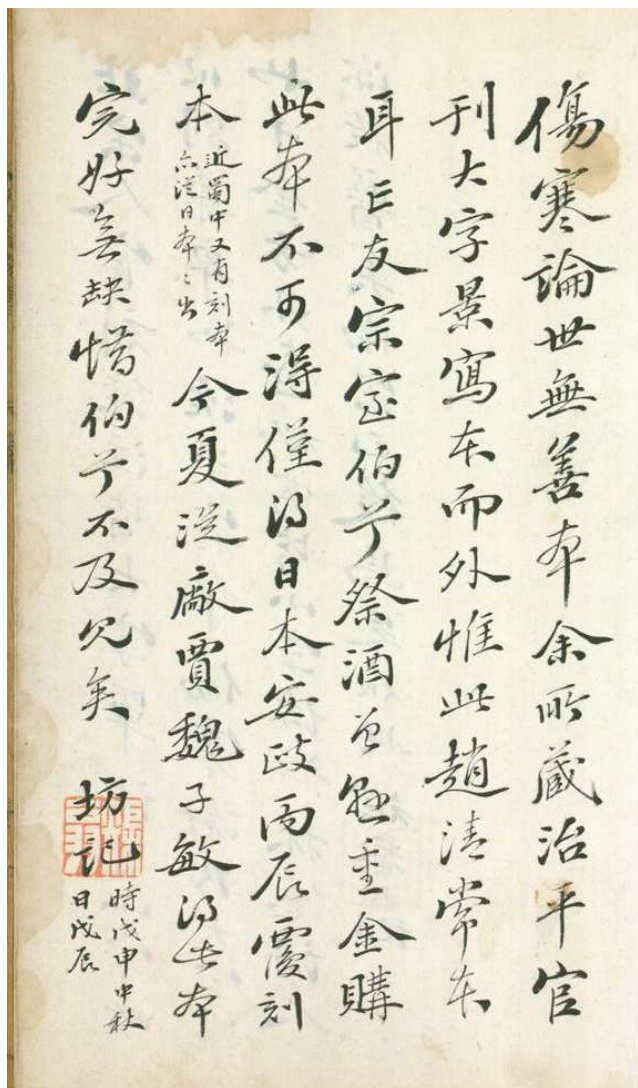


圖 5-7 《故宮本》護頁題記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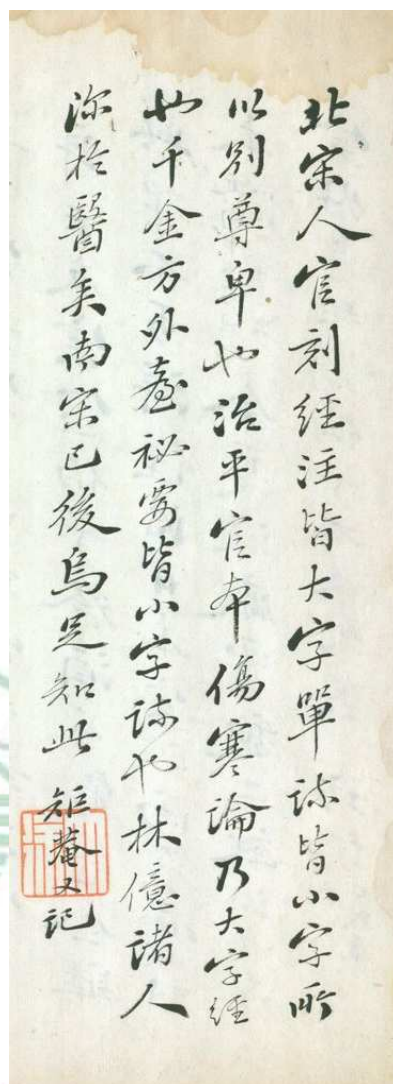


圖 5-8 《故宮本》護頁題記之二

今年寒到江村
早未及中秋見
鴈飛八十老翁頑
似鐵三更風雨未菱
歸

巴西夏五奉付

次世樓亭樵家書

圖 5-9 徐坊手跡之一

海上濤頭一線來
樓前拍浪雪成
堆注今湖上君須
上更看銀山二十四
貢揚賢增厚

巴西夏 矩菴

圖 5-10 徐坊手跡之二

第四節 各種趙開美本《傷寒論》後續版本的研究結果

前曾論述自南宋以後《注解傷寒論》受到習醫者的歡迎，一再的被重印出版，所以影響非常巨大。而根據可考的資料，宋版《傷寒論》則幾乎直到明朝中後期，才由趙開美加以翻刻。前述諸位學者曾對趙本後續版本進行研究，雖然彼此結果有互相矛盾，需待進一步確認之處，但是仍能看出一個概貌：在日本，最早從 1668 年（清初康熙年間）即開始重刻趙本，而且一直到 1856 年，都陸續有版行。反觀中國，雖然在明末清初有影刻本傳世，但流傳似乎不廣，影響亦不大，反而到清末民初時，才因和刻本的傳入引起重視，繼而有較多的相關版本出現。

對於這些後續版本的底本鑑識工作，所須憑藉的，自然是完善的版本來源，以及文字對校的工作。基於各種版本的內容面貌以及所著重之處常有所不同，例如以保存經文為主的，將就有文字完全保留，不增不減，或是版式行款字型一仍其舊，不稍更動，以及節錄重要章節條文，其餘一律刪除等數種不同作法；以闡釋經義為主的，則有僅用少數文字注解要點者，也有集結各名家說法，長篇大論，力圖透徹經旨者。若將之分門別類，除了有助於研究的進行外，對於往後學者的認識與利用將有所裨益。

此處主要分為本文類以及注釋類兩類。本文類依內容篇章完整與否，可分為全文本以及刪節本。其中的全文本中再依行款格式是否趙相同，而區分為重刊本，以及影印、翻刻或影抄本兩類。至於注釋類則依注解之簡要或繁複而區分為簡注本及集注本。各版本依其類別分述於下。

一、本文類

（一）全文本

1. 重刊本

（1）《岡嶋本》（圖 5-11）

本書的行款版式為四邊單欄，每半葉 11 行，每行約 21 字。書口黑雙魚尾，中縫題「傷寒論 卷次 葉次」。本書正文條文連續，僅以「○」相間隔，但方藥的組成及用法則於隔行重啟段落。全書在中文旁皆有返點（或稱訓點）符號。

丹波元堅在《翻刻宋版傷寒論·影刻宋本傷寒論序》（1856）曾指出「……此間

唯存寬文中傳刻本，其本出於明趙清常《仲景全書》中」。堀川濟在書後之跋亦指出「寬文中，坊間始有刊本，蓋取原趙本，改寫附梓者，其校正不精，以譌謬頗多，或更重刊，而愈失真」。然而究竟此書是出於何本呢？

從正文前有〈傷寒卒病論集〉、〈傷寒論序〉〈國子監牒文〉〈傷寒論目錄／翻刻宋板傷寒論全文〉等篇，每卷卷首題字「傷寒論卷第X／漢張仲景述 晉王叔和撰次／宋林億校正／明趙開美校刻／沈琳全校」，以及自〈太陽病〉開始正文前皆有小目……等特徵都顯示出其確實源於趙本。

而由卷1〈平脈法〉「問曰經說脈有三菽」條中的小註「腎為脾所勝，脾勝不應時」；卷2〈辨瘧濕喝脈證〉「問曰風濕相搏……」條中「一身盡疼病法當汗出」；卷2〈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桂枝湯方中「如水流離」、「周時觀之」；卷3〈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然而復下之」條作「裏未和然後復下之」；卷4〈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五苓散方中「更於白中杵之」；卷6〈辨少陰病脈證并治〉小目「少陰病自利清水」條中「心下鞭」；卷7〈辨霍亂病脈證并治〉「惡寒脈微……四逆加人參湯主之。方一」條中小註「一作□」；卷7〈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并治〉首條作「傷寒陰陽／易之為病」；卷9〈辨可下病脈證并治〉十棗湯方中「各異擣篩科」等多項證據，都可作為其為影刻本的重刻本之明證。只是本書的品質不佳，除了字型不甚端正，錯別字亦多，而且字劃漫漶，是以許多學者皆不認為是善本。只是畢竟其為趙本影刻本後之首次重刻本，而且多種和刻《傷寒論》皆以之為底本，故在版本學上仍有其價值和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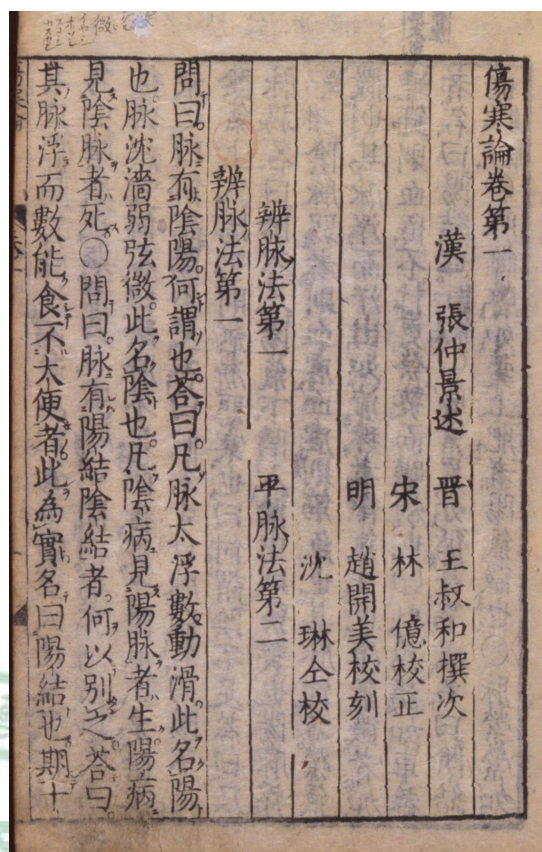


圖 5-11 《宋板傷寒論》岡嶋玄亭刻本首卷首頁書影（國家圖書館藏）

(2) 《山本本》(圖 5-12)

本書的行款版式為四周單欄，每半葉 11 行，每行約 21 字。書口黑雙魚尾，題「傷寒論 卷次 葉次」。本書正文條文連續，僅「○」相間隔，但方藥的組成及用

法則於隔行重啟段落。正文前有〈傷寒卒病論集〉、〈傷寒論序〉〈國子監牒文〉〈傷寒論目錄／翻刻宋板傷寒論全文〉，每卷卷首皆有「傷寒論卷第 X／漢張仲景述 晉王叔和撰次／宋林億校正／明趙開美校刻／沈琳全校」，而且自〈太陽病〉開始正文前皆有小目，全書在中文旁皆有返點符號……等諸多的特徵皆與《岡嶋本》相符。經比對後確認為該本之後印本，但是何時的印本呢？考日本名古屋市立大學之「大神文庫」¹³⁶中著錄數種由山本長兵衛所刊行的醫書，分別為《傷寒通玄類證》（寶曆十一年，1761）、《作劑鑑》（安永三年，1774 AD）、《傷寒論辨正》（寬政二年，1790 AD）、《傷寒論類方》（寬政九年，1797 AD）、《傷寒論》（小刻本，享和元年，1801 AD），時間由 1761 至 1801，達 40 年，所以《岡嶋本》之山本長兵衛印本應亦是這段時間所印行的。

此外，在《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一書中亦著錄了「傷寒論十卷（漢）張機撰（晉）王叔和編次（宋）林億校正 日本享和元年（1801 AD）山本長兵衛刻本 白求恩（按：指長春之白求恩醫科大學圖書館）」但未見實物，無法確認是寬文本或是小刻本。

（3）《京都本》（圖 5-13）

本書的行款版式為四周單欄，每半葉 11 行，每行約 21 字。書口黑單魚尾，題「傷寒論 卷次 葉次」。本書正文條文連續，僅「○」相間隔，但方藥的組成及用法則於隔行重啟段落。從正文前有〈傷寒卒病論集〉、〈傷寒論序〉、〈國子監牒文〉、〈傷寒論目錄／翻刻宋板傷寒論全文〉、〈方目次〉諸文，每卷首皆有「傷寒論卷第 X／漢張仲景述 晉王叔和撰次／宋林億校正／明趙開美校刻／沈琳全校」以及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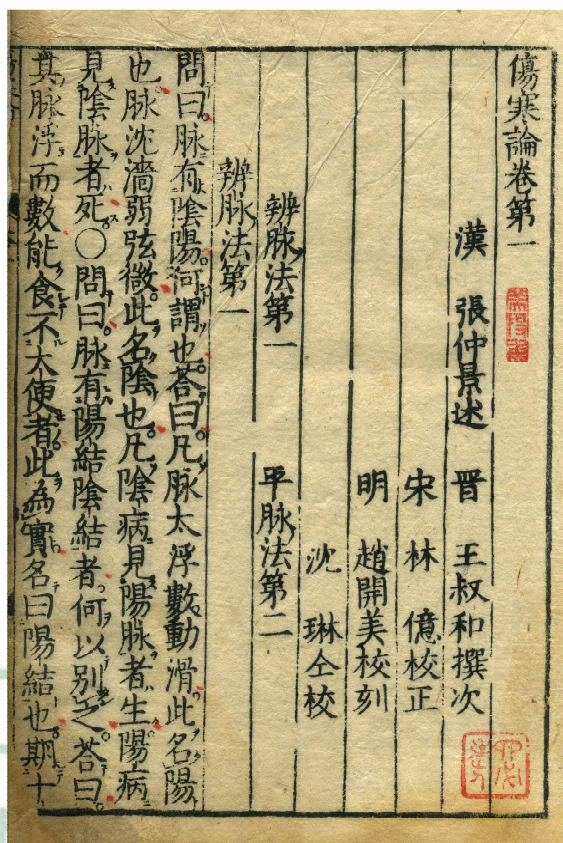


圖 5-12 《傷寒論》山本長兵衛刊本首卷首頁書影（中國中醫科學院藏）

¹³⁶ 名古屋市立大學圖書館：《大神文庫目錄》。取自 <http://www.lib.nagoya-cu.ac.jp/tanabe/oga/ogabunkof.html>

〈太陽病〉開始正文前皆有小目，全書在中文旁皆有返點符號……等諸多的特徵皆與《岡嶋本》相符。本書經比對，除了在正文前多了〈方目次〉外，本書可確定為《岡嶋本》之翻刻本，而非馬繼興及李順保所謂的《淺野本》之翻刻本。

2. 影印、翻刻或影抄本

(1) 《堀川本》(圖 5-14)

本書的行款版式為四周單欄，每半葉 10 行，每行 19 字。書口黑單魚尾，題卷次、葉次。護頁牌記：「明趙清常原本／翻刻宋版傷寒論／觀理藥室藏梓」；正文前的序文目錄包括了丹波元堅〈影刻宋本傷寒論序〉、林億〈傷寒論序〉、〈國子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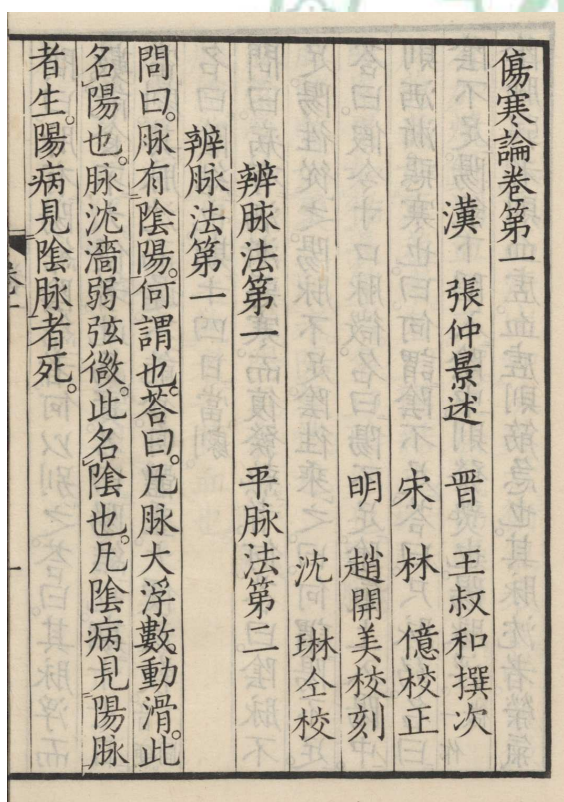


圖 5-14 《翻刻宋版傷寒論》堀川濟刊本首卷首頁書影（中國中醫科學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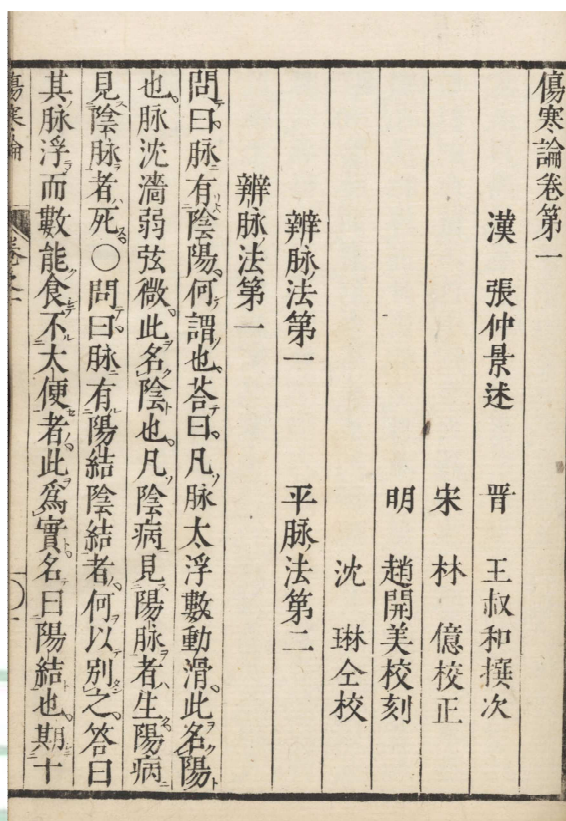


圖 5-13 《傷寒論》京都書林本首卷首頁書影（中國中醫科學院藏）

牒文〉、〈傷寒卒病論集〉、〈翻刻宋版傷寒論目錄〉等。每卷卷首題為：「傷寒論卷第 X／漢張仲景述 晉王叔和撰次／宋林億校正／明趙開美校刻／沈琳全校」。自〈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第五〉起，每章正文前皆有小目。本書全文皆有由丹波元堅所校定的返點符號。

前述的序文、卷首題字以及子目，這些都提示著此本與趙本之間有密切的關係，而由丹波元堅所作的序文中「……仲景先師之經……隋唐舊本，不可復覩，今日所傳，僅有宋林億等校正，而此間唯存寬文中傳刻本，其本出於明趙清常仲景全書中，而清常原刊亦

未之見。……頃日從子燾，於楓山秘府，始覽清常原刊本，狂喜之至，恭請借貸，亟取校之，其文字端正，可以訂文本者，不一而足……余弟子堀川濟，勤摯學古，每患此經世無善本，仍影摹刊印，以播于世」可以知道此刊本底本似乎應為《內閣本》，實際與之比對全文後，可以發現本書卷1〈辨脈法〉「脈浮而緊者名曰弦」條中：「脈陰者，如轉索無常也」；卷1〈平脈法〉「問曰經說脈有三菽」條中的小註「腎謂所勝脾，脾勝不應時」；卷2〈辨瘧濕暍脈證第四〉「問曰風濕相搏……」條中「一身盡疼病法當汗出」；卷2〈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第五〉桂枝湯方中「如水流離」、「周時觀之」；卷3〈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第六〉「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然而復下之」條中「裏未和然後復下之」；卷4〈辨太陽病脈并治下第六〉五苓散方中「更於白中杵之」；卷5〈辨陽明病脈證并治第八〉「病人小便不利……宜大承氣湯。二十八」條：「喘冒」後小註「一作■／■」；卷6〈辨少陰病脈證并治第十一〉小目「少陰病自利清水」條中「心下鞭」；卷7〈辨霍亂〉「惡寒脈微」條中小註「一作■」；卷7〈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并治第十五〉首條作「傷寒陰陽／易之為病」；卷9〈辨不可下病脈證并治第二十一〉十棗湯方中「右三味各異擣篩科」等多項都與《內閣本》相符合，而不同於其他趙本，可知《堀川本》確實本於《內閣本》。

應再說明的是《堀川本》仍有與《內閣本》相異之處，大多數的不同是為了改正《內閣本》明顯訛物之處，如「大味」、「四近湯」、「豬膽計」、「家煎方」……等，但是有一些則是經校勘後所作的改變，如卷2〈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第五〉「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衣者」條之「大熱」，同於《註解傷寒論》，而不同於《內閣本》之「太熱」，可知《堀川本》依《註解傷寒論》改之；再如卷4〈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第七〉白散方用法中《堀川本》作「益令熱劫不得出」，《內閣本》則作「益令熱却不得出」，考量其因為方前經文中有「其熱被劫不得去」，而且《註解傷寒論》亦作「益令熱劫不得出」，《堀川本》可能以理校而依循之；又如卷5〈辨陽明病脈證并治第八〉小承氣湯方中《堀川本》作「大黃四兩酒洗」，不同於《內閣本》顯係有脫文的「大黃四」，經查後發現《堀川本》所據者實為卷9〈辨不可下病脈證并治第二十〉中同一條文的小承氣湯方內容。

綜合以上的考證，可以知道《堀川本》的主要底本確為《內閣本》，但有疑義之處仍參考了《註解傷寒論》的內容。

(2)《影抄本》(圖 5-15)

本書的行款為每半葉 10 行，每行 19 字。白口，單白魚尾，中縫題「卷次、葉次」。護頁有楊守敬手書題記；正文前的序文目錄依序為：〈傷寒卒病論集〉、林億〈傷寒論序〉、〈國子監牒文〉、〈傷寒論目錄〉、〈處方目錄〉(原書無標題，暫以為名)等。每卷卷首題為：「傷寒論卷第 X / 漢張仲景述 晉王叔和撰次」。自〈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第五〉起，每章正文前皆有小目。

本書有許多的剪貼痕跡，包括：第 1 個目錄的每頁第 1 行與最後 1 行有剪貼痕跡；第 2 個目錄每頁的第 1 行與最後 2 行有剪貼痕跡；卷 1 至卷 10 每頁的第 1 行以及最後 3 行都有剪貼痕跡；每卷首頁第 1 行下半段亦皆有剪貼痕跡。剪貼的功力不差，多數頁面若不仔細觀察，並不容易看出痕跡，而且打洞裝訂處亦有裱褙，所以拖裱的方法，以卷 1 至卷 10 為例，應為取與 1 葉(2 頁)內文同樣大小的薄紙為拖裱紙，依序貼上每頁從書腦到第 1 行間部份、第 4 至第 10 行、次頁第 1 至第 3 行、書口部份、次頁第 4 至第 10 行、再次頁第 1 至第 3 行、次頁第 10 行到書腦的部份。

小曾戶氏依據所謂〈卷題目錄〉、〈處方目錄〉以及〈本文〉的剪貼情形，判定《影抄本》顯然是根據趙本進行剪貼的¹³⁷，真柳氏則更進一步認為是取底本為《內閣本》的日本寫本進行剪貼。¹³⁸

經與趙本詳細比對後發現，首先在目錄部份，第一個目錄，趙本首行為〈仲景全書目錄〉，第二行為〈翻刻宋板傷寒論〉，此抄本則作〈傷寒論目錄〉只有 1 行，字跡不同於同頁其他行，顯係他人補寫，而且每頁的第 1 行與最後一行有剪貼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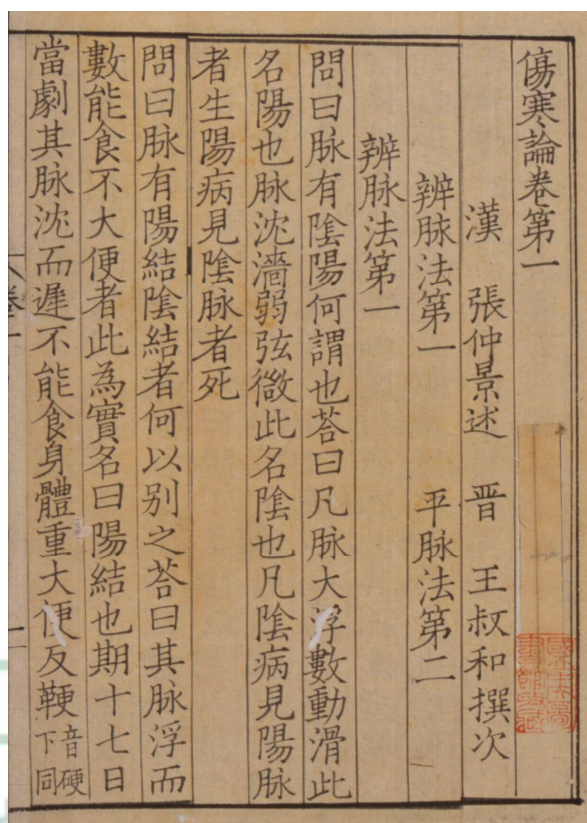


圖 5-15 《影北宋本傷寒論》
首卷首頁書影(國家圖書館藏)

¹³⁷ [日]小曾戶洋著，朱勉生譯，〈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留真譜》所載《影北宋本傷寒論》的考證〉《北京中醫學院學報》2(1983)，頁 11-12。

¹³⁸ [日]真柳誠：〈台灣訪書志 II 國家圖書館[臺北]所藏の醫藥古典籍 醫理之屬(書號 05895)〉取自：<http://mayanagi.hum.ibaraki.ac.jp/paper01/TwKokka.html#iri>。

顯然是逐頁往前推移 1 行。第二個目錄，抄本並未命名，相當於趙本的成無己《注解傷寒論》的目錄，只是沒有該目錄的首兩行文字「汗差棺墓總括歌」及「運氣加臨五圖」，但每頁都往前剪貼推移 2 行。其次在本文部份：卷 1 至卷 10 的情形則全部相同：每卷首頁第 1 行下半段都有剪貼痕跡；每卷首頁第 3~7 行以及最後 3 行亦都有剪貼痕跡。每卷首頁第 1 行下半段的剪貼痕跡是削去「仲景全書卷 x」等字；每卷首頁第 3~7 行以及最後 3 行的剪貼痕跡，則等於是削去趙本每卷首頁第 3~5 行的「宋林億校正」、「明趙開美校刻」、「沈琳全校」這 3 行後依序前移。總計經過剪貼的頁數達 444 頁。

進一步就本文文字部份與《內閣本》比較後，發現《影抄本》較《堀川本》更接近於《內閣本》。除了與前述《堀川本》一樣在卷 1〈辨脈法〉「脈浮而緊者名曰弦」條中：「脈陰者，如轉索無常也」；卷 1〈平脈法〉「問曰經說脈有三菽」條中的小註「腎為脾所勝，脾勝不應時」；卷 2〈辨瘧濕喝脈證第四〉「問曰風濕相搏……」條中「一身盡疼病法當汗出」；卷 2〈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第五〉桂枝湯方中「如水流離」、「周時觀之」；卷 4〈辨太陽病脈并治下第六〉五苓散方中「更於白中杵之」；卷 5〈辨陽明病脈證并治第八〉「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條：「喘冒」後小註「一作■■」；卷 6〈辨少陰病脈證并治第十一〉小目「少陰病自利清水」條中「心下鞭」；卷 7〈辨霍亂病脈證并治第十三〉「惡寒脈微」條中小註「一作■」；卷 7〈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并治第十五〉首條作「傷寒陰陽／易之為病」；卷 9〈辨可下病脈證并治第二十一〉十棗湯方中「右三味各異擣篩科」等多項都與《內閣本》相同外，更有〈傷寒卒病論集〉闕「合十六卷雖未能」7 字；卷 4〈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第七〉小目「傷寒十餘日……大柴胡湯」條後小註「大味。水結附」(應為「八味。水結附」)，同卷「傷寒胸中有熱」條「黃連湯方」大棗作「十二枚■」；卷 5〈辨陽明病脈證并治第八〉「小承氣湯方」大黃作「四」(應為「四兩」)；卷 7〈辨可發汗病脈證并治第十六〉小目「下利腹脹滿身疼痛……宜桂枝湯」條中小註的「四近湯二味」(按·應為「四逆湯二味」)等；卷 8〈辨發汗後病脈證并治第十七〉「陽明病自汗出」條中之「大豬膽計皆可為導」，同卷「蜜煎方」作「家煎方」、「併手檢作挺」等，以及許多地方的墨點，《影抄本》皆忠於原貌的呈現，可見《影抄本》的底本正是《內閣本》。

(3)《醫館本》(圖 5-16)

本書的行款為每半葉 10 行，每行 19 字。書口小黑，黑單魚尾，中縫題：卷次（但作「論 X」）、葉次。護頁印有「傷寒論」、「民國元年十二月武昌醫館刊畢」；正文前的序文目錄包括了林億〈傷寒論序〉、〈國子監牒文〉、〈傷寒卒病論集〉、〈傷寒論目錄〉等。每卷卷首題為：「傷寒論卷第 X / 漢張仲景述 晉王叔和撰次」。自〈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第五〉起，每章正文前皆有小目。

經與《故宮本》、《中科本》、《內閣本》、《堀川本》、《影抄本》等進行比對後，我們發現《醫館本》與各種版本之間或多或少都有些差異，但從具有特殊性的卷 9〈辨可下病脈并治第二十一〉「十棗湯方」用法中「右三味各異搗篩科」透露出了其底本與《故宮本》及《中科本》不同，是屬於《內閣本》系列；再從卷 2〈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第五〉「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衣者」條的「大熱」、卷 4〈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第七〉小目「傷寒十餘日……大柴胡湯」條下的「七味」、同卷「白散方」用法中作「益令熱劫不得出」（其他版本皆作「熱却不得出」、卷 5〈辨陽明病脈證并治第八〉「小承氣方」的大黃作「四兩酒洗」（其他版本作「四」或「四兩」、卷 7〈辨可發汗病脈證并治第十六〉小目「下利腹脹滿身疼痛……宜桂枝湯」條中小註的「四逆湯三味」（其他版本作「四逆湯二味」或「四近湯二味」）等具有特殊鑒別力的條文，則可知是本於《內閣本》系列中的《堀川本》。此外，雖然卷 1〈辨脈法第一〉「脈浮而緊者名曰弦」條中：「脈緊者，如轉索無常也」、卷 2〈辨痙濕喝脈證第四〉「問曰風濕相搏……」條中「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卷 7〈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并治第十四〉首條「傷寒陰易之為病」等數條不同於《堀川本》，而與《故宮本》或《中科本》相同，但因在《堀川本》中兩處作墨釘部份，《醫館本》皆補上文字，但卻與《故宮本》及《中科本》諸本不同，如卷 5〈辨陽明病脈證并治第八〉「病人小便不利……宜大承氣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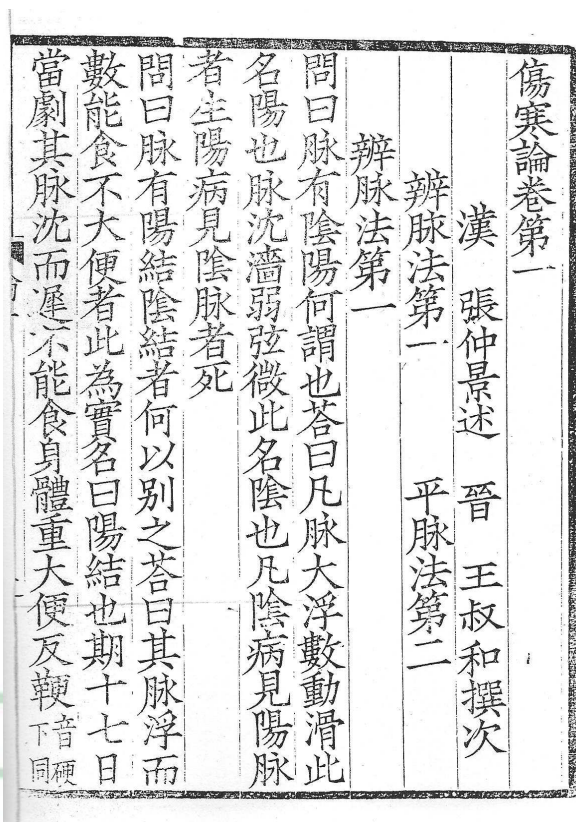


圖 5-16 《傷寒論》武昌醫學館刊本

首卷首頁書影（中央研究院文史哲圖書館藏）

條中「喘冒」小註「一作息息」而非「一作怫鬱」；卷7〈辨霍亂病脈證并治第十三〉「惡寒脈微……四逆加人參湯」條中「脈微」小註「一作遲」而非「一作緩」，所以可知其對校本並非《故宮本》或《中科本》。再考這些與《堀川本》不同之處，卻與《稻葉本》較接近，所以推測《稻葉本》是其對校本之一。結論為：《醫館本》的底本為《堀川本》，對校本可能為《稻葉本》。

(4) 《商務本》(圖 5-17)

本書的行款為每半葉 10 行，每行 19 字。書口單黑魚尾，題卷次、葉次。正文前的序文目錄包括了林億〈傷寒論序〉、〈傷寒卒病論集〉、〈國子監牒文〉、〈翻刻宋板傷寒論／目錄〉等。每卷卷首題為：「傷寒論卷第 X／漢張仲景述晉王叔和撰次／宋林億校正／明趙開美校刻／沈琳全校」。自〈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第五〉起，每章正文前皆有小目。《商務本》首卷首頁有三枚藏印，其中兩枚較難辨識，但書眉則為「孝古齋」墨長。

由上可知，與《堀川本》十分近似，經互相比較後發現，《商務本》除了少了護頁牌記、丹波元堅序文，正文前的序文順序略有調整，以及無返點符號以外，與《堀川本》包括文字與框線斷裂痕皆完全相同，可見確實屬於同一版本，但是是以攝影的方式製作，以致原始連藏書印皆被保存下來，所以並非如錢超塵所言的影刻自《堀川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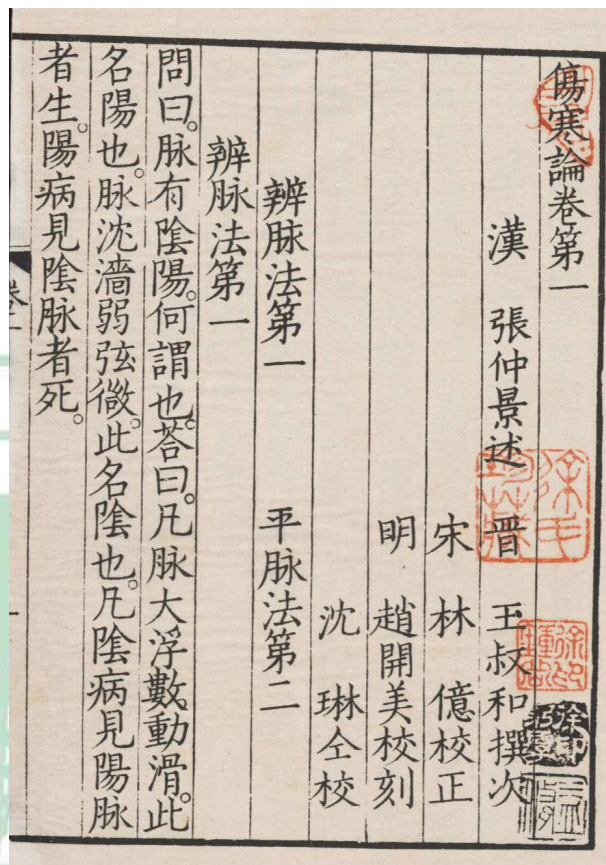


圖 5-17 《影印傷寒論（趙開美刻本）》

商務印書館刊本 首卷首頁書影

（中國中醫科學院藏）

(5) 《上海中醫本》(圖 5-18)

本書的行款為每半葉 10 行，每行 19 字。書口單黑魚尾，中縫題：卷次、葉次。護頁有兩種牌記：「明趙清常原本／翻刻宋版傷寒論／觀理藥室藏梓」、「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上海中醫書局印」；正文前的序文目錄包括了丹波元堅〈影刻宋本傷寒論序〉、林億〈傷寒論序〉、〈國子監牒文〉、〈傷寒卒病論集〉、〈翻刻宋板傷寒論目錄〉等。

每卷卷首題為：「傷寒論卷第 X 仲景全書第 X / 漢張仲景述 晉王叔和撰次 / 宋林億校正 / 明趙開美校刻 / 沈琳全校」。本書全文亦皆有返點符號。與《堀川本》包括文字與框線斷裂痕皆完全相同。由上述諸點可以明確的知道正如馬繼興所言，《上海中醫本》為《堀川本》的影印本，而非如真柳誠所言為《商務本》的再影印本。

(6) 《療原本2》(圖5-19)

本書行款版式為每半葉 10 行，每行 19 字。書口單魚尾，黑白魚尾交替不定，題仲景全書、卷次、葉次。正文前的序文目錄包括了趙開美〈刻仲景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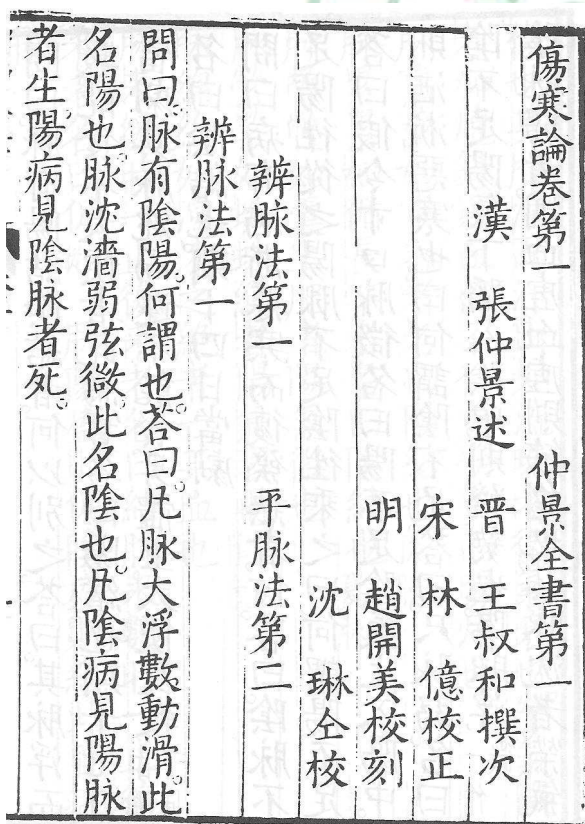


圖 5-19 《傷寒論》療原書店影印內閣文庫藏本 首卷首頁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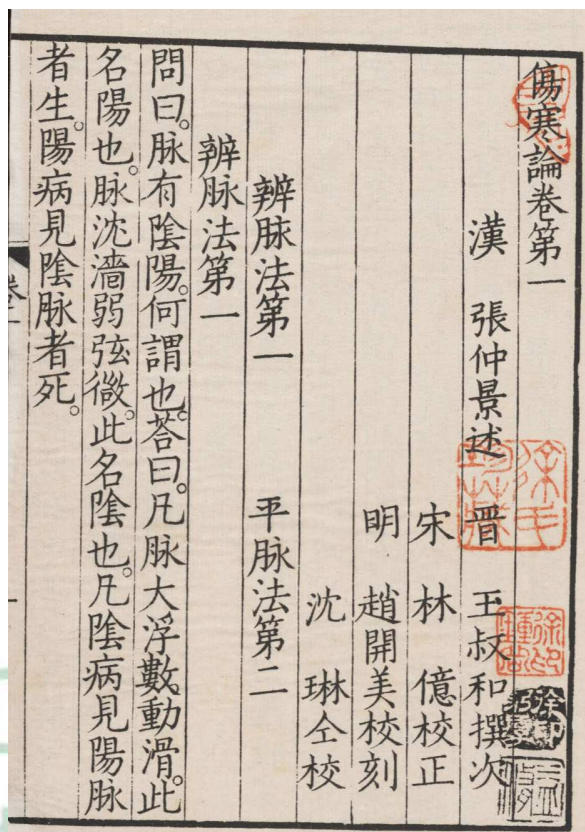


圖 5-17 《影印傷寒論（趙開美刻本）》

商務印書館刊本 首卷首頁書影
(中國中醫科學院藏)

書序〉、林億〈傷寒論序〉、〈國子監牒文〉、〈仲景全書目錄〉(只有〈翻刻宋板傷寒論全文〉)、〈傷寒卒病論集〉等。

本書的〈凡例〉指出為「本書為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的明萬曆二十七年趙開美刊《仲景全書》(楓、十冊、子四五函·一三號)第一~四冊的《傷寒論》影印件」,「底本的原尺寸為每半葉框廓,高約 17.9cm,幅約 13.0cm」,「原本第一冊的卷首依序有林億等宋臣序、趙開美序、元祐牒文、醫林列傳、仲景全書目錄」。本書文字經與《故宮本》與《中科本》比對後,發現十分接近,因

目前尚無法取得內閣文庫藏本加以比對確定，為使研究得以進行，故仍以《燎原本2》作為《內閣本》之影印本。

(7)《古籍本》(圖 5-20)

本套書籍的出版項目作「中醫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2004年1月第一版 2004年1月第一次印刷/印數：001~150套」。在〈前言〉：「現據明萬曆二十七年己亥趙開美翻刻宋版影印。原書版框高一八六毫米，寬一二八毫米」。兩者皆未指出底本為何館所藏之趙本，

考本書一套共兩函12冊，行款版式為每半葉10行，每行19字。書口單魚尾，題仲景全書、卷次、葉次。正文前的序文目錄包括了趙開美〈刻仲景全書序〉、林億〈傷寒論序〉、〈傷寒卒病論集〉、〈醫林列傳〉、〈國子監牒文〉、〈仲景全書目錄〉(包含〈翻刻宋板傷寒論全文〉、〈成無己註解傷寒〉、〈傷寒類證〉、

〈金匱要略方論〉)等。確與趙本相符，而且其順序只與《中科本》相同。再考藏書章的部份，在〈刻仲景全書序〉首行有「柏心堂」白文方章，之下則有模糊不全的印記；〈傷寒論卷第一〉首頁首行則有四枚藏書印，由下而上為一模糊的小長型章、「志剛藏書」墨文方章、「張志剛印」墨文方章以及「張印劍衡」白文方章。《中科本》則為在〈刻仲景全書序〉首頁首行由下而上依次有「郭元極印」朱文方章、「志剛藏書」朱文方章、「柏心堂」白文方章三枚藏印；書眉則有「津沽張氏藏善本醫書」朱文方章及「中央衛生研究院圖書館藏」朱文長章二枚藏印。〈傷寒論卷第一〉首頁首行則有四枚藏書印，由下而上依次為「享元亟」朱文長章、「志剛藏書」朱文方章、「張志剛印」朱文方章以及「張印劍衡」白文方章。兩者相較亦相符，只是《古籍本》削去或塗去部份藏書印而已。其實中醫古籍出版社正隸屬於中國中醫科學院，其所在位置為北京東直門中國中醫科學院的大白樓5樓，與度藏《中科本》的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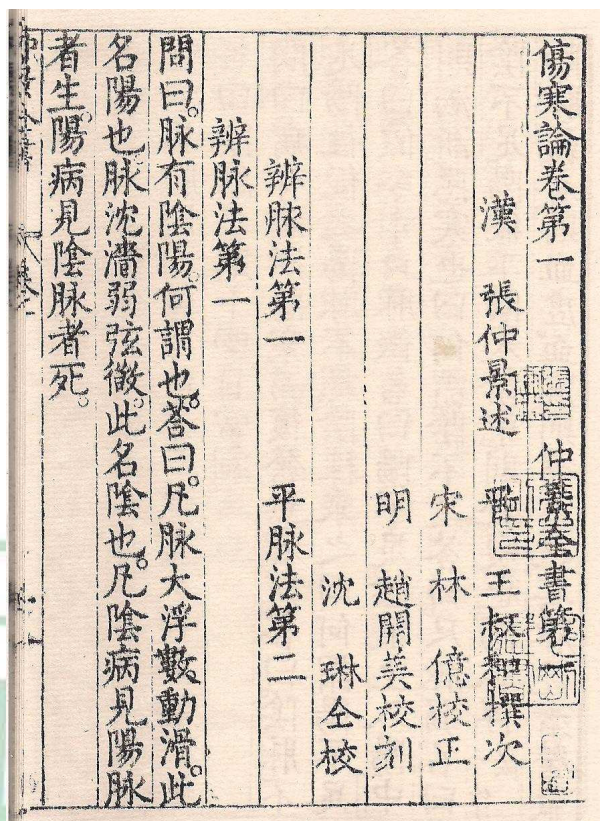


圖 5-20 《仲景全書·傷寒論》中醫古籍出版社影印明趙開美本 首卷首頁書影

館相毗鄰，所以底本為《中科本》，自然是理所當然的。

(8)《本草本》(圖 5-21)

本書的行款為每半葉 10 行，每行 19 字。書口單墨魚尾，題卷次、葉次。整葉書板印在同一頁上，甚為精美。正文前的序文目錄包括了林億〈傷寒論序〉、〈傷寒卒病論集〉、〈國子監牒文〉、〈翻刻宋板傷寒論／目錄〉等。每卷卷首題為：「傷寒論卷第 X／漢張仲景述 晉王叔和撰次／宋林億校正／明趙開美校刻／沈琳全校」。自〈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第五〉起，每章正文前皆有小目，文中並無返點符號。此書之首卷首頁有三枚藏印。

經與中國中醫科學院《商務本》藏本比對後發現，兩者完全版式、文字、框線斷裂處甚至於連三枚藏印都完全相同，所以可以確知《本草本》即為《商務本》之影印本。

(二) 刪節本

(1)《新輯本》

本書已刪除〈牒文序〉、〈辨脈法〉、〈平脈法〉、〈辨瘧濕喝〉、各篇子目以及〈辨不可發汗〉以下諸篇，正文部份只保留從〈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上〉至〈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並治〉共十篇，第一篇首端題為「輯印明趙開美翻刻宋板傷寒論／漢張仲景述 晉王叔和撰次／宋林億校正／明趙開美校刻／沈琳同校」。

據〈內容說明〉：「高校本（按·指高保衡等校）是趙氏覆刊，而趙氏是依照原書複製的，可能逼真於治平面目，因此我們決定把它採用了」所言，本書的底本應是趙本，然而同樣在〈內容說明〉中卻又有「我們又將《金匱玉函經》、《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臺秘要》、《注解傷寒論》、《仲景全書》及其他幾種主要注本相互校閱」之語，以趙本為底本，卻又以《仲景全書》互校，這顯然是矛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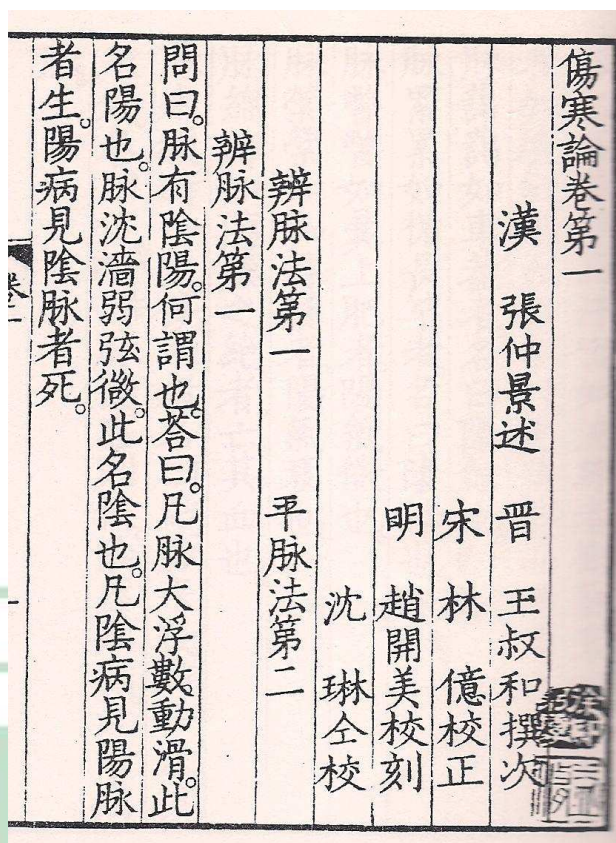


圖 5-21 《中國本草全書·傷寒論》華夏出版社 首卷首頁書影(中國醫藥大學藏)

在考察條文後，我們發現，由〈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上〉桂枝湯方後「如水流離」，〈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中〉「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然而復下之」條中作「裏未和然後復下之」，〈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下〉五苓散方後「更於白中杵之」，〈辨霍亂病脈證並治〉「惡寒脈微……四逆加人參湯主之。方一」條中小註「一作□」以及〈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並治〉首條「陰陽易之為病」等可看出《新輯本》具有《內閣本》的血統。再由〈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上〉「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衣者」條之「大熱」；〈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中〉葛根湯方中大棗「十二枚擘」；〈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下〉白散方用法中的「益令熱劫不得出」；〈辨陽明病脈證並治〉小承氣方中的「大黃四兩酒洗」等特徵，即可確認其底本實屬於《堀川本》系統，而且更可能的是《商務本》。此乃因為《堀川本》有「牌記」、丹波元堅序等易於與趙本辨識之處，但《商務本》俱刪之，並名為《影印傷寒論（趙開美刻本）》，若未見趙本原刻本者，甚為容易受其眩惑。

《新輯本》除了以《商務本》為其底本外，對於少數缺漏的字，亦曾參考別本補入，如〈辨陽明病脈證並治〉「病人小便不利……宜大承氣湯。二十八」條：「喘冒」後小註的墨釘，即補入「息」字。考察其源，可知來自《岡嶋本》系統，所以可能的參校本為《岡嶋本》、《輯義本》或是《稻葉本》，但更可能的卻應是《今釋本》，除了為民初名醫陸淵雷所作外，容易取得亦是重要的因素。

《新輯本》書中所引之《仲景全書》，其實並非趙本，而是和刻本系統（和刻本、清刻本或是民國本），以下略舉二例以證之。第一，〈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上〉「太陽病，項背強几几……桂枝加葛根湯主之。方三」條後桂枝「二兩」，註曰：「《玉函經》及《仲景全書》均作三兩」，考趙本仍作「二兩」，而和刻本則作「三兩」。第二，〈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下〉：「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瀼之……」，「瀼」字其註曰：「《仲景全書》、《脈經》、《千金翼》均作『瀼』，俗寫字也」。考趙本該字乃作「瀼」，而和刻本則作「瀼」。

所以，《新輯本》的底本應為《商務本》，而最可能的參校本，則為《今釋本》。

二、注釋類

（一）簡注本

（1）《淺野本》（圖 5-22）

本書之行款版式為：四周單欄，每半葉 11 行，每行約 21 字，小字雙行。書口黑單魚尾，中縫題：「校正傷寒論 卷次，葉次」。全書在中文旁皆有返點符號。

全書 10 卷，起於〈辨脈法〉而終於〈辨發汗吐下後病脈證并治〉。每卷卷首題：「校正傷寒論卷第 X / 漢張仲景述 晉王叔和撰次 / 宋林億校正 / 明趙開美校刻 / 沈琳全刻」。在文字旁皆有返點符號。

從〈凡例〉：「此編原本題曰《宋板傷寒論》，然其實明趙開美得宋板所校刻也，故其篇次亦非宋板之舊，其說詳于《仲景全書》凡例也。然今宋板不可得，故仍原本。」「原本篇首，皆有目錄……然本屬冗，且學者所習熟，無勞搜索，故皆刪焉。」「此編文字，以原本與成本對校，從其善者。間兩可者，舉其一於上，欲其兩存也。」等條可以清楚的知道淺野徽所使用的底本名為《宋板傷寒論》，該書之篇首原有小目，但《淺野本》已將之刪去，而且在文字部份曾與成本進行對校，因而有所更動。至於〈凡例〉中所提及的《仲景全書》，因趙本並無凡例，所以此處指的必然為和刻本。

考察原文後，果然發現《淺野本》有〈國子監〉牒文，〈傷寒例〉首條有「四時八節二十四七十二決病法」，卷 1〈辨太陽脈證并治上〉桂枝湯方中「如水流離」，卷 2〈辨瘧濕喝脈證第四〉「問曰風濕相搏……」條中作「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卷 7〈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并治〉首條作「傷寒陰陽易之為病」等屬於影刻本系列的特徵。

再從以下諸處，則可明確看出具有《岡嶋本》的特徵，包括：〈目錄〉作「傷寒論目錄/翻刻宋板傷寒論全文」；卷 3〈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第六〉「太陽中風脈浮緊……大青龍湯方。八」用法作「溫粉撲之」（而非「溫粉粉之」）；同卷「發汗後身疼痛……新加湯主之」條後作「桂枝二兩去皮」（而非「桂枝三兩去皮」）；同卷「淋家不可發汗……必便血」與「瘡家……汗出則瘡」合為一條；同卷「得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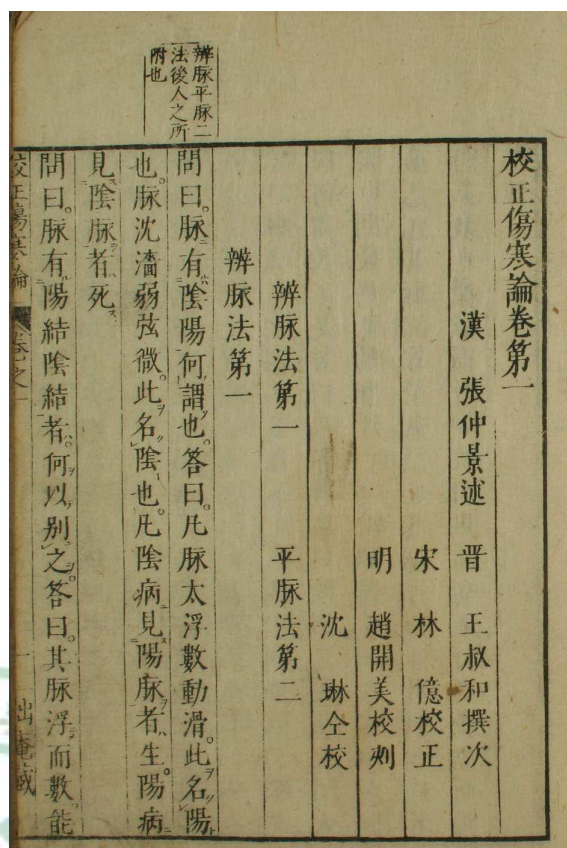


圖 5-22 《校正宋板傷寒論》淺野元甫刊本首卷首頁書影（中國中醫科學院藏）

六七日……食穀者噦」條中之「小便黃者」（而非「小便難者」）；同卷「衄家不可發汗……不得眠」條中作「直視不能目眴」（而非「直視不能眴」）；卷4〈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第七〉「心下痞……附子瀉心湯主之」條後作「附子二枚炮去皮」（而非「附子一枚炮去皮」）；卷6〈辨厥陰病脈證并治第十二〉「傷寒脈微而厥……烏梅丸主之，又主久利，方一」條中作「其人當自吐蚘」（而非「其人常自吐蚘」）；同卷「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條後作「茱萸二升」（而非「吳茱萸二升」）；卷7〈辨不可發汗病脈證并治第十五〉「動氣在下……穀不得前」條中作「心中太煩」（而非「心中大煩」）及卷9〈辨不可下病脈證并治第二十〉「動氣在上……欲得水自灌」條中作「欲得水自治」（而非「欲得水自灌」）。

《淺野本》中亦確實可看到作者曾與成本對校而更動部份文字，或是將成本作為眉註之處，而許多重出條文的組成及用法，《淺野本》亦從成本而逕予刪除。但對於卷7以後〈辨不可〉諸篇中重出之六經條文，則予以保留。

所以可以確認《淺野本》的底本為《岡嶋本》，參校本為《註解傷寒論》。

(2)《稻葉本》(圖 5-23)

本書款式版式為：四周單欄，每半葉 10 行，每行 22 字，小字雙行。書口：黑單魚尾。中縫記：「傷寒論卷次 葉數」。首卷卷首題：「傷寒論卷第一／漢 張仲景述 晉 王叔和撰次／宋 林億校正」。

考察全書，雖無小目，但由〈傷寒例〉首條有「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決病法」；卷1〈平脈法第二〉「問曰經說脈有三菽」條中的小註「腎謂所勝脾，脾勝不應時」；卷2〈辨濕痺喝第四〉「問曰風濕相搏……」條中「一身盡疼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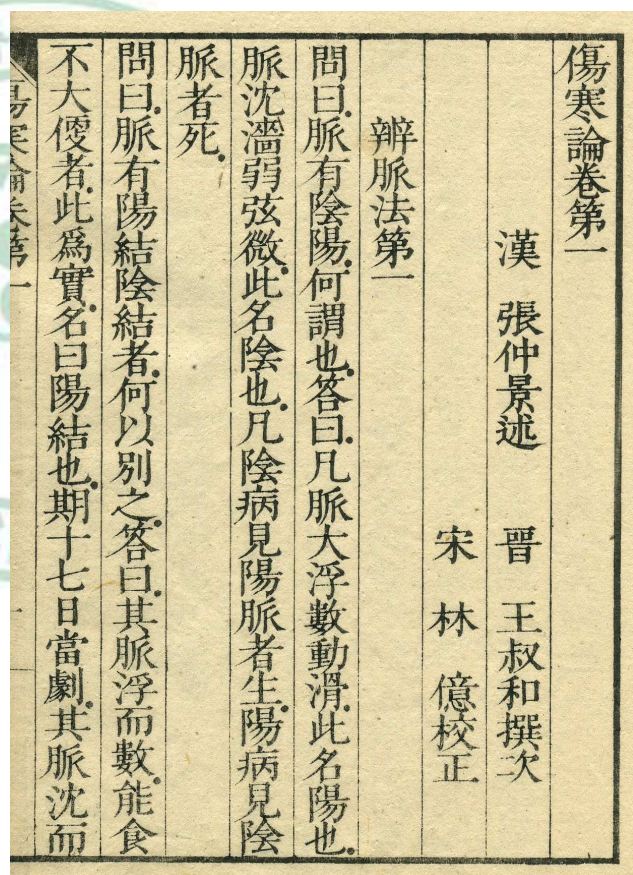


圖 5-23 《新校宋板傷寒論》稻葉元熙刊本
首卷首頁書影（中國中醫科學院藏）

法當汗出」；卷2〈辨太陽脈證并治上第五〉桂枝湯方中「如水流離」；卷7〈辨霍亂病脈證并治第十三〉「惡寒脈微……四逆加人參湯主之。方一」條中小註「一作□」；卷7〈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并治第十四〉首條作「傷寒陰陽易之為病」等即可知《稻葉本》屬於影刻本系列。

再由卷3〈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第六〉「太陽中風脈浮緊……大青龍湯方。八」用法之「溫粉撲之」；「發汗後身疼痛……新加湯主之」條後桂枝「二兩去皮」；「淋家不可發汗……必便血」與「瘡家……汗出則瘻」合為一條，未以「○」區隔；「得病六七日……食穀者噦」條中之「小便黃者」；卷4〈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第七〉「心下痞……附子瀉心湯主之」條後附子作「二枚炮去皮」；卷5〈辨陽明病脈證并治第八〉「病人小便不利……宜大承氣湯。二十八」條：「喘冒」後小註作「一作息」；卷6〈辨厥陰病脈證并治第十二〉「傷寒脈微而厥……烏梅丸主之，又主久利，方一」條中之「其人當自吐蚘」；「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條後作「茱萸二升」等與《岡嶋本》相同的特徵，可知《稻葉本》屬於《岡嶋本》分支。

若繼續考察，則由以下諸點，包括：1. 《稻葉本》〈凡例〉所言「傷寒論諸本莫善於明趙開美覆刻宋板。故櫟蔭先生撰《輯義》一書，實據其本……蓋文字訛脫，必須校正者就《輯義》所舉，擇其最要者」。2. 正文中許多小註，均直接摘自《輯義本》。如卷2〈辨太陽脈證并治上第五〉桂枝湯方末「《玉函》無禁……」以下十五字；「太陽病頭痛發熱」條：「汗出惡風。成本有者字」；同卷「太陽病項背強几几」條：「麻黃三兩去節。成本玉函並無……杏仁七十「第」去皮尖。案第乃箇之誤《玉函》《千金翼》作枚」……等。3. 有些條文分段處與《岡嶋本》不同，而與《輯義本》完全符合。如同卷「太陽病三日四發熱汗……常須識此勿令誤也。」為一條文，而《輯義》與《新校》皆析為「太陽病三日四發熱汗……隨證治之」、「桂枝本為解肌……常須識此勿令誤也」二條等，可以知道《輯義本》確實是《稻葉本》的重要參考本。不過由《稻葉本》包含了《輯義本》所無的〈辨脈法〉、〈平脈法〉、〈傷寒例〉、〈辨瘧濕暍〉以及自〈辨不可發汗〉至〈辨發汗吐下〉諸篇可以推斷：《稻葉本》的主要底本仍為《岡嶋本》，其次才是《輯義本》。

(3) 《校注本》

大陸官方在1982年曾對中醫古籍整理出版有所關注，共主導了11部重點中醫古籍的整理研究計劃，本書即是該計劃的成果之一。是由北京中醫藥大學劉渡舟主

編，於 1991 年所出版者。

在〈校注說明〉中指出了本書所採用的底本為「北京圖書館收藏的《仲景全書·傷寒論》原刻本」，然而，前面曾言及該本目前實藏於臺灣的故宮博物院，所以其實際使用的底本應是：美國國會圖書館為該本所攝製的縮微膠卷之放大還原件，這點錢超塵先生亦曾為文說明。¹³⁹

經對校後，可以諸如〈平脈法第二〉「問曰經說脈有三菽……」條下小註之「脾為腎所勝」；〈辨瘧濕喝脈證第四〉「問曰風濕相搏……」條之「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以及〈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第五〉「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桂枝湯方主之」條後用法之「如水流瀉」等皆與《故宮本》相同，雖然文中有少許的訛誤之字，但仍可以確認《校注本》確實是源於《故宮本》。

(二) 集注本

(1) 《金鑑本》(圖 5-24)

本書為乾隆七年(1742)，吳謙奉命編纂的《醫宗金鑑》中的部份內容。行款版式為：四邊雙欄，每半葉 9 行，每行 19 字，小字雙行。白口，黑單魚尾，中縫記：「御纂醫宗金鑑、卷次、篇名、葉次」；卷首題：「御纂醫宗金鑑卷 X 訂正仲景全書傷寒論註 X 篇目錄」；《傷寒論註》共有自〈辨太陽脈證并治上篇〉至〈正誤存疑篇〉共有 17 卷 23 篇。

由〈凡例〉中的「全書經文，諸家舊本，或字有增減，或節有分合，或重出不書衍文，或正誤各不相同，是集則以《仲景全書》為準，而參之各家，以昭畫一」這一段話，可知《金鑑本》應是以趙本為底本的；然而，再由「茲集傷寒分經，仍依方有執條辨，而次序先後，則更為變通」這一段話，則可知其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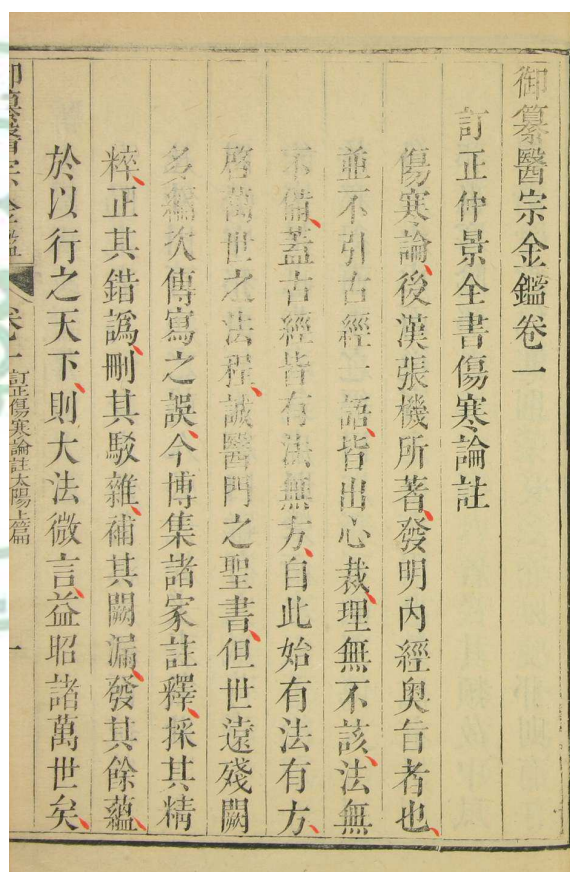


圖 5-24 《醫宗金鑑·傷寒論註》乾隆七年刊本 首卷首頁書影(早稻田大學藏)

¹³⁹ 錢超塵：〈宋本《傷寒論》刊行後流傳演變簡史(續完)〉，頁 23-25。

次序不同於趙本。

初步考察時，已可見到除首卷有乾隆七年和親王弘晝所作之〈牒文〉外，未見其他的序；〈辨脈法〉與〈平脈法〉被移至卷 16；全書無〈傷寒例〉之篇名；各篇前無小目；多出了〈辨合病併病脈證并治篇〉、〈辨壞病脈證并治篇〉、〈辨溫病脈證并治篇〉三篇，等諸多與趙本互異之處。

實際逐篇檢視條文後發現，遭到刪除的包括重出的條文，重出的湯方組成及用法，以及趙本條文中的小註。全篇的條文並已被重編，以致條文的次序及篇章歸類皆有很大差異，甚至也有許多條文遭到分割或是合併；而〈傷寒例〉也並非全遭刪除，而是有些條文被採用，歸入其他篇章之中。全書除去〈正誤存疑篇〉，經估算後，條文共計 447 條，其中文字與趙本相同，但不同於成本者，有 120 條；與成本相同，而與趙本不同者，則有 64 條；有部份文字與成本相同，又有部份與趙本相同者，則有 16 條，其餘則同時與趙、成本相同。可見《金鑑本》在編輯時的確費過一番功夫，但主要的底本確實還是趙本，其次則是成本。

不過所謂的趙本是初刻本、修刻本還是影刻本呢？由於許多特徵項目在重編時已遭刪除，是以並不容易辨識，但是由「五苓散方」似乎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金鑑本》五苓散的組成與用法只出現於〈辨太陽脈證并治上篇〉中，成本亦只出現〈辨太陽脈證并治法中〉，但趙本在全書中則出現了 7 次之多。《金鑑本》在該方組成中豬苓下有「去黑皮」之小註，這不同於成本之「去皮」，而可見於趙本之〈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及〈辨發汗吐下後病脈證并治〉兩篇中。至於用法：「右五味為散。更於白中杵之」這樣的描述法，亦不同於成本之「右五味為末」，而僅見於趙本之〈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篇中，這兩項可作為此方之來源為〈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篇的佐證。然而在用法中的「杵」字，卻只有影刻本與之相同，初刻本及修刻本皆作「治」字，所以除非吳謙等人在編纂時曾加以修改（例如參考白散之用法），否則不得不讓人懷疑當時所用作底本的趙本，可能即是影刻本。

總之，《金鑑本》以影刻本為底本的證據雖然尚嫌薄弱，只能作為參考，但可以確定的是其主要的底本確實是趙本，其次則是成本。

（2）《集成本》（圖 5-25）

本書款式版式為：四周粗單欄，每半葉9行，每行20字，小字雙行。書口無魚尾，中縫作：「傷寒論集成卷X 篇名 頁數 杏花園藏板」。全書在中文旁皆有返點符號。

全書分為10卷，始於〈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終於〈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并治〉。早稻田大學藏本正文前無任何序例，僅於書末有笠原方恒所作之跋；但《皇漢醫學叢書》本在正文前則有大田元貞及丹波元簡兩人之序，而且亦有〈張仲景自序解〉、〈凡例〉、〈目錄〉。

由〈凡例〉：「經文一從宋板，若文字有脫落舛訛，則考成本、全書、玉函經、千金、千金翼、外臺諸書以補正之」、「辨脈法、平脈法、傷寒例及辨發汗吐下篇，並是王叔和所攬，前輩諸公業既辨之，今從而不采用矣。」「註中所引宋林億校正、成無己註解及明理論、明趙開美全書、……」等內容，可以初步了解《集成本》自稱是以《宋板》為底本，有訛脫之字，則以成本及趙開美《仲景全書》加以補正。由將《宋板》與趙本相校的情況，即可判斷其必然有錯誤之處。

觀其內容，果已不見〈辨脈法〉、〈平脈法〉、〈傷寒例〉以辨發汗吐下諸篇，而且重出之方亦仿成氏悉予刪除。再考察條文後發現《集成本》正文內容基本上與趙本是一致的，而且由卷1〈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第一〉桂枝湯方中的「如水流離」，以及卷10〈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并治第十四〉首條的「傷寒陰陽易之為病」，可窺知其屬於影刻本系統。

再由卷2〈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第二〉「太陽中風脈浮緊……大青龍湯方。八」用法中作「溫粉撲之」（而非「溫粉粉之」）；卷3〈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第二〉「發汗後身疼痛……新加湯主之」條後作「桂枝二兩去皮」，（而非「桂枝三兩去皮」）；同卷「得病六七日……食穀者噦」條中作「小便黃者」（而非「小便難者」）；卷4〈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第三〉「心下痞……附子瀉心湯主之」條後作「附子二枚炮去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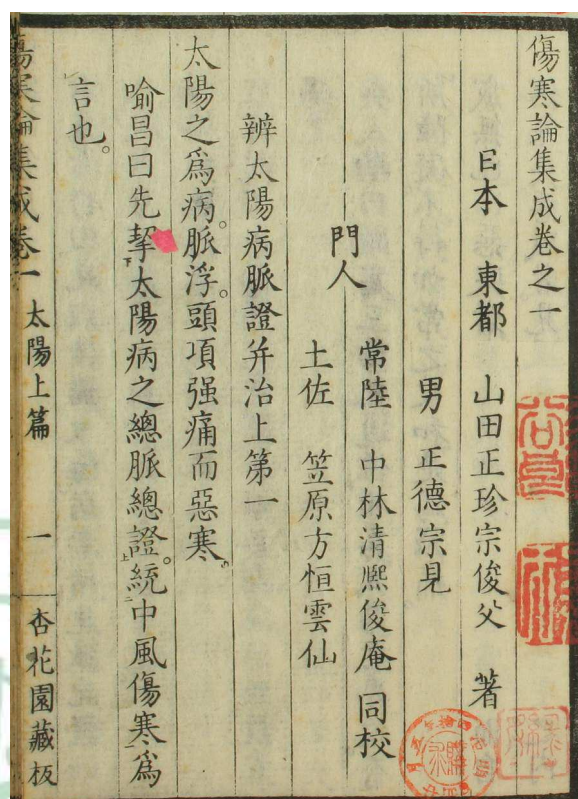


圖 5-25 《傷寒論集成》杏花園藏板
首卷首頁書影（早稻田大學藏）

而非「附子一枚炮去皮」；卷9〈辨厥陰病脈證并治第十二〉「傷寒脈微而厥……烏梅丸主之，又主久利，方一」條中作「其人當自吐蚘」，而非「其人常自吐蚘」以及同卷「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條後作「茱萸二升」，而非「吳茱萸二升」等多處屬於《岡嶋本》特點之處來看，其所謂的《宋板》，指的即是《岡嶋本》。

至於所參校之所謂「趙開美《仲景全書》」，由桂枝湯方用法中「遍身漉漉汗出」，註曰：「《全書》遍身作通身，非」；桂枝二越婢一湯方條「不可發汗」，註曰：「發，《全書》作更」；在桂枝去桂加茯苓湯條，註曰：「《全書》，桂枝下有湯字，非」；在甘草乾薑湯條，註曰：「成本、《全書》，并作燥，非」；在葛根湯方，註曰：「成本全書，俱脫桂枝之枝字，當補之」……等處，與和刻本《仲景全書》完全吻合，故可確認和刻本即其所參校者。

所以，《集成本》的條文底本為《岡嶋本》，而成本及和刻本《仲景全書》則為其參校本。

(3)《輯義本》(圖 5-26)

本書款式版式為：四周單欄，每半葉 10 行，每行 23-24 字，小字雙行。書口黑單魚尾。中縫記：「傷寒論輯義 卷次 葉數 聿修堂藏板」。全書在中文旁皆有返點符號。

全書七卷，始於「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終於「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并治」，各章前無小目。在〈凡例〉中指出：「今行《宋板》，明趙開美所翻雕，雖非原本，文字端正，不失治平之舊格。今原文一遵《宋板》而諸本異同，盡注各條下，以備參考」。又云：「〔趙〕者，嗣真也，〔宸〕者，沈亮宸也」小註曰：「以上二家，係《仲景全書》中所引」，因和刻本方有引用二家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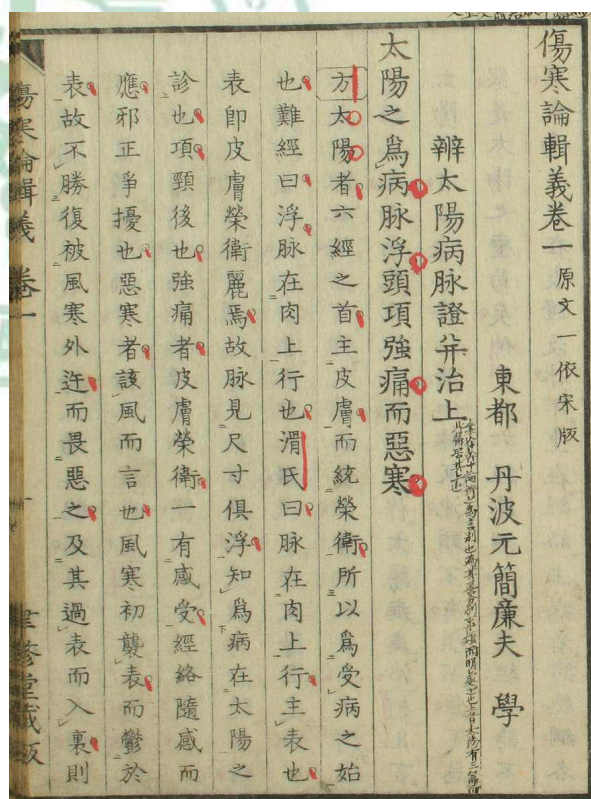


圖 5-26 《傷寒論輯義》聿修堂藏板
首卷首頁書影（早稻田大學藏）

所以可知該《仲景全書》其實是和刻本。

至於所謂的《宋板》，經考察原文後發現：卷1〈辨太陽脈證并治上〉桂枝湯方中「如水流離」；卷7〈辨霍亂病脈證并治〉「惡寒脈微……四逆加人參湯主之。方一」條中小註「一作□」；卷7〈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并治〉首條作「傷寒陰陽易之為病」等即可知《輯義本》屬於影刻本系列。

再由卷2〈辨太陽病脈證并治〉「太陽中風脈浮緊……大青龍湯方。八」用法之「溫粉撲之」；「發汗後身疼痛……新加湯主之」條後桂枝「二兩去皮」；「淋家不可發汗……必便血」與「瘡家……汗出則瘻」合為一條，未以「○」區隔；同卷「衄家不可發汗……不得眠」條中作「直視不能目眴（日部）」（而非「直視不能眴」）；「得病六七日……食穀者噦」條中之「小便黃者」；卷3〈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心下痞……附子瀉心湯主之」條後附子作「二枚炮去皮」；卷4〈辨陽明病脈證并治〉「病人小便不利……宜大承氣湯。二十八」條：「喘冒」後小註作「一作息」；卷6〈辨厥陰病脈證并治〉「傷寒脈微而厥……烏梅丸主之，又主久利，方一」條中之「其人常自吐蚘」，《岡嶋本》作「其人當自吐蚘」；「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條後作「茱萸二升」等與《岡嶋本》相同的特徵，可知《輯義本》所本即為《岡嶋本》。

（4）《今釋本》

本書為陸淵雷於1930所編著。陸氏為民初之著名中醫，因學識淵博，既具經學，又有物理、化學、數學、天算、文學、史地等豐知識，並精通英、德、日、梵文、藏文等多等文字，故時稱為「百科全書」名醫家。¹⁴⁰

全書分為8卷10篇，始於〈太陽上篇〉，終於〈陰陽易差後勞復篇〉，其中〈太陽中篇〉被析為卷2及卷3兩卷，〈太陽下篇〉則被析為卷4及卷5兩卷。各篇之前無子目，而且重出之方皆刪除。

由「今正文用趙刻本，……趙刻本有顯然錯誤者，則據他本改正」可知其底本自述為趙本。在考察條文後，我們發現，由卷1〈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上〉桂枝湯方後之「如水流離」，卷8〈辨霍亂病脈證並治〉「惡寒脈微……四逆加人參湯主之。方一」條中小註「一作□」，以及同卷〈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並治〉首條「陰陽易之為病」等可看出《今釋本》果具有《內閣本》的血統。再由卷1〈辨太陽病脈

¹⁴⁰ 華夏：〈滬上著名醫家陸淵雷〉，《浦東開發》6（1997），頁49。

證并治上第五)「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衣者」條之「大熱」；卷2〈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中〉葛根湯方中大棗「十二枚擘」；卷4〈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下〉白散方用法中的「益令熱劫不得出」；卷6〈辨陽明病脈證並治〉小承氣方中的「大黃四兩酒洗」等諸特徵，即可確認其底本實屬於《堀川本》系統，而且更可能的是《商務本》。這是因為一方面，《堀川本》有「牌記」、丹波元堅序等易於與趙本辨識之處，但《商務本》俱刪之，並名為《影印傷寒論（趙開美刻本）》，若未見趙本原刻本者，甚為容易受其眩惑；另一方面，《商務本》即惲鐵樵所刊行，陸氏於〈叙例〉中提及「余少壯棄儒學醫，受《傷寒論》於武進惲鐵樵先生……」，基於陸、惲之間有著師徒關係，所以可合理推測其底本即為《商務本》。

《今釋本》除了以《商務本》為其底本外，對於少數缺漏的字，亦曾參考別本補入，如卷6〈辨陽明病脈證並治〉「病人小便不利……宜大承氣湯。二十八」條：「喘冒」後小註的墨釘，即補入「息」字。由於此字源自《岡嶋本》系統，所以陸氏可能的參考的日本版本，包括了《岡嶋本》、《輯義本》或是《稻葉本》。由《今釋本》中時常引用《輯義本》內容來推測，「息」字應引自於《輯義本》。

所以，《今釋本》是以《商務本》為底本，而可能以《輯義本》為參校本。

三、其他與趙本略有關係者

(1)《汪琥本》(圖 5-27)

由〈凡例〉：「《仲景全書》中有四時八節決病法乃傷寒論一部綱領，近今之書悉皆脫略，惟準繩於論例中猶存正文」，另又於卷2〈纂註傷寒例〉中自述「愚家有《宋板傷寒論》，其例藐，有四時八節氣候決病法，此實出仲景手述，非叔和所能道及」¹⁴¹，並用卷2整卷對「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決病法」進行解釋及討論，由此可知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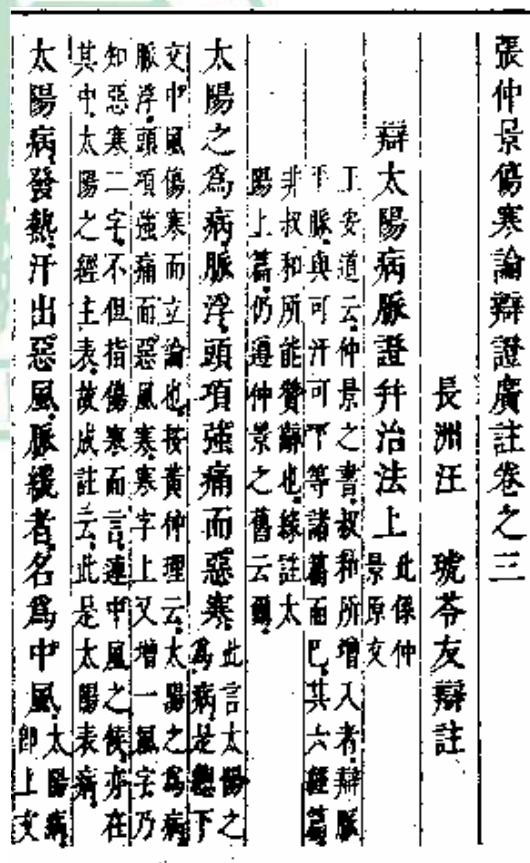


圖 5-27 《傷寒論辨證廣註》平陽季東壁刻本 上海衛生出版社影印本書影

¹⁴¹ [清]汪琥：《傷寒論辨證廣註》(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58)，頁 51。

見真為趙本。然而從書中其他部份，卻可明顯看出本書的底本其實是成無己本，略舉以下數例為證。首先，自太陽病起，每章皆作「辨XXX脈證并治法」；其次，卷3(22條)「桂枝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而非「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卷4(93條)「得裏未和」而非「裏未和」或「得裏和」；再者，卷5文蛤散方與白散方之間未見五苓散方……等等。可見《傷寒論辯證廣註》是以《注解傷寒論》為底本，僅在卷2對趙本的「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決病法」進行闡釋。

(2) 《文字考本》(圖5-28)與《文字考續本》

《文字考本》與《文字考續本》各有兩卷，其行款版式相同，皆為：四邊單欄，每半葉10行，每行22字。白口，黑單魚尾，中縫記：「傷寒論文字考(續) 卷次 熙熙室藏板」。兩書並未對其所引用之《傷寒論》版本進行說明，不過從書中內容，以及各字辭條所引用的條文文字，仍可窺得其底本。

經逐一比對條文後，發現兩者的條文絕大部份都來自於成本，僅舉數例為證。《文字考·卷之上》「厥陰病名義」條下引〈厥陰病〉中之「厥者，手足逆冷是也」，同成本，趙本則作「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文字考·卷之下》「默默」條中之「默默不欲飲食」，同成本，趙本則作「嘿嘿不欲飲食」；《文字考·卷之下》「純青」條引「少陰病，自利清水」條中之「急下之，宜大承氣湯」，同成本，趙本則作「可下之，宜大承氣湯」。《文字考續·卷之上》「得字有數義」條下「梔子豉湯、梔子厚朴湯、梔子乾薑湯方後並云：得吐者，止後服」，此為引成文者，若是趙本，則在梔子豉湯後尚有梔子甘草豉湯及梔子生薑豉湯二方，兩方後亦作「得吐者，止後服」；《文字考續·卷之上》「上中互訓，中下互訓」條下引〈辨陰陽差後勞復病篇〉中之「胃上有寒，當以丸藥溫之」，同成本，趙本則作「胸上有寒，當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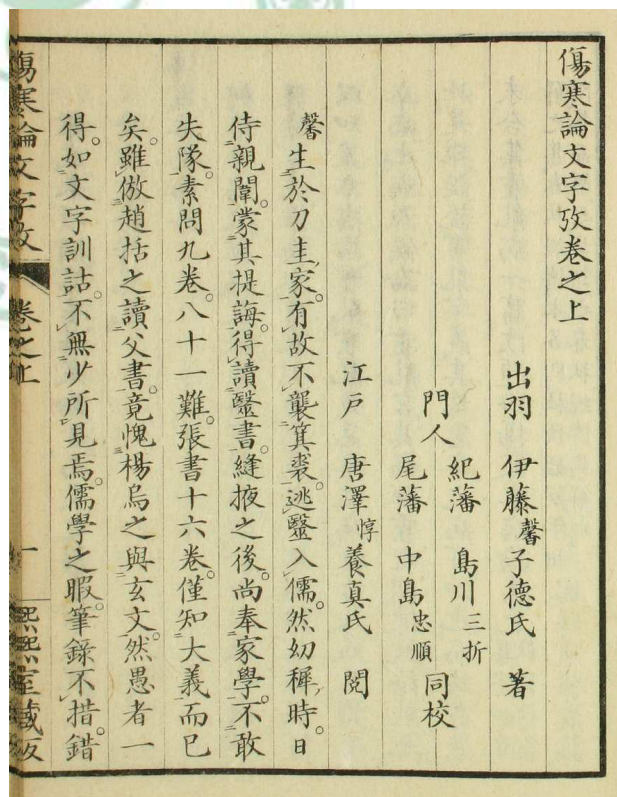


圖5-28 《傷寒論文字考》熙熙室藏板
卷之上首頁書影(早稻田大學藏)

丸藥溫之」；《文字考續·卷之下》「客氣字凡有五義」條下引〈辨可吐篇〉中之「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結」，同成本，趙本則作「病手足逆冷，脈乍結」。

不過，由書中曾數次提《宋板》，以及有兩個條文：第一是《文字考·卷之下》「不中」條下引「太陽病上篇曰：太陽病下之後……若不上衝者，不得與之」，成本「得」字作「可」；第二為《文字考續·卷之上》「作與屬用以五字皆同義」條下之引柴胡加芒硝湯方後之「分溫再服，不解更作」，成本則作「服不解，更服」，兩者確實來自趙本系統，可以明確的知道伊藤氏曾參考過與趙本相關的刊本，只是當時《內閣本》尚未被影抄出來，所以其所參考者必然是屬於後續傳本。其中最可能的當然是山田正珍、丹波元簡、淺野元甫、稻葉元熙等人所引用，而且書名即為《宋板傷寒論》的《岡嶋本》，只可惜資料不足，難以進一步確認。

所以，《文字考本》與《文字考續本》所引用之《傷寒論》條文，主要來自成文，只有極少數可以確定來自趙本。

四、與趙本無關者

(1) 《和訓本》(圖 5-29)

本書行款版式為：左右雙欄，上下單欄，每半葉 10 行，每行 20 字。卷首題：「傷寒論／漢張仲景著 晉王叔和撰次／辨脈法第一」。書中的條文互相連接不斷，只以「○」彼此區隔。全書中文皆有返點符號及日文。

董齋正祐在序中稱：「今也採傷寒論，一據成本，旁附和訓」，已清楚的說明其底本為成本，但全書皆未見任何的成氏註文，所以可以知道是將《註解傷寒論》去除註解部份，僅留《傷寒論》正文，以便於誦習，此作法在江戶時期頗為流行，肇始者是 1715 年由香川修庵所編纂的《小刻傷寒論》¹⁴²。所以可知《和訓本》實仿此。經考察《和訓本》之正文，果然與成本吻合，可見其底本確實為《註解傷寒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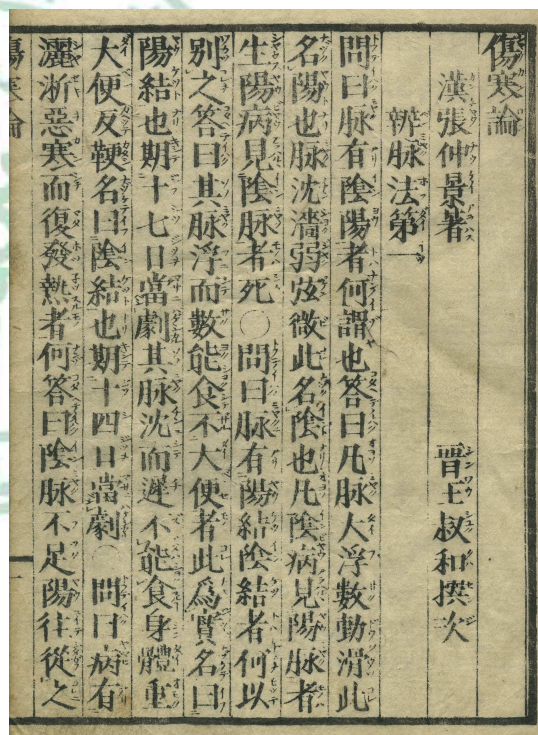


圖 5-29 《和訓傷寒論》皇都書林刊本首卷首葉書影(中國中醫科學院藏)

¹⁴² [日] 安井廣迪：〈中醫各學派對日本醫學的影響〉，《天津中醫》3 (2002)，頁 64。

(2) 《訂字本》(圖 5-30)

本書行款版式為：四周單欄，每半葉 8 行，每行 18 字。白口，黑單魚尾，中縫記「傷寒論 篇名 葉次 群芳軒藏」。卷首題為：「傷寒論／漢張仲景著 晉王叔和撰次／辨脈法第一」。

全書未分卷，但正文起於〈辨脈法〉，終於〈辨發汗吐下後脈證并治〉，共 22 篇。正文前之序例，依次為〈訂字標註傷寒論小引〉、〈方目次〉、〈訂字標註引徵書目〉、〈傷寒雜病論集〉等。

小原良直在序中稱：「一生徒來，譚及《小刻傷寒論》，余乃謂之曰：此刻也，香川氏既據成本，復對宋板，正則正矣，雖然文字仍多異同，讀者惑焉……生徒……請幸加改訂……迺公私之暇，專本二書

(按·指《傷寒論集成》及《傷寒論輯義》，旁及諸家注本，幾其所得者，隨註之於各條之上，名曰訂字標註」。在〈引徵書目〉中列有《宋板傷寒論》，而且時見於眉註之中，可見初步即可確認其底本並非《宋板傷寒論》。再從一些重要之方的組成與用法較簡略的附於卷 10，如桂枝加葛根湯、桂枝加附子湯、桂枝去芍藥湯、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等；以及僅以〈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一篇為例：「文蛤散方」作「一錢匕服」(而非「一方寸匕服」)；「婦人中風發熱」條作「隨其實而瀉之」(而非「隨其實而取之」)；「傷寒六七日發熱」條作「柴胡加桂枝湯主之」(而非「柴胡桂枝湯主之」)；黃芩湯方後多了「若嘔者加半夏半升生薑三兩」諸字；甘草附子湯方後作「六七合為妙」(而非「六七合為始」)；炙甘草湯方中作「大棗十二枚」(而非「大棗三十枚」)等眾多條文皆與成文相合可知其底本確為成本。

雖然，研究其從何種成文而來並非本研究的重點，但由文中各篇篇名，除〈辨太陽病脈證并治法上第一〉有「法」字，以及〈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第六〉「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然而復下之」條中之「得裏和然後復下之」，而一般成本之「得裏未和然後復下之」等幾個跡象，亦可說明趙開美所校正之成本，為其重要的底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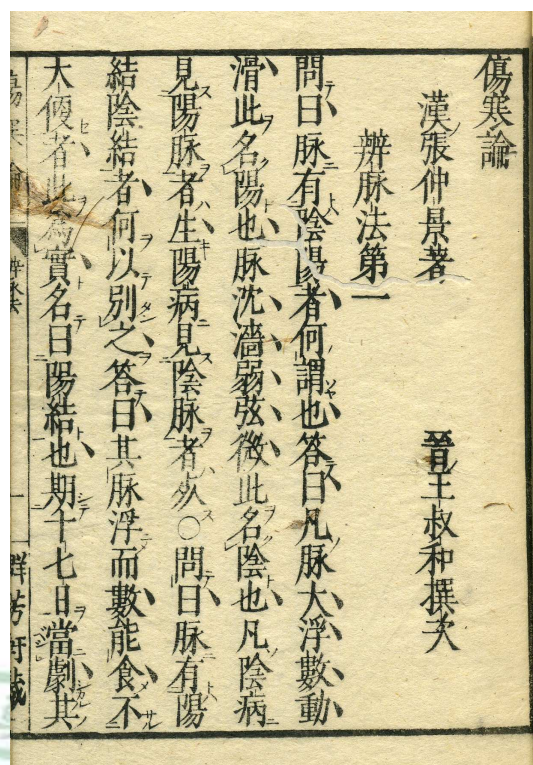


圖 5-30 《訂字標註傷寒論》群芳軒藏板首卷首頁書影

(中國中醫科學院藏)

一。

所以《訂字本》之底本為成本。

(3)《神州本》(圖 5-31)

此書為合訂本，第一本題為《傷寒論章節 包氏叢書之一》，第二本題為《傷寒表 圖序附 包氏叢書之二》，撰者為包識生。

《傷寒論章節》卷首題為「傷寒論 神州醫藥書報社藏版／漢醫聖張仲景先師著 後學包識生分例／家君桃初訓定 門人蕭退庵校字」，本文每頁的版面分為上下兩部份，下部為條文本文，上部則為條文之法名。本文未見〈辨脈法〉、〈平脈法〉、〈傷寒例〉。

包識生(約 1874-1934) AD，名一虛，字德逮，福建上杭人。家世業醫，父桃初精傷寒學；子貞浮，字天白，曾任本校中醫學系系主任及附設醫院副院長¹⁴³。考包氏有多種著作，曾個別出版，又曾集結以《包氏醫宗》(1936)為名分三集出版。依《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傷寒論章節》目前有 4 種版本¹⁴⁴，包括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AD)刻本，1920 年鉛印本，1930、1936 年上海鉛印本以及包氏醫宗本。1915 神州醫藥書報社鉛印本則失載。

在該書序中言及「晉之叔和作辨脈、平脈、傷寒例三篇於首，附汗吐下宜忌八篇於後……宋成無己不分玉石，概作註之，誤寫叔和編次。」「王叔和編(撰)次」之說，其實是起於皇甫謐，

趙本的林億〈傷寒論序〉或是諸卷卷首皆已作如是說，若包氏見過趙本，當不會出此言。又從序言「元明以降之醫……以為叔和編次造亂，各是其說，擅改經文，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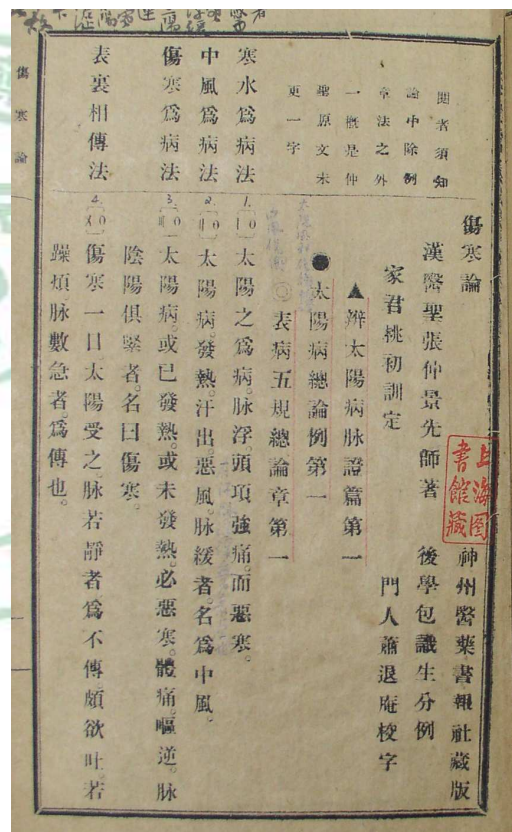


圖 5-31 《傷寒論》神州醫藥書報刊本正文首頁書影(上海圖書館藏)

¹⁴³ 樓紹來：〈包識生、包天白父子〉，《中醫藥文化》2(2006)，頁 17。

¹⁴⁴ 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編：《全國中醫聯合目錄》，頁 46。

者貶前，莫宗一是，惟最近名醫陳氏修園，頗有見解，遵成氏創註之本，刪去叔和前後所附八篇，於是一卷白玉無瑕，活人至寶之書，復見於世。」可知其所宗者當為成本之去前後諸篇者，而非趙本。

考清末民初趙本稀如星鳳，絕大多數的醫家皆未之見，而《堀川本》因版行數量不多，在當時流傳亦不廣，是以包氏未見兩者，應屬合理之事。

(4) 《台聯本》

經對校，實為民國本《仲景全書·集註傷寒論》的影印單行本，詳見第五節。

(5) 《集文本》

經對校，亦為民國本《仲景全書·集註傷寒論》的影印單行本，詳見第五節。

(6) 《寬文本》與《寶曆本》

馬繼興所提之寬文八年（1668AD）以及寶曆六年（1756AD）覆刊《仲景全書》本皆為和刻本《仲景全書》，與趙本無涉，此將於第五節中討論。

所以，關於趙本後續版本的種類及源流的研究，我們針對 29 種版本的條文來源進行探討，確認了屬於趙本系統的共有 19 種；以他本為主，僅少量引用趙本者有 3 種；與趙本無關者則有 7 種。屬於趙本系統的 19 種版本中，源自初刻本者僅有 1 種；源自修刻本亦僅有 1 種；源自影刻本者則多達 16 種；另有 1 種疑為來自影刻本，但尚無法完全確認。

本節的研究更正了許多對於趙開美後續版本的錯誤認知，比較重要的有《京都本》源於《岡嶋本》，而非馬繼興及李順保等人所認為的《淺野本》翻刻本；《商務本》是《堀川本》的影印本，而非錢超塵所認為的影刻本；《醫館本》主要底本實為《堀川本》，而非小曾戶洋、馬繼興、真柳誠、錢超塵等人所認為的《影抄本》；《上海中醫本》被真柳誠誤為《商務本》的再影印本；而與趙本實無相關的數種版本則被誤認為有關，其中包括《和訓本》、《訂字本》被馬繼興、李順保等人所誤認，《集成本》、《輯義本》被劉渡舟、歐陽兵等人所誤認，《文字考本》、《文字考續本》則被歐陽兵所誤認。本節的研究並增加了許多前賢未曾涉及的版本，是為目前相關領域中最詳細可靠的研究。茲將各版本的源流關係以圖 5-32 表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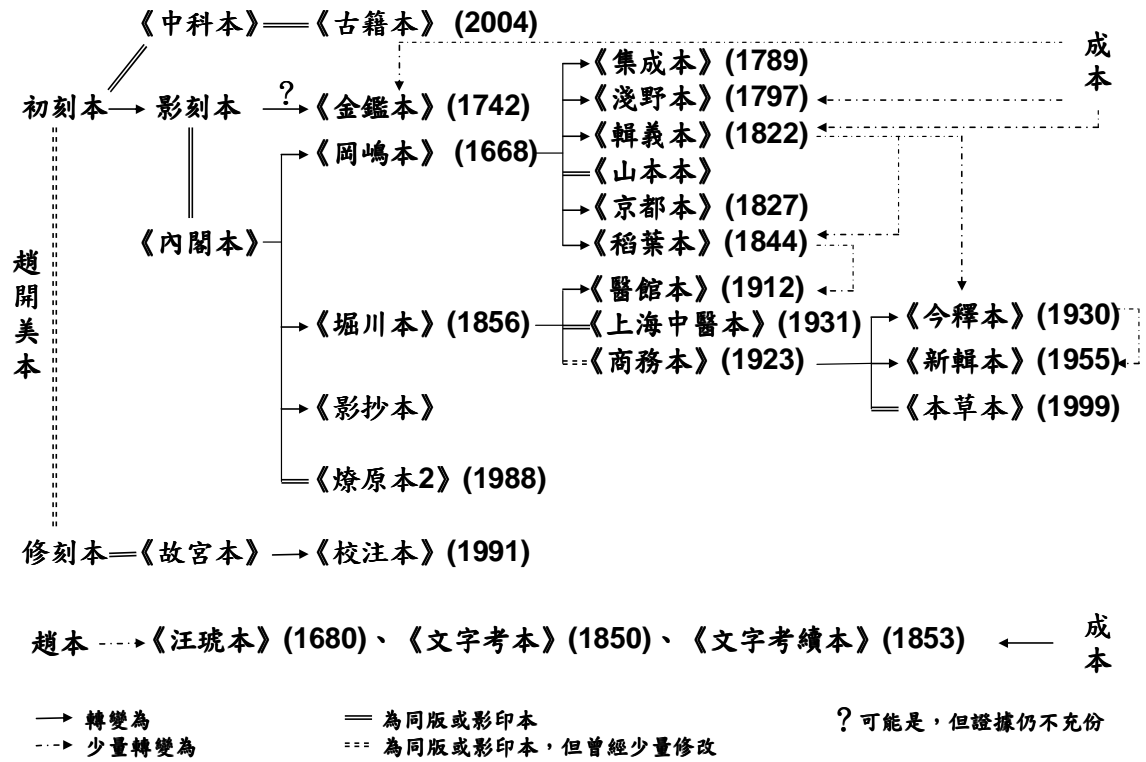


圖5-32 趙開美本《傷寒論》及後續傳本源流圖



第五節 數種《仲景全書》的考察結果

一、和刻本《仲景全書》

《仲景全書》傳入日本後，日本書坊曾予以重刊，但是卻以張卿子所註之《傷寒論》（以下簡稱為張本）替換宋版《傷寒論》以及《註解傷寒論》，並更以《集註傷寒論》之名，正文前仍保留明刻本原有之〈刻仲景全書序〉、〈註解傷寒論序〉、〈傷寒論後序〉、〈傷寒卒病論集〉、〈傷寒論序〉、〈國子監牒文〉、〈醫林列傳〉諸篇。張卿子《傷寒論》的底本為成本，成本自第7卷〈辨不可汗〉起，凡與六經條文重出者皆刪除，整體內容並不多，是以張卿子將之合於卷7之中（成本〈辨發汗吐下後病脈證并治法第二十二〉甚至已無條文，因而張氏逕刪之）；而成本卷10所附有的加減方組成及用法，張氏則又重歸於各方的條文之下，是否亦不再見於卷7。

然而和刻本卻依成本，再將該本析為10卷，而且又將成本卷10的加減方重新輯入，以致於兩者卷數不同，內容亦有小異。另一不同處為，和刻本雖移除宋版《傷寒論》及《註解傷寒論》，但是卻以兩者作為校本，將與張卿子本不同處以眉註表示（少數以小字註於條文中），雖然時有漏失之處，但是這對於習醫者是有所助益的。只是和刻本並未將這些刪改及加註之處於序例中說明，以致使得許多中日學者都誤認為和刻本《仲景全書》的內容等同於明刻本，這一點，和刻本之編者是仍難辭其咎的。

和刻本《集註傷寒論》的版式行款為四邊單欄，無欄線，每半葉11行，每行22字，白口，黑雙魚尾，中縫記：「仲景全書 卷次 傷寒論 葉次」，卷首題為「集註傷寒論卷第x／漢長沙守張仲景著 晉太醫令王叔和撰次／宋聊攝人成無已註解 宋祠部郎中林億校正／明虞山人趙開美校句 沉琳全校 錢塘 張卿子叅」（圖5-33及圖5-34），與張卿子本之「傷寒論卷第x／漢張仲景著 晉王叔和撰次／宋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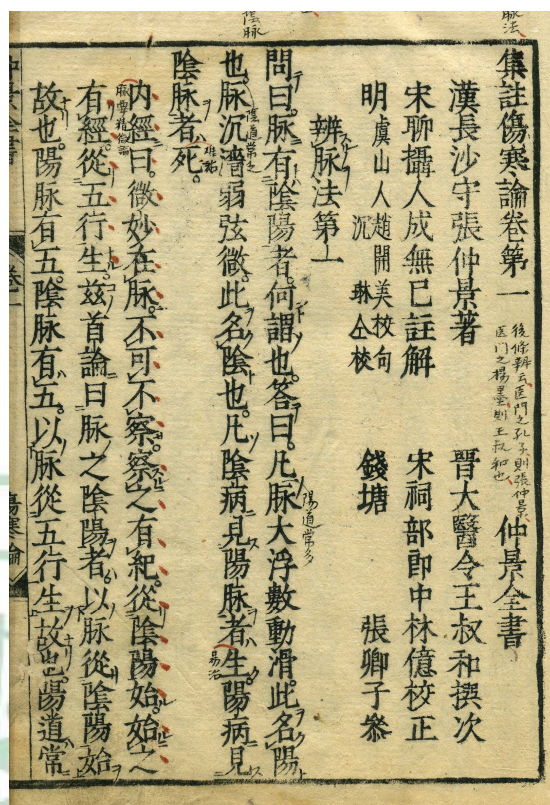


圖 5-33 《寬文本》首卷首頁書影

（中國中醫科學院藏）

無己註 張卿子參」(圖 5-35) 有顯著的不同。

《仲景全書》明刻本為四種書，共二十六卷，和刻本經改編後僅為三種十六卷。

前曾述及真柳誠謂和刻本《仲景全書》共有五種印本，皆屬於相同版本。除了萬治二年(1659AD)寺町彌兵衛刻本在護頁版記影刻自張卿子本之「張卿子手定傷寒論、成無己註附諸名家、聖濟堂藏版」(圖 5-36 及圖 5-37) 外，其餘皆作「張卿子手定仲景全書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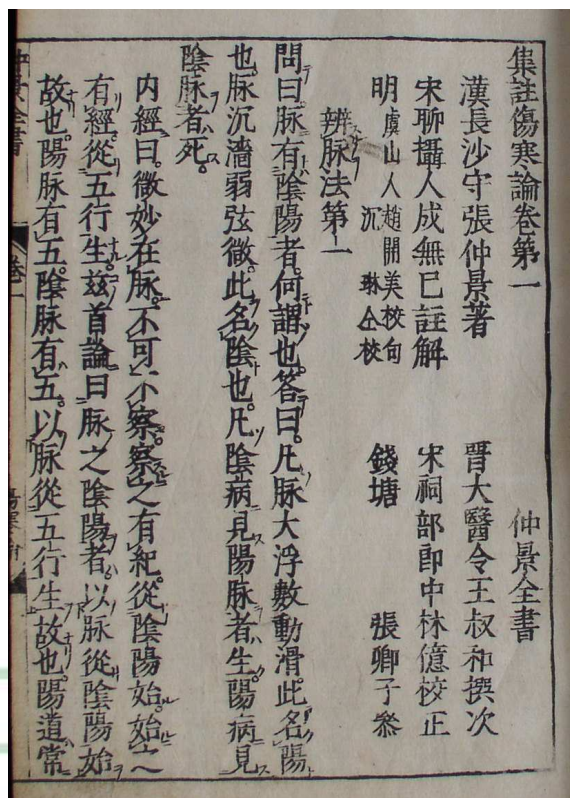


圖 5-34 《寶曆本》首卷首頁書影
(上海中醫藥大學藏)

經考察目前所能見到的寬文八年(1668AD)上村次郎右衛門印本以及寶曆六年(1756AD)出雲寺和泉等印本後，可知道兩者確實極為相似，應屬於同一版本，但是在版記的部份卻與真柳氏之說有所出入。其中出雲寺本的版記為「張卿子手定(成無己註/附諸名家)/仲景全書/京師 書坊合版」(圖 5-38)，但中國中醫科學院所藏之上村次郎右衛門印本則作「張卿子手定/傷寒論/(成無己註/附諸名家) 聖濟堂藏版」(圖 5-39)，此與真柳氏所說及所列舉之萬治二年寺町彌兵衛刻本書影¹⁴⁵完全相同。雖然目前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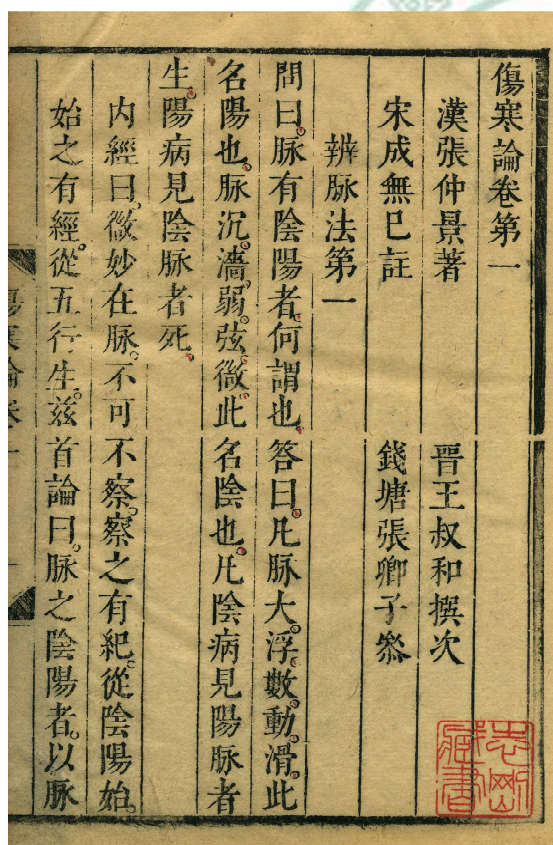


圖 5-35 張卿子《傷寒論》首卷首頁書影 (中國中醫科學院藏)

¹⁴⁵ [日]真柳誠：〈別本《仲景全書》の書誌と構成書目〉，《日本醫史雜誌》34.1(1988)，頁 28-29。

法見到寬文八年秋田屋總兵衛印本，但由真柳氏所列舉之版記書影中有一則作「張卿子手定／仲景全書／皇都書林 溫故堂藏版」，下註為日本東北大學圖書館藏本，經由該校圖書館網站檢索藏書時，發現該校所收藏的《仲景全書》有萬治二年本，寬文八年秋田屋總兵衛印本以及寶曆六年本，所以可以推知該書影即屬於秋田屋總兵衛本，該印本雖然同樣在寬文八年印行，但是實際上應晚於上村次郎右衛門印本。是以五種和刻本《仲景全書》的出版順序應為①萬治二年（1659AD）寺町彌兵衛刻本；②寬文八年（1668AD）上村次郎右衛門印本；③寬文八年（1668AD）秋田屋總兵衛印本；④寶曆六年（1756AD）出雲寺和泉等十書坊共印本；⑤寬政元年（1789AD）林権兵衛印本。秋田屋總兵衛本以後的和刻本在版記上作了如此的更動，以致使得有些文獻學者曾誤以為張卿子亦輯有《仲景全書》這一部著作。

和刻本的《傷寒論》來自於張卿子，真柳氏則有張本的經文來自於趙本修刻本之議¹⁴⁶。然而經過研究，這樣的說法是不足採信的。首先，真柳氏必然是見到有與修刻本相同，但與初刻本不同之處，才會認為經文有出於修刻本者，從這個角度切入時，可找到三條條文，分別是〈辨瘧濕暍脈證〉「問曰：風濕相搏……」條之「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桂枝湯方主之」條後用法之「不可令如水流漓」以及〈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葛根湯方中大棗的「十二枚擘」。然而，這三條條文雖然同於修刻本同，而異於初刻本，但是卻也都與多種成本，包括《汪濟川本》、《醫統本》以及《趙開美本》等相同，所以顯然是不足為據的。

其次，當再進一步比對張本、成本及趙本三者的條文時，可以發現，張本條文與成本幾乎全同，但與趙本間則常有較大的差異。因相異條文數量太多，僅略舉太陽病篇數例於下：如〈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之「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條，張本與成本皆作「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趙本則作「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葛根加半夏湯方中之麻黃，張本與成本皆為「三兩去節湯泡去黃汁焙乾稱」，趙本則作「三兩去節」；小青龍湯方後之加減法，與成本相同，內容相當的多，而不同於趙本之簡要論述；「太陽病先下而不愈」條中之「得裏未和」與成

¹⁴⁶ [日] 真柳誠：〈《宋板傷寒論》系諸版の検討〉，頁 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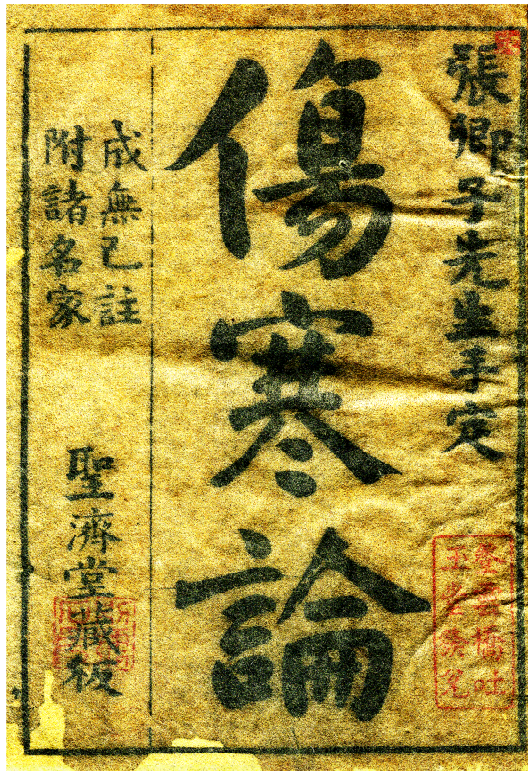


圖 5-36 張卿子《傷寒論》護頁版記書影
（中國中醫科學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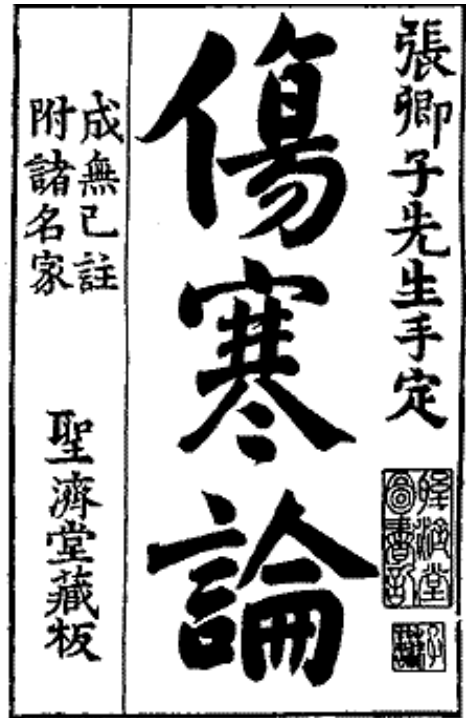


圖 5-37 《萬治本》護頁版記書影
（引自真柳誠：《仲景全書》解題）



圖 5-38 《寶曆本》護頁版記書影
（上海中醫藥大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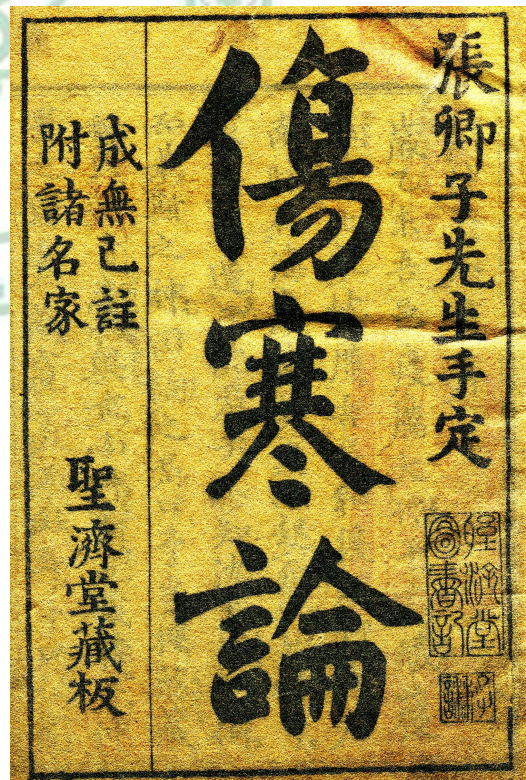


圖 5-39 《寬文本》護頁版記書影
（中國中醫科學院藏）

本同，而不同於趙本之「裏未和」或「得裏和」；桂枝去芍藥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方中，蜀漆作「三兩洗去腳」，同成本，而不同於趙本之「三兩洗去腥」。〈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文蛤散方中，同成本皆作「一錢匕服」，而非趙本之「一方寸匕服」；白散方中，同成本皆作「右件三味為末」，而非趙本之「右三味為散」；「婦人中風發熱」條中，同成本皆作「隨其實而瀉之」，而非趙本之「隨其實而取之」；「傷寒六七日發熱」條中，同成本皆作「柴胡加桂枝湯主之」，而非趙本之「柴胡桂枝湯主之」；甘草附子湯方中，同成本皆作「汗出復煩……六七合為妙」，而非趙本之「汗止復煩……六七合為始」；炙甘草湯方中，同成本皆作「大棗十二枚擘」，而非趙本之「大棗三十枚擘」。

再者，就張本中與成本最主要的相異處一無卷末的附方來說，成本將《傷寒論》條文中的二十五條加減方由經文中抽離，另列於卷 10 之中，張本則又將加減方「併入論集，便於簡閱」（見該書〈凡例〉），然而其編入時所依據的，是趙本還是成本呢？在比較成本卷 10 中對於加減方病證卷次的說明，以及張本中加減方的實際所在後，可以發現兩者是吻合（按·張本有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方及四逆加人參湯方兩方未編入），是以桂枝加葛根湯方、桂枝加厚朴杏子湯方、桂枝加附子湯方……等 9 方均依成本的說明：「以上九方，病證并在第二卷內」編入於卷 2 之中，但是其中的桂枝加厚朴杏子湯方趙本其實是位於卷 3。各加減方之組成及用法與成本幾乎完全相同，但與趙本則時有所異。此外，尚有成本有，但趙本沒有的方，如卷 2 之朮附湯。

綜合以上，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張本與趙本之間，不管是修刻本或是初刻本，都毫無相關，所以其底本顯然的只是成本。

二、清刻本

由胡乾元於光緒十八年（1892）所作之〈重刊仲景全書叙〉中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本書由胡氏之孫在上海向日本醫人借得和刻本《仲景全書》後，經胡氏鈔錄，後由成都鄧少如刊行的過程。胡氏並將其師曹樂齋所著之《運氣掌訣錄》附列於後，使讀者得以互相印證。經考察光緒二十年（1894）成都鄧少如崇文齋本之《仲景全書》（圖 5-40）後有數點發現。首先，該本除了較和刻本多出《運氣掌訣錄》外，尚有取自明新安吳勉學刊古今醫統正脈全書本之《傷寒明理論》三卷（其中之下卷為《藥方論》），所以清刻本《仲景全書》成為有五種書，共二十卷之本。

三、民國本

上海千頃堂書局曾於民國五年（1916）出版石印本之《仲景全書》（圖 5-42）。該書亦包含了《集註傷寒論》10 卷、《金匱要略方論》3 卷、《傷寒類證》3 卷、《運氣掌訣錄》1 卷及《傷寒明理論》3 卷，是為五種書二十卷本。該本《集註傷寒論》的版式行款，為四邊雙欄，有欄線，每半葉 16 行，每行 30 字，白口，黑單魚尾，中縫記：「仲景全書 卷次 傷寒論 葉次」，卷首題為「集註傷寒論卷第 X 仲景全書／漢長沙太守張仲景著 晉太醫令王叔和撰次／宋聊攝人成無已註解 宋祠部郎中林億校正／明虞山人趙開美校句 沈林全校 錢塘 張卿子參」。從卷首題字中之「漢長沙太守張仲景」、「晉太醫令」、「成無已」及「沈林」（按·已將「沉」字改正為「沈」，「林」則未改），以及書首有胡乾元之叙以及全套書的種類及卷數，可知民國本的底本並非和刻本，而是為清刻本中的《崇文齋本》。

此本曾多次影印發行，包括民國二十三年（1934）的千頃堂書局，民國四十九年（1960）的東方書店（圖 5-43），以及民國六十一年（1972）與民國六十七年



圖 5-42 《千頃堂本》首卷首頁書影

（中國中醫科學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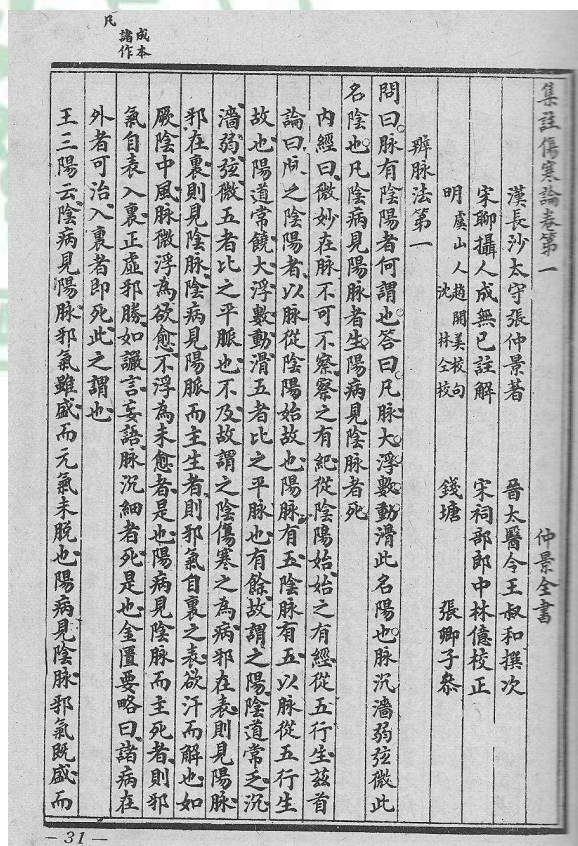


圖 5-43 《東方本》首卷首頁書影

（中國中醫科學院藏）

(1978)、七十二年(1983)的集文書局(圖5-44)。諸書雖未作版本來源的說明，但因多保留胡乾元之叙，故尚可從中取得訊息。只有東方書店所出版者，不僅無胡氏之叙，而且於該書〈簡介〉中，竟妄稱「今特將仲景所著各書彙集影印出版問世，定名為《仲景全書》，以饗讀者」，這樣掠人之美的作法，實不敢令人苟同。

《千頃堂本》的《集註傷寒論》亦曾以《傷寒論》為名單獨出版。依目前所蒐集的，包括民國四十九年(1960)的東方書店，民國五十八年(1969)的光田出版社本(以下簡為《光田本》)(圖5-45)，以及民國六十三年(1974)的《台聯本》(圖5-46)等三種，根據經文旁的句讀、書口的刪除與頁碼的編號與樣式，皆可明顯看出此三種皆為《東方本》之抽印本。

此外，真柳誠所提到的《受古本》，書名實作「張仲景醫學全書」(圖5-47)，亦為五種書二十卷本。但版式行款與前者稍有不同，為四邊雙欄，有欄線，每半葉15行，每行30字，白口，黑單魚尾，《集註傷寒論》書口中縫記：「張仲景醫學全書 卷次 傷寒論 葉次 上海中一書局發行／上海受古書局石印」。卷首題字幾乎與千頃堂本完全相同，唯「張卿子參」作「張卿子參」。雖然此本並無胡氏之叙，但從其他線索仍可看出其底本為清刻本，但與千頃堂本並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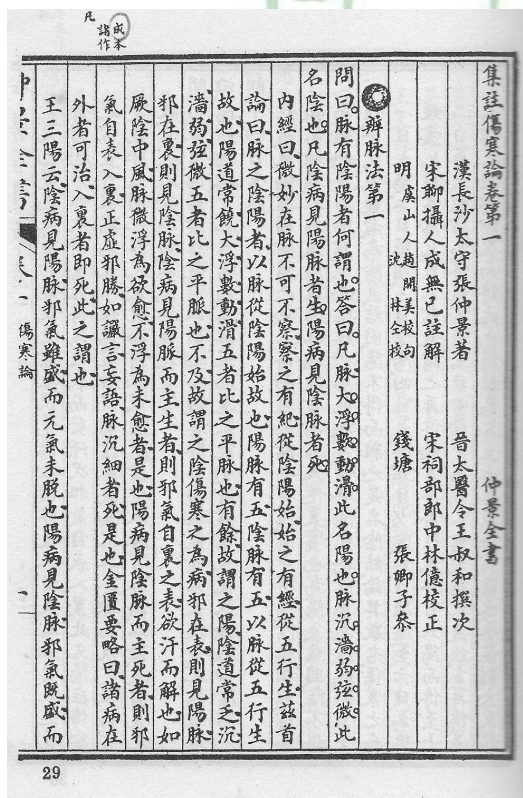


圖 5-44 《集文本》首卷首頁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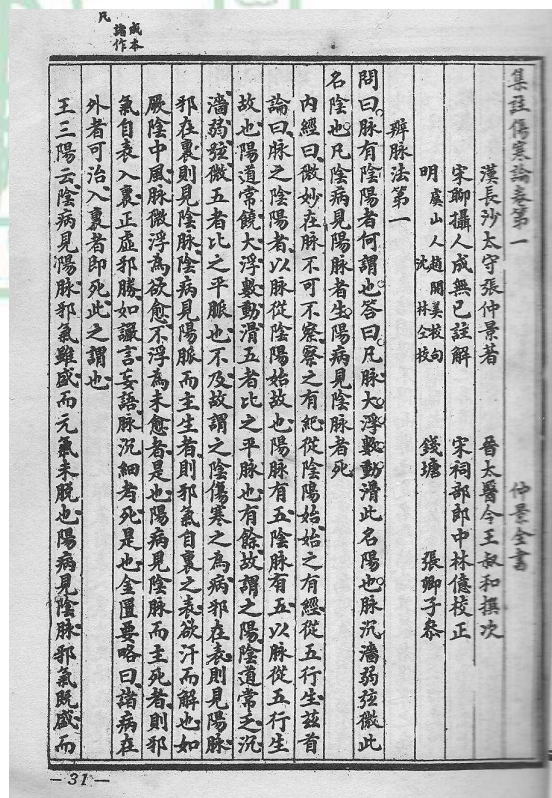


圖 5-45 《光田本》首卷首頁書影

四、韓國本

臺灣國家圖書館館藏之《仲景全書》，除了前述之東方書店本外，尚有來自韓國之《裕昌德本》（圖 5-48）。該本的外觀，除書背作「裕昌德書局出版」外，其餘的裝禎、大小、厚薄與東方書店本幾乎一模一樣，且內容並無韓文。考察後發現出版項雖提為：「大韓民國庚子年（1960）五月出版 發行人：車延績」，但印刷者卻是臺灣東方書店，實際比對內容，亦完全相同，所以仍為《千頃堂》的縮印本。

各種《仲景全書》間的源流關係，請參見圖 5-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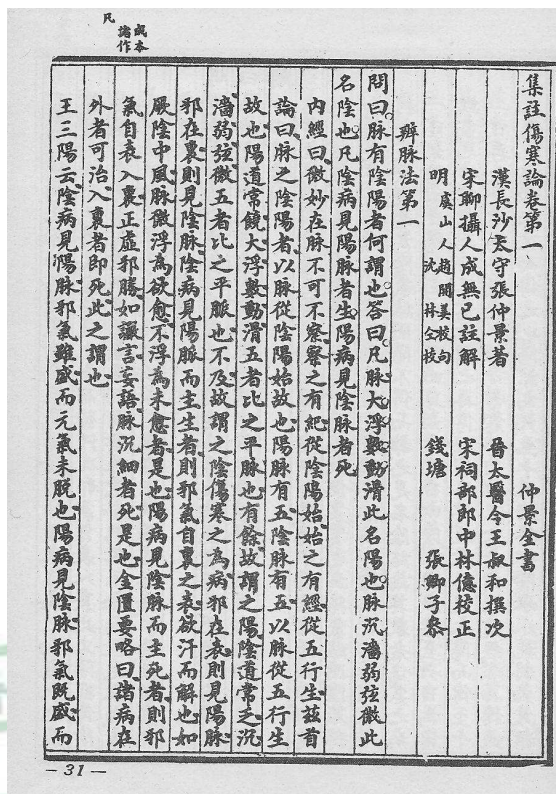


圖 5-46 《台聯本》首卷首頁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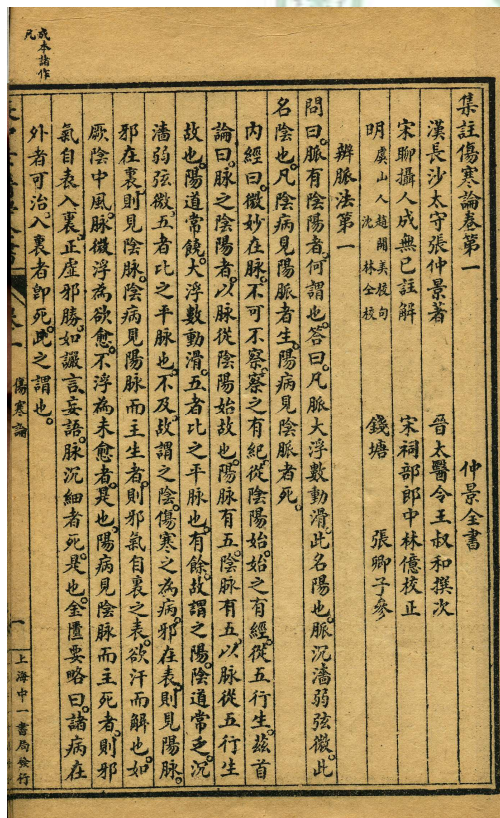


圖 5-47 《受古本》首卷首頁書影
(中國中醫科學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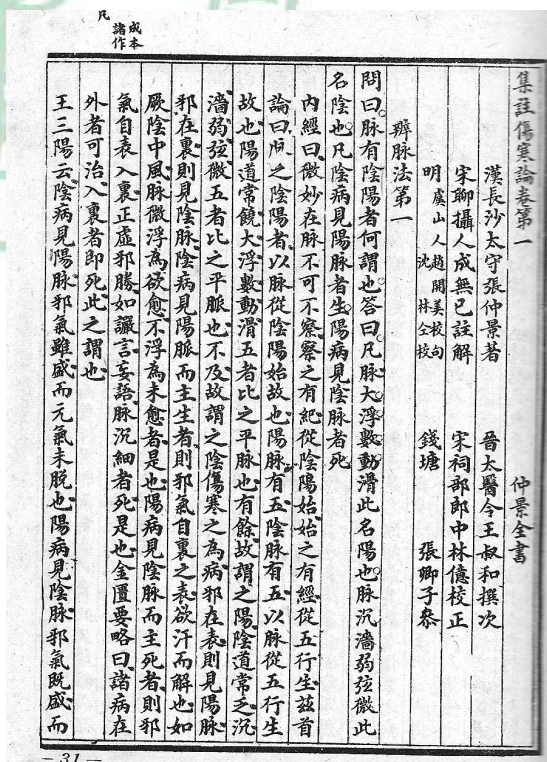


圖 5-48 《裕昌德本》首卷首頁書影
(臺灣國家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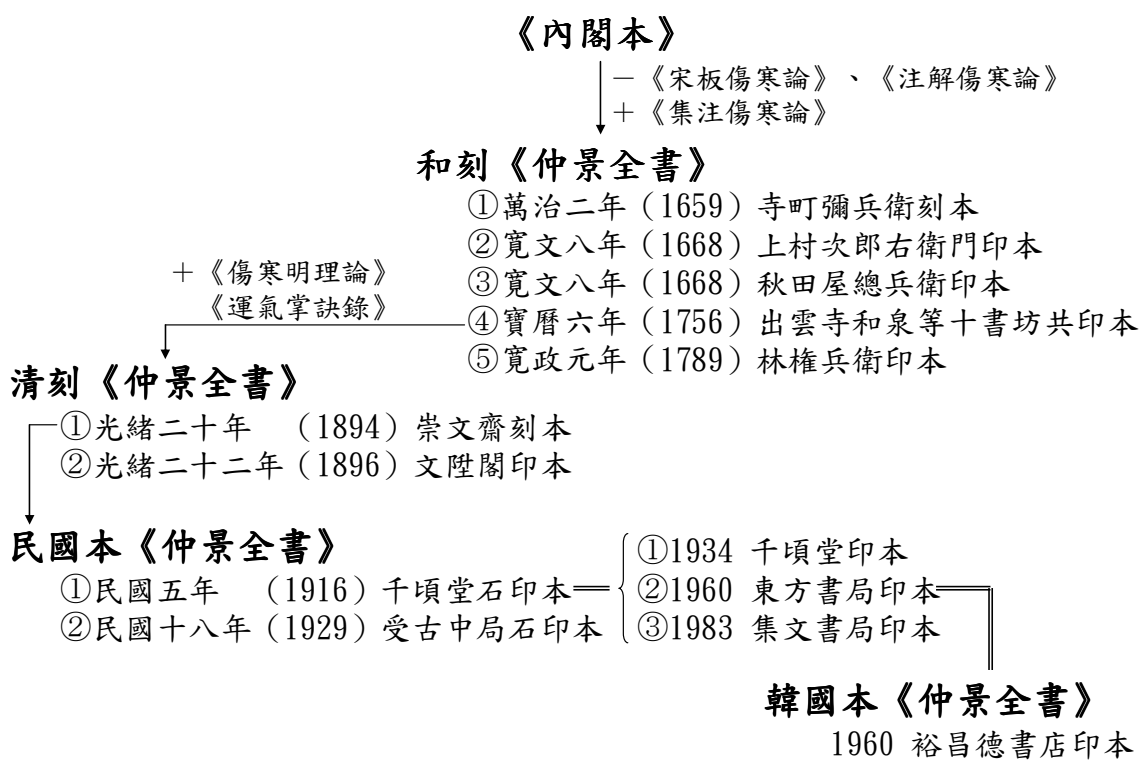


圖5-49 各種《仲景全書》間的源流關係



第六章 討論

本研究對於趙開美本《傷寒論》以及二十餘種後續版本的流傳演變狀況，雖然已經做了詳盡的研究，不過有一些相關的學術問題，我們認為是有必要進一步加以探討的，這些問題包含了存世趙本的遞藏狀況、大字本與小字本《傷寒論》間可能有異之因、《治平官刊大字景寫本傷寒論》的下落、趙本版本系統的鑑別方法、趙本與成無己《注解傷寒論》內容的差異、《影北宋本傷寒論》的作偽者是否真的是楊守敬以及本研究未能涉及的《傷寒論》版本所可能造成的影響等，這些重要的問題都將在本章中逐一進行討論。

第一節 存世趙開美本《仲景全書》遞藏狀況討論

從明朝末年一直到民國初年這一段時期是我國藏書文化最燦爛的階段，大小藏書家，此起彼落，相互傳承，也相互爭鳴。在這一段時間裏留下了為數極多的公藏及私藏書目。李茂如曾輯有《歷代史志書目著錄醫籍匯考》一書，該書收錄歷代史志、公私書錄以及文集、論著、筆記等資料共 180 餘種，若僅計自明朝萬曆年以後至民國初年者亦至少有 120 餘種。然而遍查其內容，《仲景全書》不但未見於明清時期的公藏目錄如明代的《文淵閣書目》及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天祿琳琅書目》等，連諸多著名的藏書家目錄，如明代趙開美《脈望館書目》、祁承業《澹生堂藏書目》；清代錢謙益《絳雲樓書目》、錢曾《述古堂藏書目》及《讀書敏求記》、季振宜《季滄葦藏書目》、毛扆《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徐乾學《傳是樓書目》、阮元《四庫未收書目提要》、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平津館鑑藏記》、黃丕烈《百宋一廬書錄》、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莫友之《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宋元舊本書經眼錄》、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都未見收錄；民國初年張元濟《四部叢刊書錄》、傅增湘《雙鑑樓善本書目》、孫殿起《販書偶記》、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卻皆不見蹤跡。僅在兩種源自日本的資料，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及楊守敬《日本訪書志》中略有論及。《經籍訪古志》在「《傷寒論》十卷」條下註有「明趙開美校刻本。楓山秘府藏」(按·即《內閣本》)及「此本為《仲景全書》中所收，曰翻刻宋板」。《日本訪書志》在「《傷寒論》十卷」條下註有：「厥後得翻刻明趙清常《仲景全書》本」，但此所謂的「翻刻明趙清常《仲景

全書》本」指的其實是《堀川本》（詳見本章第四節）。

接著查閱多種《歷代史志書目著錄醫籍匯考》未收載的其他書籍，始見到一些書目有《仲景全書》的著錄，包括：《增訂叢書舉要》（1918）、《叢書書目彙編》（1928）、《叢書大辭典》（1936）三部叢書書目工具書；《中國醫學書目》（1931）、《續中國醫學書目》（1941）、《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1933）等三部書目類書籍；《醫籍考》（1831）、《宋以前醫籍考》（1948）等兩部醫籍考類書籍；以及《藏園羣書經眼錄》、《善本醫籍經眼錄》等兩部提識類書籍。其中由楊守敬與李之鼎所編的《增訂叢書舉要》（1918 刊行）一書，在該條下著錄了「明萬曆己亥虞山趙開美編 日本刊本 翻刻宋板傷寒論十卷 注解傷寒論十卷 傷寒類證三卷 金匱要略方論三卷」，顯然是楊守敬取自於日本的資料，但誤錄為日本刊本。而後沈乾一的《叢書書目彙編》及楊家駱的《叢書大辭典》二書也都失考而一字未改的加以引用。《中國醫學書目》所錄為和刻本，《續中國醫學書目》及《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所著錄則確為趙本；至於《醫籍考》中雖無《仲景全書》的條目，但在「《張仲景傷寒卒病論》」條下之按語，提及了「張遂辰《仲景全書》」¹⁴⁷，可見其所見者仍為和刻本，《宋以前醫籍考》則是趙本。至於傅增湘的《藏園羣書經眼錄》於 1934 年著錄了「《仲景全書》四種」，並指出卷末牌記：「世讓堂翻宋本」，顯然確實是趙本。王重民的《善本醫籍經眼錄》亦為趙本，相關內容詳見第四章。

從目前所檢視的近 200 種公私藏書書目資料來看，趙本 1599 年刊行後，1652 年日本《御文庫目錄》即有收藏的記錄，在中國竟然一直到 1918 年，才有相關的著錄資料。可見得趙本的流傳並不廣。趙本刊行至今已四百餘年，各圖書館的藏本能保存至今，著實不易，以下對各藏本的遞藏過程將儘可能加以考查，以誌先人之努力，與藏書之艱辛。

一、故宮博物院藏本

本書因已完成數位化，可從電腦中查看相片檔，一般已無法提取觀看。本研究在所方的支持下以公函申請，是以可提取察看原書，但仍不許攝影實物。本文中的相關影像來源為經館方授權使用者。該書書號為「平圖 011603-011607」。

《仲景全書》一函五冊，書函之封箋上書有「仲景全書 萬曆己亥趙清常景宋刻本 坊」。

¹⁴⁷ [日] 丹波元胤：《中國醫籍考》，頁 397。

每冊書皮有「務本堂」之鈐印，書根隱約可見書有「仲景全書」墨字，包角處並以「金、木、水、火、土」為冊次；書皮大小為 26.6cm×16.5cm；半葉框大小為 19cm×13.1cm；首冊護頁有署名「坊」及「矩菴」之兩則手書題記（詳情請見前面章節）。

版式：四周單欄；版心白口，白單魚尾；中縫記：「仲景全書、卷次與葉次」。

行款：每半葉 10 行，每行 19 字；注小字雙行，每行亦 19 字。

字體：正文字體近於歐陽詢體。

紙色：依據紙張較脆，顏色呈淡黃褐色，邊緣則顏色較深，以及紙張中含有許多粗長的纖維渣，判定應為竹紙。

牌記：卷 6、8、9、10 末頁皆有「世讓堂／翻宋板」牌記，但卷 5 則模糊不清，卷 4、卷 7 末頁破損。卷 10 末行則刻有「長洲趙應期獨刻」七字。

裝禎：線裝；在近代並未經過修裱與襯紙，許多頁已有破損現象，尤其是從書口裂開的情況最為多見。

藏印：〈刻仲景全書序〉首頁首行下端鈐有「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朱文方，及首行「刻」字旁有「務本堂」朱文長兩枚。首卷首頁首行「傷寒」字右側鈐有「神農／遺業」朱文長；第二行下端鈐有「秋農」朱文方及「姜問岐印」白文方。〈傷寒論後序〉末則有「東海仙／蠹室藏」（朱文長）印記一方。

題記批校：護頁有徐坊之題記，指出由魏子敏處購得。正文則有墨筆圈校，朱筆句讀。

封箋上的「萬厯己亥趙清常景宋刻本」之「萬厯」，本應為「萬曆」，但因避清高宗「弘曆」之諱故改之。從「姜問岐印」、「秋農」二枚藏印，可知姜問岐曾收曾此本。姜氏為清代醫家，字秋農，或字振揚，（田麥）城人。據《中國歷代醫家傳錄》引《寶山縣志》及《羅店鎮志》云：「本農家子，憤族人為庸醫所誤，遂究心岐黃，收藏古今醫家，著述甚富。性狷介，貧者招，輒徒步往，富人或聘以重金，弗顧也。」「幼習醫，壯從吳門曹樂山（仁伯）遊。自《素問》、《靈樞》及仲景、時珍諸名家，靡不淹貫，及歸，僦居嚮城二十餘年。所治沈疴，應手輒效，遇歉歲，彙《療飢良方》刊刻濟世。卒年六十餘。著《三經彙通》。」¹⁴⁸其生卒年未載，但曹仁伯

（1767-1834AD），江蘇常熟人，為乾隆至道光間吳中名醫，《柳選四家醫案》、《吳醫匯講》、《宋元明清名醫類案》及《清代名醫醫案精華》等書皆收載了曹氏的醫案

¹⁴⁸ 何時希：《中國歷代醫家傳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頁 168。

或醫論。既然知道曹仁伯的生存年代，可據以推測姜問岐應為嘉慶至咸豐間人。

至於「務本堂」印記的考查結果，顯示務本堂之名，頗常見於歷史，較為知名者有三種，第一是書坊名，第二是組織名，第三是宅第園林名。首先，以「務本堂」為書坊名者，至少有三處：宋元間建陽人虞平齋的書坊即為此名，但年代及地點皆較遙遠，不予考慮；光緒年間曾有多種醫書由「務本堂」刊行，據悉河南中醫學院圖書館收藏不少，出版地似乎為福建之建陽；清末民初在北京琉璃廠書肆中亦有名為「務本堂」者。其次，以「務本堂」為組織名最著名者有揚州徽商，從明嘉靖開始，一直至清乾隆、嘉慶時期達到極盛。此商業組織常常修建和資助書院，致使書院繁榮，文人薈萃，形成著名的「揚州學派」，因揚州亦在江蘇境內，時間地點皆頗符合。最後，關於宅第園林名方面，有吳江葉永億建立於乾隆時期的園林，以及無錫薛福成建於光緒年間的廳室。二者都在江蘇境內，其中薛福成是近代著名的外交官，而且還頗有醫名，曾醫治過慈禧、慈安、光緒等皇室。以上數種是否與《仲景全書》中的「務本堂」鈐印有關，目前尚無足夠證據可以確認，僅供參考。此外，「神農／遺業」因鈐印的方式與「務本堂」雷同，故推測為同一人或家族之藏印。

「東海仙／蠱室藏」一章，錢超塵以「仙蠱」即「脈望」的別稱，而斷為趙開美的藏書閒章，但無確證。

由上可以知本書的遞藏過程，確實可考的為：由姜問岐至廠賈魏子敏，由魏氏售予徐坊，而後歸於北平圖書館，現在則由故宮博物院代管。

二、中國中醫科學院藏本

本套書共 2 函 12 冊，全書每葉都有襯紙，屬於金鑲玉式裝幀，但書況目前不佳，可能因提閱過於頻繁，以致很多葉的書口都已斷裂，與 93 年筆者首次借閱時相差甚多。

1955 年中醫研究院成立，下設圖書館，接收來自中央衛生研究院圖書館的中醫藏書，以及南潯嘉業堂的醫書部份¹⁴⁹。由於《嘉業堂藏書志》並無趙本的著錄，而中科本鈐有「中央衛生研究院圖書館藏」印記，所以可以判定中科本來自於中央衛生研究院。考該院的中醫古籍主要來自瀋陽醫學院（現為中國醫科大學）前身滿州醫科大學東亞醫學研究所收藏的中醫書籍。原來在中央衛生研究院於 1951 年成立，其下設有中醫藥研究所，所方曾派人考察瀋醫的藏書情形，並由衛生部向瀋醫徵調

¹⁴⁹ 何時希：《近代醫林軼事》（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1997），頁 66。

全部的中醫古籍，兩部以上的同種中醫書籍可以保留一部，其餘須無條件轉送到北京¹⁵⁰。由於中國醫科大學現今尚存一部趙本，且中科本中並無滿州醫科大學、東亞醫學研究所、瀋陽醫學院或是中國醫科大學等的相關藏書印或書箋，所以可據此推測中央衛生研究院當時即已擁有一部《仲景全書》。

中央衛生研究院由何處獲得此書目前無法得知，但從此書的藏書章則略可得知其遞藏過程。在〈刻仲景全書序〉首頁首行由下而上依次有「郭元極印」朱文方、「志剛藏書」朱文方、「柏心堂」白文方三枚藏印；書眉則有「津沽張氏藏善本醫書」朱文方及「中央衛生研究院圖書館藏」朱文長二枚藏印，所以共有五枚藏書印。另外在〈傷寒論卷第一〉首頁首行則有四枚藏書印，由下而上依次為「享元亟」朱文長、「志剛藏書」朱文方、「張志剛印」朱文方以及「張印劍衡」白文方。比較兩頁的藏印，可知收藏此部醫籍的先後順序為郭元極（「享元亟」為其名之變體，此在篆刻印章有時可見），其次為張志剛，再次為張劍衡，最後則為中央衛生研究院。郭元極是何人，目前無可考；但《中國歷代醫家傳錄》中則著錄有「張志剛」，在條下云：「（喉科，清）張淑儀，侄光照，孫志剛，三世精喉科，施藥餌，活人無算」；在「張淑儀」條下則云：「（喉科，清）岳城店人。侄光照，孫志剛，三世精喉科，施藥餌，活人無算。著有《咽喉精要》十二卷。子孫世其業」。若《中國歷代醫家傳錄》所引之張志剛確為鈐章之人，岳城店位於河南正陽縣，則「津沽張氏藏善本醫書」中的天津張氏則當為張劍衡；「柏心堂」有可是張志剛或是張劍衡之書室或藏書樓名稱，因中國中醫科學院所收藏的《張卿子傷寒論》（康熙年間聖濟堂藏版）亦鈐有「志剛藏書」，但未見「柏心堂」之章，所以推測該藏章應為張劍衡所鈐下，可惜其生平目前無可考。

著名的版本學家以及藏書家傅增湘於甲戌年（1934）曾經看過一部《仲景全書》，並在《藏園羣書經眼錄》中加以著錄，指出：「有開美刻書序、次林億等校定傷寒論序……、次傷寒卒病論集、次醫林列傳、次錄國子監牒文、次目錄。卷末有方牌子，文曰：『世讓堂翻宋本』」¹⁵¹，該文並未指出在何處見到此書，不過將以上正文前序文、牒文、目錄的順序與存世的五部《仲景全書》比對後，卻發現只與中科本相合。傅氏雖為四川人，但自幼離川，久居京津。光緒十四（1888）應順天鄉試為舉人，

¹⁵⁰ 傅海燕：〈中國醫科大學館藏明刻《仲景全書》近代流傳考〉，《中華醫史雜誌》38.2（2008），頁102。

¹⁵¹ 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594-597。

二十四年(1898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曾任直隸提學使。光緒末年即在天津從事教育工作(創辦北洋女子公學、北洋高等女學堂及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等)¹⁵²，之後又長年居住北京(1917-1919任教育總長，1925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¹⁵³，《中科本》後期的收藏者皆居處於河南、天津與河北，與傅氏甚有地緣關係，所以傅氏所見者極有可能就是中科本。

所以此本的遞藏過程，可考的依序有郭元極、張志剛、張劍衡、中央衛生研究院以及中國中醫科學院。

三、上海圖書館藏本

由於該藏本已完成數位化，為保護善本，無法提取借閱。所以根據影像檔以及該館之〈古籍數字圖書館查詢系統〉相關著錄，說明於下。

本套書共8冊，書號794784-91。該藏本的影像檔僅有少數為彩色照片，大部份都是黑白照片，但已可看出該書的書況並不是很好，有甚多破損及蟲蛀之處。

考察上海圖書館藏本《仲景全書》的遞藏時，得到一個相當意外的結果。該書的藏書印在〈刻仲景全書序〉首行下有一枚「棲芬室圖書」朱文長(但鈐印上下顛倒)，在〈仲景全書目錄〉首行下則有兩二藏印，由下而上為「行準」朱文方及「范適」白文方；在〈傷寒論卷第一〉首頁第三與四行空白處則鈐有「湯谿范氏棲芬室所備醫學參考圖書」朱文長；另外每兩葉之間都鈐有「上海圖書館藏」朱文大方，其餘則未見不同的藏書印。這些藏印清楚的說明原來范行準藏本並不在錢氏與周氏所懷疑的中國中醫科學院，反而是在南方的上海。

范行準(1906-1998)¹⁵⁴，名適，字天磐，浙江省湯溪縣(今屬金華市)人，家世寒素，少即失學，僅讀三年小學。13歲時，在其小叔父范貢雲于本縣羅埠鎮所開德壽堂藥店學徒。自14、15歲始，經常去十餘里外之城中圖書館看書。18歲時，返鄉自學中醫。20歲起，在鄉診病，前後有3年。30年代初，考入上海國醫學院，學院為5年制，插班入三年級。第2年又跳班入五年級，兩年即獲畢業。在學期間，得以師從陸淵雷、章次公諸名家。畢業後在上海行醫，與醫史、文獻學家王吉民、龍伯堅、宋大仁等交遊，並開始了他搜書藏書的人生歷程。

至1941年，所搜四部古籍，已逾二萬卷。范氏生藏書室名曰「棲芬室」，芬者

¹⁵² 鄭偉章：〈一代藏書校書宗師傅增湘〉，《中國圖書館學報》6(1994)，頁22-23。

¹⁵³ 趙雲利：〈藏書大宗傅增湘與圖書館〉，《蘭臺世界》7(2010)，頁35。

¹⁵⁴ 伊廣謙：〈范行準與棲芬室藏書〉《江西中醫藥》34.8(2003)，頁47。

書香之謂，「棲芬」之意有二：一者范氏客寓上海，僦舍而居，屢經搬遷，書籍隨主人隨處棲止，用以自況；二者范氏認為「書物為天下公器，苟吾不用，宜速散去」，書籍不過在此暫時棲留，自敘「並無藏書奢望，鈐書印記，亦未敢用『藏書』二字」，以《仲景全書》的鈐印觀之，確實如此。

范氏於 1950 年被聘入華東軍政委員會衛生部工作；1953 年轉入軍事醫學科學院；1958 年隨院遷北京；1979 年退休後仍從事醫學史研究。

1984 年，范氏 78 歲時毅然將棲芬室全部藏書捐獻給了中國中醫研究院（現改名為中國中醫科學院），共計 760 種，7200 餘冊，其中醫書 660 多種，2100 多冊，內含善本 290 種，1500 餘冊，善本有宋、元、明三代刻本、寫本 90 多種，有的已是價值連城的文物。

在《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館藏中醫線裝書目·附錄·范行準獻書目錄》¹⁵⁵中有「張仲景全書六種（明）趙開美輯 八冊」，在該書的〈編例〉中有這樣的說明：「在書目主表之後，附錄了……范行準……五位著名醫藥學家的獻書目錄。其中大多數中醫書已收書目主表。由於原始清單大部份未列版本項，在附錄中僅列以書名、卷數、冊數。」在主表中未見「張仲景全書」，僅有「仲景全書」但為「甲：四種本合二十六卷」及「乙：五種本合二十卷」，未有「六種」，可見此書似乎未被收入主表之中。

何以此書會在上海，而不是在北京？目前尚無確切的資料可以說明，但從數種書目可略見端倪。首先，上海圖書館成立於 1952 年，但 1957 版之《上海圖書館善本書目》中並未收錄趙本，所以上海圖書館得到此書當是范氏北上之後的事了；其次，上海圖書館在 1959 年曾編纂出版《中國叢書綜錄》¹⁵⁶，其中有趙本的著錄，但是因此書收錄的範圍包含了 41 個圖書館，而且趙本該條下並未註明收藏處，是以無法據此判斷當時上海圖書館是否收藏趙本；再者，《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1996 年出版時已著錄趙本的收藏處之一為上海圖書館。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從 1977 年由中共國家文物局開始籌備，到 1995 年始完成，然本書在 1983 年即完成初稿—〈徵求意見稿〉¹⁵⁷，分送到各主要收藏單位和有關專家徵求意見，該稿先後由齊魯

¹⁵⁵ 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編：《范行準獻書目錄》（見於《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館藏中醫線裝書目·附錄》，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頁 493。

¹⁵⁶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¹⁵⁷ 宮愛東：〈初論《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纂及其歷史功績〉，《傳統文化與現代化》3（1999），頁 89。

書社以《稿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為名於 2003 年出版，以及北京線裝書局以《中國古籍善本總目》為名於 2005 年出版¹⁵⁸。兩書中均著錄上海圖書館收藏趙本，這顯示此書在范氏獻書給中醫研究院前早已入上海圖書館善本書庫。猜想可能的原因或許是范氏認為中國中醫科學院已有一部《仲景全書》，是以將此部珍貴典籍先自行捐給其學術奠基以及之前長期工作的地方—上海，期望未來能有近一步的資料可以說明。

這部《仲景全書》除了范氏外，並未鈐上其他的藏印，但范氏曾指出其得到此書的經過：「戊寅之冬，書友以會稽沈氏鳴野山房所藏《仲景全書》求鬻，乃明趙開美原刻，其中之一為《傷寒論》，即趙氏翻宋刻者，亦即日本森立之《經籍訪古志》中所載楓山秘府藏本也。森氏稱此為人間絕無僅有之本，故余得趙刻之本，已溢初願。」¹⁵⁹范氏指出在 1937 年收得此部「沈氏鳴野山房」舊藏，據考「鳴野山房」為沈復榮（1779-1850）¹⁶⁰的藏書樓名，沈氏為清朝金石家、藏書家，字霞西，山陰（今浙江紹興）人，明末祈氏「讀書樓」所藏，有半數被其購去。著有《鳴野山房書目》（或為《奕慶藏書樓書目》）。然查該書目，並未見到《仲景全書》之著錄，所以可能是得於書目輯成之後。

所以，此本的遞藏過程可考的依次為沈復榮、范行準以及上海圖書館。

四、中國醫科大學藏本

本套書共 2 函 12 冊，全書保存基本完整，每葉皆有襯紙，但〈刻仲景全書序〉、《傷寒論》卷 2、卷 4 以及《金匱要略方論》略有蟲蛀；《註解傷寒論》則略有破損。

每冊書皮右下側有兩張圖書館書箋，上為「遼寧中醫學院/圖書館」，書號為「S25.31/1/5474 (-5485)」(墨筆手寫)；下為「中國醫科大學/圖書館」，書號為「叢書/26/3188 (-3199)」(朱印)。

藏章有：護頁有「東亞」及「滿洲醫科大學」兩枚朱文長；〈刻仲景全書序〉首頁書眉鈐有「中國醫科大學圖書館藏書/1954.9.20」朱文橢、「滿洲醫科大學圖書」朱文方及「M.M.C LIBRARY 6170/10.11.8/昭和」藍文橢等三枚。

書中每有墨筆眉註（傷寒每引喻嘉言、柯韻伯、張令韶……等；金匱每引陳修

¹⁵⁸ 駱偉：〈《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遭遇的三次盜版侵權事件〉，《上海高校圖書情報工作研究》4(2007)，頁 56-57。

¹⁵⁹ 葉橘泉譯：《校注日本康平傷寒論·范行準序》（蘇州：蘇州友助醫學社，1947）。

¹⁶⁰ 李玉安、陳傳藝編著：《中國藏書家辭典》，頁 244。

園、尤在涇、張石頑、吳鞠通、徐忠可、趙氏、徐靈胎。），朱筆句讀改正（如《註解傷寒論·卷6》：柴胡苦寒改為苦平；當歸辛溫改為苦溫等）

傅海燕曾藉由藏書章以及歷史，考證此本的流傳¹⁶¹。以下則根據黑田源次《中國醫學書目·例言》、岡西為人《宋以前醫籍考·自序》、傅文以及中國醫科大學圖書館孫曉丹老師所提供的資料，簡要整理於下。

1911年，日本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在奉天（今瀋陽）建立南滿醫學堂，1922年升格為滿洲醫科大學，下設中國醫學研究室，該室擁有由南滿醫學堂藥物學教授久保田晴光及化學教授山下泰藏兩人所搜集的醫書。1926-27年間任職該室主任之黑田源次，主張研究中國醫學，必先剖析醫籍之淵源，考察其傳承變易，以究明其書籍之真價，否則未足以為信據。因而囑付預科漢學講師山名靜一繼續搜集善本醫書。1929年，大連滿鐵圖書館奉命將所藏古醫籍1414種約6000冊贈送給滿洲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研究室。滿鐵並提供經費給研究室購書，所以至1931年黑田源次撰寫《中國醫學書目》時，藏書已達1500種7000冊之多；至1941年岡西為人撰寫《續中國醫學書目》時，又記載新收藏的單行本453種，叢書519種。中國醫學研究室之後更名為東亞醫學研究所。日名靜一、黑田源次分別於1942、45年返回日本。

由「東亞」及「滿洲醫科大學」兩枚朱文長，以及「M.M.C LIBRARY 6170/10.11.8/昭和」藍文橢可知，《瀋醫本》即於昭和十年（1936）11月8日被收入滿洲醫科大學之東亞醫學研究所，因而為《續中國醫學書目》所著錄，而未見於《中國醫學書目》。可惜的是，東亞醫學研究所到底得自何處，目前已無可考。

1945年，日本戰敗後，滿洲醫科大學更名為為國立瀋陽醫學院，1949年併入中國醫科大學，是以有該圖書館的藏書章及書箋。至於何以有遼寧中醫學院的書箋呢？原來在1964年時，遼寧中醫學院因故借用所有的中醫古籍，隨後因遭逢文化大革命，陷入動盪混亂之中，一直到1978年，才依中國醫科大學的要求歸還書籍。所以在這一段長達14年的時間中，已經被貼上遼寧中醫學院的書箋。

所以，此本的遞藏過程可考的依序為：滿洲醫科大學、中國醫科大學、遼寧中醫學院以及中國醫科大學。

¹⁶¹ 傅海燕：〈中國醫科大學館藏明刻《仲景全書》近代流傳考證〉，《中華醫史雜誌》38.2（2008），頁99-102。

五、上海中醫藥大學本

本套書共 2 函 10 冊，書號 R2-51/0339。全書保存狀況頗佳，每葉皆有襯紙，為金鑲玉式裝幀。僅〈刻仲景全書序〉有些破損。藏章有：首頁〈刻仲景全書序〉第首行「上海中醫學院圖書館藏書章」朱方；〈醫林列傳〉首行：「效南」朱長。書中有墨筆、朱筆句讀，卷 2 末行有朱筆：「王起明記」等字。

上海中醫藥大學原名上海中醫學院，成立於 1956 年，至 1993 年 12 月改制為現名。學校成立之初，圖書館藏書不多，1962 年，華東師範大學將所藏盛宣懷愚齋圖書館的醫籍調撥至該館¹⁶²，從而為其中醫古籍藏書奠定了基礎。這批圖書共有 310 種，2213 冊。其中明刻本 21 部，清刻本 132 部，清抄本 17 部，日本刻本 129 部，日本抄本 11 部，然其中並無趙本¹⁶³。

60 年代，圖書館主任趙英魁曾多次帶領工作人員到外地訪書，蒐集了一大批珍貴圖書，而且上海名中醫陸淵雷、陳存仁、陳心珠、張耀卿，嶺建康、梅中蓀等，相斷捐贈了大量個人藏書珍本¹⁶⁴，可惜以上之收書或捐書細目目前皆無資料可考。由《上海中醫學院中醫圖書目錄》中已著錄趙本¹⁶⁵，因該書是收編了 1979 年 6 月以前入藏該館的中醫圖書資料，是以可以知道趙本入藏的時間當在此時間點以前。至於書中藏書印「效南」以及朱文批註的「王起明」，目前則皆無可考。

所以，此本的遞藏過程，僅知有王啟明及所謂「效南」者，最後則歸於上海中醫藥大學，其餘仍需進一步研究。

第二節 《傷寒論》大字本與小字本間有可能有異的原因之探討

趙開美本《傷寒論》中的「國子監牒文」中透露出北宋「校正醫書局」所刊行的《傷寒論》，有大字本與小字本的區別。前面章節曾由《金匱要略方論》大字本與小字本之間所存在的差異，推論《傷寒論》亦可能有此狀況，用以解釋何以趙開美本《傷寒論》與前賢引文中的條文有不相合之處。關於大、小字本間可能存著差異這一點，僅管目前尚無大字本的傳本可供佐證，但是由牒文本身似乎可以看出一些

¹⁶² 吳平：〈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愚齋特藏述略〉，《上海高校圖書情報工作研究》2（2010），頁 55。

¹⁶³ 馬茹人：〈愚齋圖書及館藏醫籍見聞〉，《醫古文知識》16.4（1999），頁 30。

¹⁶⁴ 上海中醫藥大學校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中醫藥大學誌》（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1997），頁 697。

¹⁶⁵ 上海中醫學院編：《上海中醫學院中醫圖書目錄》（上海：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1980），頁 525。

端倪，茲將牒文摘錄於後。為節省篇幅，凡原文中因尊稱（如朝旨、朝廷、聖旨、勅等）另起一行頂格書寫者，皆省略之，僅以一空格取代。

國子監

准 尚書禮部元祐三年八月八日符。元祐三年八月七日酉時准 都省送下當六日 勅中書省勘會。下項醫書冊數重大。紙墨價高。民間難以買置。八月一日奉 聖旨令國子監別作小字雕印。內有浙路小字本者。令所屬官司校對。別無差錯。即摹印雕版。並候了日。廣行印造。只收官紙工墨價。許民間請買。仍送諸路出賣。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八月七日未時付禮部施行。續准禮部符元祐三年九月二十日准

都省送下當月十七日 勅中書省尚書送到國子監狀。准

朝旨雕印小字傷寒論等醫書出賣。契勘工錢。約支用五千餘貫。未委於是何官錢支給應副使用。本監比欲依雕四子等體例。於書庫賣書錢內借支。又緣所降 朝旨，候雕造了日令只收官紙工墨本價。即別不收息。慮日後難以撥還。欲乞 朝廷特賜應副上件錢數支使。候指揮尚書省勘當。欲用本監見在賣書錢。候將來成書出賣。每部只收息壹分。餘依元降指揮。奉聖旨依國子監主者。一依 勅命。指揮施行。治平二年二月四日 進呈。奉 聖旨鑄版施行。（以下略）

在牒文中指出了因「下項醫書冊數重大，紙墨價高，民間難以買置」，故「奉聖旨令國子監作小字雕印」。所謂的「下項醫書」，依後文「朝旨雕印小字傷寒論等醫書出賣」可知所指當不只《傷寒論》一種。而在「下項醫書」之下有一段重要的文字：「內有浙路小字本者。令所屬官司校對。別無差錯。即摹印雕版。並候了日。廣行印造。」這段文字說明了在國子監刊行小字本之前，其實已有所謂的「浙路小字本」存世。北宋刻書，除了國子監外，以浙、蜀、閩最盛，其中又以兩浙路本品質最佳，相信這即是浙路小字本的來源。據此可以推論在數種大字本醫籍於治平二年（1065AD）刊行後，兩浙路的地方官或是書坊曾據以刊行了小字本，而元祐三年（1088AD）國子監欲刊行小字本醫書時，若有浙路小字本者則取用為底本，並與大字本校對後刊行，其中極可能包含了《傷寒論》一書。既然是以浙路小字本為底本，雖經校對，依然可能出現與大字本不同之處，相信這應是大小字本內容可能有少部份不同的重要原因。

第三節《治平官刊大字景寫本傷寒論》的去向初探

宋版《傷寒論》早已不復世，元祐小字本《傷寒論》雖因趙開美的覆刻得以流留下來，但未能見到大字本的原貌，在版本學上來講總是留下一估缺憾。《故宮本》的護頁透露出《治平官刊大字景寫本傷寒論》曾經存世，而且僅在約一百年前的清末民初之際，在入藏北平圖書館前的最後擁有者，經本研究考察後，證明為曾任溥儀漢文師傅的徐坊。徐坊同時擁有趙開美《仲景全書》以及《治平本》，趙本後為北平圖書館所得，那《治平本》流落何方呢？相信這是研究《傷寒論》版本及文獻者最迫切想知道的問題。本研究曾進行初步的考察，雖然尚未有確實的結果，但研究所得可提供學者參酌，或有助於真相的發掘。

本研究是從以下的幾個方向進行考量：

首先，追蹤徐氏歸樸堂藏書的流向，從各種文獻嘗試搜集曾收藏徐氏書籍的藏書家後，再一一清查其藏書書目。

其次，由研究《故宮本》的遞藏過程，推論《治平本》的下落。這是考量《故宮本》與《治平本》同為珍貴的傷寒類醫書，若是後來曾同時被識貨的藏家所收藏，也不無可能。

在參考許多相關文獻及研究資料後，歸樸堂藏書流向大致如下：

徐坊的藏書分為定興與北京兩處，1916年徐氏歿後，藏書由其夫人掌管。但1926年，徐氏定興藏由其弟徐植以八萬金（傳增湘¹⁶⁶則言四萬六千元）由五公司¹⁶⁷，即文友堂、文奎堂、寶文書局（或言保文堂）、晉華書局（或言孔羣書店）¹⁶⁸、待求書社等五家北京書店，合股收購。1927年運抵北京，名噪全市，群相爭購。書賈認為奇貨可居，擬編就書目，整批議價出售。但延至年餘，書目未就，書亦久未售出。待求、晉華兩書店因資金週轉不良，以書抵債，最後仍因虧損而倒閉¹⁶⁹。藏書部分歸燕京大學圖書館，部分歸傅增湘。¹⁷⁰

徐氏北京藏書，至1926年亦有所流出，因此周叔弢得以在翰文齋見到宋版元修

¹⁶⁶ 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頁163。

¹⁶⁷ 倫明著：《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附校補），頁21。

¹⁶⁸ 劉尚恒：〈士商一體士為本 功過并存功在先—論我國歷史上的書賈〉，《四川圖書館學報》1（1995），頁76。

¹⁶⁹ 王紹曾，沙嘉孫：《山東藏書家史略》（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1992），頁307-308。

¹⁷⁰ 徐雁平：〈現化書商和中國典籍的聚散〉，《圖書館》5（1997），頁67。

《春秋經傳集解》殘卷本¹⁷¹，後為李盛鐸所得，但最後又轉賣給周氏。李氏又有得到明刻本《虎鈴經》。宋本《唐文粹》、《樓攻愧集》亦在該年以一萬零五百元售出¹⁷²。傅增湘曾於1926至1927年間數登度歸樸堂觀書，但因索價太昂而未得。

後來徐氏藏書陸續散出，尤其至1930年，鹿氏去世以後，藏書分別歸其子徐鍾葢及其婿史寶安，徐氏至親好友中，有群小覬覦，坊肆書賈亦設方使計，包圍詐騙，裏應外合¹⁷³，書遂大量散出，多數書籍為翰文齋所取得，約至1940年，歸樸堂藏書終於散盡。其間，有傅增湘及張元濟等人從翰文齋、蟠青書室、文祿堂等處陸續收購或看到許多徐氏藏書¹⁷⁴。莫伯驥亦自言收得許多舊槧精鈔¹⁷⁵。刑之襄則從曾史寶安處得到精品。¹⁷⁶

此外，尚有傅氏曾言與李盛鐸為世交之「吳人吳姓」者曾收徐書（140-141），倫明亦曾言徐鍾葢，以珍籍為禮，「求官於世交某君」，但二者目前尚無法查明身份。

所以可以知道歸樸堂藏書大多由琉璃廠書賈轉賣給藏書家，已知的包括李盛鐸、周叔弢、傅增湘、張元濟、莫伯驥及刑之襄。另外，徐坊的親人，如擁有藏書的徐鍾葢、史寶安，以及後來成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及古籍研究所教授外孫女劉乃和，亦是值得考察的方向。依循此線索嚐試尋找相關資料，結果如下：

一、書肆方面

查閱的文獻以時代為考量，包括孫殿起《琉璃廠書肆三記》、《販書偶記》，雷夢水《琉璃廠書肆四記》，此三部著作是以書商的角度撰寫從清末至六〇年代琉璃廠各書肆的情況，其中對於有些書的版本、用紙、行款、售價、流通過程和歸宿都有清楚的交待。書中對翰文齋亦有所涉及，也提到了徐氏藏書，但與《治平本》無關。

另一部參考書籍則是竇水勇《北京琉璃廠舊書店古書價格目錄》，此套書主要是蒐集民國期間琉璃廠富晉書社、來薰閣、邃雅齋、松筠閣、直隸書局、開明書局、文奎堂、藻玉堂、群玉齋、寶銘堂等十家舊書店的書目價格，所涵蓋的時間是約從1936年至1941年。其中雖然偶爾可見徐氏舊藏的蹤影或是少數與仲景相關的醫書，但亦無《治平本》的蹤跡。

¹⁷¹ 王紹曾：《周叔弢與海源閣遺書》，頁219。

¹⁷² 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頁129。

¹⁷³ 劉乃和：〈藏書最好的歸宿－陳垣書的捐獻與徐坊書的散失〉，頁62。

¹⁷⁴ 沙嘉孫：〈徐坊和他的歸樸堂藏書〉，頁184-185。

¹⁷⁵ 莫伯驥：《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序》（臺北：廣文書局，1967）。

¹⁷⁶ 朱玉麒：〈宋蜀刻本《張說之文集》流傳考〉，《文獻》2（2002），頁97。

二、藏書家方面

1. 李盛鐸

李盛鐸（1859-1934），字椒微，號木齋，別號師子庵舊主人、師庵居士，晚年又號慶嘉居士等。江西德化人。1898年進士，清末曾任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京師大學堂總辦、江南道監察御史、出使日本國大臣、內閣侍讀學士、順天府府丞、太常寺卿，出使比國大臣、出使各國政治考察大臣、山西提法使、山西布政使、山西巡撫等職位。民國後，又曾官至大總統政治顧問、參政院參政、農商總長、參議院議長、國政商權會會長等職務^{177、178}。1920年直皖戰爭爆發，隨皖系失敗而下台，離開政壇，而專注於古籍的收藏、整理及研究工作。¹⁷⁹

李氏的藏書齋名為「木樨軒」，但其中包含多個藏書室，如「建初堂」、「嘉館」、「甘露籙」、「古欣閣」、「儷青閣」等。其書籍的主要來源有清朝袁芳瑛「臥雪廬」舊藏，出使日本所購之「和刻本」，因職權攫取的敦煌卷子，以及從書賈處所購得的各知名藏書家之珍本。¹⁸⁰

1939年，李氏藏書計9000餘種，近60000冊售予北京大學圖書館，1956年北京大學大輯為《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三冊行世，然其中只著錄和刻本《仲景全書》（寬文八年）¹⁸¹，並無《治平本》之縱影。

2. 周叔弢

周叔弢（1891-1984），原名明揚，後改名暹，以字行，晚年號弢翁，室名寒在堂、自莊嚴堪。為近代著名的藏書家。周氏生於官宦書香之家，祖父周馥曾官至兩廣總督，父親周學海曾中進士，為清末名醫。¹⁸²

周氏於1952年將多年辛苦搜求的宋、元、明、抄、校的最精品計715種，2671冊，其中有宋本68種（包括蒙古刻本一種，金刻本二種），元刻本43種，明刻本140餘種，明活字本8種，宋人和元人抄本各1種，明人抄本83種，毛氏汲古閣抄本11種，黃氏士禮居校跋本49種，其他批校本100多種。善本書悉數捐給北京圖書館，後由冀叔英為之編纂《自莊嚴堪善本書目》一書。

周叔弢為周學海之子，原意其應會受其父親之影響，有興趣於醫籍的蒐集，但

¹⁷⁷ 白化文：〈北大圖書館與李盛鐸〉，《出版史料》2（2004），頁1。

¹⁷⁸ 馮方：〈淺談李盛鐸在收藏古籍中的功過是非〉，《古籍整理研究學刊》6（2004），頁96。

¹⁷⁹ 周鴻，朱漢國主編：《中國二十世紀紀事本末》（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頁302-303。

¹⁸⁰ 王紹曾：《周叔弢與海源閣遺書》，頁219。

¹⁸¹ 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1956），頁28。

¹⁸² 孟憲鈞：〈近代以來藏書家刻書舉隅〉，《收藏家》2（1998），頁46。

〈周叔弢先生藏書活動系年要錄〉一文，卻未見其收任何醫書的記錄。僅記錄其於1954年10月26日曾捐獻醫書多種與天津醫學院¹⁸³，但不知明細。

至於《自莊嚴堪善本書目》中〈子部·醫家類〉亦僅有《素問》、《靈樞》、《傷寒明理論》、《傷寒舌鑑》、《外科精義》等數種醫籍而已，依然沒有《治平本》的蹤跡。¹⁸⁴

3. 傅增湘

傅增湘為中國近代對教育、文化作出很大貢獻的學者。其對於徐坊的多種珍籍皆極力訪求，故有必要對加以認識。前面章節曾略述其生平，以下略作補充。傅增湘（1872-1949），字潤沅，後改字沅叔，號書潛，別署清泉逸叟、雙鑑樓主人、藏園居士、藏園老人、長春室主人。四川江安人，清戊戌科進士，選庶吉士。1902年入袁世凱幕府，負責協助辦理文教事務。1905年起，在天津創辦北洋女學師範學堂、天津女子公學、高等女學等三所女子學堂。1908年又於北京興辦京師女子師範學堂，同時兼任直隸提學使。1917年出任教育總長，1919年五四運爆發，因反對北洋政府鎮壓學生和拒簽罷免北大校長蔡元培命令而辭職。1922年以後定居北京，專心於收藏圖書，校勘古籍、研究版本目錄之學。1927年出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¹⁸⁵。1937年日寇入侵，困處北平，閉門校書，輯錄遺文。1944年不幸中風，半身偏癱，1949年謝世。

傅增湘與張元濟先生相知甚深，兩人在收藏、校勘、保管、影印古籍等方面多有密切合作，並不斷有書信來往，以交流心得，《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一書即輯錄二人40餘年間30餘萬字有關古籍收藏、校勘方面的書信。平生校書近800種，16300餘卷，過目珍極多¹⁸⁶。藏書在其謝世前後珍籍捐獻給北京圖書館，一般古籍則捐贈故鄉四川，現藏於重慶大學及四川圖書館。

傅氏先後從北京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江南圖書館、商務印書館、海源閣、鐵琴銅劍樓等數十餘處藏書名樓，借得名家精品、善本圖書進行校閱。在訪書時，每見一善本，就撰寫或抄錄題跋一篇，並寫一書錄，記在筆記本上，題名為《藏園瞥錄》或《藏園經眼錄》，又把各書行款、牌記、序跋、摘要記在《邵亭知見傳本

¹⁸³ 李國慶：〈周叔弢先生藏書活動系年要錄—為紀念弢翁逝世十周年而作〉，《文獻》4（1994），頁128。

¹⁸⁴ 冀淑英編：《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頁45。

¹⁸⁵ 殷芳，邱永君：〈傅增湘—翰林·教育總長·學者〉，《海內與海外》4（2009），頁32-34。

¹⁸⁶ 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出版說明。

書目》上，便於檢查核對。《藏園警錄》經 30 餘年的積累，積至 40 餘冊（後僅存 38 冊），其晚年曾擬定統一體例，編成問世，然終未遂願。患病期間，其子傅晉生據父指授，對全稿需訂正處做了記錄或標志，可惜後來亡佚。其孫傅熹年繼承先祖遺志，以《藏園警錄》為主，參考其他撰述、禮記、手稿等，於 1983 年以《藏園羣書經眼錄》及《藏園羣書題記》為名出版¹⁸⁷。傅增湘曾刊印數種家藏書目《藏園羣書題記》（初集、續集）、《雙鑑樓善本書目》（記錄 1929 年以前所收圖書）、《雙鑑樓藏書續記》（記錄 1930 年所收書 500 餘種）；並多種稿本，包括《藏園羣書題記》（三集）、《雙鑑樓主人補記莫氏知見傳本書目》、《藏園續收善本書目》（1931 年以後所收之書）、《藏園校書錄》、《藏園東游別錄》……等多種稿本。傅熹年將傅氏各種著錄手稿、撰述、日記、札冊共十七種，摘錄諸書的版種、行款、序跋、收藏情況，依書名滙集（包括同書別本在內，共八千九百五十餘條），於 1988 年以《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為名出版，此書是目前取完整記錄傅氏幾曾經眼並加以記錄的書籍。¹⁸⁸

針對這些著作逐一進行考察後，發現只有《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在〈卷 7·子部·五·醫家類〉以及《藏園羣書經眼錄》在〈卷 7·子部一·醫家類〉兩處著錄有前曾論述的「《仲景全書》四種二十六卷」，他處則完全無《治平本》的蹤跡。

4. 張元濟

張元濟是近代著名的藏書家及出版家。張氏（1867-1959），字筱齋，號菊生，清光緒壬辰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歷官刑部主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參與戊戌維新運動，革職後寓滬，任南洋公學監學，主持譯書院事。1903 年入上海之商務印書館任編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等職；曾任上海市文史館館長。¹⁸⁹

張元濟先生自 1915 年初直至 1959 年逝世，為商務印書館主持編校影印多種重要的圖書，包括《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孤本元明雜劇》等大部叢書以及《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類書。¹⁹⁰

張氏處內憂外患，戰事不斷的年代，對於保存故有文化十分盡心盡力，在其寫給傅增湘的信件，論及希望能借得徐坊舊藏珍本《樓攻愧集》，加以影印出版時，提

¹⁸⁷ 楊自然：〈傅增湘與藏園羣書經眼錄〉，《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994），頁 73-74。

¹⁸⁸ 〔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傅熹年整理：《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整理說明》（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3-4。

¹⁸⁹ 張元濟：《張元濟書札·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¹⁹⁰ 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出版說明》。

到了「吾輩生當斯世，他事無可為，惟保存吾國數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時勢而失墜，此為應盡之責。能使古書多流傳一部，即於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輩炳燭餘光，能有幾時，不能不努力為之也」，讀之令人動容。¹⁹¹

張氏所主持的商務印書館有藏書樓，典藏珍籍達五萬冊；亦設有東方圖書館，收藏一般古籍及普通書籍達四十六萬冊。1932年，日本入侵淞滬，商務印書館被炸，東方圖書館及涵芬樓亦被焚毀，僅有事先移貯他處之五百餘精品幸免受災。經查現存之《涵芬樓燼餘書錄》及《涵芬樓原存善本草目》中皆未著錄《治平本》。

5. 莫伯驥

莫伯驥（1878-1958），字天一，廣東東莞麻涌人。莫氏弱冠入廣州光華醫學堂學醫，畢業後在廣州開設西藥房，因以致富¹⁹²。1925年開始大力搜藏圖書，先建「福功書堂」為貯書之所。後來所積達50萬卷，遂更名為「五十萬卷樓」，所藏善本，大多為宋槧、元刻、舊抄、舊校、影宋精抄、古活字本、名家寫本等¹⁹³。莫氏的藏書有先人遺本、或以書物相易，或友朋相贈，但最多則是購自兩京及各行各省的書商。此外，莫氏亦囑人精寫及景鈔罕見傳本，珍重儲藏。

莫氏曾自豪的表示：「北如意園之盛氏，臨清之徐氏，南如揭陽之丁氏，南海之孔氏，巴陵之方氏，江陰之繆氏，茂苑之蔣氏，長沙葉氏之觀古堂，獨山莫氏之銅井文房，揚州吳氏之測海樓，最近蒙難之聊城楊氏海源閣，昔日皆萬籤帳秘，赫赫有聲，然其散出之舊槧精鈔，往往為伯驥所得。而天祿之遺珍，《永樂大典》之零本，亦乘風而下，至於南國，來止寒家。」¹⁹⁴然抗日戰爭爆發後，莫氏舉家避往香港，所藏珍籍隨身帶出的四皮箱外，其餘1400箱均遭劫掠。部份於抗戰時，運至廣州附近平洲作廢紙出售，由其子輾轉托人收回，但亦不過數十箱。葉恭綽當時在港，亦曾為中央圖書館收得一些莫氏藏書。莫氏晚年雙目失明并癱瘓，後卒於澳門。

莫氏藏書的相關著作目前存世的有《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及《五十萬卷樓羣書跋文》二部，兩者皆無《治平本》的著錄。其書目僅為初編，並不能涵蓋其所有藏書，而後續書目原有稿本及出版計劃，但不幸毀於戰火，難以知其全貌。至於「五十萬卷樓」所殘存的藏書主要的歸處為中國國家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

¹⁹¹ 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頁145。

¹⁹² 羅煥好：〈我國近代著名藏書家莫伯驥及其五十萬卷樓藏書〉，《圖書館論壇》26.3（2006），頁266-269。

¹⁹³ 李玉安、陳傳藝編著：《中國藏書家辭典》，頁322。

¹⁹⁴ 莫伯驥：《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序》。

館、臺灣國家圖書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等地，經查相關的館藏及善本書目，亦不見《治平本》的蹤跡。

6. 刑之襄

刑之襄（1880-1972），字贊亭，或作詹亭。為民國初年的藏書家，與傅增湘交往密切。曾從徐坊長婿史寶安處得到《張說之文集》¹⁹⁵。然而，其生平事跡可考資料不多，藏書情形及下落則僅知其將《張說之文集》捐予北京圖書館，餘則不詳。

三、徐坊的親人方面

1. 徐鍾葳，字聖與，生卒年不詳。徐坊歿後，溥儀曾賜與乾清門三等侍衛之職。其餘的生平事蹟皆無可考。

2. 史寶安，字吉甫，河南盧氏人，生卒年不詳。光緒二十九年（1903）中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宣統元年（1909）預纂《德宗實錄》，故有「太史」之稱¹⁹⁶。民國以後，曾任河南省教育司長（1913.11-1914.6）¹⁹⁷。著有《明季五百遺民忠義錄》¹⁹⁸。史氏本身亦有藏書，傅氏曾言自史氏得歸樸堂許多書籍，包括《校明鈔本樂章集三卷》、《宋本增補互注禮部韻略跋》。民國二十九年（1940），傅增湘先生亦從史寶安處購得一冊《永樂大典》¹⁹⁹。史氏另藏有《誠齋樂府》殘本。但皆未見《治平本》的相關訊息。

3. 劉乃和（1918-1998），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及古籍研究所教授，是知名的歷史學家及文獻學，在中國古代史、歷史文獻學、婦女史研究等領域有較精深的研究。

劉氏為徐坊之外孫女，對歸樸堂藏書的內容是否有多一些的認識呢？經考察後發現劉氏曾自述「余生也晚，未見過外祖徐坊，對他的情況了解不多」²⁰⁰，其確實曾向羅繼祖（羅振玉）詢問徐坊的逸事²⁰¹，而且曾提到徐氏「生前似乎未曾全面整理過自己的藏書，也沒見過他的藏書目錄，他考證出的內容很少在書上題跋，也很少錄出結集，因此究道這位大藏書家藏過多少書，藏過什麼書，現在已很難全面了

¹⁹⁵ 朱玉麒：〈宋蜀刻本《張說之文集》流傳考〉，頁 97。

¹⁹⁶ 朱玉麒：〈宋蜀刻本《張說之文集》流傳考〉，頁 97。

¹⁹⁷ 陶善耕：〈河南圖書館在 1914-1916〉，《河南圖書館學刊》29.6（2009），頁 127。

¹⁹⁸ 雷夢水：《古書經眼錄》（山東：齊魯書社，1984），頁 55。

¹⁹⁹ 謝冬榮：〈傅增湘與《永樂大典》〉，《四川圖書館學報》1（2007），頁 70。

²⁰⁰ 劉乃和：〈藏書最好的歸宿—陳垣書的捐獻與徐坊書的散失〉，頁 60。

²⁰¹ 羅繼祖：〈中國藏書不能忘記徐梧生先生〉（見於劉乃和主編：《歷史文獻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頁 68。

解」²⁰²，該文為略窺徐氏藏書之精美，所引用的資料，依然是張元濟與傅增湘的往來書信，以及王紹曾或沙嘉孫等人的研究結果，所以可知劉氏顯然對於歸樸堂藏書的內容並無知悉，可見前言鹿氏去世後，藏書分別歸其子徐鍾葳及其婿史寶安，而未提及另一女婿—劉氏之父劉毓璠，確實是實情。

由書肆、藏書家、親人等三個方面進行考察，皆無法找蛛絲馬跡與《治平本》有關的線索，而且有趣的是從這些角度亦皆未找到與《故宮本》有關的資料，顯示歸樸堂藏書的流向仍有很多未解之處，期待未來能有更多相關的文獻資料的被發掘，以解開此一謎團。

此外，在研究《故宮本》的遞藏過程方面，藏印、期刊乃至於書目都是考察研究的重點，但之前的藏印研究結果，並無法顯示《故宮本》在徐坊之後，及入北平圖書館之前的流傳過程，故僅能從《故宮本》何時入庫方面進行考察。

北平圖書館的前身為京師圖書館，京師圖書館在1909年4月由張之洞奏請設立，8月時清廷委派繆荃孫、徐坊為正、副監督（相當於現今正、副館長職務），開始籌建。民國以後，才任命江瀚為館長（1912年5月）。1908徐氏得到《故宮本》後，是否可能因工作的關係，轉贈或轉賣予圖書館呢？答案是否定的，這可以從鈐印及善本書目兩方面得到證明。

首先，《故宮本》的收藏鈐印為「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而非「學部圖書之印」（按，京師圖書館隸屬於學部，所藏圖書皆鈐蓋此印，是以一般將京師圖書館為「學部圖書館」）²⁰³，考京師圖書館至1928年7月始更名為國立北平圖書館，所以《故宮本》入庫，當不在此時之前。

其次，考京師圖書館的相關善本書目共有六種，依年代順序有：(1)宣統年間（1909-1910），章鈺所編《廣化寺圖書館檢書草目》（按·京師圖書館館址原設於北京什剎海廣化寺，後因館址偏僻，房屋潮濕不宜藏書而停辦），此為草稿本，僅存集部，故無法得知醫家類的內容。(2)1911年，繆荃孫所編《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1934年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8卷，及2008年《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彙刊》卷7皆收錄之，但俱未見到《故宮本》的著錄；(3)1913年，江瀚所編《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鉛印本，此部書目前尚未能得見；(4)由傅增湘為《國立北平圖書館善

²⁰² 劉乃和：〈藏書最好的歸宿—陳垣書的捐獻與徐坊書的散失〉，頁61。

²⁰³ 嚴鼎忠：〈京師圖書館史略—清宣統元年至民國十五年（上）〉，《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24.2（1991），頁55。

本書目》所作之序²⁰⁴，可知在夏、彭之前，曾有王懋鎔為善本書目續加葺錄，但此書目前亦未見；(5)1916年，夏曾佑、彭清鵬所編《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2008年《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彙刊》卷12收錄之，但未見《故宮本》；(6)1918以後，張宗祥據夏目重編，為稿本，未出版，故無法得知其內容。以上6種雖有些無法得見，但由1911繆目以及1916夏、彭之目未檢出《故宮本》，加上1916年徐坊已病歿，表示並非由徐氏直接轉予圖書館。事實上，目前可查到最早著錄《故宮本》的相關善本書目為1933年10月，趙萬里所編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按·此書目屬於專藏宋、元、明本的善本甲庫書目，為最精之品，此外尚有善本乙庫），其在醫家類載有「仲景全書二十六卷 晉王叔和輯 明萬歷刻本」²⁰⁵。綜合以上的訊息可以知道，《故宮本》的入庫時間當在1928年7月至1933年10月之間。

在抗日戰爭前的1928年5月至1937年2月，國立北平圖書館曾編輯出版有關目錄學的雜誌（按·1967年臺灣學生書局以《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為名重印，輯為10冊），刊名因應館名的變更而由〈北京圖書館月刊〉（第1卷第1至4期，1928.5-1928.11）、〈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第1卷第5期至第2卷第6期，1928.12-1929.6）、〈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第3卷第1至6期，1929.7-1929.12），最後名為〈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1期起），而且變更為雙月刊。其中有數篇入藏圖書的記載，與本研究有關者包括〈入藏中文書書目—叢書類書目〉（第1卷第2期，1928.6）、〈入藏中文書書目—叢書類補〉（第2卷第2期，1929.2）、〈館藏中文善本書〉（第1卷第4期，1928.8）以及〈本館入藏善本書目錄〉（第10卷第4期，1936.7-8）等數篇，較無關的則有類書類、經籍類、書目類、古器物學等書目，經考察後皆不見《故宮本》著錄。唯有在〈館藏叢書總目書名首筆檢字表〉（第8卷第3期，1934.5-6）有所著錄，但因年限已超過1933年10月，對於入藏時間的研究並無幫助。所以目前仍無法精確的知道北平圖書館於何時，向何人收得趙本。

對於《治平本》下落的研究，雖然從不同方向分別進行考察，然而卻都沒有結果。所以只能冀望未來有更多的文獻資料能加以解答。衷心希望《治平本》未受到戰火的摧殘，還留存於世間。

²⁰⁴ 趙萬里：《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四卷·補遺一卷》（1933，線裝）。

²⁰⁵ 趙萬里：《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見於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古籍影印室輯：《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彙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第15冊，頁219。

第四節 趙開美本《傷寒論》版本系統的鑑別法則

在進行版本研究時，有時可在序跋、凡例、前言或是出版說明等項目中，找到該書版本來源的簡介，說明底本或相關的校本，這些當然頗具參考價值，只是從前面的研究結果可以知道，有時這些訊息未必是正確的。有些是作者刻意隱瞞而造偽，有些則是作者本身失考而誤用。因此，作一個精確的版本研究，多方面考察文獻資料以及確實核對原文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中醫古籍文獻原件常分藏在各國不同的地方，常未必能出版印行。即使有出版，也必須考量是否能完全反映原貌，因此要作相關的研究已頗為不易，更遑論發展出鑑別系統了。

本研究對於趙本的相關版本，因涉及的種類較多，涵蓋面較廣，因而凝聚出了一套可用於鑑別趙本版本系統的辨識工具，此一工具名為「趙開美本《傷寒論》版本系統鑑別法則」，其中包含了4項原則，與7種鑑別要點。當面對一部明末以後成書的《傷寒論》相關書籍時，欲知其版本是否與趙本相關時，可依以下的4項原則進行判斷。（參見圖6-1）

第一，排除非趙本系統者。現行的《傷寒論》版本中，流傳最廣且最具影響力的是成無己的《注解傷寒論》系統，所以進行版本研究時，與茲鑑別是首要的工作。鑑別的方法為依「趙本與成本的鑑別要點」逐條檢視，通常即能有效判斷出與何本相關。有時可見兼具兩方特點的狀況，這提示著者有可能同時參考了趙本與成本兩種版本，應再依具體內容及其他資料加以確認。

第二，確定源於趙本之後，依「初刻本與修刻本的鑑別要點」即可辨識出是屬於初刻本或是修刻本。屬於初刻本者，可再依「初刻本與影刻本的鑑別要點」辨識出是否與影刻本有關；屬於修刻本者，則可再依「修刻本與《校注本》的鑑別要點」了解是否與《校注本》有關。

第三，屬於影刻本者，可依「影刻本與《岡嶋本》」、「影刻本與《堀川本》」以及「影刻本與《新輯本》」等三種鑑別要點，區分出是否屬於《岡嶋本》系、《堀川本》系及《新輯本》系等三個分支。

第四，若研究標的的成書年代清楚，則不需與晚於其時之書進行鑑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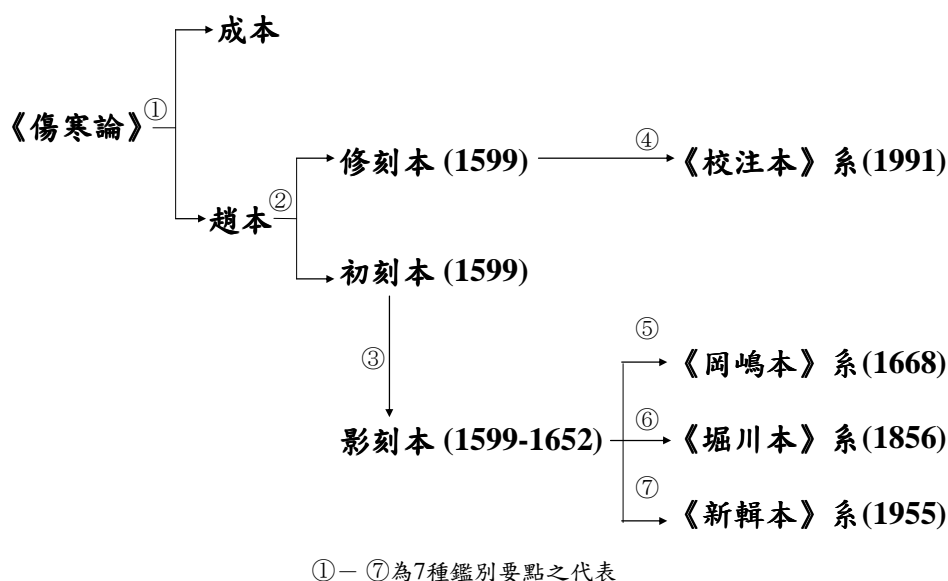


圖6-1 趙開美本《傷寒論》版本系統的鑑別法則示意圖

使用此法則時，應當注意依序檢視，方能清晰辨識是否屬於趙本系統，以及進一步指出若是屬於趙本系統，是趙本的何種版本，或是趙本系統中的那一個分支。

這套工具雖不能取代完整的版本對校過程，但是卻能提供初步篩檢的功能，快速的找到標的，對於研究的進行當甚有裨益。

以下將七個鑑別要點逐一條列，各鑑別要點分別主要鑑別項目與參考鑑別項目兩部份，主要鑑別項目是指特徵獨特，鑑別力強的部份；參考鑑別項目雖仍有鑑別功能，但此部份因較易被刪除而難以比對，或是因訛誤明顯容易被改正，故僅作為參考。鑑別要點中對於篇章名稱部份，皆不用全名，只用簡稱，以免過於繁冗。

一、趙本與成本的鑑別要點

說明：

本研究取用的趙本，涵蓋了初刻本及修刻本；至於成本，由於自金朝成書後，曾重印多次，各版本間的細微變化並不在本次研究範圍之內，所以此部份只取用三種目前流通較廣的版本：即明代嘉靖汪濟川校本、明代萬曆趙開美《仲景全書》本以及明代萬曆王肯堂《醫統正脈全書》本，作為對校本。初步結果顯示趙本與成本之間的文字至少有三百處以上的不同，以下所列出者，皆是兩者明顯易別之相異處。

1. 主要鑑別項目

(1) 篇名：趙本作「辨 X X 病脈證并治」；成本作「辨 X X 病脈證并治法」。

- (2) 〈辨太陽上〉桂枝加葛根湯方，趙本有組成、服法、林億按語；成本無林億按語，而組成及服法移至卷 10，但較簡略。
- (3) 〈辨太陽上〉桂枝加附子湯方，趙本有組成及服法；成本移至卷 10，但較簡略。
- (4) 〈辨太陽上〉「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條中，趙本作「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成本作「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
- (5) 〈辨太陽上〉桂枝去芍藥湯方，趙本有組成及服法；成本移至卷 10，但較簡略。
- (6) 〈辨太陽上〉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方，趙本有組成及服法；成本移至卷 10，但較簡略。
- (7) 〈辨太陽上〉桂枝麻黃各半湯方，趙本有組成、服法、林億按語；成本無林億按語，而組成及服法移至卷 10，但較簡略。
- (8) 〈辨太陽上〉桂枝二麻黃一湯方，趙本有組成、服法、林億按語；成本無林億按語，而組成及服法移至卷 10，但較簡略。
- (9) 〈辨太陽上〉白虎加人參湯方，趙本有組成及服法；成本移至卷 10，但較簡略。
- (10) 〈辨太陽上〉桂枝二越婢一湯方，趙本有林億按語；成本闕。
- (11) 〈辨太陽中〉葛根加半夏湯方，趙本作「麻黃三兩去節」；成本作「麻黃三兩去節湯泡去黃汁焙乾秤」。
- (12) 〈辨太陽中〉小青龍湯方加減法：趙本作「若渴。去半夏。加栝樓根三兩」，成本作「若渴者。去半夏。加栝樓根三兩。辛燥而苦潤。半夏辛而燥津液。非渴者所宜。故去之。栝味苦而生津液。故加之」；趙本作「若微利。去麻黃加薏花。如一雞子。熬令赤色」，成本作「若微利者。去麻黃加薏花。如雞子大。熬令赤色。下利者。下利者。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脹滿。麻黃發其陽。水漬入胃。必作利。薏花下十二水。水去利則止」；趙本作「若噎者。去麻黃加附子一枚。炮」，成本作「若噎者。去麻黃加附子一枚。炮。經曰。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即噎。加附子溫散水寒。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去麻黃惡發汗」；趙本作「若小便不利。少腹滿者。去麻黃。加茯苓四兩」，成本作「若小便不利。少腹滿。去麻黃。加茯苓四兩。水畜下焦不行。為小便不利。少腹滿。麻黃發津液於外。非所宜也。菴

苓泄蓄水於下。加所當也」；趙本作「若喘。去麻黃。加杏仁半升。去皮尖。且薏花不治利。麻黃主喘。今此語反之。疑非仲景意」，成本作「若喘者。去麻黃。加杏仁半升。去皮尖。金匱要略曰。其人形腫。故不內麻黃。水氣標本之疾」。

(13) 〈辨太陽中〉小青龍湯方，趙本有林億按語，成本則闕。

(14) 〈辨太陽中〉梔子甘草豉湯方，趙本有組成及服法；成本移至卷 10，但較簡略。

(15) 〈辨太陽中〉「太陽病先下而不愈」條：趙本作「裏未和」或「得裏和」；成本（汪濟川本）作「得裏未和」。

(16) 〈辨太陽中〉小柴胡湯方：趙本作「大棗十二枚擘」；成本（汪濟川本）作「大棗十三枚擘味甘溫」。

(17) 〈辨太陽中〉柴胡加芒消湯方，趙本有組成、服法、林億按語；成本無林億按語，而組成及服法移至卷 10，但較簡略。

(19) 〈辨太陽中〉桂枝去芍藥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方中：趙本（汪濟川本）作「蜀漆三兩洗去腥」；成本作「蜀漆三兩洗去腳」。

(20) 〈辨太陽中〉桂枝加桂湯方，趙本有組成及服法；成本移至卷 10，但較簡略。

(21) 〈辨太陽下〉文蛤散方：趙本作「一方寸匕服」；成本作「一錢匕服」（醫統本作「壹服」）。

(22) 〈辨太陽下〉白散方：趙本作「右三味為散」；成本作「右件三味為末」。

(23) 〈辨太陽下〉「婦人中風發熱」條：趙本作「隨其實而取之」；成本作「隨其實而瀉之」或「隨其實而瀉之」。

(24) 〈辨太陽下〉「傷寒六七日發熱」條：趙本作「柴胡桂枝湯主之」；成本（汪濟川本、趙開美本）作「柴胡加桂枝湯主之」。

(25) 〈辨太陽下〉柴胡桂枝湯方，趙本有組成及服法；成本移至卷 10，但較簡略。

(26) 〈辨太陽下〉十棗湯方組成：趙本無大棗；成本作「大棗十枚擘味甘溫」。

(27) 〈辨太陽下〉大黃黃連瀉心湯方：趙本有林億按語，成本則無。

(28) 〈辨太陽下〉附子瀉心湯方，趙本有組成及服法；成本移至卷 10，但

較簡略。

(29) 〈辨太陽下〉生薑瀉心湯方，趙本有組成及服法；成本移至卷 10，但較簡略。

(30) 〈辨太陽下〉甘草瀉心湯方，趙本有組成、服法、林億按語；成本無林億按語，而組成及服法移至卷 10，但較簡略。

(31) 〈辨太陽下〉「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條：趙本作「復不止者」；成本作「復利不止者」。

(32) 〈辨太陽下〉赤石脂禹餘糧湯方：趙本作「太一禹餘糧」；成本作「禹餘糧」。

(33) 〈辨太陽下〉黃芩湯方：成本有「若嘔者加半夏半升生薑三兩」，趙本則無。

(34) 〈辨太陽下〉黃芩加半夏生薑湯方，趙本有組成及服法；成本移至卷 10，但較簡略。

(35) 〈辨太陽下〉甘草附子湯方服法：趙本作「六七合為始」；成本（汪濟川本，趙開美本）作「六七合為妙」。

(36) 〈辨太陽下〉炙甘草湯方：趙本作「大棗三十枚擘」；成本（汪濟川本、趙開美本）作「大棗十二枚擘」。

(37) 〈辨陽明病〉「陽明中風脉弦浮大而短氣」條：趙本作「一身及目皆黃」；成本作「一身及面目皆黃」。

(38) 〈辨陽明病〉蜜煎方：趙本作「食蜜七合，右一味於銅器內，微火煎，當須凝如飴狀」；成本作「蜜七合，一味內銅器中……微火煎之……稍凝似飴狀」。

(39) 〈辨陽明病〉猪膽汁方：趙本作「和少許法醋……，當大便出。宿食惡物甚效」；成本作「和醋少許……，當大便出」。

(40) 〈辨陽明病〉「趺陽脉浮而濇」條：趙本作「大便則鞭」、「麻子仁丸主之」；成本作「大便則難」、「麻仁丸主之」。

(41) 〈辨太陰病〉桂枝加芍藥湯方，趙本有組成及服法；成本移至卷 10，但較簡略。

(42) 〈辨少陰病〉「少陰病始得之」條：趙本作「麻黃細辛附子湯」；成本作「麻黃附子細辛湯」。

- (43) 〈辨少陰病〉黃連阿膠湯方：趙本作「黃芩二兩」；成本作「黃芩一兩」。
- (44) 〈厥陰病〉「傷寒始發熱六日」條：趙本作「後日脉之」；成本作「後三日脉之」。
- (45) 〈厥陰病〉「傷寒脉微而厥」條：趙本作「非虵厥也……時煩者……虵上入其膈……常自吐虵」；成本作「非為虵厥也……時煩……虵上入膈……當自吐虵」。
- (46) 〈厥陰病〉烏梅丸方：趙本作「烏梅三百枚……黃連十六兩……附子六兩。炮。去皮……蜀椒四兩出汗……五斗米」；成本作「烏梅三百箇……黃連一斤……附子六兩。炮……蜀椒四兩去子……五升米」。
- (47) 〈辨霍亂病〉四逆加人參湯方，趙本有組成及服法；成本移至卷 10，但較簡略。
- (48) 〈辨霍亂病〉理中丸方：趙本作「人參 乾薑 甘草 白朮各三兩……搗篩蜜和為丸如雞子黃許大」；成本作「人參甘溫 甘草甘平炙 白朮甘溫 乾薑辛熱已上各三兩……搗篩為末，蜜和丸，如雞黃大」。
- (49) 〈辨陰陽易〉「大病差後喜唾」條：趙本作「胃上有寒」；成本作「胃上有寒」。
- (50) 〈辨陰陽易〉竹葉石膏湯方：趙本作「人參二兩」；成本作「人參三兩」。

2. 參考鑑別項目

- (1) 〈醫林列傳〉：趙本有，成本闕如。
- (2) 全篇：趙本中的條文小註，成本皆闕如。
- (3) 全篇：趙本中許多重出之方有組成及服法，成本則一概刪除。
- (4) 趙本自〈太陽上〉起各篇前皆有小目，成本則闕如。
- (5) 〈辨脉法〉「立夏得洪大脉」條：趙本作「師曰立夏得洪大脉……立夏脉洪大」；成本作「立夏得洪大脉……立夏得洪大脉」。
- (6) 〈辨脈法〉「寸口脈陰陽俱緊者，法當清邪中於上焦」條中：趙本作「寒厥相迫，為熱所擁」；成本作「寒厥相逐，為熱所擁」。
- (7) 〈平脉法〉「問曰脉有殘賊」條：趙本作「此六脉」；成本作「此六者」。
- (8) 〈平脉法〉「問曰二月得毛浮脉」條：趙本作「肝屬木。脉應濡弱」；成本作「肝脉屬木。應濡弱」。
- (9) 〈傷寒例〉：趙本有「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決病法」，成本則闕。

- (10) 〈傷寒例〉「陰陽大論云……」條：趙本作「冬氣冰冽……春時應暖，而反大寒；夏時應熱……然氣候亦有應至仍不至」；成本作「冬氣冷冽……春時應暖，而復大寒；夏時應大熱……然氣候亦有應至而不至」。
- (11) 〈傷寒例〉「若兩感於寒」條：趙本作「寸尺陷者……後壞病證……更遇溫熱。變為溫毒」；成本作「尺寸陷者……舊壞證病……遇溫熱。變為溫毒」。
- (12) 〈傷寒例〉「夫陽盛陰虛」條：趙本作「陽盛即斃」；成本作「陽盛則斃」。
- (13) 〈傷寒例〉「凡兩感病俱作」條：趙本作「執迷用意」；成本作「執迷妄意」。
- (14) 〈傷寒例〉「脉盛身寒」條：趙本作「脉至乍數乍踈者死」；成本作「脉至乍踈乍數者死」。
- (15) 〈辨太陽上〉「病人身太熱，反欲得衣者」條：趙本作「太熱」；成本作「大熱」。
- (16) 〈辨太陽中〉「梔子乾薑湯方」：趙本作「乾薑二兩」；成本作「乾薑二兩（切）味辛熱」。
- (17) 〈辨太陽中〉「小建中湯方」：趙本作「桂枝三兩去皮」；成本作「桂枝三兩去皮味辛熱」。
- (18) 〈辨太陽下〉「桂枝附子湯方」：趙本作「附子三枚炮去皮破」；成本作「附子三枚炮去皮破八片辛熱」。
- (19) 〈辨太陽下〉「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條：趙本作「去桂加白朮湯」；成本作「去桂枝加白朮湯」。
- (20) 〈辨太陽下〉「桂枝去桂加白朮湯方」：趙本有組成及服法，成本則闕。
- (21) 〈辨太陽下〉「白虎湯」：趙本有林億按語；成本則闕。
- (22) 〈辨陽明病〉「麻子仁丸方」：趙本作「厚朴一尺……杏仁一升」；成本：汪濟川本作「厚朴一斤……杏仁一斤」，趙開美本作「厚朴壹尺……杏仁壹斤」。
- (23) 〈辨陽明病〉「得病二三日脉弱」條：趙本作「雖不受食」；成本作「雖不能食」。
- (24) 〈辨陽明病〉「梔子蘘皮湯方」：趙本作「肥梔子十五箇擘」；成本作「梔

- 子一十五箇」或「梔子二十五箇」(醫統本)。
- (25) 〈辨少陰病〉附子湯方：趙本作「附子二枚炮去皮破八片」；成本作「附子二枚(炮)破八片去皮辛熱」。
- (26) 〈辨少陰病〉「少陰病吐利」條：趙本作「手足逆冷」；成本作「手足厥冷」。
- (27) 〈辨少陰病〉半夏散及湯方：趙本作「更煮三沸……。半夏有毒。不當散服。」；成本作「更煎三沸……。」
- (28) 〈辨少陰病〉真武湯方：趙本作「細辛一兩乾薑一兩」；成本作「細辛乾薑各一兩」。
- (29) 〈辨少陰病〉通脈四逆湯方：趙本有「病皆與方相應者乃服之」諸字；成本則闕。
- (30) 〈辨少陰病〉「少陰病自利清水」條：趙本作「可下之」；成本作「急下之」。
- (31) 〈辨少陰病〉「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條：趙本作「當溫之」；成本作「急溫之」。
- (32) 〈厥陰病〉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趙本有組成及服法，成本則闕。
- (33) 〈厥陰病〉「病人手足厥冷」條：趙本作「心下滿」；成本(汪濟川本、趙開美本)作「心中滿」。
- (34) 〈厥陰病〉「傷寒本自寒下」條：趙本作「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成本作「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
- (35) 〈厥陰病〉「傷寒噦而腹滿」條：趙本作「利之即愈」；成本作「利之則愈」。
- (36) 〈辨霍亂病〉「吐已下斷」條：趙本作「通脈四逆加豬膽湯」；成本作「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
- (37) 〈辨不可汗〉：趙本有條文作共 31 條；成本僅 12 條。
- (38) 〈辨不可汗〉「咽中閉塞」條：趙本作「氣微絕」；成本作「氣欲絕」。
- (39) 〈辨可汗〉：趙本有條文共 47 條；成本則僅有 6 條。
- (40) 〈辨發汗後〉：趙本有條文共 33 條；成本則僅有 1 條。
- (41) 〈辨不可吐〉：趙本有條文共 4 條；成本則 0 條。
- (42) 〈辨可吐〉：趙本有條文共 7 條；成本僅有 5 條。

- (43) 〈辨可吐〉「宿食在上管」條：趙本作「在上管」；成本作「在上脘」。
- (44) 〈辨不可下〉：趙本有條文共 46 條；成本則僅有 22 條。
- (45) 〈辨不可下〉「脉濡而弱……尿血也」條：趙本作「小便淋漓。少腹甚鞭」；成本作「小便淋瀝。小腹甚硬」。
- (46) 〈辨不可下〉「脉濡而緊……安可復追還」條：趙本作「衛氣微」；成本作「胃氣微」。
- (47) 〈辨可下〉：趙本有條文共 46 條；成本則僅 11 條。
- (48) 〈辨可下〉「凡可下者。用湯勝丸散」條：趙本作「凡可下者。用湯勝丸散」；成本作「凡服下藥。用湯勝丸」。
- (49) 〈辨可下〉「病腹中滿痛者。此為實者也」條：趙本作「宜大承氣大柴胡湯」；成本：汪濟川本、醫統本作「宜大承氣湯」，趙開美本作「宜大承氣／小承氣湯」。
- (50) 〈辨汗吐下〉：趙本有條文共 71 條；成本則 0 條。
- (51) 卷 10 之加減方：成本有，趙本則無。

二、趙本初刻本與修刻本的鑑別要點

1. 主要鑑別項目

- (1) 初刻本卷一〈平脈法〉「問曰經說脈有三菽……」條下的小註「腎謂所勝脾，脾勝不應時」，修刻本作「腎為脾所勝，脾勝不應時」。
- (2) 初刻本卷二〈辨痙濕暍脈證第四〉「問曰：風濕相搏……」條下「一身盡疼病法當汗出」，修刻本作「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
- (3) 初刻本卷二〈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第五〉桂枝湯方中「不可令如水流離」，修刻本作「不可令如水流漓」。
- (4) 初刻本卷三〈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第六〉「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條中「裏未和然後復下之」，修刻本作「得裏和然後復下之」。

2. 參考鑑別項目

- (1) 初刻本卷 3〈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第六〉葛根湯方中大棗「十二兩擘」，修刻本作「十二枚擘」。

三、初刻本與影刻本的鑑別要點

1. 主要鑑別項目

- (1) 影刻本缺少以下之牌記：卷4末頁有「世讓堂／翻刻宋／版趙氏／家藏印」；卷5至卷10末頁皆有「世讓堂／翻宋板」牌記；卷10末行則刻有「長洲趙應期獨刻」。
- (2) 初刻本卷1〈辨脈法〉「脈浮而緊者名曰弦」條中：「脈緊者，如轉索無常也」；影刻本作「脈陰者，如轉索無常也」。
- (3) 初刻本卷2〈辨瘧濕暍脈證第四〉「問曰風濕相搏……」條中「一身盡疼病法當汗出」；影刻本作「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
- (4) 初刻本卷2〈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第五〉「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桂枝湯方主之」條後服法「周時觀之」；影刻本作「周時觀之」。
- (5) 初刻本卷3〈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第六〉「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然而復下之」條中「得裏和然後復下之」，影刻本作「裏未和然後復下之」。
- (6) 初刻本卷4〈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第七〉小目「傷寒十餘日……大柴胡湯」條後小註「八味。水結附」；影刻本作「大味。水結附」。
- (7) 初刻本卷4〈辨太陽病脈并治下第七〉五苓散方中「更於白中治之」；影刻本作「更於白中杵之」。
- (8) 初刻本卷5〈辨陽明病脈證并治第八〉「病人小便不利……宜大承氣湯。二十八」條：「喘冒」後小註「一作怫鬱」；影刻本作「一作■■」。
- (9) 初刻本卷6〈辨少陰病脈證并治第十一〉小目「少陰病自利清水……宜大承氣湯第二十」條中「心下痛」；影刻本作「心下鞭」。
- (10) 初刻本卷7〈辨霍亂病脈證并治第十三〉「惡寒脈微……四逆加人參湯主之。方一」條中小註「一作緩」；影刻本作「一作■」。
- (11) 初刻本卷7〈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并治第十五〉首條作「傷寒陰易之為病」；影刻本作「傷寒陰陽／易之為病」。
- (12) 初刻本卷9〈辨可下病脈證并治第二十一〉「太陽病中風下利……屬十棗湯。方三十」後「右三味各異擣篩秤」；影刻本作「右三味各異擣篩科」。

2. 參考鑑別項目

- (1) 影刻本魚尾黑白不定。
- (2) 影刻本〈傷寒卒病論集〉闕「合十六卷雖未能」七字
- (3) 初刻本卷3〈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第六〉「發汗過多……桂枝甘草湯主之。方二十七」條中「叉手自冒心」，影刻本作「叉手自冒心」。

- (4) 初刻本卷4〈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第七〉「傷寒胸中有熱……黃連湯主之」條中黃連湯方大棗作「十二枚擘」，影刻本作「十二枚■」。
- (5) 初刻本卷5〈辨陽明病脈證并治第八〉小承氣方中「大黃四兩」，影刻本作「大黃四」。
- (6) 初刻本卷7〈辨可發汗病脈證并治第十六〉小目「下利腹脹滿身疼痛……宜桂枝湯」條中小註的「四逆湯二味」，影刻本作「四逆湯二味」。
- (7) 初刻本卷8〈辨發汗後病脈證并治第十七〉「陽明病自汗出……大豬膽汁皆可為導。二十一」條中之「大豬膽汁皆可為導」，影刻本作「大豬膽計皆可為導」。
- (8) 初刻本卷8〈辨發汗後病脈證并治第十七〉「陽明病自汗出……大豬膽汁皆可為導。二十一」條後「蜜煎方」及「併手捻作挺」，影刻本作「家煎方」及「併手檢作挺」。

四、修刻本與《校注本》的鑑別要點

1. 主要鑑別項目

- (1) 修刻本卷2〈傷寒例〉「尺寸俱長者……」條中「故身熱目疼」，《校注本》作「故身熱目痛」。
- (2) 修刻本卷3〈辨太陽病脈證并中治第五〉桂枝湯服法中「溫覆令一時許」，《校注本》作「溫服令一時許」。
- (3) 修刻本卷6〈辨太陰病脈證并治第十〉「太陰為病脈弱」條下小註「先煎芍藥三沸」，《校注本》作「先煎芍藥二沸」。
- (4) 修刻本卷10〈辨發汗吐下後病脈證并治第二十二〉旋復代赭湯方中「人參二兩」，《校注本》作「人參三兩」。

2. 參考鑑別項目

- (1) 修刻本〈刻仲景全書序〉「辨證候於絲髮」，《校注本》作「辨證候於絲髮」。
- (2) 修刻本凡「旋復」（「傷寒發汗若吐若下……旋復代赭」條，見卷4〈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第七〉及卷10〈辨發汗吐下後病脈證并治第二十二〉小目、條文及方中），《校注本》皆作「旋覆」。
- (3) 修刻本卷5〈辨陽明病脈證并治第八〉小目「陽明病喜忘……宜抵當湯

下之」條中「必有畜血」，《校注本》作「必有蓄血」。

(4) 修刻本卷7〈辨可發汗病脈證并治第十六〉小目「太陽中風陽浮陰弱……屬桂枝湯」條中「鼻鳴乾嘔者」，《校注本》作「鼻鳴乾嘔者」。

(5) 修刻本卷9〈辨可下病脈證并治第二十一〉小目及條文「陽明病其人喜忘……宜抵當湯下之」條中「必有畜血」，《校注本》皆作「必有蓄血」。

五、影刻本與《岡嶋本》的鑑別要點

1. 主要鑑別項目

(1) 影刻本卷3〈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第六〉「太陽中風脈浮緊……大青龍湯方。八」服法「溫粉粉之」，《岡嶋本》作「溫粉撲之」。

(2) 影刻本卷3〈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第六〉「發汗後身疼痛……新加湯主之」條後桂枝「三兩去皮」，《岡嶋本》作「二兩去皮」。

(3) 影刻本卷3〈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第六〉「淋家不可發汗……必便血」與「瘡家……汗出則瘡」兩條獨立，《岡嶋本》則合為一條（未以「○」區隔）。

(4) 影刻本卷3〈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第六〉「衄家不可發汗……不得眠」條中「直視不能眴」，《岡嶋本》作「直視不能目眴」。

(5) 影刻本卷3〈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第六〉「得病六七日……食穀者噦」條中「小便難者」，《岡嶋本》作「小便黃者」。

(6) 影刻本卷4〈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第七〉「心下痞……附子瀉心湯主之」條後附子「一枚炮去皮」，《岡嶋本》作「二枚炮去皮」。

(7) 影刻本卷5〈辨陽明病脈證并治第八〉「病人小便不利……宜大承氣湯。二十八」條：「喘冒」後小註「一作■■■」；《岡嶋本》作「一作息」

(8) 影刻本卷6〈辨厥陰病脈證并治第十二〉「傷寒脈微而厥……烏梅丸主之，又主久利，方一」條中「其人常自吐蚘」，《岡嶋本》作「其人當自吐蚘」。

(9) 影刻本卷6〈辨厥陰病脈證并治第十二〉「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條後「吳茱萸二升」，《岡嶋本》作「茱萸二升」。

(10) 影刻本卷7〈辨不可發汗病脈證并治第十五〉「動氣在下……穀不得前」條中「心中大煩」，《岡嶋本》作「心中太煩」。

(11) 影刻本卷9〈辨不可下病脈證并治第二十〉「動氣在上……欲得水自灌」條中「欲得水自灌」，《岡嶋本》作「欲得水自治」。

2. 參考鑑別項目

(1) 影刻本目錄「仲景全書目錄／翻刻宋板傷寒論全文」，《岡嶋本》作「傷寒論目錄／翻刻宋板傷寒論全文」。

(2) 影刻本正文中條文分段，《岡嶋本》條文連續，以「○」區隔。

(3) 影刻本卷1〈平脈法〉「少陰脈不至……當刺期門巨闕」條下小註「下榮玉莖」，《岡嶋本》作「下榮玉莖」。

(4) 影刻本卷2〈傷寒例〉「凡得時氣病……是為自愈也」條中「不當與也」，《岡嶋本》作「當與不也」。

(5) 影刻本卷7〈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并治第十四〉「大病差後……牡蠣澤瀉散主之」條後「栝樓根」，《岡嶋本》作「括樓根」。

(6) 影刻本卷8〈辨發汗後病脈證并治第十七〉「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後甘草「一兩炙」，《岡嶋本》作「二兩炙」。

(7) 影刻本卷10〈辨發汗吐下後病脈證并治第二十二〉小目「太陽病八九日……屬桂枝麻黃各半湯」條中「身必癢」，《岡嶋本》作「身必痛」。

六、影刻本與《堀川本》的鑑別要點

1. 主要鑑別項目

(1) 〈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第五〉「病人身太熱，反欲得衣者」條之「太熱」，《堀川本》作「大熱」。

(2) 影刻本卷4〈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第七〉小目「傷寒十餘日……大柴胡湯」條後小註「大味。水結附」，《堀川本》作「七味。水結附」。

(3) 影刻本卷4〈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第七〉白散方服法中作「益令熱却不得出」，《堀川本》作「益令熱劫不得出」。

(4) 影刻本卷5〈辨陽明病脈證并治第八〉小承氣方中的「大黃四」，《堀川本》作「大黃四兩酒洗」。

(5) 影刻本卷7〈辨可發汗病脈證并治第十六〉小目「下利腹脹滿身疼痛……宜桂枝湯」條中小註的「四逆湯二味」，《堀川本》作「四逆湯三味」。

2. 參考鑑別項目

- (1) 影刻本目錄「仲景全書目錄／翻刻宋板傷寒論全文」，《堀川本》作「翻刻宋板傷寒論／目錄」。
- (2) 影刻本卷3〈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第六〉葛根湯方中大棗「十二兩擘」，《堀川本》作「十二枚擘」。
- (3) 影刻本卷3〈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第六〉「衄家不可發汗……不得眠」條中「直視不能眴（日部）」，《堀川本》作「直視不能眴」。
- (4) 影刻本卷4〈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第七〉「傷寒胸中有熱……黃連湯主之」條中黃連湯方大棗作「十二枚■」，《堀川本》作「十二枚擘」。
- (5) 影刻本卷8〈辨發汗後病脈證并治第十七〉「陽明病自汗出……大豬膽計皆可為導。二十一」條中之「大豬膽計皆可為導」，《堀川本》作「大豬膽汁皆可為導」。
- (6) 影刻本卷8〈辨發汗後病脈證并治第十七〉「蜜煎方」條中「家煎方」及「併手檢作挺」，《堀川本》作「蜜煎方」及「併手捻作挺」。

七、《堀川本》與《新輯本》的鑑別要點

1. 主要鑑別項目

- (1) 《堀川本》卷3〈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第六〉芍藥甘草附子湯方中附子「一枚」，《新輯本》作「一兩」。
- (2) 《堀川本》卷3〈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第六〉「太陽病，過經十餘日」條中之「過經十餘日」，《新輯本》作「經過十餘日」。
- (3) 《堀川本》卷3〈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第六〉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方中「蜀漆三兩洗去腥」，《新輯本》作「蜀漆三兩去腥」。
- (4) 《堀川本》卷4〈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第七〉五苓散方中「澤瀉一兩六銖」，《新輯本》作「澤瀉一兩六錢」。
- (5) 《堀川本》卷4〈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第七〉「心下痞……附子瀉心湯主之。方十八」條中之「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新輯本》「復」作「後」字。
- (6) 《堀川本》卷4〈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第七〉附子瀉心湯方中「附子一枚」，《新輯本》作「附子一兩」。
- (7) 《堀川本》卷4〈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第七〉麻黃杏子甘草石膏湯方後

服法「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新輯本》僅作「煮取三升」。

(8) 《堀川本》卷5〈辨陽明病脈證并治第八〉「病人小便不利……宜大承氣湯。二十八」條「喘冒」後小註「一作■」，《新輯本》作「一作息」。

2. 參考鑑別項目

(1) 《堀川本》卷3〈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第六〉「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為逆」條「必反覆顛倒」後有小註「音到下同」，《新輯本》則闕。

(2) 《堀川本》卷4〈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第七〉「病在陽，應以汗解之」條後有小註「一云與三物小白散」，《新輯本》作「一云與三物小白發」。

(3) 《堀川本》卷6〈辨太陽病脈證并治第十一〉「少陰病，六七日……宜大承氣湯。二十一」條中「腹脹不大便者」，《新輯本》作「服脹不大便者」。

(4) 《堀川本》卷7〈辨霍亂病脈證并治第十三〉有五苓散方方名，《新輯本》則無。

第五節 趙開美本《傷寒論》與成無己《注解傷寒論》之初步比較

前面曾指出趙本與成本之間的文字差異至少有三百處以上，上一節更明確的提出約一百條可用以鑑別趙本與成本的項目，相信有興趣研究《傷寒論》的人不禁要問：這樣的差異對於《傷寒論》的學術或是臨床是不是有重要的影響？本節將嘗試簡要回答此一問題。

趙本與成本相異之處，省却一些無礙文義的部份後，最主要有序跋、正文文字以及正文注解三個部份。首先在序跋部份，成本闕孫奇、林億等人之〈傷寒論序〉、〈國子監牒文〉以及〈傷寒論後序〉，這些部份對於北宋《傷寒論》之刊行歷史以及版本狀況有極為重要的價值，是沒有其他文獻可以取代的；其次是正文文字的部份，趙本與成本差別最大的部份在〈傷寒例〉之「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決病法」，此處共有正文188字，小注37字，是有關於氣候醫學的部份，雖然內容並未很具體，但在觀念上是值得加以重視。其他的正文文字尚有藥物劑量上的不同，如黃芩二兩與一兩之別，大棗十二枚與三十枚之別，以及人參二兩與三兩之別等，這些內容涉及臨床實際用藥的過程，至為重要，是不容加以輕視的；最後則是正文注解的部份，成本雖有取自於《內經》的豐富注解，但卻無趙本中的注解及按語，這些注解及按

語，雖然篇幅大多簡短，不過內容常涉及版本（如〈傷寒例〉：「變為溫疫」後有小注：「一本作瘧」）、字音字義（如〈辨瘧濕脉證第四〉：「瘧音熾又作瘧巨郢切下同」）以及考據（如卷3〈辨太陽病中〉小青龍湯加減法中，對「疑非仲景意」之文進行考證），對於文意的了解以及當時所存在版本的認識都有不小的幫助。

經由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趙本擁有其特色及重要的內涵，是成本所無法取代的，學者在進行《傷寒論》研究時，當重視之。

第六節 《影北宋本傷寒論》偽造者之探討

前已對《影抄本》的剪貼狀況以及底本作了詳細的討論，以下將就該本的偽造者作一探討。

根據《日本訪書志》的記載，楊氏自稱於日本書肆得到此「影寫精緻，儼然北宋舊刻」的《影抄本》，並且根據其版式行款，推斷為影宋本。對此，最早提出質疑的學者應是清末民初的繆荃孫，在其為藏書家張鈞衡代撰的《適園藏書志》（1915）中指出了「楊惺吾推為北宋本，無確證也」²⁰⁶。其次是小曾戶洋，在20世紀80年代，小曾戶氏發現了此本藏於臺灣，進行實地考證後，並於1983年為文²⁰⁷指出了此《影抄本》「與《留真譜》所收載的本書影印件是符合的」。接著提出論點的是真柳誠，真柳氏在考察原件後，根據「未見裱襯後之蟲損」以及「裱襯為中國楮紙」²⁰⁸，先後有「楊守敬在日本使人摹寫，回到中國後製作的」²⁰⁹以及「楊守敬得到小島尚真請人摹寫的影寫本，回到中國後製作的」²¹⁰的論點，甚至懷疑楊氏「將此抄本為基礎的寫本轉給柯逢時刻入《武昌醫學館叢書》後，為了把已無用的抄本讓渡給張鈞衡、張乃熊父子，才寫了護頁的題記」，並曾提出「此題記收錄于楊氏《日本訪書志》」的說法。最後質疑的則是北京的錢超塵先生。錢氏未親見原件，但依據真柳氏的見解以及《留真譜》、《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等文獻的相關內容，以「楊守敬偽造《影抄北宋本傷寒論》揭秘」²¹¹的標題為

²⁰⁶ 張鈞衡：《適園藏書志》（臺北：廣文書局，1968），頁309-310。

²⁰⁷ 〔日〕小曾戶洋，朱勉生譯，〈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留真譜》所載《影北宋本傷寒論》的考證〉頁11-12。

²⁰⁸ 〔日〕真柳誠：〈台灣訪書志II 國家圖書館〔臺北〕所藏の醫藥古典籍 醫理之屬（書號05895）〉取自：<http://mayanagi.hum.ibaraki.ac.jp/paper01/TwKokka.html#iri>。

²⁰⁹ 錢超塵：〈宋本《傷寒論》刊行後流傳演變簡史〉（見於王慶國：《仲景學術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頁191。

²¹⁰ 〔日〕真柳誠：〈《宋板傷寒論》系諸版的の検討〉，頁157。

²¹¹ 錢超塵：〈宋本《傷寒論》刊行後流傳演變簡史〉，頁188-193。

整個事件進行回顧並作出「所謂《影抄北宋本傷寒論》千真萬確是楊守敬所偽造」的結論。

諸位中日著名學者的論證看似鐵證如山，好像無可批駁之處，然而對於擁有崇高學術地位以及知名度的楊守敬竟會作偽一事，又不免讓人有些懷疑。於是進行相關的研究。在針對此抄本的流傳狀況、真實面貌、剪貼情形、所據底本，而偽造者是否為楊氏等主題進行多方面研究探討後，逐漸釐清了一些問題，茲將研究結果陳述於下。

一、關於楊守敬

楊氏的生平，根據《楊惺吾先生年譜》²¹²以及《鄰蘇老人年譜》²¹³兩書的內容摘要於下。

楊守敬，字惺吾，別署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地理學家、金石學家、版本目錄學家、藏書家、書法家以及刻書家。楊氏生於清道光十九年（1839AD），卒於民國四年（1915），享年77歲。楊氏自同治元年（1862AD）應鄉試中舉人以後，曾多次赴京參加會試都沒有成功，但對於地理、金石與書法頗有研究，這一段時間輯刻了數本著作。光緒六年（1880AD）至十年（1884AD）應召為隨員出使日本是楊氏人生的重大轉捩點，從此跨入版本目錄以及藏書兩個後來使其聲名大噪的領域。返國後，從光緒十一年（1885AD）到三十四年（1908AD）擔任教職並且著述、輯刻了眾多書籍。宣統元年（1909AD）至二年，辭教職，但繼續著述、輯刻。宣統三年（1911AD）至民國二年（1913），避難於上海，以賣字賣書為生，但仍繼續著述。民國三年赴京為參政院議員，不久即謝世。

綜觀楊氏一生，雖然在仕途上並不得志，但用其全力於學術研究、文獻收藏與古書輯刻，尤其是將許多我國久佚的書籍再度自日本引入，嘉惠後人，為其最重大的貢獻。

楊氏的觀海堂藏書於民國七年（1918）售歸國家。一部份撥付松坡圖書館，1949年併入北平圖書館，即現今之中國國家圖書館；另一部份儲於集靈園，民國十五年（1926）撥歸故宮博物院保存，最後移運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善本書庫。

²¹² 吳天任：《楊惺吾先生年譜》（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頁36。

²¹³ 楊守敬：《鄰蘇老人年譜》（見於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頁1-28。

二、《影抄本》原件考察

《影抄本》制有縮微膠捲可供查閱，原件則經過館方同意與支持，進行提閱，茲將原件的考察結果記錄於下。

原件1函4冊，為手抄本。每冊書皮封簽題「宋本傷寒論」，書名下依分冊題「序目一之二」、「三之四」、「五之七」、「八之十」。書根題「傷寒論」，並分別以「元」、「亨」、「利」、「貞」為冊次。書皮大小為24.1cm×16.8cm；半葉框大小為18.3cm×13.1cm。第4冊有蟲蛀，由書底面幾乎貫穿整個第10卷。卷首首行頂格題「傷寒論卷第一」，第1行低四格題「漢張仲景述 晉王叔和撰次」。版式：左右雙邊，版心白口，單白魚尾。中間記卷第，下方記葉次。行款：每半葉10行，每行19字；注小字雙行，每行亦19字。紙色：書皮色淡黃褐，護頁色淡黃褐，本文色淡黃褐，三者皆為日本紙；拖裱及襯紙色較白，為中國宣紙。內容文字相當精緻，筆法非常接近刻版文字。《影抄本》有兩個目錄，第1作「傷寒論目錄」，字跡不同於同頁其他行，顯系他人補寫；第2目錄則未命名。

第一冊護頁有楊守敬手書題記：「此影北宋本傷寒論，篇中多互見之文，以人命至重，古人不殫反復叮嚀，意至深遠。漢書藝文志是其前規，自金成無己作注解，將其重複者概刪之，以後世遂無仲景完本。余乃於日本得此影抄，滿擬歸而刻之，奈其知者少，荏苒歲月，仍未遂苦心搜羅之願。癸醜端午，鄰蘇老人題。」在藏印方面，護頁鈐有「楊印守敬」白文方印；本文首頁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文長方印、「遼圃收藏」朱文長方印、「飛青閣藏書印」白文方印等三印；卷1、3、8等卷首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印；卷2、4、7、10卷末鈐有「吳興張氏適園收藏圖書」朱文長方印。

在蟲蛀痕跡方面，至少有新舊兩種蟲蛀痕跡。舊痕已經裱補，有多處原本屬於同一蟲蛀貫穿的相鄰頁面痕跡，因剪貼之故，反而出現在同一頁面上；新痕則未經修補。可見此抄本經寫成後，曾經蟲蛀，經裱補剪貼後成為舊痕，後再經蟲蛀而成新痕，非如真柳氏所指「未見裱襯後之蟲損」。

三、幾個《影抄本》相關問題的考證

(一)《影抄本》書名考證

《影抄本》書皮封簽題為「宋本傷寒論」，學者或以為是為作偽而題的，然而在江戶時期日本所刊行的單行本《傷寒論》卻常見類似的命名法，如寬政九年(1797AD)

《淺野本》提為「校正宋板傷寒論」、弘化元年（1844AD）《稻葉本》提為「新校宋板傷寒論」、安政三年（1856AD）《堀川本》提為「翻刻宋版傷寒論」。而最早刊行的寬文八年（1668AD）《岡嶋本》則提為「宋板傷寒論」。究其原因，這些刊本皆源于趙本，所以多師法其在目錄中所提的「翻刻宋板傷寒論」，《影抄本》本身並非刻本，所以在當時將之命為「宋本傷寒論」，其實是可以理解的。是以就書名本身而言，似乎並不全然是因作偽而題的。

（二）《影抄本》的遞藏歷史考證

楊守敬的觀海堂藏書主要收藏於臺北的故宮博物院以及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然而《影抄本》目前所在處卻為臺灣的國家圖書館，針對此點，小曾戶洋認為《影抄本》似乎比較早就離開了觀海堂文庫，但並不清楚經由何種途徑而到達國家圖書館²¹⁴。是以我們作了以下的考證。

依據《影抄本》以及《日本訪書志》兩書中楊守敬所作的題記，可以知道此《影抄本》得自於日本書肆。此《影抄本》有藏書印五種，其中「楊印守敬」及「飛青閣藏書印」俱為楊守敬之印；「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是臺灣國家圖書館前身中央圖書館之印；「吳興張氏適園收藏圖書」是清末民初藏書家張鈞衡（1872-1927AD，字石銘，號適園）之印，而「苙園」則是其子張乃熊（1891-1942AD，字芹伯，又字苙園）之印。由以上可以知《影抄本》輾轉收藏的狀況是由楊守敬到張氏，再到中央圖書館。至於何時由楊守敬轉到張氏，何時再由張氏轉到中央圖書館？

考宣統三年（1911AD）10月10日，楊氏因所居住之武昌突然發生辛亥革命，動亂不安，所以緊急於13日舉家出走，避難於上海，家中重要書籍皆未及攜出，僅交付舊僕數人看守，所幸當時的民軍都督黎元洪徇日人寺西秀武之請，出示保護其藏書，因而未受殃²¹⁵。民國元年（1912）楊氏將所藏圖籍都搬運到上海，此時因時局未定，全家靠其賣書賣字過活，所以在上海生活相當窘困，所幸因其名氣，求字者絡繹不絕，只是因其年老體衰，無法負荷過多，所得僅能數伙食。民國三年（1914）春，楊守敬應袁世凱之邀，入京為參政院議員，並且由政府出資，將其藏書運送到北京。民國四年（1915）元月無疾而逝（或云中風而逝），享年77歲。由於《影抄本》題記撰於1913年端午，而1914年春楊守敬即北上任職，不久即謝世，張鈞衡

²¹⁴ [日]小曾戶洋，朱勉生譯，〈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留真譜》所載《影北宋本傷寒論》的考證〉，頁11-12。

²¹⁵ 吳天任：《楊惺吾先生年譜》，頁145-164。

世居吳興(即浙江湖州市),與上海相距不遠,而且著錄此抄本的張氏《適園藏書志》1915年即已出版,所以可以推知張氏「適園」取得抄本的時間當在1913年中至1914年初,這一段楊氏於上海賣書的日子。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由於中國東南舊家藏書大量散出,為了保存國萃,國立中央圖書館蔣復璁館長與港滬數位有識之士(如鄭振鐸、張壽鏞、何炳松、徐鴻寶、葉恭綽等人),組成了「文獻保存同志會」,在中英庚款會及教育部的經費支持下,在上海、香港兩地展開搜購工作(1940—1941),當時搜購的大宗之一就是張鈞衡的「適園」藏書。張氏的藏書以宋、元本之多著稱,其子乃熊搜求更勤,1941年12月,全部以70萬元,售於中央圖書館²¹⁶。由此可以知道此抄本由「適園」轉至中央圖書館正是這個時候。中央圖書館則自1996年起更名為國家圖書館。

(三)《影抄本》與《留真譜》書影的比較

《留真譜》是由楊守敬從日本森立之處獲得,並加以補充出版的一部善本書影,其中亦收有《影抄本》首卷之書影。小曾戶洋曾指出「題記中記有北宋影本《傷寒論》與《留真譜》所收載的本書影印件是符合的」。錢超塵先生則依據此書影與所謂的北圖本縮微膠還原書影進行比對,指出了兩種版本的正文行數有別,而且書影可見有明顯的移行痕跡,並加以發表²¹⁷。觀其所附之圖雖頗為模糊,但經查證確實是《留真譜》中的書影,只是並無法辨識出所謂的「移行痕跡」(圖)。隨後錢氏於《張仲景研究集成》一書中,又附了一幅可以看出「移行痕跡」的書影,並有如下的說明文字:「楊守敬《留真譜·影北宋本傷寒論》書影,原書現藏臺灣故宮博物院圖書館」²¹⁸。前已說明原件現藏於臺灣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此言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當屬誤植,而所附之圖則實為《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書中《影抄本》原件的書影。何以楊守敬所出版的《留真譜》與《影抄本》原件的書影(圖)之間會有不同呢?原來清末民初的書影製作並不是如現代所慣用的影印或照相,而仍是使用影刻的方式,是以不見原件略見參差的框線以及藏書印記。錢氏有可能因小曾戶氏所言,以為等同於《留真譜》中的書影而誤用。

²¹⁶ 趙飛鵬:《觀海堂藏書研究》(臺北: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1),頁81-82。

²¹⁷ 錢超塵、梁永宣:《〈傷寒論〉日本內閣本與中國北圖本互勘研究》,頁3-9。

²¹⁸ 錢超塵、溫長路:《張仲景研究集成上冊》,頁127。

(四)《影抄本》與《醫館本》關係考證

1912年柯逢時主辦的武昌醫學館曾刊印《傷寒論》，其所據的底本為何，曾引起中日學者的討論。提出「《醫館本》源於《影抄本》」之觀點始於馬繼興[10]先生，真柳誠與錢超塵先生繼之。馬氏提出「1912年柯逢時氏刊《武昌醫學館叢書》(8種)時，即據上述日抄本《傷寒論》(按，即《影抄本》)內容，仍仿宋版形式重加寫刻印行(惟書口為黑口，並將其上的‘卷×’改為‘論×’)」，立論的主要的依據是兩者的行格、字數相同，而且每卷卷首都沒有「宋林億校正」、「明趙開美校刻」、「沈琳全校」這三行，並未見到有其他兩書內容比對的研究結果；真柳氏的意見如前述，未見提出其他證據；錢氏則有〈武昌醫館翻刻影抄北宋本《傷寒論》考〉²¹⁹，然而其內容所比對的竟是《醫館本》與趙本，所以對於卷末所提出的「武昌醫館本是柯繼文依照楊守敬提供的《影抄本》翻刻的，不是據趙開美翻刻的」此一結論，自然是有待商榷的。

進行版本研究時，詳細比對相關醫籍內容的差異是不可或缺的部份，《影抄本》因收藏於臺灣的國家圖書館，且至今尚未出版，這應是馬氏與錢氏不易取得複本，是以無法與《醫館本》進行比對的重要原因。其實，從前面的研究可知《影抄本》與趙本(《內閣本》)極為相近，這表示從錢氏「趙開美本與武昌醫館本不同」的研究結果，似乎也可推論出「《影抄本》與《醫館本》不同」。

為了使研究較為周延，並希望能進一步瞭解《醫館本》的底本為何，我們進行了版本文字比對以及文獻資料兩方面的研究：

在版本文字比對研究方面，前面章節已有這樣的結論：《醫館本》的底本應為《堀川本》，對校本為《新校本》。

在文獻資料研究方面，有書札及題記兩個部份。在書札部份，《藝風堂友朋書劄》有柯逢時寄繆荃孫書19則²²⁰，談及許多刊刻醫籍之事，其中有第11及19兩則提及了的《傷寒論》的刊刻。兩則書信皆未提及書寫年份，但考第11書提及《本草衍義》已影刻(出版於1910年)一事，故此信的年代當不晚於該年；又文中曾提陸心源藏書已為日人收買之事(1906年)，則知此信不早於該年。第19書因提及為曾世榮《活幼心書》重刻作跋一事，因該書出版於1910年，故此信亦不晚1910年。兩封書信與《醫館本》的出版年1912年十分接近，所以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內容摘錄如下：

²¹⁹ 錢超塵：〈20世紀四本《傷寒論》所據底本揭秘〉，頁1-2。

²²⁰ 繆荃孫：《藝風堂友朋書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206-215。

第 11 書：「醫館擬刻善本醫籍，已將元刊《本草衍義》影刻，可與《大觀》合印。（陸刻不甚佳。）又將仲景諸書，依趙開美本景刻。」

第 19 書：「此外《傷寒》、《金匱》及《仁齋直指》諸書，（此間僅有明趙氏本，《傷寒》只有倭刻、元本，《金匱玉函經》有康熙陳氏刻本。）如有善本，可以借校，亦求費神代及。」（原書標點有誤，徑行改正）

第 11 書提及依趙開美本影刻仲景諸書，考趙氏所刊刻之仲景相關著作只有《仲景全書》一部，此書中包含了《傷寒論》、《金匱玉函要略》、《傷寒類證》及《批註傷寒論》等四部，而柯氏武昌醫學館只出版《傷寒論》，其他三種均未見相關的刊刻記載，所以可知此處所說的「仲景諸書」必然包含了《傷寒論》一書；文中所說的「趙開美本」究竟所指為何呢？我們認為必然不會是楊氏號稱源於北宋本的《影抄本》，而可能是趙開美原刻本或是幾乎可媲美趙本的《堀川本》。第 19 書提及了《傷寒》有明趙氏本、倭刻、元本等數種，明趙氏本指的當是趙開美本，但倭刻及元本所指為何呢？考柯氏先後刊刻的《傷寒》書籍包括了《傷寒論》、《傷寒總病論》

（1912）、《傷寒補亡論》（1911）及《類證增注傷寒百問歌》（1912）等四種，《傷寒總病論》、《傷寒補亡論》及《類證增注傷寒百問歌》未見和刻之記載，此處的倭刻，當指《傷寒論》的和刻本，包括《堀川本》、《岡嶋本》、《淺野本》、《稻葉本》……等；另考元代並無《傷寒論》的刊刻記載，所以所謂的「元本」指的應是元朝曹仲立刊刻的《類證增注傷寒百問歌》，柯氏即據此重刊。

在題記部分，《影抄本》中有楊氏的題記（1913 年端午），感歎「余乃於日本得此影抄，滿擬歸而刻之，奈其知者少，荏苒歲月，仍未遂苦心搜羅之願。」而《醫館本》刊行於 1912 年 12 月。柯楊兩人因同為鄂人，而且皆好古書收藏而相知甚深。楊氏自東瀛搜得不少佳本，是以柯氏刊刻醫籍時，兩人間有緊密的互動。武昌醫學館所出版的第一部書籍《經史證類大觀本草》的刊刻校定工作，即是由楊氏所主持進行的，所以該書有楊氏的校並跋。此書現今仍被認為是品質俱佳的重要善本。柯氏的其餘醫書，楊氏亦多有提供善本參考，或是協助校對之處。所以若《醫館本》真源自《影抄本》，則楊氏當不至於有所感歎。

錢超塵先生曾認為《醫館本》因翻刻《影抄本》，而非趙本，是以無序言、底本來源說明、刊刻緣起等文獻資料²²¹。我們認為這樣的理由頗為牽強，考柯氏刻書確實多寫有序跋，如《經史證類大觀本草》（1904）、《活幼心書》（1910）、《本草衍義》

²²¹ 錢超塵：〈20 世紀四本《傷寒論》所據底本揭秘〉，頁 1-2。

(1910)、《小兒衛生總微論方》(1910)、《傷寒補亡論》(1911)，但是在1912年出版的《傷寒論》、《傷寒總病論》及《類證增注傷寒百問歌》等書也都未見柯氏序跋。在細究其原因時，我們發現《傷寒補亡論》的跋寫于辛亥年的3月3日(陰曆)，8月19日在柯氏所居處的武昌即發生了反清革命，世局動盪不安，再加上1912年柯氏即病故，所以這或許才是諸書未見柯氏序跋之因！

到目前為止，仍未解答一個問題：何以《醫館本》會與《影抄本》一樣，沒有「宋林億校正」、「明趙開美校刻」、「沈琳全校」三行呢？基於柯楊間的關係，我們有理由相信柯氏在搜求善本時應該見過《影抄本》，不過江戶時期的數種《傷寒論》刊本如《和訓本》(1839)及《訂字本》(1848版)首卷首頁的版式皆作第一行為「傷寒論」，第二行為「漢張仲景著 晉王叔和撰次」，第三行為「辨脈法第一」，與《影抄本》非常相似；《新校本》(1844)的首卷首頁第一行為「傷寒論卷第一」，第二行為「漢張仲景述 晉王叔和撰次」，第三行為「宋林億校正」，第四行為「辨脈法第一」，亦僅較《影抄本》多出一行。前曾論述柯氏即至少應擁有其中的《新校本》，如又有《影抄本》的示範，以及楊守敬「趙氏本根源於宋刻，但為題校刊姓名遂移其行第(清常收藏名家，亦為流俗所染)」²²²觀念的影響，想要復原宋刻，也是不無可能的。但真實的狀況還待未來有更進一步的資料加以解答。

(五)《影抄本》題記與《日本訪書志》題記比較

《影抄本》護頁手書題記撰於癸丑端午(1913AD)，真柳氏曾認為此題後來被記收錄於《日本訪書志》「傷寒論十卷」條下²²³。其實兩題記不僅書寫年代不同，文字亦相差甚多。《日本訪書志》刊于光緒辛丑年(1901AD)，兩者至少相差12年。前已摘錄《影抄本》題記，茲將《日本訪書志》相關題記摘錄於下，以便比較。

影北宋本。傷寒一書，後人多所更亂，而所據者，大抵以成無己注本為集矢，不知成氏本亦非叔和所編真面目，蓋叔和于每證治法相同者，不嫌複載，成氏則但載其初見者，以後則雲見某證中，以省煩然。然醫道至密，古人不憚反復叮嚀，意自有在，今省去之，反開學苟簡之弊，然自成氏批註後，林億校進本遂微，箸錄家亦皆以成氏本為叔和原書，寃矣！余在日本，初得其國寬文刊本，見其與成氏注解本不同，而刻手草率，誤字甚多；厥後得其翻刻明趙清常仲景全書本，而後知成氏本果

²²²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見於賈貴榮輯：《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九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620-621。

²²³ 錢超塵：〈宋本《傷寒論》刊行後流傳演變簡史〉，頁191。

非叔和原書。然開篇題名下即著明趙開美校刻、沈琳全校字樣，是已非宋本舊式；最後於書肆得此影寫本，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首題傷寒論卷第一，次行題漢張仲景述，王叔和撰次，再下行低三格辨脈法第一、平脈法第二，又下行低二格辨脈第一，再下頂格問曰云云，乃知趙氏本根源于宋刻，但為題校刊姓名遂移其行第（清常收藏名家，亦為流俗所染）。此本影寫精緻，儼然北宋舊刻，唯第五一卷、第六上半卷、第八、九、十三卷摹寫稍弱，紙質亦新，當又是後來補寫也。竊怪日本著錄家皆以趙開美本為最古，而此本尚存其國，未見甄異，余乃無意得之，歸後屢勸人重刻，竟無應者。念此書為醫家本經，日本翻刻趙本，其板已毀，恐他日仍歸湮滅，故特錄其經進官階于左，以審世之存心濟世者……。

真柳氏另又懷疑楊氏「將此抄本為基礎的寫本轉給柯逢時刻入《武昌醫學館叢書》後，為了把已無用的抄本讓渡給張鈞衡、張乃熊父子，才寫了護頁的題記」，然而《醫館本》出版於1912年，早于張氏父子取得此書之時，藏書大家如張氏者，焉有不知之理，而且前已說明《醫館本》其實另有所本，所以真柳氏的懷疑其實是多餘的。

（六）《影抄本》拖裱紙為中國紙考證

《影抄本》的拖裱紙經實際考察確實為中國宣紙，這是不是可以作為其在中國進行剪貼的鐵證呢？其實並不盡然，因為中國紙數百年即是中日貿易的重要項目之一。僅以《唐船輸出入品數量一覽（1637—1833）》²²⁴一書所載為例，從1650年開始到1831年為止，即約有607船次將中國紙輸入日本，而且愈到後期，船次愈多，單一船隻的運載量亦逐漸增多。例如在1745年單一船隻最多運載2120連（連或作令，一連等於500張）中國紙，1764年最多有3600連，1770年最多達12000連，到了1812年最多更達15007連之數，儘管文獻中並未說明紙的種類，但以宣紙盛行於明清的情況而言，顯然也應是出口的重要紙種。日本進口如此大量的中國紙，加上宣紙紙性柔韌，本來就是拖裱常用的紙，所以如果因《影抄本》的拖裱紙為中國宣紙就認定作偽地便是在中國，那顯然是不具說服力的。

（七）《影抄本》是否由楊氏偽造之探討

作為像楊守敬這樣的版本學家，居然未能識破偽造，反而誤認為是影北宋抄本，小曾戶洋因而表示不得不懷疑楊氏的識別能力；真柳誠先生及錢超塵先生則堅信楊

²²⁴ [日]永積洋子：《唐船輸出入品數量一覽（1637—1833）》（東京：創文社，1988），頁35-252。

氏即是偽造的主使者，而且是「在日本以趙開美本請人進行摹寫（或言在日本得到小島的摹寫本），然後在中國將其剪貼偽造而成。」然而，「懷疑識別能力」與「堅信偽造作假」兩者的層次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僅涉及作學問的嚴謹度以及自身學力的深淺等問題；後者則關係著許多人認為比生命還重要的名譽問題，所以要做出這麼嚴重的指控，態度必然要非常的審慎而嚴肅，而且證據也必須要非常的充分而直接才行。現就所掌握的資料條縷於下，真相應當能夠辨明。

首先在識別能力方面，素以版本目錄及藏書名聞于世的楊守敬，有可能辨識不出偽本而被矇騙嗎？答案是肯定的，楊氏在《日本訪書志》的〈緣起〉及〈自序〉中提到了：「余生僻陋，家少藏書，目錄之學，素無淵源，庚辰東來日本，念歐陽公百篇尚存之語，頗有搜羅放佚之志，茫然無津涯，未知佚而存者為何本」。「旋交其國醫森立之，見所著經籍訪古志，遂按錄索之。」另外，在森立之《清客筆話》雙方筆談的記錄中，楊氏曾自言「僕以前專心金石文字，于經史未用功，近日始頗有意學之，然年已四十有三，兩鬢已白，恐終無成耳，然貴邦可與談學問者，公之外，尚有幾人，當訪之，公髦而好學，我輩愧汗，僕若得留此，當常往來求教，公以為孺子可教否？」²²⁵顯示出楊氏因家貧而且甚少藏書，對於目錄及版本之學並不熟悉，在出使日本後，才從森立之《經籍訪古志》開始學起，而且在不甚熟撚的狀況下，短短四年內搜羅幾十萬卷書，可以想見若出現版本審定上的失誤是必然會發生的。對於此事，日本文獻學家長澤規矩也亦曾有所評論：「楊氏初無鑒識之明，時為森立之等所誤，然日久漸明，遂悟森等之偽言，多所駁斥。《日本訪書志》、《留真譜》中時有失考之處，在當時似為不得已」²²⁶。楊氏在初時因繁忙且不諳版本目錄學而失考，到了民國二年為《影抄本》題記時，已經是75歲的耄耋之年了，此時無法再敏銳的鑒識出真偽，應當是可以理解的。再者，《影抄本》微卷及還原本因為只有黑白兩色，對比明顯，所以剪貼的痕跡相當清楚；但是如果檢視原件，框線的參差其實也就不是那麼顯而易見了，這或許可部份解釋楊氏何以失考的原因。

其次，就造偽作假部分，我們以為應從幾個層面加以考慮：第一是有無偽造的動機；第二是有無其他偽造的案例；第三是有無偽造的底本；第四是偽造的時間地點為何；第五是偽造技巧的考慮。

²²⁵ [日] 森立之：《清客筆話》（見於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13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頁535。

²²⁶ 葉德輝：《書林清話》（見於李洙：《長澤規矩也校補》，臺北：世界書局，1961），頁26。

1. 偽造的動機。作偽的動機不外乎為名或為利，楊氏在與黃萼書中曾提到：「學問一事，敬以前皆毫未聞，自來此因縱覽數萬卷書，始知此中門徑，所刻書二十餘部，又為日本訪書志廿餘卷，若明年無他故，此身必當有五百年之稱，惜未得與仁兄朝夕相見，同此樂也。弟現在所藏書已幾十萬卷，其中秘本，亦幾萬卷，就中有宋板藏書，可以相並，其他皆不足言也。自幸此身有此奇遇，故一切富貴功名，皆漠不關懷，計明年之冬，當返國赴黃岡任，他日必邀仁兄一賞奇也」²²⁷。楊氏對於自己的這一趟驚奇之旅，能夠搜得如此眾多的古籍秘本，自豪與滿足之情溢於言表，由「此身必當有五百年之稱」一言，可以理解楊氏已深知自己將名留青史，這一點與我們今日對他的評斷是一致的。楊氏自歸國後即陸續受聘至黃岡、黃州及武昌等地的府學及書院擔任教授及總教長，並且又代人校書、刻書，生活安定，不虞匱乏。在這樣的狀況下，偽造的動機是較薄弱的。

2. 偽造的案例。倘若楊氏真的要為名利偽造古籍，想必不應只從己身不甚熟悉的中醫書籍下手，也就是說應可找到其他的偽造案例才是。檢閱相關文獻，可以發現自清末至今，確實有數位知名學者，如柯逢時、胡適、葉昌熾、葉德輝、余嘉錫、陳垣、王晉江以及真柳誠等人，對楊守敬有過批評。其中柯逢時主要是批評與楊氏洽談刻書時的不快，指出了「惺吾作事，無一能爽快者」；胡適主要是針對楊氏研究酈道元《水經注》所提出的學術論點提出評擊；余嘉錫、陳垣及王晉江主要是針對楊氏對版本判定或是題要批註的疏誤提出指正；葉昌熾則是批評楊氏嗜利詭譎；指陳楊氏所收之書籍有偽作的則有葉德輝及真柳誠兩人。葉德輝在《書林清話·日本宋刻書不可據》云：「楊從遵義黎純齋星使庶昌為隨員，曾代其刻《古逸叢書》，內如《太平寰宇記補闕》六卷，實出偽撰。」在此葉氏並不是指控楊氏造假，而是譏評楊氏的版本鑑別能力不佳，以珉珠為美玉。不過，《太平寰宇記補闕》一書，已由余嘉錫證實並非偽本（詳見《四庫提要辨證》出版記及卷7該書條下），而且東京大學亦藏有黎庶昌與楊守敬致函日本國史館，請求出借該書影刻，經同意破格出借之公函史料²²⁸，可見其實是葉氏本身誤判。至於真柳誠，除《影抄本》外，曾舉出三個楊守敬作偽的案例，包括《脈經》、《大觀本草》及《本草衍義》²²⁹。

對於《脈經》，真柳氏經由《經籍訪古志》及《醫籍著錄》判定日本不存在何大

²²⁷ 吳天任：《楊惺吾先生年譜》，頁36。

²²⁸ 王寶平：〈黎庶昌東瀛訪書史料二則〉，《文獻》4（2004），頁53-64。

²²⁹ [日]真柳誠：〈楊守敬之醫書校刊與江戶考證醫學家之文獻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6.1（2008），頁101-113。

任宋版；接著藉由楊氏本《脈經》「養安院藏書」的印記，認為其底本其實為懷仙閣得自養安院所藏之明代仿何大任本；再從書口的刻工名多只有一字，認為「在宋版書中甚為突兀」，而且因在《中國善本書提要》的「刻工名索引」中無符合者，而推斷實為清末民初之陶子麟及其同夥；最後總結為楊守敬「有意誤導，使人認作是以何大任宋版為底本的影刻」。

對於《大觀本草》，真柳氏認為楊守敬以元版偽稱宋版，影寫後提供予柯逢時刊行，為柯氏所識出，但礙於情面並未說破。除了提供影寫本外，楊氏亦同時協助校正工作。楊氏藏本可能為明覆元本。

至於《本草衍義》，此書在《日本訪書志》中著錄為「宋刊本」，但是柯氏刊行時卻題為「宣統二年武昌醫館重元刊本附校記」，對此，真柳氏推測為：「楊氏後來更改了已刊行之著作的鑑定，價格較低的元版轉讓給柯氏，故柯氏跋文，將『因稱本朝為宋朝故判斷為元版』之云，記作楊氏之言，而實際上兩人的對話可能正好相反，恐怕是柯氏為了楊氏的面子才如此說吧。」真柳氏認為楊守敬因以元版偽稱為宋版，但為柯逢時所識破，方改變著錄。

真柳氏所提的這三個作偽案例，經過考證後，吾人認為其實並不足以為證，其理由條縷如下。首先，對於《脈經》部份，吾人以為江戶時期日本藏書家之醫書收藏，必然不是《經籍訪古志》及《醫籍著錄》兩書所能完全涵蓋，所以兩書未著錄宋版《脈經》，並不代表在日本不存在該書；而懷仙閣自養安院得到明代仿何大任本，自然也不代表養安院並無收藏宋版。在刻工名部份，日本著名的版本目錄學長澤規矩也先生所作的研究為例²³⁰，其曾根據日本公私所藏宋版書 130 部（除去重複實得 94 部），列出宋代刻工約 1700 人，除去一字姓或有名無姓（宋刻工以單名為多），實得約 1300 人。從此處就可看出僅用一字者所占之比例已近 1/4，這自然非屬少見或突兀。刻工在雕版時刻上姓名及字數，不管在宋朝，元朝，或是明朝都屬於常見的情況。姓名及字數主要是為了便於負責以及計算工資，無關於所刻之書的內容，所以在當時只要能夠分辨彼此即可，是以有些僅刻一字而已。到了清朝，因曾有文字獄波及刻工，為避免遭到無妄之災，是以清朝刻工雖在雕版時亦會刻上姓名，但多數在正式出版時已將之剷除。近代的版本研究者，在著錄刻工姓名時，由於單一姓或單一名者，重覆數量過多，對鑑定一書的版本無用，所以通常都不收²³¹，這也

²³⁰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附錄一〈宋代刻工刊書考〉。

²³¹ 李炳震：〈讀兩種刻工錄〉，《文獻》4（1995），頁 240。

正是一般的刻工名表較少見到一字之因。對於真柳氏推測楊氏本之刻工名實為陶子麟及其夥伴。吾人試從陶氏刻版習慣進行探討，即陶氏所刻之書是否常存有刻工名？陶子麟（1857-1928）為清末的著名刻手，曾為許多藏書家及學者（如傅增湘、繆荃孫、徐乃昌、盛宣懷、劉世珩、蕭延平、楊守敬、楊葆初、柯逢時……）刻書，所刻之書甚夥，暫時無法一一檢視，然就目前所及的柯逢時武昌醫學館之諸醫書（《大觀本草》、《活幼心書》陶氏確實曾參與，餘則未明），以及蕭延平蘭陵堂之《黃帝內經太素》，各書的書口皆不見刻工及字數，所以這樣的推測是有疑問的。再者，以著錄刻工較多的《中國古籍版刻辭典》進行檢索後，可以發現：

「文甫」為「南宋嘉定間刻字工人。參加刻過《育德堂集》」。

至於「里千」其人，則不知是否與「李千」有關，李千亦為「南宋嘉定間刻字工人。參加刻過《資治通鑒綱目》」。這樣的結果，與何大任作序之時間「嘉定丁丑」無疑是契合的，這代表著楊氏本《脈經》的底本確實是有宋版的可能。只是該底本自楊葆初刊印後即未見蹤影，若要完全證實，則有待於未來進一步的文獻考察與發掘。

其次，對於《大觀本草》的部份，吾人可以從《楊守敬題跋書信遺稿》之「寄慎庵之三」²³²中得到一些資料，其相關內容摘錄如下：

1. ……以刻書伊始，選工不易，加以校對《本草》，日無寧晷……固也不知刻《本草》尤為煩擾，一則湖北工人所刻仿宋字體多整齊者，此《大觀本草》則以圓潤為主，故雖有能者，亦不得不另授筆法，故每一葉刻成，或修改，或竟棄之，而易工重刻，月餘來始有端緒。二者此書為唐慎微所撰，而及身未嘗雕版，至大觀、政和始兩刻，繼為《本草》，大費校訂。而刻字好手又不易得，計陶子麟（子麟事多，且爾來疲倦）不過刻得十餘紙，其餘皆李子其鳩合黃叔、李姐及漢陽幫人刻之。由今計之，今年恐未能刻成《本草》。
2. ……所幸守敬今年雖仍充兩湖分教，而湘帥以守敬年稍大，不欲勞我，故今年未曾上堂，而得一意為閣下校書。
3. 此書成自宋刻上木，而同人皆謂是焚琴煮鶴。（劉幼丹糧儲亦云然。）乃以元本入木，然元本只存半部，餘半部仍不能不影寫，而寫費亦略得買書之半。計此書叁拾一卷，壹大篋，論值當值三數百金，敢請閣下裁之。此後半即以宋本上木，抑影寫上木，影寫有高手，能與宋刻無二，而仍存此宋本在天地

²³² 楊先梅輯、劉信芳校注：《楊守敬題跋書信遺稿》（成都：巴蜀書社，1996），頁 220-222。

間乎？祈速示知。……計此醫書宋、元之外，有明刻本二通，朝鮮古刻本二通，（皆一一校對，有札記）。

《楊守敬題跋書信遺稿》一書中錄有三封寄給慎庵之信，信中記載了許多藏書、刻書的資料。經比對，許多內容與〈柯逢時寄楊守敬書信六則〉²³³及繆荃孫《藝風堂友朋書札》中，柯逢時寄給繆氏的十九封書信內容有許多契合之處²³⁴；加上在此三封信中，楊守敬對慎庵的稱呼有「都轉」及「廉訪」兩種，其中「都轉」為「都轉鹽運使」的簡稱，「廉訪」則為對「按察使」的尊稱，因柯逢時曾擔任過「兩淮鹽運使」及「江西按察使」，故可見在此處的慎庵，即是字巽庵的柯逢時無疑。

依《鄰蘇老人年譜》，張之洞聘楊守敬任兩湖書院教習的時間為 1889 至 1901 年²³⁵，楊守敬信中謂「仍充兩湖分教」，表示必然非 1889 年。再依《鄰蘇老人年譜》²³⁶，庚子年（1900）「為柯中丞巽庵逢時刻《大觀本草》」，壬寅年（1902）「刻《大觀本草》成」，《楊守敬題跋書信遺稿》劉信芳校注時雖認為「此信或作於庚子年」，但由信中「今年恐未能刻成《本草》」之語氣來判斷，更可能的時間點為 1901 年，即《日本訪書志》刊行之年。

從這些資料所得到的訊息是：楊守敬不僅提供影寫本及從事校書工作，而且刊刻部份亦由楊氏所負責，是以有如楊氏為黎昌庶刊刻之《古逸叢書》一般精絕過人，為人所稱道。不僅如此，楊氏亦提供朝鮮本、明本以及校對後的札記給柯氏，因此可以推論柯氏後來所刊行的《札記》，其中應有取自楊氏校勘的內容。《大觀本草》在刊行前，由信中內容可知，柯逢時明確的知道楊氏擁有宋版，也知道楊氏是以半部元本直接上版。而對於楊氏所提，另外半部是以宋本上版，或是請書手影寫宋本上版的問題，由〈重刊大觀本草凡例〉及《大觀本草札記·序》中我們也得到了答案：柯氏的決定是以影寫本上版。

接下來的問題是，《日本訪書志》中對《大觀本草》的著錄是元刊本，並未著錄為宋刊本，何以後來楊守敬卻又擁有宋本呢？在考量整個事件的可能發展過程後，依時序前後推測如下：

1880-1884 年：楊守敬訪日，得到數部《大觀本草》。

1885 年：其中至少有兩部全秩，以及僅餘半部的醫籍，被楊氏鑑定為元刊本，

²³³ 劉信芳：〈柯逢時寄楊守敬書信六則〉，《中華醫史雜誌》20.3（1990），頁 190-192。

²³⁴ 繆荃孫：《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 206-215。

²³⁵ 楊守敬：《鄰蘇老人年譜》，頁 21-22。

²³⁶ 楊守敬：《鄰蘇老人年譜》，頁 21-22。

並在其中一部的護頁寫上題記。(現藏於故宮，著錄為「元大德壬寅宗文書院刊本」)

1897-1901年：刊印《日本訪書志》，將前述之題記增刪後刊入。

1900-1902年：準備為柯逢時刊《大觀本草》，檢視藏書時，認為另一部無木記，而且刻印精良者，應為宋版。在雕版時以半部之元版上木，另外半部以宋版之影寫本上木。然因忙碌而失察，或是已來不及，而未對《日本訪書志》的內容進行更改調整。

1913年：在該部宋版的《大觀本草》的護頁上書寫題記。(現藏於國圖，著錄為「元大德壬寅宗文書院刊本」)

經比對國圖藏本與故宮藏本之後，可以發現國圖藏本並無故宮藏本的「大德壬寅孟春／宗文書院刊行」版記(但該頁似有裁切痕跡)，版本亦十分清朗，文字整潔，未有墨釘，而且圖畫與字型與故宮藏本皆有些微的不同，可以看出是不同的版本。國圖所藏的另一種著錄為「元末明初間覆元大德六年宗文書院刊明修本」(以下簡稱為明覆元本)，則與故宮藏本極為相似，在文字、圖畫以及墨釘處完全相同，可知屬於同一版本。因此可以判定，故宮藏本實為明覆元本，但是國圖藏本，究竟是楊守敬所稱之宋版，國圖所稱之元版，還是真柳氏所稱之明覆元本呢？敝人認為以明覆元本的可能性最低，而元版的可能性最高，但在無相同版本進行比對之前，也尚無法完全排除非宋版的可能性。連目前都仍難以斷定的版本問題，楊守敬在當時的條件下作出的鑑定，即使有誤，也應是可以理解的，不能認定其有意欺瞞。

最後，關於《本草衍義》的份，則可以在〈柯逢時寄楊守敬書信六則〉中找到兩則相關的書札²³⁷，茲將相關處摘錄於下：

第四書：「……《本草衍義》有稱本朝者，有稱宋朝者(稱宋朝者板空格)，似不能以此為斷。尊校擬仍稱宣和本，拙校只得稱政和(用小序注明)，何如？……」

第一書：「……至《衍義》署首題用《觀海堂藏元刻重校刊》若以為不稍假借，則實冤矣。……」

從這二封信中，可以很明確的看出柯楊兩人對於《本草衍義》的版本問題，是元代覆宣和本，或是覆政和本？以及刊行後的命名問題，曾經進行一番討論，但最後是依據何人的意見更正為元版？以目前所能掌握的資料而言，是無法確知的。然而由這些書信文字，卻能呈現出柯、楊兩人對於版本鑑識上的重視與謹慎，除了參考序跋所載之記年外，更會重視內容文字的線索，其態度是值得敬重的。

²³⁷ 劉信芳：〈柯逢時寄楊守敬書信六則〉，《中華醫史雜誌》20.3 (1990)，頁190-192。

相較於作偽的案例目前仍未見實例，楊氏對於駁斥造偽，以保持古籍或古代碑帖原貌的堅持，卻是有跡可循的。例如，楊氏研究水經注數十年，做出戴東原詐據《永樂大典》，其實抄襲趙誠夫本，冒為己作的重大結論，受到王國維、羅振玉以及孟森等著名學者的認同。又如珍貴的北宋《醴泉銘》拓本，先前擁有者將其中的斷缺半字以他本補上，顧子山得到此拓本後，又重裝而除去整個字，成一方空格。楊氏對於補入斷缺字的作法並不認同，然而也認為顧氏只須寫下記錄，以示不欺即可，實不應將字再挖除，以致使碑帖再次受損²³⁸。再如楊氏出使日本所主持刊印的《古逸叢書》，因堅持保持古書原貌影刻，以致書成之後，見者無不驚為精絕。是以前述之柯逢時，雖然認為楊氏做事不爽快，但也不得不承認「其刻本無不精絕過人者，蓋其所長即其所短也」。可見楊氏實有保持古文物原貌之心。

3. 偽造的底本。楊氏《日本訪書志》中題記：「傷寒一書……得翻刻明趙清常《仲景全書》本……最後於書肆中得此影寫本」。錢超塵認為所謂的「翻刻明趙清常《仲景全書》本」指的即是趙開美原刻本，認為是「守敬出使日本尋到趙開美本，請日本書手摹寫……回國後加以剪貼推移造假。由於抄寫者是日本書手，所以書法、字型與趙本有異」²³⁹。真柳誠後來又認為楊氏所得為小島尚真的影摹本。首先，稀如星鳳的趙本，即便是《影抄本》，在當時都是價值非凡的，楊氏果真得之當著錄於目錄之中，然而檢視各種相關書志目錄均不見蹤跡，只在《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有「《傷寒論》十卷，漢張機撰。日本刊本。原本明趙開美校。四冊」，以及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下冊，有「安政本，觀—636，院 503，並有楊氏藏書印」，可知楊氏所確定擁有的是安政三年的《堀川本》，前已言此刊本的品質精良，可媲美趙本，錢氏也曾指出「無論在日本還是在中國，《堀川本》是最逼真趙開美《傷寒論》舊貌之本」²⁴⁰。《堀川本》之書名題為「翻刻宋版傷寒論」，楊氏所言為「翻刻明趙清常《仲景全書》本」，更清楚的辨明其實際來源，其實是合理也是合宜的。所以並沒有證據可以證明楊氏擁有可作偽的底本。不過，因為楊氏與修史館編修副長官嚴谷修私交甚厚，而收藏《內閣本》的楓山文庫正歸屬於修史館管轄，楊氏似乎是有機會接觸到《內閣本》的，只是若依黎庶昌及楊氏因輯刻《古逸叢書》欲借善本，而與修史館總裁三條實美的公函²⁴¹往來來看，楓山文庫之書一向是「例

²³⁸ 楊先梅輯、劉信芳校注：《楊守敬題跋書信遺稿》，頁 74-75。

²³⁹ 錢超塵：〈宋本《傷寒論》刊行後流傳演變簡史〉，頁 194-195。

²⁴⁰ 錢超塵：〈宋本《傷寒論》刊行後流傳演變簡史〉，頁 184。

²⁴¹ 王寶平：〈黎庶昌東瀛訪書史料二則〉，頁 53-64。

不許外出」的，所以外人欲借抄，應非易事。其次，關於書法與字型，前面曾提到《內閣本》是趙氏原刻本的影刻本，而《影抄本》則是《內閣本》的影寫本，所以字跡其實是非常相近的，錢氏未親見《影抄本》並進行比對，是以有所誤解。至於真柳氏所提楊氏得到小島氏的影摹本方面，由之前的研究顯示《影抄本》的底本即為《內閣本》，《內閣本》原深藏于秘府中不為人所知，丹波曉湖在嘉永四年(1851AD)意外發現並加以影摹，《影抄本》的來源必然是與其有關的，只是是不是小島氏則不得而知。

4. 偽造的時間地點。考楊氏於光緒六年四月到日本以後即開始收藏書籍，到光緒七年二月，已有3萬餘卷；光緒八年春間，開始主持《古逸叢書》的編輯刊刻，自謂「日與刻工磋磨善惡，又應接日本文學士，夜則校書，刻無寧晷，日人詫為萬夫之稟，且上新聞報中」²⁴²。光緒九年，藏書已幾十萬卷；光緒十年，《古逸叢書》刻成，是年五月返國。楊氏自日本返國後，從光緒十一年到三十三年，一直在湖北擔任教職，並從事考證、著述以及輯刻的工作。楊氏一生的著述甚多，編著、刊行或他人整理而成的，初步總計至少60餘種²⁴³，其中包括了楊氏用心最深、費時數十年，至1957年才出版的巨著—《水經注疏》²⁴⁴。楊氏繁忙如此，如果還有時間及心思可以造偽，也真算是奇事一樁了。

楊氏曾在《日本訪書志·自序》云：「光緒庚辰之夏……赴日充當隨員，于其書肆頗得舊本，……每得一書，即略為考其原委，別紙記之，久之得廿餘冊，擬歸後與同人互相考證，為之提要。暨歸赴黃岡教官任，同好者絕無其人，此稿遂束高閣。而遠方妮古之士，嘗以書來索觀其目，因檢舊稿塗乙不易辨，時守敬又就館省垣，原書多藏黃州，未能一一整理，乃先以字畫清晰者，付書手錄之，厘為十六卷……辛醜四月」，由此序可知《日本訪書志》之初稿成於在日本之時，歸國後即束之高閣，至光緒二十五年以後因同好者要求，才先將字畫清晰者整理出版。因書中對於《影抄本》的版式行款已有詳細描述，則剪貼偽造的工作似應在日本。

5. 偽造的技巧。《影抄本》的剪貼痕跡幾乎涵蓋全書，聰明如楊守敬者，若真要進行偽造，應會知道只要請書手重新謄寫，既可免除這樣繁複的剪貼工作，同時又可露痕跡。

²⁴² 吳天任：《楊惺吾先生年譜》，頁34。

²⁴³ 趙飛鵬：《觀海堂藏書研究》，頁81-82。

²⁴⁴ 吳天任：《楊惺吾先生年譜》，頁5-8。

根據以上諸點，除非未來能發現更直接有力的證據，否則我們認為是無法下「楊氏偽造《影抄本》」這樣的斷語的。至於偽造者是何人呢？偽造的動機又是什麼呢？

從前述江戶時期的日本《傷寒論》趙本系統刊本多以「宋版傷寒論」為名，日本《注解傷寒論》系統中流傳甚廣的《小刻傷寒論》、《和訓本》、《訂字本》皆是去除成注，以求復原的作法來看，顯然江戶時期的日人頗有崇古、復古之心，所以極有可能便是《影抄本》的偽造者。然而說「偽造」似乎太過沉重，或許應如小曾戶洋所言的「純屬為了復原吧」²⁴⁵！

第七節 本研究的限制所可能造成的影響

由於本研究未能涵蓋到 11 種分別由數位學者所提到的版本，這對於研究結果所可能造成的影響，以下作了初步的評估。

這 11 種版本中，除了《上海復古本》以外，其餘皆是和刻本。依年限則可區分為 1800—1844 年四部，1887—1991 年六部，以及不明年代者一部。首先，依前述趙本後續版本的研究結果來看，1800—1844 年為在《岡嶋本》之後，《堀川本》之前，所以若真屬於趙本系統者，則當與《岡嶋本》有關，試以《順受居本》為例：

日本早稻田大學所藏的《金匱要略》，在書口下方即有「順受居藏」等字。卷末除記有寬保三年（1743）原刻，天明八年再刻，文化三年（1806）新刻，出版者為平安書肆，文泉堂之林權兵衛等訊息以外，亦有一「醫書藏板目錄」，列舉了 27 種書籍，與《傷寒論》有關者共有 11 種。其中之一的《小刻傷寒論》（享和元年，1801），在中國飲食文化圖書館亦有收藏，書口下方同樣有「順受居藏」等字，出版者亦有林權兵衛（以及山本長兵衛、須原茂兵衛），所以可以想見在該目錄中所列之書籍，其版式可能都類似，即在書口皆有「順受居藏」等字樣。因《順受居本》為寬政十二年（1800）所出版的，僅早於此目錄數年，所以必然涵蓋於此 11 種傷寒書籍中。除了《小刻傷寒論》外，這 10 種醫籍，尚有《宋板傷寒論》（漢張仲景先生著／二冊）、《傷寒論辨正》（深齋中西先生著／三冊）、《刪訂傷寒論》（中西先生著／小本一冊）、《傷寒劉氏傳》（白水先生著／四冊）、《傷寒通玄類證》（烏巢道人著／一冊）、《傷寒明理論》（紫霞僊先生句讀／四冊）、《傷寒直格》（劉河濶著／四冊）、《復古傷寒論》（泰岳先生著／四冊）、《傷寒古訓傳》（東谷先生著／五冊），其中除了《宋

²⁴⁵ [日]小曾戶洋，朱勉生譯，〈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留真譜》所載《影北宋本傷寒論》的考證〉，頁 11-12。

板傷寒論》應與《岡嶋本》相關外，其餘幾乎都屬於成本系統，符合原先的猜測。

其次，1887—1991 年間的六部中，前賢已作出《廣川本》(1984) 及《自然本》(1991) 為《堀川本》的影印本；《燎原 1 本》(1968) 為《商務本》的影印本；《東洋本》(1981) 為趙本的電腦排印本（按·猜想底本亦為《堀川本》）；而《明治本》(1887) 及《上海復古本》(1926) 雖無資料可參考，但依其時間點，則可能分別源於《堀川本》與《商務本》。至於不知年份的《活字本》則尚無進一步的研究資料可供參酌。

總之，目前未涉及的這 11 種版本，若與趙本相關，應不外乎於《岡嶋本》、《堀川本》及《商務本》三者之中。若是真有其他的可能，則依循本研究所建立的「趙開美本《傷寒論》版本系統鑑別法則」，也當能很快的辨識出。



第七章 結論

在趙開美《傷寒論》的底本的研究方面，可以肯定為宋刊本。在現存的趙本中，確認了《中科本》、《滄圖本》、《滄醫本》皆屬於初刻本，《故宮本》及《瀋醫本》屬於修刻本，《內閣本》則為影刻本。影刻本的底本屬於初刻本。

在趙本後繼版本的種類及源流的研究方面，在 29 種版本中，確認了屬於趙本系統的共有 19 種，以他本為主，僅少量引用趙本者有 3 種，與趙本無關者則有 7 種。屬於趙本系統的 19 種版本中，源自修刻本者僅有 1 種，直接源自初刻本者亦僅有 1 種，源自影刻本者則多達 16 種，另有 1 種疑亦源自影刻本；本研究復將屬於趙本系統者，區分為「本文類」及「注釋類」兩種，其中本文類又有一些較細微的區別，包括分為「全文本」及「刪節本」兩部份，以及全文本可再分為「重刊本」和「影印、翻刻或影抄本」二類，而注釋類則可區分為「簡注本」及「集注本」兩種。這樣的區分可以使版本的屬性清晰易辨，應有利於學術或臨床上的應用，或可作為學界未來對相關版本描述方面的參考。

對於各種非趙本的《仲景全書》，包括和刻本、清刻本、民國本、韓國本等，本研究亦作了一些探討，除了分析歸納各種版本間的關係外，除了釐清各種版本間的關係外，也糾正了如和刻本中的上村次郎右衛門本應早於秋田屋總兵衛本、清刻本的眉註係翻刻自和刻本中之出雲寺和泉等十書坊共印本，而非清末成都何如經根據趙本所為之誤解。同時也指出韓國本與東方書局印本完全相同，皆為千頃堂本之影印本。

在研究過程中，有兩項與《傷寒論》版本有關的重要議題，本研究也加以關注，其一是對於「治平官刊大字景寫《傷寒論》」收藏者，矩菴身份的考證，本研究確認了其身份為清末民初的徐坊，然而在繼續就其藏書的流向進行考察，希望能找到該藏本的可能下落時，可惜尚未有進一步的發現；其二是對於許多學者所認為的《影抄本》是由楊守敬所偽造一事的考證，經過詳細研究後所得的結果，並不認為《影抄本》是由楊氏所偽作，而可能是由具有崇古、復古之心的江戶時期日人所為。

本研究雖然尚未能夠涵蓋所有趙開美的後續傳本，然而卻發展出一套可用以鑑別趙開美本《傷寒論》版本系統的法則。此法則包含了 4 項原則以及 7 種鑑別要點，除了可用以鑑別出屬於成本，或是趙本外，對於屬趙本系統者，則可鑑別出是屬於

初刻本、修刻本抑或是影刻本，更可進一步鑑別出是屬於《校注本》、《岡嶋本》、《堀川本》或是《新輯本》那一支系。有了這項快速而便捷工具協助，對於趙開美本《傷寒論》及其後續版本整體研究的完善，相信將是指日可待的！

雖然極力避免錯誤，然而因學力尚弱，見識淺薄，本研究必然仍存在著許多的疏漏，冀望學者不吝指正！



參考文獻

一、書籍部份

1. [日]北里研究所附屬東洋醫總合研究所·醫史文獻研究室編：《元鄧珍本 金匱要略》，東京：燎原書店，1988。
2. [日]丹波元胤：《中國醫籍考》（見於陳存仁編校：《皇漢醫學叢書》第三冊，上海：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1993）。
3. [日]永積洋子：《唐船輸出入品數量一覽(1637-1833)》，東京：創文社，1988。
4. [日]岡西為人：《宋以前醫籍考》，臺北：進學書局，1969。
5. [日]傷寒金匱編刊委員會編：《(善本翻刻)傷寒論·金匱要略》，東京：日本東洋醫會，2009。
6. [日]堀川濟刊：《翻刻宋版傷寒論》，日本安政三年（1856）覆刊明萬曆年間趙開美本。
7. [日]森立之：《清客筆話》（見於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13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8. [日]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見於賈貴榮輯：《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一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9. [宋]李昉撰：《太平御覽》，上海：上海書店，1985。
10.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11. [唐]段成式：《正續酉陽雜俎》，續集，支諾臬中，上海：掃葉山房，1931。
12.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臺北：中國醫藥研究所，1990。
13. [晉]陳延之撰，高文柱輯，《小品方》，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
14. [清]汪琥：《傷寒論辯證廣注》，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58。
15.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見於《說文解字四種》，北京：中華書局，1998）。
16. [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傅熹年整理：《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整理說明》，北京：中華書局，2009。
17. [清]莫伯驥：《五十萬卷樓羣書跋文》，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18. [清]葉昌熾：《藏書紀事詩》（附補正）（見於《藏書紀事詩》（附補正）《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附校補）合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9.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6。
20. 丁福保、周雲青：《四部總錄醫藥編》（見於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類編·附錄二》，臺北：鼎文書局，1979）。
21. 上海中醫學院編：《上海中醫學院中醫圖書目錄》，上海：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1980。
22. 上海中醫藥大學校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中醫藥大學誌》，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1997。
23.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4. 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編：《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館藏中醫線裝書目》，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
25. 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編：《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1。
26.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上海古籍線裝書局，1996。
27.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目》，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
28. 王治秋：《琉璃廠史話》，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79。
29.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0.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補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31. 王桂平：《家刻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32. 王紹曾、沙嘉孫：《山東藏書家史略》，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1992。
33. 王慶祥：《溥儀交往錄》，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
34. 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1956。
35. 何時希：《中國歷代醫家傳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
36. 何時希：《近代醫林軼事》，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1997。
37. 吳天任：《楊惺吾先生年譜》，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38. 李玉安、陳傳藝編：《中國藏書家辭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

39. 李致忠：《古書版本學概論》，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
40. 李茂如、胡天福、李若鈞編：《歷代史志書目著錄醫籍匯考》，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
41. 李順保：《傷寒論版本大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
42. 周鴻、朱漢國主編：《中國二十世紀紀事本末》，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
43. 屈萬里：《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目》，臺北：藝文出版社，1975。
44. 柯邵忞：〈皇清誥授資政大夫贈太子少保徐忠勤公墓志銘〉（見於：閔爾昌輯：《碑傳集補編第四冊》，臺北：大化書局，1984）。
45. 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
46. 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附校補）（見於《藏書紀事詩》（附補正）《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附校補）合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7. 孫殿起：《琉璃廠小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48. 馬繼興：《中醫文獻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
49. 馬繼興主編：《敦煌古醫籍考釋》，江西：江西科學科技出版社，1988。
50.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9。
51. 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52. 張元濟：《張元濟書札》，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53.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54. 張秀琴：《外臺秘要方中有關仲景條文的整理研究》，河北：河北醫科大學碩士論文，2002。
55. 張鈞衡：《適園藏書志》，臺北：廣文書局，1968。
56. 莫伯驥：《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臺北：廣文書局，1967。
57.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
58. 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臺北：廣文書局，1988。
59. 傅增湘：《雙鑑樓善本書目》，臺北：廣文書局，1969。
60. 傅璇琮、謝灼華：《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
61. 楊先梅輯、劉信芳校注：《楊守敬題跋書信遺稿》，成都：巴蜀書社，1996。
62. 楊守敬：《鄰蘇老人年譜》（見於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63. 葉德輝：《書林清話》（見於李洙：《長澤規矩也校補》，臺北：世界書局，1961）。
64. 葉橘泉譯：《校注日本康平傷寒論》，蘇州：蘇州友助醫學社，1947。
65. 雷夢水：《古書經眼錄》，山東：齊魯書社，1984。
66. 趙飛鵬：《觀海堂藏書研究》，臺北：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1。
67. 趙萬里：《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見於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古籍影印室輯：《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彙刊》第15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68. 趙萬里：《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四卷，補遺一卷》（1933，線裝）。
69. 趙爾巽等著：《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6。
70. 劉乃和主編：《歷史文獻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71. 劉渡舟、錢超塵編：《傷寒論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
72. 鄭傳章：《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北京：書目文獻，1986。
73. 錢存訓：〈袁同禮先生對國際文化交流的貢獻〉（見於：中國圖書館學會輯印：《袁同禮先生百齡冥誕紀念專輯》，臺北：中國圖書館學會，1995）。
74. 錢超塵、溫長路：《張仲景研究集成》（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4）。
75. 錢超塵：〈宋本《傷寒論》刊行後流傳演變簡史〉（見於：王慶國主編：《仲景學術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76. 冀淑英編：《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
77. 繆希雍：《神農本草經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78. 繆荃孫：《琉璃廠書肆後記》（見於歷代學人撰：《筆記小說大觀叢刊》九編第8冊，臺北：新興書局，1988）。
79. 繆荃孫：《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80. 繆荃孫：《藝風藏書記》，臺北：廣文書局，1967。
81. 羅繼祖：〈中國藏書不能忘記徐梧生先生〉（見於劉乃和主編：《歷史文獻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82. 瞿冕良：《中國古籍版刻辭典》，山東：齊魯書社，1999。
83. 嚴世芸主編：《中國醫籍通考》，上海：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1990。

二、期刊部份

1. [日]上野正芳：〈關於江戶幕府紅葉山文庫舊藏書唐本醫書的輸入時期〉，《史泉》51：66，1977。
2. [日]小曾戶洋著，朱勉生譯，〈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留真譜》所載《影北宋本傷寒論》的考證〉，《北京中醫學院學報》(2)：11-12，1983。
3. [日]安井廣迪：〈中醫各學派對日本醫學的影響〉，《天津中醫》(3)：64，2002。
4. [日]真柳誠、梁永宣、段逸山、鄒西禮：〈《金匱要略》的成書與現存版本問題〉，《中華醫史雜誌》36(6)：357-363，2009。
5. [日]真柳誠：〈《宋板傷寒論》系諸版の検討〉，《日本醫史學雜誌》54(2)：157，2008。
6. [日]真柳誠：〈別本《仲景全書》の書誌と構成書目〉，《日本醫史雜誌》34(1)：28-29，1988。
7. [日]真柳誠：〈趙開美の《仲景全書》と《宋板傷寒論》〉，《日本醫史學雜誌》52(1)：144-145，2006。
8. [日]真柳誠：〈楊守敬之醫書校刊與江戶考證醫學家之文獻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6(1)：101-113，2008。
9. 王紹曾：〈周叔弢與海源閣遺書〉，《文獻》(4)：224，1996。
10. 王雲、崔建利：〈《徐忠勤公遺集識後》及其文獻價值〉，《文獻》(4)：94，2006。
11. 王寶平：〈黎庶昌東瀛訪書史料二則〉，《文獻》(4)：53-64，2004。
12. 付中學、李俊德：〈趙開美本《傷寒論》所附牒文考〉，《世界中西醫結合雜誌》4(5)：305，2009。
13. 白化文：〈北大圖書館與李盛鐸〉，《出版史料》(2)：1，2004。
14. 伊廣謙：〈范行準與棲芬室藏書〉，《江西中醫藥》34(8)：47，2003。
15. 朱玉麒：〈宋蜀刻本《張說之文集》流傳考〉，《文獻》(2)：97，2002。
16. 吳平：〈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愚齋特藏述略〉，《上海高校圖書情報工作研究》(2)：55，2010。
17. 李小文：〈文友堂藏傅增湘手札〉，《文獻》(4)：154-157，2007。
18. 李玉清、張燦理：〈試論成注《傷寒論》版本對後世的影響〉，《中醫文獻雜誌》(2)：6，2004。
19. 李玉清：〈《注解傷寒論》所據祖本考〉，《中華醫史雜誌》29(2)：104-108，1999。
20. 李炳震：〈讀兩種刻工錄〉，《文獻》(4)：240，1995。
21. 李國慶：〈周叔弢先生藏書活動系年要錄一為紀念弢翁逝世十周年而作〉，《文獻》(4)：128，1994。
22. 沙嘉孫：〈徐坊和他的歸樸堂藏書〉，《文獻》31(3)：184，1987。
23. 周益新：〈關於宋本《傷寒論》之研究〉，《河南中醫》26(8)：2，2006。
24. 孟憲鈞：〈近代以來藏書家刻書舉隅〉，《收藏家》(2)：46，1998。
25. 宮愛東：〈初論《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纂及其歷史功績〉，《傳統文化與現代化》(3)：89，1999。
26. 徐雁平：〈現化書商和中國典籍的聚散〉，《圖書館》(5)：67，1997。
27. 殷芳、邸永君：〈傅增湘一翰林·教育總長·學者〉，《海內與海外》(4)：32-34，2009。
28. 馬茹人：〈愚齋圖書及館藏醫籍見聞〉，《醫古文知識》16(4)：30，1999。
29. 張秀民：〈袁同禮先生與國立北平圖書館〉，《北京圖書館館刊》(3)：53-59，92，1997。
30. 張家駿：〈傷寒論版本探索〉，《遼寧中醫雜誌》21(6)：242，1994。
31. 張家駿：〈雜談《傷寒卒病論》及其序一暨與劉渡舟先生商榷〉，《中醫藥學刊》23(9)：1577-1578，2005。
32. 張家駿：〈雜談《傷寒卒病論》及其序一暨與劉渡舟先生商榷(4)〉，《中醫藥學刊》23(12)：2156-2158，2005。
33. 陶善耕：〈河南圖書館在1914-1916〉，《河南圖書館學刊》29(6)：127，2009。
34. 傅金柱：〈晚清地方督撫與近代圖書館建〉，《圖書館理論與實踐》(3)：87，2003。
35. 傅海燕：〈中國醫科大學館藏明刻《仲景全書》近代流傳考〉，《中華醫史雜誌》38(2)：102，2008。
36. 華夏：〈滬上著名醫家陸淵雷〉，《浦東開發》(6)：49，1997。
37. 馮方：〈淺談李盛鐸在收藏古籍中的功過是非〉，《古籍整理研究學刊》(6)：96，2004。
38. 楊自然：〈傅增湘與藏園群書經眼錄〉，《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73-74，1994。

39. 趙雲利：〈藏書大宗傅增湘與圖書館〉，《蘭臺世界》(7)：35，2010。
40. 劉乃和：〈藏書最好的歸宿—陳垣書的捐獻與徐坊書的散失〉，《北京圖書館館刊》(3)：60，1997。
41. 劉尚恒：〈士商一體士為本 功過并存功在先—論我國歷史上的書賈〉，《四川圖書館學報》(1)：76，1995。
42. 劉信芳：〈柯逢時寄楊守敬書信六則〉，《中華醫史雜誌》20(3)：190-192，1990。
43. 樓紹來：〈包識生、包天白父子〉，《中醫藥文化》(2)：17，2006。
44. 歐陽兵：〈明代《傷寒論》研究對後世的影響〉，《中華醫史雜誌》25(2)：92-94，1995。
45. 鄭偉章：〈一代藏書校書宗師傅增湘〉，《中國圖書館學報》(6)：22-23，1994。
46. 錢超塵、梁永宣：〈《傷寒論》日本內閣本與中國北圖本互勘研究〉，《中華醫史雜誌》34(1)：4-5，2004。
47. 錢超塵、傅海燕：〈中國醫科大學圖書館館藏《仲景全書》版本考證〉，《世界中西醫結合雜誌》3(3)：125-128，2008。
48. 錢超塵、溫長路：〈張仲景生平暨傷寒論版本流傳考略續2〉，《河南中醫》25(3)：5，2005。
49. 錢超塵：〈20世紀四本《傷寒論》所據底本揭秘〉，《河南中醫》26(11)：1-2，2006。
50. 錢超塵：〈日本內閣本《傷寒論》不是趙開美本原刻本〉，《中華醫史雜誌》40(6)：346-350，2010。
51. 錢超塵：〈宋本《傷寒論》刊行後流傳演變簡史(二)〉，《醫古文知識》(3)：31，2004。
52. 錢超塵：〈宋本《傷寒論》刊行後流傳演變簡史〉，《江西中醫學院學報》16(1)：23-25，2004。
53. 錢超塵：〈宋本《傷寒論》版本考辨〉，《中華醫史雜誌》35(3)：145，2005。
54. 錢超塵：〈宋本《傷寒論》版本簡考〉，《河南中醫》30(1)：5-6，2010。
55. 錢超塵：〈宋本《傷寒論》校讀錄異〉，《中醫文獻雜誌》20(1)：1-2，2002。
56. 錢超塵：〈傷寒雜病論六朝流傳考〉，《中國醫藥學報》18(2)：68-70，2003。
57. 駱偉：〈《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遭遇的三次盜版侵權事件〉，《上海高校圖書情報工作研究》(4)：56-57，2007。
58. 謝冬榮：〈傅增湘與《永樂大典》〉，《四川圖書館學報》(1)：70，2007。
59. 羅煥好：〈我國近代著名藏書家莫伯驥及其五十萬卷樓藏書〉，《圖書館論壇》26(3)：266-269，2006。
60. 嚴鼎忠：〈京師圖書館史略—清宣統元年至民國十五年(上)〉，《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24(2)：55，1991。

三、網路部份

1. [日]真柳誠：〈台灣訪書志Ⅱ 國家圖書館〔臺北〕所藏的醫藥古典籍 醫理之屬 書號05890〉。取自：<http://mayanagi.hum.ibaraki.ac.jp/paper01/TwKokka.html#iri>。
2. [日]真柳誠：〈台灣訪書志Ⅱ 國家圖書館〔臺北〕所藏的醫藥古典籍 醫理之屬 書號05895〉，取自：<http://mayanagi.hum.ibaraki.ac.jp/paper01/TwKokka.html#iri>。
3. [日]真柳誠：〈《仲景全書》解題〉，取自：
<http://mayanagi.hum.ibaraki.ac.jp/paper01/chukei.html>。
4. [日]名古屋市立大學圖書館：〈大神文庫目錄〉。取自
<http://www.lib.nagoya-cu.ac.jp/tanabe/oga/ogabunkof.html>。

Study on the Zhao Kaimei's edition of the “Shang Han Lun” and it's evolvement and development

Yu Wen-Jen

Advisor: Su Yi-zhang

Joint Advisor: Cheung Kwong-yue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The most important edition of “Shang Han Lun” (傷寒論) block-printed by the “Medical Book Revising Bureau” (校正醫書局) in the Northern Sung dynasty ended the complicated situation of versions before, and launched the trend of research. It was composed of large character version and small character version, but both of them didn't exist any more. Zhao Kiemei (趙開美) in the Ming Dynasty had republished the small character version. Because the edition of Zhao Kiemei is rare now, it was very important to study this edition and it's evolvement and development.

After reviewing lots of references and requesting the originals of many kinds of editions from libraries, or collecting their copies or photographs, we checked them not only by the appearances but also the contents, and had many important conclusions in final.

We had two conclusions in the study of the Zhao Kaimei's edition. One was the source of this edition should be the real “Shang Han Lun” block-printed in the Northern Sung dynasty. The other one was reconfirming that Zhao Kaimei's edi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including the first version and the revised version. The version collected by the cabinet of Japan was just a reproduction from the first version of the Zhao Kaimei's edition.

In the study of the evol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Zhao Kaimei's edition, we had three important conclusions. Firstly, we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29 versions of

“Shang Han Lun” with the Zhao Kaimei’s edition, and confirmed that 19 versions were derived exactly from it, 3 versions just extracted little contents of it, and 7 versions didn’t have any relationship with it. In the 19 versions which were derived exactly from the Zhao Kaimei’s edition, there were just one derived from the revised version, at least 17 versions derived from the first version (16 versions based on the version collected by the cabinet of Japan, in fact), and the last one was hard to distinguish. Secondly, we divided 29 versions into two main groups and several subgroups according to situations of abridging and annotating. That will benefit for academic and clinical use. Finally, we developed a principle including 4 rules and 7 notes. With that, we could identify if a version of “Shang Han Lun” derived from the Zhao Kaimei’s edition. If it does, we could also recognize which branches it derives from. The principle will be good for studying of editions.

We also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wo subjects associated to “Shang Han Lun”. The first one was who was the man claiming to own the facsimile handwritten copy of the official Northern Song large character version. We identified the man was Xu Fang in the late Ching dynasty, but failed to trail the whereabouts of the version finally. The second one was who fabricated the ‘facsimile handwritten copy of Northern Song edition of Shang han lun’. This version was collected from Japan and named by Yang Shou-jing (1829-1915), and was identified as a apocryph. Some scholars thought it was fabricated by Yang, but we revealed that there was no evidence could proof the copy was fabricated by Yang, and the most possible fabricator was Japanese in the Eto period(1603-1867).

Key words: Shang Han Lun, Zhao Kaimei, Textual research of edition

謝 辭

本論文能夠完成，首先要感謝蘇奕彰教授以及張光裕教授兩位的指導與鼓勵，使原本對於版本研究完全陌生，甚至一開始十分畏懼的我，在經過多年的學習及浸淫之後，也能夠初窺門徑，有所收穫。陳立德主任、李德茂主任、李世滄教授、劉定明教授、袁國華教授、黃寬崇館長以及林富士院長等多位老師，在口試時提供了許多建言，除了使本論文內容得以更加完善外，亦提供了未來進一步研究的素材及方向，特此致謝。林睿珊助理教授、林政憲醫師、江佩蓉醫師、陳名婷碩士等諸位學弟妹，以及研究所王文晴、葉如芳兩位助理不論在材料的蒐集，或是口試的籌備與聯繫等方面都給予很大的幫忙，在此一併表達謝意。

兩岸的許多友人亦提供了不少的協助，包括東海大學蕭淳文小姐幫忙日本文獻的翻譯工作；國立故宮博物館圖書文獻館善本室的工作同仁，國家圖書館莊榮芳館長、張圍東先生，中國中醫科學院裘儉主任、程瑛老師，中國醫科大學郭繼軍館長、孫曉丹老師以及上海中醫藥大學姚捷館長等人皆熱誠的支持善本提閱、複印或翻拍等工作，使本研究得以順利進行，在此致上最大的謝意！

寫作期間，父母及兄弟姐妹於精神上給予我很大的支持，舒晴與舒淳也都能體諒爸爸不能常常陪伴在身邊，而內人叔鳳，除了伴隨我到國內外各個重要圖書館查詢資料，以及幫忙進行論文的修改與排版外，又要操持家務，照料一家人的生活，使我無後顧之憂，可以肯定的說，沒有她，就沒有這篇論文。謹以此次研究成果與喜悅與我最愛的家人們分享。